



31

歷代筆記小說集成

元代筆記小說

四冊

河北教育出版社



90044548



31

歷代筆記小說集成

元代筆記小說

四冊

周光培 編

河北教育出版社



90044548

30.4
(冀)新登字006號

策 劃 王亞民 鄧子平
責任編輯 張惠芝
裝幀設計 胡 子

歷代筆記小說集成
元代筆記小說

全 四 冊
周光培 編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發行(石家莊市城鄉街44號)
秦 皇 島 市 資 料 印 刷 廠 印 刷

787×1092毫米 1/16 146.625 印張 1,880千字 1994年4月第1版
1994年4月第1次印刷 定價: 280.00 圓

ISBN 7-5434-2095-3/I·103

元代筆記小說(共二十九種)
(全四冊)

一
冊

異域志(二卷)

元·周致中 纂集

學古編(一卷)

元·吾丘衍 撰

解醒語(一卷)

元·李材 著

長春真人西遊記(三卷)

元·李志常 述

日聞錄(一卷)

元·李翀 撰

瑯嬛記(三卷)

元·伊世珍 輯

席上腐談(二卷)

元·俞琰 著

佩韋齋輯聞(四卷)

元·俞德鄰 著

墨史(三卷)

元·陸友 撰

樂郊私語(一卷)

元·姚桐壽 著

二
冊

吳中舊事(一卷)

元·陸友仁 著

元氏掖庭記(一卷)

元·陶宗儀 撰

雪履齋筆記(一卷)

元·郭翼 著

輟耕錄(三十卷)

元·陶宗儀 撰

三册

稗史集傳(一卷)

元·王顯 撰

錢塘遺事(十卷)

元·劉一清 編

保越錄(一卷)

元·無名氏 撰

河朔訪古記(三卷)

元·納新 撰

日損齋筆記(一卷·附錄一卷)

元·黃潛 撰

歲華紀麗譜(一卷)

元·費著 撰

春夢錄(一卷)

元·鄭禧 撰

山房隨筆(一卷)

元·蔣正子 撰

庚申外史(二卷)

元·權衡 編輯

四册

元朝秘史(十五卷)

元·無名氏 撰

東南紀聞(三卷)

元·無名氏 撰

玉堂嘉話(八卷)

元·王恂 撰

元朝征緬錄(一卷)

元·無名氏 撰

汝南遺事(四卷)

元・王 鶚 撰

淇淵靜語(二卷)

元・白 珽 撰

本書目錄

元朝秘史(十五卷)

元·無名氏 撰(一)

東南紀聞(三卷)

元·無名氏 撰(二一五)

玉堂嘉話(八卷)

元·王 惲 撰(二七三)

元朝征緬錄(一卷)

元·無名氏 撰(四六四)

汝南遺事(四卷)

元·王 鶚 撰(四八三)

湛淵靜語(二卷)

元·白 珽 撰(五七三)

元朝秘史
(十五卷)

無名氏 撰

元朝秘史

十文書

道光廿七年秋
靈石楊氏刊本
道州何紹基題

元朝祕史卷一

當初元朝的人祖。是天生一箇蒼色的狼。與一箇慘白色的鹿。相配了。同渡過騰吉思名字的水。來到於斡難名字的河源頭。不見罕名字的山前住著。產了一箇人。名字喚作巴塔赤罕。

巴塔赤罕生的子名塔馬察。塔馬察生的子名豁里察兒篋

兒干。豁里察兒篋兒干生的子名阿兀站。阿兀站

羅溫生的子名撒里合察兀。撒里合察兀生的子名也客你

敦。也客你敦生的子名搆鎖赤。搆鎖赤生的子名合兒出。

合兒出生的子名孛兒只吉歹。孛兒只吉歹篋兒干

的妻名忙豁勒真豁阿。他生的子名脫羅豁勒真伯顏。脫羅

豁勒真的妻名孛羅黑臣豁阿。他有一箇家奴後生名孛羅

歹速牙勒必。又有兩箇好驢馬。一箇荅驛兒馬。一箇孛羅

馬。脫羅豁勒真生二子。一箇名都蛙鎖豁兒。一箇名朵奔篋

兒干。

都蛙鎖豁兒獨額中生一隻眼。望見三程遠地的勢物。

一日都蛙鎖豁兒同弟朵奔篋兒干。上不兒罕山上去。都蛙

鎖豁兒自那山上。望見統格黎名字的河邊。有一叢百姓順

水行將來。

都蛙鎖豁兒說。那一叢起來的百姓裏頭。有一箇黑車子。前

頭有一箇女兒生得好。若是不會嫁人呵。索與弟朵奔篋兒
干做妻。就教朵奔篋兒干去看了。

朵奔篋兒干到那一叢百姓裏頭看了。這女兒名阿闌豁阿。
果然生得好。也不會嫁人。

那叢百姓是豁里刺兒台篋兒干一家。當初闌勒巴兒忽真

地面的主人。名巴兒忽歹篋兒干。有一箇女兒名巴兒忽真

豁阿。嫁與豁里秃馬敦部落的官人。名豁里刺兒台篋兒干

爲妻。在阿里兀孫地面。生了這阿闌豁阿名字的女兒。

豁里刺兒台篋兒干起來的緣故。爲豁里秃馬敦地面貂鼠

青鼠野物。被自火裏禁約。不得打捕的上頭。煩惱了。聽得不

兒罕山野物廣有。全家起來。投奔不兒罕山的主人。名晒赤伯顏。因此就做了豁里刺兒姓。朵奔篋兒干取了阿闌豁阿為妻的緣故。是這般。

阿闌豁阿朵奔篋兒干取了為妻的後頭。生二子。一箇名不古訥台。一箇名別勒古訥台。

朵奔篋兒干的哥哥都蛙鎖豁兒。有四子。同住的中閒。都蛙鎖豁兒死了。他的四箇孩兒。將叔叔朵奔篋兒干。不做叔叔般看待。撇下了他。自分離起去了。做了朵兒邊姓。

在後一日。朵奔篋兒干往脫豁察黑溫都兒名字的山上捕獸去。於樹林內遇著兀良哈部落的人。在那裏將殺了一箇

三歲鹿的肋肩肚臟燒著。

朵奔篋兒干問他索肉。兀良哈的人將這鹿取下頭皮帶肺子自要了。其餘的肉都與了朵奔篋兒干。

朵奔篋兒干將得的鹿肉馱著回去。路間遇著一箇窮乏的人。引著一箇兒子行來。

朵奔篋兒干問他你是甚麼人。其人說我是馬阿里黑伯牙兀歹人氏。我而今窮乏。你那鹿肉將與我。我把這兒子與你去。

朵奔篋兒干將鹿一隻後腿的肉與了。將那人的兒子換去。家裏做使喚的了。

朵奔篋兒干死了的後頭。他的妻阿闌豁阿。又生了三箇孩兒。一箇名不忽合塔吉。一箇名不合禿撒。勒只。一箇名孛端察兒。

朵奔篋兒干在時生的別。勒古訥台。不古訥台。兩箇兒子。背

處共說俺這母親無房親兄弟。又無丈夫。生了這三箇兒子。

家內獨有馬阿里。黑伯牙兀歹家人。莫不是他生的麼道。說

閒。他母親知覺了。

春閒一日。他母親阿闌豁阿。煮著臘羊。將五箇兒子。喚來根前。列坐著。每人與一隻箭箛。教折拆。各人都折拆了。再將五隻箭箛束在一處。教折拆呵。五人輪著。都折不拆。

因那般。他母親阿闌豁阿說。別勒古訥台不古訥台。您兩箇兒子。疑惑我這三箇兒子是誰生的。您疑惑的也是。

您不知道。每夜有黃白色人。自天窗門額明處入來。將我肚皮摩挲。他的光明透入肚裏。去時節隨日月的光。恰似黃狗般爬出去了。您休造次說。這般看來。顯是天的兒子。不可比做凡人。久後他每做帝王呵。那時纔知道也者。

阿闌豁阿就教訓著說。您五箇兒子。都是我一箇肚皮裏生的。如恰纔五隻箭箠一般。各自一隻呵。任誰容易折拆。您兄弟但同心呵。便如這五隻箭箠束在一處。他人如何容易折得拆。住間。他母親阿闌豁阿歿了。

母親阿蘭豁阿死了之後。兄弟五箇的家私。別勒古訥台不

古訥台不中中忽合塔吉不中合禿撒勒只四箇分了。見孛端察兒

愚弱。不將他做兄弟相待。不會分與。

孛端察兒見他哥哥每。將他不做兄弟相待。說道。我這裏住甚麼。我自去。由他死呵死。活呵活。因此上騎著一箇青白色斷梁瘡禿尾子的馬。順著斡難河。去到巴勒諄阿刺名字的。地面裏。結箇草庵住了。

那般住的時分。孛端察兒見有箇雛黃鷹。拏住箇野雞。他生計量。拔了幾根馬尾。做箇套兒。將黃鷹拏著養了。

孛端察兒因無喫的上頭。見山崖邊狼圍住的野物。射殺了。

或狼食殘的拾著喫。就養了鷹。如此過了一冬。

到春閒。鵝鴨都來了。李端察兒將他的黃鷹。餓了飛放。拏得鵝鴨多了。喫不盡。掛在各枯樹上。都臭了。

都亦連名字的山背後。有一叢百姓。順著統格黎河邊起來。李端察兒每日閒放鷹。到這百姓處。討馬奶喫。晚閒回去草庵子裏宿。

那百姓。問李端察兒。索這黃鷹。他不曾與。兩家也不曾相問名姓。只這般住了。

李端察兒哥哥。不忽合塔吉。後來順著幹難河去尋他。行到統格黎河邊。遇著那叢百姓。問道。有一箇那般人。騎著那般

馬有來麼道

那百姓說有箇那般的人。那般的馬。與你問的相似。他再有一箇黃鷹。飛放著。日裏來俺行喫馬奶子。夜間不知那裏宿。但見西北風起時。鵝鴨的翎毛似雪般刮將來。想必在那裏住。如今是他每日來的時分了。你略等候著。

略住閒。望見一箇人來到呵。果然是李端察兒。他哥哥認得。引將回去了。

李端察兒點著馬。隨他哥哥行閒。說道。人的身子有頭呵好。衣裳有領呵好。說了。他哥哥不答應他。

李端察兒再將前頭的言語。說了兩遍。他哥哥纔說。你兩三

遍的言語。只是這般說呵。意思裏如何。

李端察兒回說。恰纔統格黎河邊那一叢百姓。無箇頭腦管束。大小都一般。容易取有。俺可以擄他。

他哥哥說。既是這般呵。到家裏去。哥哥弟兄每商量著。卻來擄他。

到家裏。兄弟每商量了。教李端察兒做頭哨。

李端察兒哨到那裏。將他一箇懷孕的婦人拏住。問他。你是

甚麼人氏。有那婦人回道。我是札兒赤兀揚阿當罕兀良合

真的人氏。

那其餘百姓。他兄弟五箇。都擄將回來了。因這般。頭口也有。

茶飯使喚的都有了。

那懷孕的婦人。李端察兒將做了他妻。生了一箇兒子。名字

喚作札只刺歹。後來札荅刺的人氏。他便是他祖。那札只刺

歹的兒子。名土古兀歹。土古兀歹的兒子。名不里不勒赤魯。

不里不勒赤魯的兒子。名合刺合荅安。合刺合荅安的兒子

名札木合。就做了札荅闌姓氏。

那婦人。李端察兒根前。再生一箇兒子。名巴阿里歹。後來做

了巴阿鄰人氏的祖。那巴阿里歹的兒子。名赤都忽勒李闊

赤都忽勒李闊娶的妻多。兒子多生了。因此上做了幾年巴

阿鄰姓氏。

別勒古訥台做了別勒古訥揚姓氏。不古訥台做了不古訥

兀揚姓氏。不忽合塔吉做了合塔斤姓氏。不忽禿撒勒只做

了撒勒只兀揚姓氏。孛端察兒做了孛兒只斤姓氏。

孛端察兒文自取了箇妻。生了箇兒子。名把林失亦刺禿合必赤。那合必赤的母從嫁來的婦人。孛端察兒做了妾。生了箇兒子。名沼兀列歹。孛端察兒在時。將他做兒。祭祀時同祭祀。有來。

孛端察兒歿了後。把林失亦刺禿合必赤將沼兀列歹。不做兄弟相待。說道。在家常川有阿當合兀良合歹人氏的人往來。莫敢是他的兒子。祭祀時逐出去了。後來做了沼兀列歹。

楊
姓氏。

合必赤的子名篋年土敦。篋年土敦生子七人。一名合赤曲

魯克。一名合臣。一名合赤兀。一名合出刺。一名合赤溫。一名

合闌歹。一名納臣把阿禿兒。

合赤曲魯的子名海都。海都的母名那莫命。合臣的子名那

牙吉歹。那牙吉歹因他性兒好裝官人模樣。就做了那牙勒

姓氏。合赤兀的子名巴魯刺台。因他生的身子大。喫茶飯猛

的上頭。就做了巴魯刺思姓氏。合出刺的子也喫茶飯猛。喚

做大巴魯刺。小巴魯刺。額兒點圖巴魯刺。脫朵顏巴魯刺。將

這四箇名。就做了姓氏。合闌歹的兒子爭粥飯。無上下。因此

就做了不荅安楊。姓氏合赤溫的兒子。名阿荅兒歹。兄弟中間。好閒諜。就做了阿荅兒斤。姓氏。納臣把阿禿兒生二子。一名兀魯兀歹。一名忙忽合。就做了兀魯兀楊。忙忽楊。二姓氏。納臣把阿禿兒自娶的婦人。又生二子。一名失主兀歹。一名朵豁刺歹。

海都生三子。一名伯升豁兒多黑。申。一名察刺孩領忽中。一名抄真幹兒帖該。伯升豁兒多黑。申生了一子。名屯必乃薛禪。察刺孩領忽生子。名想昆必勒。格。想昆必勒。格生子。名俺巴孩。就做了泰亦赤兀楊。姓氏。察刺孩領忽收嫂爲妻。又生一子。名別速台。就做了別速楊。姓氏。抄真幹兒帖該生子六人。

一名幹羅納兒。一名晃豁壇。一名阿魯刺。楊一名雪你。楊一

名合卜。秃兒合忽。一名格泥格思。就做了這六等姓氏。

屯必乃薛禪生二子。一名合不勒。合罕。一名擣薛赤列。擣薛

赤列的子。不勒帖出把阿秃兒。合不勒生七子。一名幹勤巴

兒合。黑一名把兒壇把阿秃兒。一名忽秃。黑秃蒙古兒。一名

忽圖刺合罕。一名忽闌。一名合荅安。一名脫朵延幹。楊赤斤。

幹勤巴兒合。黑的子。名忽秃。黑秃主兒乞。忽秃。黑秃主兒乞

生二子。一名薛扯別乞。一名台出。他每做了主兒乞姓氏。

把兒壇把阿秃兒生四子。一名忙格秃乞顏。一名捏坤太子。

一名也速該把阿秃兒。一名荅里台幹赤斤。忽秃。黑秃蒙古

兒生一子。名不里_活孛闌。于斡難河邊筵會時。將太祖的弟別勒古台的肩甲砍破的。便是這不里孛闌。

忽圖刺合罕生三子。一名拙赤。一名吉兒馬兀。一名阿_勒壇。忽闌把阿禿兒的子也客扯連。有兩箇奴婢。一名把歹。一名乞失黎_黑。後來到太祖時。都教做了荅刺兒罕官人。惟合荅安脫朵延兩箇無子嗣。

兀達達百姓合不_勒。皇帝管著來。合不_勒皇帝雖有七箇孩兒。都不曾委付。卻教想昆必_勒格的孩兒俺巴孩管了。捕魚兒海子。闊連海子。兩箇海子中間的河名兀兒失溫。那邊住的塔塔兒一種人。俺巴孩將女兒嫁與他。親自送去。被

哈塔兒人拏了。送與大金家俺巴孩去時。別速氏巴刺合赤
名字的人說將回去。說道。你對合不_勒皇帝的七箇兒子。中
間的忽圖刺根前。并我的十箇兒子內的合荅安太子根前
說。我是眾百姓的主人。爲親送女兒上頭。被人拏了。今後以
我爲戒。你每將五箇指甲磨盡。便壞了十箇指頭。也與我每
報讎。

那時太祖的父也速該把阿禿兒。在斡難河放鷹。見篋兒乞
氏的人名也客赤列都。於斡_勒忽訥氏行取的妻。引將來也。
速該把阿禿兒望見那婦人。生得有顏色。隨卽走回家去。引
他哥哥捏坤太子弟荅里台斡_揚赤斤來了。

他兄弟每來到時。也客赤列都見了恐懼。即便打著馬。走過了一箇嶺。轉過了一箇山。背。回來到他妻車子根前。其妻說。那三箇人的顏色。好生不善。必害了你性命。你快走去。你若。有性命呵。似我這般婦人有也者。你想我呵。再取的婦人。就。喚做我的名字者。說了。就脫下衫兒。與他做記念。也客赤列。都於馬上方纔接得衫兒。見也速該把阿秃兒兄弟三人。來了。即便打著馬。逆著幹難河走了。

也速該把阿秃兒兄弟三人隨後趕也。客赤列都過了七箇山岡。趕不上。回來了。將那婦人裹將去。也速該牽著車子。捏坤太子引路。荅里台傍著車轅行。那婦人名訶額侖。哭著說。

我的丈夫頭髮不會被風吹。肚腹不會忍餓。如今走去呵。怎
生般艱難。哭的聲。將幹難河的水。并川裏林木。都振動了。荅
里台幹勒赤斤對那婦人說。你丈夫嶺過得多了。水也渡得
多了。你哭呵。他也不回頭。蹤跡尋呵。也不得見了。你住聲。休
要哭。因此上將回去。與也速該把阿禿兒做了妻。

因俺巴孩中合罕被拏時。將合荅安忽圖刺兩箇的名字。提說
來上頭。眾達達泰亦赤兀百姓每。於豁兒豁納川地面。聚會
著。將忽圖刺立做了皇帝。就於大樹下做筵席。眾達達百姓
喜歡。繞這樹跳躍。將地踐踏成深溝了。

忽圖刺做了皇帝。同合荅安太子。往塔塔兒處報讎行了。與

闊湍巴刺合札里不花兩人廝殺十三次。不會報得讎。

與塔塔兒廝殺時。也速該把阿禿兒將他帖木真兀格豁里

不花等擄來。那時也速該把阿禿兒的妻訶額侖正懷孕。於

斡難河邊迭里溫亭勒答黑山下。生了太祖。太祖生時。右手

握著髀石般一塊血生了。因擄將帖木真兀格來時生。故就

名帖木真。

訶額侖生了四箇兒子。一名帖木真。一名合撒兒。一名合赤

溫。一名帖木格。一箇女兒名帖木侖。帖木真九歲時。合撒兒

七歲。合赤溫五歲。帖木格三歲。帖木侖女子正在搖車內。有

來。

帖木真九歲時。他父親也速該。將引他往母舅幹勒忽訥氏處索女兒。與帖木真做妻。到扯克撒兒赤忽兒古名字的山兩間。遇著翁吉刺氏人德薛禪。

德薛禪問說。也速該親家。你往那裏去。也速該說。我往這兒子母舅幹勒忽訥氏。索女子去。德薛禪說。你這兒子眼明面光有。

我昨夜夢見一箇白海青。兩手擎著日月。飛來我手上。立我對人說。日月但會眼見。如今這白海青擎日月來到我手上。必然好。也速該親家。原來你今日將這兒子來。應了我的夢。必是你乞顏人的吉兆。

俺翁吉刺家在前日子裏不與人爭國土百姓但有顏色的女子便獻與您皇帝人家后妃位子裏教坐有來。

大凡結親呵兒孩兒便看他家道女孩兒便看他顏色也速該親家我家裏有箇女兒年幼小哩同去看來就引到他家裏去了。

到他家裏見了他女兒生得好也速該心裏喜歡其女子十歲大帖木真一歲名孛兒帖當日就在他家宿了第二日也速該問他索這女子德薛禪說豈多遍索了與呵便重少遍索了與呵便輕大凡女孩兒生了老在家裏的理無我將女兒與你兒子你兒子留在這裏做女婿兩家相從了也速該

三才圖會

卷一

三

靈石楊氏采

說我兒子怕狗。休教狗驚著。就留下他一箇從馬做定禮。去了。

也速該回去。到扯克扯兒的地面。遇著塔塔兒每做筵席。因行得飢渴。就下馬住了。不想塔塔兒每認得。說也速該乞顏來了。因記起舊日被擄的冤讎。暗地裏和了毒藥與喫了。也速該上馬。行到路閒。覺身子不好了。行了三日。到家越重了。也速該說。我心裏不好。我近處有誰。當有察刺合老人的子蒙力克。就喚來對說。我兒子每幼小。將帖木真去做女婿。回時。被塔塔兒家暗毒害了。我心裏好生不好。你兄弟每行。嫂嫂行。照覷的。你知者。我兒子帖木真。快與我取來。說罷。死了。

元朝祕史卷一

張穆校

元朝祕史卷之二

蒙力克依也速該去對德薛禪說也速該想帖木真好生心
疼教我來取德薛禪說既是想呵教去見了便回遂引將回
去了。

那年春閒俺巴孩皇帝的兩箇夫人幹兒伯莎合台祭祀祖
宗時訶額倫去得落後了祭祀的茶飯不會與訶額倫對說
也速該死了我的兒子將來怕長不大麼道大的每的肥肉
分子爲甚不與眼看看的茶飯不與了起營時不呼喚的光
景做了也。

幹兒伯莎合台那兩箇夫人道你行無請喚的禮遇著茶飯

呵便與俺巴孩皇帝死了麼道。被訶額倫這般說。

論來呵。可將這母子每撇下在營盤裏。休將他行。第二日起

行時。塔兒忽吉乞鄰禿黑脫朵延吉兒帖等。果然將他母子

每撇下了。富有察刺合名字老人勸時。脫朵延吉兒帖說道。

深水乾了。明石碎了。不從他勸起了。又將察刺合老人脊背

上刺了一槍。

察刺合老人被傷在家裏臥時。帖木真來看他。老人說。你父

親收的。并俺眾人的百姓。被他將去。因勸他的時分。被他傷

了。帖木真哭將出去。訶額倫親自上馬。教人拿了英槍。領著

人去。將一半人邀下了。那一半邀下的人。也不肯停住。都隨

著泰亦赤兀去了。

泰亦赤兀惕兄弟每將他母子撇下時。訶額侖好生能事。拾著果子。撇著草根。將兒子每養活了。這般艱難時分。養得兒子每長成了。都有帝王的氣象。

訶額侖菜蔬養來的兒子。都長進好了。敢與人相抗。爲奉養他母親上頭。將針做鉤兒。於幹難河裏釣魚。又結網捕魚。將母親奉養了。

一日帖木真合撒兒別克帖兒別勒古台四兄弟。同坐釣魚。

時帖木真釣得一箇金色魚兒。他異母弟別克帖兒別勒古

台。兩箇奪要了。帖木真合撒兒二兄弟回家對母親說。我釣

得一箇金色魚。被別

克

帖兒別

勒

古台奪了。他母親說您兄

弟每如何那般。做譬論說道。除影兒外無伴當。除尾子外無鞭子。咱每受泰亦赤兀兄弟每的苦報不得時。如何恰似在前阿闌娘娘的五箇孩兒般不和順。您每休那般做。

自那裏。帖木真合撒兒兩兄弟。不喜他母親說。又說我昨前

射得箇雀兒。也被他奪了。今遭釣得箇魚。又被他奪了。似這

般呵。一處怎生過。說了。兩兄弟將門簾子丟著出去。那時別

克帖兒在小山上放馬坐著。帖木真自後隱著。合撒兒自前

隱著。將箭抽著。要射他時。被別

克

帖兒見了。說泰亦赤兀兄

弟的苦受不得。讎怎生能報。如何將我如眼中的毛。口中的

梗容不得我死就死。您休將我別勒古台棄了。說訖盤腳坐著。等他的箭。帖木真兩兄弟自前自後將別克帖兒射死了。帖木真合撒兒回到家裏。他母親訶額侖見他兩箇孩兒的顏色心裏覺了。說道。您初生時手裏握著黑血塊生來。您每如喫胞衣的狗般。又如衝崖子的猛獸般。又如忍不得怒氣的獅子般。又如活吞物的蟒蛇般。又如影兒上衝的海青般。又如噤聲吞物的大魚般。又如齧自羔兒後跟的風駝般。又如靠風雪害物的狼般。又如趕不動兒子將兒子喫了的鴛鴦般。又如護窠的豺狼般。又如不疑貳拏物的虎般。又如安衝物的禽獸般。您除影子外無伴當。尾子外無鞭子。秦亦赤

二二

靈石楊氏

二二

靈石楊氏

兀楊兄弟每的苦受不得。讎怎生般報得。思想閒。您怎生過了。又這般做。如此將老人每的言語引證著。將他兒子每怪了。

那般住閒。泰亦赤兀楊乞鄰勒秃黑說道。原搬下帖木真母

子每。如今莫不似飛禽的雛兒般。毛羽長了。走獸的羔兒般大了。領著伴當來看。帖木真母子每見他每來。心上畏怕。別

勒古台於密林內。將木頭折拆。剖做寨子。又將合赤溫帖木

格帖木倫三箇小的。藏在崖縫裏。合撒兒與泰亦赤兀楊每

相射鬪閒。泰亦赤兀楊大聲叫著說。只將你哥哥帖木真來。

其餘的人我不要。因此帖木真畏怕。上馬走入山林裏去。被

泰亦赤兀楊看見了。隨後趕到帖兒古捏名字的山行。帖木真鑽入密林裏去了。泰亦赤兀楊每不能入去。周圍守著。帖木真在密林內。過了三宿。牽著馬出來時。將鞴的鞍子。脫落在地。回去看呵。扳胸肚帶。依舊扣著。說道。肚帶扣著。鞍子脫落呵。猶可。扳帶扣著。鞍子如何脫落的。莫不是天止當住我麼。復回去。住了三日。又出來時。密林口子。帳房般一塊大白石。倒下塞著。帖木真說。莫不是天止當我麼。又復回去。住了三日前後。共住了九日。無喫的茶飯。說道。這般無名如何死了。不如出去。將塞住口子石邊的木。用削箭刀子割開。牽著馬下山來。被泰亦赤兀楊守的人。拏將去了。

靈石楊氏某

塔兒忽台乞鄰勒禿黑將帖木真拏去。於他百姓內傳了號

令。教每營裏住一宿。徇著行。時正當四月十六日。泰亦赤兀

陽每於斡難河岸上做筵會。日頭落時。散了。此時教一箇年

小軟弱的人。守著帖木真。帖木真見人散了。將那年小弱的

人。用枷梢於頭上打倒。走了。走到斡難河邊林內。臥著。恐怕

人見。又入斡難河水的溜道裏。仰臥著。身在水裏。但露出面來。

那箇失了人的人。大聲叫著說。拏住的人。脫走了麼。道。叫時。

散了的泰亦赤兀陽聚來著。白日般月明裏。斡難河邊樹林

裏。挨排著尋。帖木真在溜道裏臥著。速勒都孫姓氏鎖兒罕

失刺名字的人。經過尋時。正見著。說道。正爲你這般有見識

了。所以泰亦赤兀楊兄弟每妒害你。你謹慎。只那般臥著。我不告你。那般說了。過去了。

泰亦赤兀楊每再回排尋。共說時。鎖兒罕失刺再說你每白日裏失了人。如今黑夜裏如何尋的。再回原行的路上去。將不會見處。仔細排尋了。散著。明日再聚著尋。這帶枷的人。那裏去。這般說了。再回去尋時。鎖兒罕失刺再經過。對帖木真說。我每只這一遍排尋回去了。明日再來尋。如今我每散了。後你自尋你母親兄弟去。若見人時。休說我見你來說。說過了。

他每散了。後帖木真心裏想著說。昨前每營裏輪流著教看。

守我時鎖兒罕失刺家裏宿呵。他的沈白赤老溫名字的兩箇兒子心裏憐憫我夜裏與我脫了枷。教散宿來。如今鎖兒罕失刺將我見了。又不肯對人說。幾次經過去了。如今只他中那裏去。必救了我。所以順著幹難河尋鎖兒罕失刺去了。他家的記號打馬奴子。自夜到明聽著這記號行呵。聽得打馬奴子聲到他家裏入去呵。鎖兒罕失刺說我教你尋你母親兄弟去。你如何又來。他的沈白赤老溫兩箇兒子說。雀兒被龍多兒趕入叢草去呵。叢草也能救他性命。草尙能如此。咱每行來的人不能救他呵。反不如叢草。所以將帖本真枷開著燒了。於他後面盛羊毛的車子裏藏了。分付他合荅安。

名字的妹子看著說任誰行休對他說。

第三日泰亦赤兀惕兄弟每說帖木真莫不是人藏了他將

俺自火裏搜一搜於是搜到鎖兒罕失刺家房裏車裏牀下

都搜遍了。落後搜到載羊毛的車上將車門內的羊毛掀出。

掀到車後時鎖兒罕失刺說似這般熱天氣羊毛裏若有人

如何當的搜的人所以下車去了。

搜的人去了後鎖兒罕失刺對帖木真說你險些將我斷送

得煙消火滅如今你母親兄弟行尋去與了他一箇無鞍子

甘草黃白口不生駒的騾馬再煮熟了一箇喫兩母乳得肥

羔兒皮桶裏盛著與了馬奶子更與了一張弓兩隻箭不會

與他火鏢。這般打發教去了。

帖木真去了。到他原把的寨子處蹤跡。逆著幹難河踏將去了。有乞沐兒合名字的河西通著幹難河。見那小河邊有行的蹤跡。就逆那小河尋將去。那小河邊有別帖兒名字的山。那山根前有豁兒出恢名字的孤山。那裏與他母親兄弟每相遇著了。

帖木真那裏相遇著了。又去不兒罕山前有古連勒古名字的山。那山裏有桑沽兒河。河邊有合刺只魯格名字的小山。有箇青海子做營盤住其間。打捕土撥鼠野鼠喫著過活了。一日帖木真的慘白驢馬八疋在家被賊劫將去了。又有一

箇甘草黃馬。他兄弟別勒古台騎著。捕土撥鼠去了。到晚馱著土撥鼠回來。帖木真說。我的馬被人劫去了。說了。別勒古台說。我趕去。合撒兒說。你不能。我趕去。帖木真又說。您都不能。我去。就騎著那甘草黃馬。踏著那八箇馬的掃道。龔將去。行了三宿。那一日清早。路上多馬羣中。見一箇爽利後生。擠馬乳。問他你會見慘白鬪馬八疋來麼。那後生說。今早日未出時。有這樣八疋馬。自這裏趕過去了。去的蹤跡。我指與你說了。他將帖木真騎的馬放了。換與他一箇黑脊白馬騎了。他也不去自家裏。將他擠乳的皮桶皮斗著草蓋了。對帖木真說。你來好生艱難。男子的艱難都一般。我與你做伴。一同

趕去。我的父名字喚做納忽伯顏。止有我一箇兒子。我的名喚做孛斡兒出。說了後。踏著蹤跡。又行了三宿。至日晚時。到一箇百姓圈子行。見他那八箇馬。在圈子外立著。帖木真說。伴當你這裏立著。我去把這馬趕出來。孛斡兒出說。我旣與做伴來了。如何我這裏立。一同跑著馬入去。將馬趕出來了。隨後人每。陸續趕將來。一箇騎白馬的人。手裏執著套馬竿。將次趕到根前。孛斡兒出說。你弓箭將來。我與他廝射。帖木真說。爲我的上頭。恐傷著你。我與他廝射。便回去與他廝射。那騎白馬的人。將套馬竿。指著帖木真說。立住了。隨後那賊每的伴當。也都趕將來。見日落黃昏。天色黑了。那後來的人

都立住著。落後了。

那夜兼行了三晝夜。回到納忽伯顏處。帖木真對孛斡兒出說。不是你呵。我這馬如何得。咱兩人可以分。你要多少。孛斡兒出說。我見你辛苦著來。所以濟助做伴去。如何做外財般要你的。我父親只我一箇兒子。置的家財與我儘勾。我不要你的。若要你的呵。與你做伴來的濟甚事。說了。

到納忽伯顏家裏。見他爲失了兒子孛斡兒出。垂著淚哭。忽然見他每到了。將他兒子看著。一邊廂哭。一邊廂怪。他兒子孛斡兒出說。我不知爲甚麼。見這好伴當艱難著來。便與他做伴去了來。如今來了也。說訖。走著馬去。將原蓋下的擠乳。

的皮桶皮斗來了。殺了一箇喫二母乳的肥羔兒。又皮桶裏盛了馬奶子。馱的般整治了。與帖木真做行糧。納忽伯顏說。你兩箇年小的。常相顧盼。明後休相棄。帖木真辭去。行了三晝夜。到桑沽兒河邊家裏。他母親訶額倫并合撒兒兄弟。每正愁閒。見他回來。好生歡喜了。

初帖木真九歲時。與德薛禪的女兒孛兒帖兀真相離了來。

此時與弟別勒古台順著客魯連河尋去。到扯克徹兒赤忽

兒忽山兩間。尋著德薛禪家。德薛禪見了帖木真。好生大歡

喜。說知得泰亦赤兀兄弟每嫉妒你。我好生愁著。絕望了來。今日僅得見你說了。將孛兒帖兀女兒與帖木真做了妻。德薛

禪與他妻搠壇向送帖木真夫妻回去了。到客魯漣河兀刺
黑 噉 勒 的邊隅。德薛禪回家來了。搠壇直送他女兒到帖木
真家裏。

搠壇送他女兒到帖木真家回去了。後帖木真欲要孛斡兒
出做伴。使別 勒 古台喚去。孛斡兒出見了別 勒 古台。又不對
他父說。騎著箇拱脊黃馬。駛著箇青毛襖子。與別 勒 古台一
同來了。自那裏做伴。後再不會相離。

自桑古兒河邊起了。到客魯漣河源頭不見吉名字的地岸
根前。做下營盤住了。搠壇的女孛兒帖兀真行上見公姑的
禮物。將一箇黑貂鼠襖子有來。帖木真說在前俺的父也速

三章

卷二

十

靈石楊氏

該皇帝與客列亦惕種姓的王罕契合。便是父一般。他如今在土兀刺河邊黑林子裏住著。我將這襖子與他。於是帖木真兄弟三箇。將著那襖子送去。見了王罕。帖木真說。在前日子。你與我父親契合。便是父親一般。今將我妻上見公姑的禮物。將來與父親。隨即將黑貂鼠襖子與了。王罕得了襖子。大歡喜著說道。你離了的百姓。我與你收拾。漫散了的百姓。我與你完聚。我心下好生記著說了。

元朝祕史卷之二

何秋濤校

元朝祕史卷之三

帖木真自那裏回著到家。有札兒赤兀歹老人自不兒罕山前。背著打鐵的風匣。引著者勒篾名字的兒子來。說道。你當初在迭里溫字勒荅合地面生時。我與了你一箇貂鼠裹兒襖。有來者勒篾兒子曾與了來。爲幼小上頭。我將去養來。如今這兒子教與你鞴鞍子。開門子。說著與了。

住間。一日清早蒼黃將明的時分。訶額侖母親家使喚的老婦人說。母親母親疾快起來。田地顛動的聲聽得有。莫不是曾擾害咱每怕了的泰亦赤兀揚兄弟每又來了。母親疾快起來。說了。

訶額侖母親說。兒子每行。疾快喚覺起來。說了。訶額侖隨即
起來了。帖木真兄弟每隨即起來了。訶額侖帖木真合撒兒
合赤溫帖木哥翰揚赤斤別勒古台孛斡兒出者勒篋每人
騎了一匹馬。帖木侖是他母親馬上抱了。獨帖木真準備一
箇從馬。孛兒帖夫人無馬騎了。

帖木真弟兄每。隨即上馬。到不兒罕山上去了。豁阿黑臣名
字的老婦人。欲將孛兒帖夫人要藏。教坐在黑車子裏。著箇
花牛。駕著車子。逆著騰格理小河行了。行間。天氣昏暗。將明
時。迎著前面。有一火軍來到根前。問說。甚麼人。那老婦人說。
我是帖木真家。於大家裏翦羊毛去來。我如今回家裏去。那

軍每說帖木真家裏有也無。離這裏多近遠。老婦人說家呵不遠。我自後房子起來來了。未知帖木真家裏有無。這般說了。

那軍每去了後。豁阿黑臣名字的老婦人。打著駕車的花牛。

欲要疾快行。將車軸折了。欲待要步行走入山林去時間。那

軍每隨即將著別勒古台的母。擄在馬上。疊騎著。到來了。說

道。這車裏有甚麼人。豁阿黑臣老婦人回說。載著羊毛。有。那

軍說。兄弟每下馬看。於是那軍下馬。將車門拉開看呵。見裏

頭一箇年少婦人坐著有。就拖下車來。同那老婦人馬上馱

了。就襲著帖木真。埽道上不見罕山去了。

那軍自帖木真後襲著繞而不而罕山三遍。拏不得這廂。那廂要取直路趕呵。都遇著陷泥密林行不得入。只得自後趕著。因此拏不得了。那軍每原來是三種篋兒乞人。一種是兀都亦楊篋兒乞脫黑脫阿。一種是兀洼思篋兒乞。蒼亦兒兀孫。一種是合阿楊篋兒乞。合阿台蒼兒麻刺。這三種篋兒乞爲在先也。速該於赤列都根前奪要訶額倫冤讎。如今報來。那篋兒乞共說道。奪要訶額倫的讎。已將帖木真的妻拏了。這讎也報了。說訖下山回家去了。

帖木真未知篋兒乞是實回去。是潛伏著。使別勒古台字斡兒出者勒。篋三人自後察探去了三宿。見篋兒乞遠了。帖木

真纔下山來。椎胸告天說。因豁阿黑臣老母。如黃鼠狼般能聽。銀鼠般能見的上頭。我所以躲得過。我的小性命。被不而罕山遮救了。這山久後。時常祭祀。我的子子孫孫。也一般祭祀。說訖。向日將繫腰掛在項上。將帽子掛在手上。椎胸跪了九跪。將馬奶子洒奠了。

那些說了。於是帖木真合撒兒別勒古合三箇。前往土刺河

的黑林行脫幹鄰勒王罕處去。到了說。不想被三種篋兒乞

惕每將我妻子每擄著要了。皇帝父親怎生般將我妻子救

與麼道。王罕說。去年你與我將貂鼠襖子來時。我曾說離散

了的百姓。我與你收聚。我心上常記著。有來。我如今依著那

言語將箴兒乞

揚

每滅著。你妻孥兒帖還救與你。你可教札

木合兄弟知道。

中

他在豁兒豁納

黑

主不兒地面裏住著。我這

裏起二萬軍馬做右手。教札木合起二萬軍馬做左手。相約

會的日子。教札木合定奪來。

帖木真兄弟三箇回到家了。帖木真使合撒兒別

勒

古台往

札木合行去。教對他說。我的妻子被箴兒乞

揚

每擄要了。咱

每本是一宗族的人。這等冤讎如何報。又將王罕的言語說

將去了。合撒兒每將前頭的言語對札木合都說了。札木合

說。我也聽得帖木真安荅的妻被人擄了。我心上好生痛。如

今這三種箴兒乞

揚

脫

黑

脫阿在不兀刺客額兒地面裏有

歹亦兒兀孫在幹兒。洹薛涼格河兩閒塔。勒渾阿刺。勒的地
面裏有。合阿台荅兒馬刺在合刺。只客額兒地面裏有。咱每
可用豬鬃草。拴做筏子。徑直渡過勤。勒豁河。到筏兒乞。揚脫
黑阿地面裏。自他房子的天窗處入去一般。將他百姓。可盡
絕擄了。

札木合再說。你對帖木真王罕兩箇說。我已自整擄軍馬。王
罕哥哥上馬時。就經過不而罕合。勒墩山前。與帖木真一同
來。於孛脫罕孛斡兒只的地面裏相會。帖木真安荅的百姓。
在我這裏有。這百姓行起一萬軍。我自起一萬軍。共二萬軍。
上馬逆著幹難河來。孛脫罕孛斡兒只的地面裏。一同相會。

說著去了。

合撒兒別

勒

古台回來將札木合的言語對帖木真說了。又

王罕處說將去了。

王罕聽了札木合的言語便教二萬軍上

馬從不而罕合

勒

墩山前指著客魯漣河不兒吉岸邊行了。

此時帖木真在不兒吉岸行住。知得王罕大軍從此經過。起

移了。逆著統格黎

克

河。到不而罕山前塔納小河邊下了。帖

木真自那裏出軍。王罕一萬。他的弟札合敢不一萬。共二萬。

在乞沐兒合河邊阿因

勒

合刺合納名字的地面下著時帖

木真與他每相合了。

帖木真王罕札合敢不三箇。自那裏相合了。起去往斡難河

源頭。原相約會處。字脫罕字幹兒。只的地面裏。到時。札木合已自先到了三日。見了王罕每的軍。札木合將他二萬軍整擡立著。王罕每也將他的軍整擡著。到來都相認得了。札木合說約會的日期。雖是有風雨呵。也必要到。曾這般說來。咱達達每答應了的話。便是誓一般。若不依著呵。同伴裏也不容。共說來。王罕說道。約會的地面裏。我是後到了三日。札木合兄弟怪的罰的。從你這般說了。

自字脫罕字幹兒。只地面起程。至勤勒豁名字的河邊。拴筏子。渡了。到不兀刺地面。將脫黑脫阿妻子百姓。盡絕擄了。脫黑脫阿睡的時間。也可以拏得來。因渡勤勒豁河去。河邊有

脫黑脫阿打魚捕獸的人。連夜先去報知。所以脫黑脫阿就與歹亦兒兀孫幾箇人。罄身順著薛涼格河。走入巴兒忽真地面裏去了。

那篋兒乞揚百姓。連夜順薛涼格河。荒忙走的其閒。咱的軍

每也緊隨著。就夜裏擄掠行閒。帖木真於那走的百姓內。喚他妻孥兒帖名字。孥兒帖在那百姓內聽著。認得是帖木真的聲音。跳下車來。與豁阿黑臣老婦人。一同走來。帖木真馬根前。拏住韁繩。此時有月明。都相認得了。帖木真當夜。便使人對王罕札木合兩箇說。我尋的人。已自得了。咱每夜裏且休行。可就這裏下營。說將去了。當時就那裏下了營。漫散走

的篋兒乞揚百姓每也下營宿了。李兒帖兀真行救將來的緣故是這般。

初兀都亦

揚

脫

黑

脫阿兀洼思歹亦兒兀孫合阿台荅兒馬

刺這三種篋兒乞

揚

領著三百人來時爲在前脫黑脫阿的

弟赤列都他妻訶額倫被也速該奪要了。因此來報讎繞了

不而罕山三遭。拏不得帖木真。只得了李兒帖。將去配與赤

列都弟赤

勒

格兒力士爲妻。今次軍馬到赤

勒

格兒懼怕。逃

出去時說道。我如箇黑老烏般。命分裏只可喫殘皮。卻想要

喫雁與鷓鴣。因這般惹了李兒帖夫人。如今眾篋兒乞揚百

姓行做了禍。那禍將到我頭上來也。刁著獨自的性命黑暗

窄狹處鑽入去呵。可以遮救得麼道說著逃走了。

只拏得合阿台荅兒

馬

刺將板枷枷了。照直往而不罕山前

行了。別

勒

古台的母人告與他說。那營裏有別

勒

古台取去

呵。自門右裏入去。他母親穿著破羊皮衣。自門左裏出去了。

外前對人說。我聽得兒子每做了王子。我這裏配了歹人。兒

子每行。面皮如何見得說了。走入密林裏去。到了不曾尋得

著別

勒

古台爲那般。但見篋兒乞人呵。教髖頭箭射著。說道

將我母親來。原曾來而不罕山圍繞了三遭的那三百人每

盡數殄滅了。他的其餘妻子每可以做妻的做了妻。做奴婢

的做了奴婢。

王罕札木合兩箇根前。帖木真知感著說。王罕父親札木合安荅因你兩箇與我做伴。天地與我添氣力。男子的冤讎得報。所以將篋兒乞百姓每殘毀了。妻子每擄掠了。咱如今回去共說了。

初兀都亦

揚

蔑兒乞

揚

荒走時。營盤裏撇下一箇五歲的小

兒子。名字喚做曲出。那兒子生得好。眼中有光彩。穿著一件粉皮水貂鼠接來的衣裳。戴一箇貂鼠皮帽。穿一雙鹿蹄皮的靴。軍馬到時。拾得將來。做人專與了訶額侖母親。

帖木真王罕札木合三箇相合著。將篋兒乞

揚

達達房子推

揚

倒了。好婦人擄掠了。後回時。自斡兒罕薛涼格河兩間塔

勒

揚

勒

揚

渾阿刺勒地面退了。帖木真札木合望著豁兒豁納黑主不

兒地面回了。王罕從不兒罕合勒敦山背後經過。訶闊兒秃

主兒不合察兀刺秃速赤楊忽里牙秃速赤楊三處地

面就打圍望著土兀刺河的黑林回去了。

帖木真札木合兩箇到豁兒豁納黑主不兒地面一同下了。

想著在前契合時。交換物的意思。又重新親愛咱。共說了。初

做安荅時。帖木真十一歲。於斡難河冰上打髀石時。札木合

將一箇麕子髀石與帖木真。帖木真却將一箇銅灌的髀石

回與札木合。做了安荅。在後春間。帖木真札木合各用小木

弓射箭時。札木合將一箇小牛的角粘做響髀頭。與了帖木

真帖木真也將一箇柏木頂的髒頭。與了札木合。兩次做了安荅的緣故。是這般。

帖木真札木合說聽得在前老人每言語裏說。但凡做安荅呵。便是一箇性命般。不相舍棄。做性命的救護麼。道相親愛的道理是那般。如今再重新契合。相親愛者。共說了。帖木真將篋兒乞揚處擄得的金帶。與札木合繫了。又將擄得數年不生駒的馬。與了札木合。也將篋兒乞揚歹亦兒兀孫處擄得的金帶。與了帖木真。又將擄得有角的白馬。與了于豁兒黑豁納黑主不兒地面忽勒荅合兒崖子前蓬鬆樹下。做了筵席。夜晚共被宿。有來。

帖木真札木合兩箇相親愛。同住了一年半。一日自那營盤裏起時。正是夏四月十六日。帖木真札木合。一同車前頭行。行間。札木合說。咱每如今挨著山下放馬的得帳房住。挨著澗下放羊的放羔兒的喉嚨裏得喫的。帖木真噤聲立住。落後等他母親訶額侖來時。將札木合前頭的言語說了。道那言語我不曾省得。也不曾回他話。特來問母親。他母親未言語。字兒帖說。札木合安荅人會說他好喜新厭舊。有來如今咱每行厭了也。恰纔的言語。莫不欲圖謀咱每的意思。有咱每休下。就夜兼行著。善分離了好。

元朝祕史卷之三

張穆校

元朝祕史卷之四

帖木真道。李兒帖說的是。依著不會下。連夜兼行。來閒路從
泰亦赤兀楊每處經過。其泰亦赤兀楊每驚起。當夜却回札
木合處去了。營盤裏撇下一箇闊闊出名字的小兒子。咱每
軍人拾得。與訶額侖母養活了。

那夜兼行。到天明看呵。札刺亦兒種的人合赤溫合刺孩合
關勒歹這三箇脫忽刺溫兄弟每也隨著來了。再塔兒忽種
的人合荅安荅勒都兒罕等兄弟五箇也來了。再乞顏種的
人蒙格禿與他兒子翁古兒等又同做失兀楊巴牙兀的兩
箇種姓的人也來了。再一種巴魯刺的人忽必來忽都思一

靈石楊氏棄

種怵忽的人哲台多豁勒忽兄弟每也來了。再字幹兒出的

弟幹歌連自阿魯刺種處分來了。者勒箴的弟察兀兒罕速

別額台自兀良合種處分離著也來了。再一種別速的人迭

該窟出沽兒舌一種速勒都的人赤勒古台塔乞泰亦赤兀歹。

一種札刺亦兒的人薛扯朵抹黑阿兒孩合撒兒巴刺更帶

兩箇兒子也來了。再一種晃豁壇的人雪亦客禿。又有速客

客者該晃荅豁兒名字的人連他兒子速客該者溫捏兀歹

察合安不洼名字的人也來了。再一種幹勒忽訥的人輕吉

牙歹。一種豁羅刺的人薛赤兀兒舌一種朵兒別的人抹赤別

都溫。一種亦乞列孫的人不圖。這裏做女婿就隨著也來了。

再一種那牙乞的人種篩。一種幹羅納的人。只兒豁安。一種巴魯刺思的人。速忽薛禪合刺察兒。一同他兒子每也來了。再一種巴阿鄰的人。豁兒赤兀孫老人闊闊搠思與篋年巴阿鄰種的人。一圈子也都來了。

豁兒赤來著說。我賢能的祖孛端察兒。拏得婦人處。同胞生了札木合。并俺的祖。於札木合行。不合分離的是來。因神明告的上頭。教我眼裏見了。有箇慘白乳牛。來札木合行。繞著將他房子車子觸著折了一角。那牛於札木合處。揚著土。吼著說道。札木合將我角來。又有箇無角犍牛。拽著箇大帳房下樁。順帖木真行的車路吼著來。說道。天地商量著。國土主

入教帖木真做。我載著國。送與他去。神明告於我。教眼裏見了。帖木真我將這等言語告與你。你若做國的主人呵。怎生教我快活。帖木真說。我真箇做呵。教你做萬戶。豁兒赤說。我告與你許多道理。只與我箇萬戶呵。有甚麼快活。與了我箇萬戶。再國土裏美好的女子。由我揀選三十箇爲妻。又不揀說甚言語。都要聽我。

再格泥格思種的人。忽難等。并荅里台斡楊赤斤。又札荅刺種的人。木勒中台勒中忽中及撒合亦楊種的人。又有主兒乞種的人。莎兒合中禿主兒乞中帶他兒子撒察別乞。泰出。又捏坤。太子的兒子。忽察兒別乞。又忽禿刺皇帝的兒子阿勒壇斡楊赤

斤。都和圈子。自札木合處分離著。帖木真在乞沐兒合小河。

阿亦揚合刺合納地面下時。來相合了。自那裏起去。又到古

列勒古地面裏桑沽兒河行。合刺主魯格地面。闊闊納活兒

名字的海子處。下了。

阿勒壇忽察兒撒察別乞人共商量著。對帖木真說。立你

做皇帝。你若做皇帝呵。多敵行。俺做前哨。但擄得美女婦人

并好馬。都將來與你。野獸行打圍呵。俺首先出去圍將野獸

來與你。如廝殺時違了你號令。并無事時壞了你事呵。將我

離了妻子家財。廢撇在無人烟地面裏者。這般盟誓了。立帖

木真做了皇帝。號成吉思。

成吉思做了皇帝。教孛斡兒出弟斡歌來。同合赤溫哲台多

豁勒

忽四人帶了弓箭。汪古兒雪亦客禿合荅安荅勒都兒

罕三人管了飲膳。迭該管牧放羊隻。古出沽兒管修造車兩。

多歹總管家內人口。又教忽必來赤勒古台合兒孩脫忽刺

溫三人。同弟合撒兒一處帶刀。弟別勒古台與合刺勒歹脫

忽刺溫二人。掌馭馬。泰亦赤兀歹忽圖抹里赤木楊合勒忽

三人。管牧養馬羣。又分付阿兒該合撒兒塔孩速客該察兀

兒罕四人。如遠箭近箭般做者。速別額台勇士說。我如老鼠

般收拾。老鴉般聚集。蓋馬氈般蓋護。遮風氈般遮當。試那般

做者。

那裏成吉思又對孛斡兒出者勑篋二人說。我以前無伴當時。您二人首先與我作伴。我心裏不忘了。如今與這眾人爲長著。再對眾人說。您眾人離了札木合。想著來我根前。若天地護祐呵。您老的每久後都是我吉慶的伴當。說著都委付了。

成吉思既做了皇帝。差荅孩速客該往客列亦惕種的皇帝

脫斡里勑行去。脫斡里勑說。帖木真做了皇帝。好生是您達

達每若無皇帝呵。如何過。您每休把原商量的意思壞了。這般說將來了。

成吉思又差阿兒孩合撒兒察兀兒罕往札木合處去。札木

合說。您每對帖木真根前的阿勒壇忽察兒說。帖木真安蒼
俺兩箇因他離閒著。教分離了。當初在一處時。您如何不立
帖木真做皇帝。如今不知想甚麼。却立做了皇帝。您當教帖
木真安蒼心裏安著。您於帖木真根前。好好做伴者。

後札木合的弟給察兒於札刺麻山前斡列該不刺合地面
住。成吉思的伴當拙赤蒼兒馬刺在撒阿里地面住。給察兒
將拙赤蒼兒馬刺的馬羣搶了。他的伴當不敢趕去。拙赤蒼
兒馬刺獨自襲將去。夜間到他馬羣邊。伏在馬鬃上。將給察
兒脊梁射斷。將他馬趕回來了。

札木合因爲射殺他弟給察兒。領著他一種并十三部共三

萬人越過阿刺兀惕土兒合兀的嶺。要與成吉思廝殺。時成

吉思在古連勒古的地面裏。有亦乞列思種的人木勒客脫

塔黑孛羅勒歹二人來報。成吉思知了。於是他的十三圈子

內也起了三萬人。迎著札木合。到荅蘭巴勒主惕地面對陣。

成吉思被札木合推動。退著於斡難河哲列捏地面狹處屯

札了。札木合於是回去。將赤那思地面有的大王每。教七十

鍋都煮了。又斫斷捏兀歹察合安的頭。馬尾上拖著去了。

那裏札木合回了後。兀魯兀惕種的主兒扯歹。與怱忽種的

忽余勒荅兒毛各引著他一族。離了札木合。太祖行來了。又晃

豁壇種的蒙力克也引著他七箇子來了。太祖因這些百姓

來了。喜歡著。於鞞難河邊林裏做筵席。先於訶額命并合撒兒撒察別乞等行。放了一瓖馬奶子。再於撒察別乞小娘額別該行。也放了一瓖。因此上豁里真忽兀兒臣兩箇娘子說。俺根前如何不先放。將廚子失乞兀兒打了。失乞兀兒說。也速該把阿都兒捏坤太子死了的上頭。被人這般打說著。大聲哭了。

那筵席時。太祖教別勒古台在外拏馬。就整理事。主兒乞處教不里孛闊整治。有合荅斤的人。來偷韁繩。被別勒古台拏住。不里孛闊護那人。將別勒古台肩甲斫破了。別勒古台也不以為事。流血行間。太祖於樹影下看見。問你如何被他這

般做別勦古台說雖傷了不會十分重爲我上頭弟兄每休惡了。

太祖不聽將樹枝折拆又抽出撞馬乳的木椎廝打把主兒乞勝了又把豁里真勦兀兒臣兩箇娘子奪將來他每却來商和將兩箇娘子還與了以後使臣相往來閒大金因塔塔兒勦篋古真薛兀勦圖等不從他命教王京丞相領軍來勦捕逆著活勦札河將篋古真薛兀勦圖襲著來太祖知了。

太祖說在前塔塔兒勦將我祖宗父親廢了的冤讎有麼道如今趁著這機會可以夾攻他遂使人對脫幹鄰說如今金國差王京將塔塔兒勦篋古真等逆著活勦札河襲將來也他正

是廢了我祖父的讎家。父親可以助我夾攻。脫幹鄰許了軍馬。整治了三日。親自到來。太祖又使人對主兒乞種的撒察別乞泰出將這報讎的意思說將去。要他來助。待了六日不來。太祖遂與脫幹鄰引軍順活勒札河。與王京夾攻塔塔兒。時塔塔兒在忽速禿失禿延地面立了寨子。被太祖脫幹鄰攻破。將塔塔兒箠古真薛兀勒圖殺了。

金國的王京。知太祖與脫幹鄰。將塔塔兒寨子攻破。殺了箠古真等。大歡喜了。與太祖札兀忽里的名分。脫幹鄰王的名分。王京又對太祖說。殺了箠古真等。好生得你濟。我回去。金國皇帝行奏知。再大的名分。招討官教你做者。說罷。自那裏

回去了。太祖與脫幹鄰將塔塔兒共擄著。也各自回家去了。太祖軍在塔塔兒營盤裏時。拾得箇小兒。鼻上帶一箇金圈子。又金綜絲貂鼠裏兒做兜肚。與了母訶額倫。訶額倫說。必是好根脚人的兒子。喚做失乞刊忽都忽的名字。教做第六箇兒子。

太祖落後下的老小營。在合禮海子邊。被主兒乞將五十人剝了衣服。十人殺了。人來告與太祖。太祖大怒。說何故被主兒乞如此做。先在斡難河林裏做筵席時。他的人將廚子打了。又將別勒古台肩甲斫破了。今遍爲祖宗的上頭。要同他報讎。他又不來。倒倚著敵人。又做了敵人。於是引著軍馬。

勤捕主兒乞去。至客魯漣河前朵羅安孛勒。荅兀地面。將主兒乞百姓擄了。獨撒察別乞泰出。兩人罄身走至迭列禿口子行。被太祖拏住。太祖問你在前與我說甚麼來。兩人說。俺自說的言語不會依。遂伸頸就戮。太祖於是殺了。

太祖既殺了撒察別乞泰。出回至主兒乞營。將主兒乞百姓起了。時札刺赤兒種的人帖列格禿伯顏有三子。教長子古溫兀阿。將他二子模合里不合拜見太祖與了。說教永遠做奴婢者。若離了你門戶呵。便將脚筋挑了。心肝割了。又教第二子赤刺溫孩亦赤也。將自己二子統格合失拜見。說教與你看守金門。若離了時。便將他性命斷了者。又將第三子者

卜客與了太祖弟合撒兒者。卜客於主兒乞營內得了一箇小兒。名孛羅兀。勒獻與了訶額侖母。

訶額侖前後得的小兒。古出闊闔出失吉刊忽禿忽孛羅兀。勒四箇。與他兒子每日做眼教看。每夜做耳教聽。因此養了主兒乞種的緣故。初合不。勒皇帝有七子。長名幹。勒巴刺合。中合不。勒因其取長。於百姓內選揀有膽量。有氣力。剛勇能射弓的人。隨從他。但有去處。皆攻破。無人能敵。故名主兒乞。太祖將此種人也服了。又將他百姓做自己的百姓了。

太祖一日。教不理孛可與別。勒古台廝搏。先別。勒古台與不理孛可廝搏時。不理孛可用一手一足搏倒。教不能動。至此

不話理亭可伴爲力不及別勒古台倒了。別勒古台一邊壓著。
回顧太祖。太祖將下脣咬著。於是別勒古台知其意。用膝將
他脊背按著。兩手捉住他項。用力向後。折拆了脊骨。不話理亭
可說。我本不輸。因怕成吉思。伴爲力不勝。却將我性命送了。
初合不勒皇帝七子。長名幹勒巴兒話合。次子名巴兒話壇把阿
禿兒話。巴兒話壇的子名也速該也速該子卽是太祖。其第三子。
名忽話禿黑禿蒙列兒話。蒙列兒的子卽是不話理亭可。不話理亭可
將巴兒話壇子孫行隔越了。却與巴兒話合勇猛的子孫行作伴。
所以雖有一國不及之力。終不免折拆腰死了。

元朝祕史卷之四

何秋濤校

元朝祕史卷之五

其後雞兒年。合塔斤等十一部落。於阿勒灰不刺阿地面。聚會商議。欲立札木合做君。於是眾部落。共殺馬設誓訖。願額湏古涅河。至於刊沐連河洲的地行。將札木合立做了皇帝。欲攻成吉思與王罕。被豁羅刺思種的人豁里歹。到古連勒古地面。告與成吉思。成吉思使人告與王罕。王罕於是收集軍馬。成吉思行來了。

王罕與成吉思相合著。順客魯連河。迎著札木合去。成吉思使阿勒壇等三人作頭哨。王罕使桑昆等三人作頭哨。其頭哨內又自差人。前去額捏堅歸列禿撤。撒列赤忽兒忽三

處地面哨望。其阿勒壇等。至兀乞牙地面。有赤忽兒忽哨。望人來報說。敵人將至。其阿勒壇等。遂前迎去。拏消息行間。遇札木合頭哨阿兀出把阿秃兒等四人。說話了。見天色已晚。却回來大軍營內宿了。

至次日。成吉思軍與札木合軍相接。於闊亦田地面對陣。布陣間。札木合軍內不亦魯忽都合兩人。有術能致風雨。欲順風雨擊成吉思軍。不意風雨逆回。天地暗晦。札木合軍不能進。皆墜澗中。札木合等共說天不護祐。所以如此。軍遂大潰。

札木合軍既潰散後。乃蠻等十一種。各回部落。札木合將立

他的百姓擄了。順額灑古涅河回去。於是王罕追札木合。成吉思追泰亦赤兀。楊種阿兀出把阿禿兒。阿兀出把阿禿兒。中至自己部落。將百姓起了。渡過幹難河。整治軍馬。候成吉思來對戰。成吉思既到。連戰數合。日晚。各就戰地處相抗著宿了。成吉思與泰亦赤兀。楊戰時。其頸被傷。流血蒼黃之甚。有臣者。勒篋將壅血吮去。至夜半。成吉思方醒悟。說我血已自乾了。好生渴得甚者。勒篋乃裸身徑去敵人營內。於車箱中尋馬乳不得。止有酪一桶。挈回來。其來往間。曾無一人見者。又尋水來。將酪調開。與成吉思飲。成吉思旋飲旋歇。三次方已。成吉思說。我眼已明。心已省了。遂起身坐閒。天明。及視坐處。

流的血。都如泥滓。成吉思說。如何這般做。遠些棄呵不好者。
勒篾說。荒忙不及遠去。又怕離了你。當地嚙的嚙了。吐的吐
了。我肚裏也入去了多少。成吉思又說。我傷既如此。你如何
裸身入敵營。倘若被擒。你豈不說我被傷者。
勒篾說。我若被擒。我說本是投降你的人。被他每得知。將衣服脫去。欲殺閒。
遂扯脫走來。彼必以我言語爲至誠。必與我衣服用我。我必
將他馬騎了走來。成吉思說。在前被篾兒乞。
於揚而不罕罕山困我時。你會救我性命。今次又將壅血吮去。我正乾渴。你又
捨命尋將酪來與我吃。使我心內開豁。這三次恩。我心中永
不忘了。

次日成吉思視敵人。已於夜間潰散去。予營內百姓。自料不能逃。就不會起去。成吉思上馬。將已走的百姓。亦當將回來。忽山嶺上見一箇穿紅的婦人。哭著大聲叫帖木真。成吉思遂使人去問。那婦人說。我是鎖兒罕失刺女。名合荅安。丈夫見被軍要殺。所以喚帖木真來救。成吉思既知便去救。比成吉思至。其夫已被軍殺了。成吉思遂於此地下營。將合荅安至。與之並坐。至次日鎖兒罕失刺者。別二人來見。二人原係秦亦赤兀。惕種脫朵格家人。成吉思對鎖兒罕失刺說。在前我帶的枷。你父子每脫去。有恩於我。如何來遲。鎖兒罕失刺說。我心已自倚仗著你。若早來。恐秦亦赤兀。惕將我妻子誅。

滅了。所以今日方來。

成吉思問者別闊亦田地面對陣時。自嶺上將我馬項骨射斷的。果是誰者別說。是我射來。如今皇帝教死呵。止污手掌。般一塊地。若教不死呵。我願出氣力。將深水可以橫斷。堅石可以衝碎。成吉思說。但凡敵人害了人的事。他必隱諱了不說。如今你却不隱諱。可以做伴當。初者別本名只兒豁阿歹。因他射死戰馬能的上頭。賜名者別。如戰馬般用著他者。別軍器之名也。

成吉思將泰亦赤兀的阿兀出把阿禿兒等子孫殺盡。將百姓起來。至忽巴哈牙地面住冬了。

泰亦赤兀

楊

種的官人塔兒忽台乞鄰

勒

秃因與成吉思有

讎避於林中其家人失兒古額秃老人并二子阿刺

黑

訥牙

黑

訥牙

阿將塔兒忽台乞鄰

勒

兀欲獻與成吉思其人體肥不能騎

馬載於車內塔兒忽台乞鄰

勒

秃有弟并子追至失兒古額

勒

秃老人懼怕遂將塔兒忽台乞鄰

秃壓住抽出刀子說我

勒

殺你也死不殺你也死不如先殺了你我然後死塔兒忽台

乞鄰

勒

秃呼其弟與子說他要殺我若殺了我你每要我死

尸何用不如快回去便送到帖木真處也必不殺我我於帖

勒

木真少時亦曾有恩其弟與子遂回了失兒古額秃至忽秃

忽地面其子納牙阿說我每若將他拏至帖木真處必說我

勒

忽地面其子納牙阿說我每若將他拏至帖木真處必說我

每拏了正主。難做伴當。必將咱每殺了。不如放回去。對帖木
眞說。我每本將塔兒忽台乞鄰_勒禿拏來。因是正主。心內不
忍的上頭。放回去了。成吉思必容我每。於是放回去了。到成
吉思處。備言其事。成吉思說。若你每將他拏來。我必殺了你
每。你每不忍。却放了也。好。所以特賞納牙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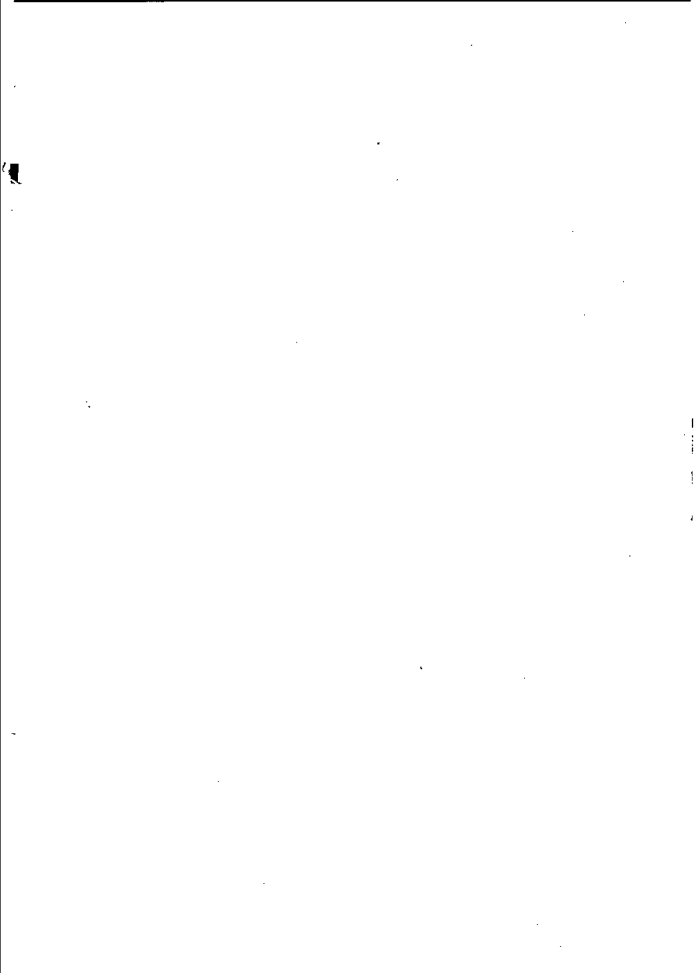
在後成吉思在帖兒速地。而有客列亦種人。札合敢不來降。
時篋兒乞欲與成吉思戰。成吉思遂與札合敢不將篋兒乞
戰退。又客列亦種及那禿別干董合等姓。潰散的百姓亦來
降。初客列亦種王罕與成吉思父也速該契交之故。因在先
王罕將父忽兒察忽思不亦魯罕的諸弟殺戮。被叔古兒罕

欲殺王罕。追至合刺溫山內。止有百人。至也速該處。也速該却將古兒罕趕入合申地面。將原有的百姓。還收集與王罕。其契交之故。是那般。

後王罕欲殺其弟額兒客合刺。其弟走入乃蠻種。亦難察處。亦難察起軍。將王罕却趕入合刺乞圪塔種。古兒罕處去不多時。王罕反了古兒罕。從畏兀唐兀二種經過時。止有五箇牯羴羊。擠乳駱駝上刺血喫。行至古泄兒海子。成吉思因與王罕有舊。使勇士速客該去迎。又自隨後至客魯連河源頭。迎見王罕。至營。成吉思遂使百姓供給。是年在忽巴合牙地面。住過冬了。

其王罕的弟並眾官人等數著說。王罕心性惡。將兄弟每都殺戮盡。自家百姓又被殘害。如今將他如何報。且他在前七歲時。曾被篋兒乞擄去。春碓。十三歲時。又被塔塔兒和母子擄去。使他牧放。後懼乃蠻攻殺他。又走去回回地面。垂河行。投入合刺乞塔種古兒皇帝處。不及一年。又反出去。經過秃兀唐兀地面。艱難至甚。被帖木真賑濟了。如今將前恩又忘了。反生歹心。咱每如何好說。後有阿勒屯阿倏。將前語告於王罕。將共商量的諸弟及官人額勒忽秃兒。忽巴里阿鄰太子等皆拏住。只有弟札合敢不走入。乃蠻處去。額勒忽秃兒等繫禁在房內。王罕說。咱過秃兀唐兀時。說甚麼言語。

來。你每如此。我不與你每一般。使眾人唾其面。然後疏放了。其後狗兒話年秋。成吉思於蒼闌捏木兒格思地面。與察阿安塔塔兒等四種對陣。未戰之先。號令諸軍。若戰勝時。不許貪財。既定之後。均分。若軍馬退動。至原排陣處。再要翻回力戰。若至原排陣處。不翻回者。斬。於是戰勝了塔塔兒。遂至兀勒灰河。失魯格勒只揚地面。并四種奧魯擄盡。初戰時。有阿勒壇等犯軍令搶物。成吉思使者別忽必來。盡奪了他所得的財物。



元朝祕史卷之六

成吉思既擄了四種塔塔兒。密與親族共議。在先塔塔兒。有殺咱父親的讎怨。如今可將他男子似車轄大的盡誅了。餘者各分做奴婢使用。共議已定。別勒古台出來。塔塔兒種人也客扯連。問今日商議何事。別勒古台說。欲將你每男子。但似車轄大的盡誅了。也客扯連傳說與塔塔兒種人。塔塔兒遂據了山寨。成吉思教打他山寨軍多辛苦。及至打開。將塔塔兒男子似車轄大的都殺了。初也客扯連既知其謀。說與眾人道。他若殺咱每時。每人袖著一把刀。也要殺他一人。藉肯卻死。至此每人果袖一刀。將軍每多殺傷了。事定之後。成

靈石楊氏

吉思說自家一族裏商量大事。因別勒古台泄漏了。所以軍馬被傷。死者甚多。今後議大事。不許別勒古台入來。只教他在外整治。鬪毆盜賊等事。議事後。進一鐘酒畢。方許別勒古台答阿理台入來。

此時成吉思將塔塔兒也客扯連的女也速干做夫人也。速干因得寵。對成吉思說。我有姐姐名也速。顏色又美。可以配皇帝。纔與夫婿成親。如今不知在何處。成吉思說。若果有顏色。教尋去。尋得來時。旨將你位子讓與麼。也速干說。若得見時。便讓與他。於是成吉思令人尋去。正遇著他與其婿避亂在林裏。其婿見人來。走了。遂得也速回來。也速干見了。就將

他位子讓與也遂坐了。

一日成吉思在外面飲酒。與也遂也速干兩箇娘子共坐間。也遂長聲歎息。成吉思因疑惑了。教木合黎等令在會的人各就部落立的。取後剩出一箇年少的人。不回部落去。成吉思問是甚麼人。那人說。我是也遂的夫婿。初他被擄時。我每避去。如今事定了。纔方出來。我想在多人中。必不認得我。成吉思說。原是讎人子孫。今遍又來窺伺。似他般的都殺盡了。更有何疑。遂將他隨卽斬了。

只那狗兒年。成吉思去剿捕塔塔兒。時王罕自去剿捕蔑兒乞。揚將脫。黑脫阿趕入巴兒。話忽真脫窟。木地面殺了他大兒。

三真

卷一

二

靈石楊氏

子脫古思別乞。要了他兩箇女兒。并他妻子。又擄了他二子。并眾百姓。每王罕於成吉思行。任甚麼財物。都不會與。

那後成吉思與王罕。征乃蠻種的古出古敦。不亦魯黑時不

亦魯黑在兀魯黑塔黑的地面。潰豁黑水行。成吉思與王罕

到了。不亦魯黑不能對陣。起過阿勒木台山去了。追至忽木升

吉兒地面。兀黑瀧古河行。遇著不亦魯黑來哨的官人也。迪土

魯黑被成吉思出哨的。趕上山去。因馬肚帶斷了。就拏住

他。又追至乞溼木巴失海子行。不亦魯黑遂窮促了。

成吉思與王罕同時。有乃蠻種能斫殺的人。可克薛兀撒木

刺黑於巴亦荅刺黑別木赤兒地面。整治軍馬。要斫殺成吉

思與王罕也。整治軍馬。因晚就相抗著宿了。那夜王罕於自
已立處。虛燒著火。卻逆那合剌泄兀。勒河起去了。

那裏札木合主罕。一同起時。札木合對王罕說。帖木真安答

在前會教使臣於乃蠻行往來。有來。今他這早晚落後了。不

見來。必是他投降了乃蠻。因稱王罕皇帝。皇帝我是存有的。

白翎雀兒。帖木真是散歸的。告天雀兒。當有兀赤台的。

人古鄰把阿秃兒說你爲甚。詔侯將自的好兄弟。讒譖著說。

成吉思就那裏宿了。天明看時。王罕立處無人。成吉思說。他

將我做燒飯般撇了。於是從額垚兒阿勒台的谷子渡著。直

至撒阿里客額兒地面下了。也將乃蠻種人的計量。大概料

得過了。不把來當數。

可克薛兀撒

卜刺黑

於王罕的後襲著。將桑昆的妻子百姓

擄了。又將王罕在帖列格秃口子行的一半百姓頭口也擄

將去了。初蔑兒乞惕脫黑脫阿的二子忽圖赤刺溫在王罕

處因這機會也連他百姓離了。欲與他父相合。順著薛涼格

河去了。

王罕妻子百姓既被乃蠻種可

克薛兀撒

卜刺黑

搶了。差使

臣與成吉思說。你可差四傑來救咱。成吉思遂差孛斡兒出

等四傑。整治軍馬去救。比及四傑到時。桑昆先在忽刺安忽

惕地面與乃蠻對陣。桑昆的馬腿中箭。幾乎被他拏住。問四

傑到來。救了妻子。百姓也都救回來與了。那裏王罕說。在前他的好父親。將我輸了的百姓。救與了我。如今他兒子。將我輸了的百姓。又差四傑來救與了我。欲報他的恩。天地護助知也者。

王罕再說。也速該安荅會一次將我已輸了的百姓救與了。今他兒子帖木真又將我輸了的百姓救與了。他父子兩箇。爲誰這般辛苦來。我如今也老了。後來這百姓教誰管。我的弟每。都無德行。止有一子桑昆。亦如無有。可教帖木真做桑昆的兄。使我有二子。豈得不安。遂於土帆刺的黑林行。會著成吉思。結做父子。初王罕與成吉思父契交。所以呼爲父。今

次又結爲父子。共說道。多敵人處。剿捕時。一同剿捕。野獸行圍獵時。一同圍獵。若有人離間呵。休要聽信。親自對面說話了。方可信。這般議定。於是相親厚著過了。

成吉思欲與王罕親厚。上又親厚。故索桑昆的妹察兀兒別乞。與子拙赤。卻將豁眞名字的女兒。與桑昆子秃撒哈。相換做親。桑昆自尊大著說。俺的女子到他家呵。專一門後向北立地。他的女子到俺家呵。正面向南坐麼。道下覷著。不會許親。以此成吉思心落後了。

那成吉思心落後的意思。被札木合覺了。於猪兒年春閒。同阿勒壇等商議起了。到者者額兒溫都兒山陰的別兒客額

列地面。桑昆處讒說帖木真與乃蠻塔陽使臣往來通話。他口裏雖說父子動靜卻恁。莫還倚仗他麼。若不預先除了。您行如何有服。若除帖木真呵。我自橫衝入去。阿勒壇忽察兒說。訶額侖母的眾兒子每。俺與你殺。額不格真合兒塔阿。說他的手脚。我與你拏。脫幹鄰。說不如去擄了他百姓。若擄了百姓。他待如何。合赤溫別乞說。桑昆你想做甚麼呵。長的稍頭深的水底。我與你同去。

桑昆聽了札木合眾人說。使撒亦罕脫送額教對他父親說。王罕說。我的帖木真兒子行。你爲甚那般想。見今倚仗他了。若如今他行那般歹想呵。天必不愛護咱。札木合的言語。狂

誕不可信。王罕不從。桑昆又使人說去。如今有口有舌的人。這般說。如何不可信。反覆說不從。桑昆自去與他父親說。你如今見存。他俺行不當數。若父親老了呵。將俺祖父辛苦著收集的百姓。如何肯教我管。王罕說。孩兒自的行怎生棄捨得見倚仗他。想歹呵不宜。天必不愛護咱。桑昆見不從。煩惱著去了。王罕喚回來說。天莫不不愛護麼。兒子行恁怎生要棄捨。你但去做。可以勝得他的事。您自知者。

於是桑昆與眾人商議。帖木真會索咱女子。察兀兒別乞來。如今可約日期。請他喫許婚筵席。來時。就這裏拏了。議定了。差人請成吉思去。成吉思同十人來。路間。於蒙力克老人家

裏宿。蒙力克說他的女子行。咱索時。他做大下覷著。不肖與。如今怎生特地請喫許婚筵席。帖木真兒子省不得。不若只推稱春間馬瘦。且養馬。不去麼道。成吉思因他說。使不合台中乞刺台兩箇去喫筵席。自那裏便回了。桑昆見不合台等到。說道。被他每覺了。咱每早去圍著拏了他。

那般商議定了。阿勒勒壇弟也客扯連來家。說如今共議定了。明日要拏帖木真去。若只今有人報與帖木真。不知怎生賞呵。是他妻阿刺黑亦惕說。你那泛濫言語莫說。家人聽得。恐做真話說。時有放馬的人巴歹。送馬乳來。聽得。回去說與同伴。乞失里黑。乞失里黑說。我再去察聽。到家時。正見也客扯

元朝祕史卷之六

卷六

二

靈石楊氏葉

連子納鄰客延磋箭著說。恰纔咱說的話。這當取舌的家人。
每的口止當得誰。又對乞失里黑說。白馬與栗色兩箇馬。拏
來拴著。我要明日早上馬。乞失里黑聽得這話。遂去說與巴
歹。恰纔體審你說的言語是實了。今我兩箇告與帖木真去。
就將兩箇馬。拏來拴住。至自己房內。殺了一箇羔兒。將牀木
煮熟。見拴的兩馬。每人騎了一疋。那夜到帖木真的帳房後。
將也克扯連父子說的話都說了。又說不可疑惑。要拏你的
事。已真實了有。

元朝祕史卷之六

何秋濤校

元朝祕史卷之七

成吉思聽了巴歹乞失里說。就那夜對附近可倚附的伴當
每說知。將家內物件棄了。遂往躲於卯溫都兒山陰去處。行
時。教者勒。蔑做後哨。哨望著。至明日午後。於合刺合勒。只揚
額列揚。地面歇息。中間有阿勒。赤歹放馬的赤吉歹等來報。
自卯溫都兒山前。望見忽刺安不刺合揚。地面塵起。敵人來
到也。成吉思上馬行了。此時王罕同札木合來。問札木合道。
帖木真處廝殺的有誰。札木合說兀魯兀揚。忙忽揚。那二種
百姓能廝殺。雖當混戰時不亂。從小鎗刀裏慣。他的旌纛。或
花或黑。見時可隄防著。王罕說。那般阿。教咱只兒斤勇士合中

元草廬叟

卷一

靈石楊氏

蒼黑吉衝他者。隨後再教土綿土別干姓的阿赤黑失命幹

蠻董合亦楊勇士。豁里失列門太子領一千護衛的人。以次

應援。取後仍教咱大中軍衝者。王罕又說。我這軍馬。札木合

弟。你整治者。於是札木合分出去了。札木合對他伴當每說。

我在前常不能敵帖木真來。如今王罕教我整治他軍馬。看

來他又不及我。可以報與帖木真安。蒼知道。於是札木合暗

遣人將前言說與成吉思。似這等。必不能勝你。你休怕。謹慎

者。

成吉思知了這話。說道。主兒扯歹伯父。我欲教你做先鋒。你

意思如何。比及主兒扯歹回話。忽亦勒蒼兒說。我做先鋒。久

後將我孤兒抬舉。主兒扯歹說皇帝面前。我的兀魯兀楊。忙楊。忽楊。做先鋒廝殺。說罷他兩姓的百姓。於成吉思前排陣立了。纔立罷王罕的先鋒。只見斤衝將來。兀魯兀楊。忙楊。忽楊。迎著衝將去。將他每敗了。追去時。被王罕的後援土綿土別干的阿赤黑。失倫衝將來。將咱忽亦勒。荅兒刺下馬。忙楊。軍復翻回。於忽亦勒。荅兒落馬處立了。主兒扯歹領著兀魯兀楊。衝去。又將他敗了。追去間。斡蠻董合亦楊。衝來。主兒扯歹又勝了。失列門太子領一千護衛軍衝來。主兒扯歹又勝了。於是王罕子桑昆不教他父知也。衝來。主兒扯歹將桑昆的腮射中。倒了。眾客列亦楊。種的軍。見射倒桑昆。卻翻回。於桑

二 靈石楊氏采
昆處立了。成吉思既勝了王罕。見日已晚。收了軍。將傷了的

忽亦_中勒_舌。荅兒回來。那夜起著。離了廝殺處宿下了。

次日天明。點視軍馬。少幹闊台_中。李羅忽_中。李幹兒_中出三人。成

吉思說。幹闊台與中倚仗的_中。李羅忽_中。李幹兒_中出一同生死。

必不肖相離。那夜成吉思恐敵來追襲。整治著軍馬。準備廝

殺。有來。及日明。看見自後有一人來到時。是李幹兒_中出。成吉

思椎胸告天說。罷_中。李幹兒_中出說。被敵人將我馬射倒。步行走

時。見客列亦_楊種翻回來。於桑昆處立了。那機會裏。見他馱

物的馬馱歪了。將他馱的割斷。騎著走出。依著蹤跡來了。

再少頃。又有一人來。近看時。人下又有兩腳垂著。及到來時。

幹闞台孛羅忽_勒。疊騎著一箇馬。孛羅忽_勒。口上帶著血。因
幹闞台頂上中箭。孛羅忽_勒。將疑住的血啞去。成吉思見了。
眼淚流著。心裏艱難了。便用火將幹闞台箭瘡烙了。就與些
止渴的物教喫。孛羅忽_勒。說。敵人的塵土高起著。看著往卯
溫都兒山前忽刺安不兒合_惕。地面去了。於是成吉思整治
軍馬。逆著活_泐。灰溼魯格_惕。只_惕。名字的水。入荅闞捏木兒
格思地面去了。

那裏隨後有合荅安荅_勒。都兒罕離了他妻子。來成吉思處
說。王罕的子桑昆中箭時。王罕說。不可惹鬪的人惹鬪他。可
惜將兒子腮上教釘釘了。就我兒子性命有時。可再教衝咱。

阿赤黑失倫說。皇帝皇帝休。未生兒子時。禱祈著要子嗣。將這既生了的兒子桑昆抬舉。咱達達多半百姓。在咱這裏。同木真反出的百姓。待那裏去。每人止騎著一疋馬。夜裏必在樹木下宿。他若不來呵。咱去如拾馬糞般取將來。王罕應許了。說將這兒子休搖動。好生抬舉者。自那裏回了。

成吉思自荅闌捏木兒格思地面。順著合中合河動時。點視

軍馬。有二千六百。成吉思領一千三百。依著河西邊起了。兀

魯兀楊忙忽楊領一千三百。河東邊起了。就打圍著做行糧。

打圍時。忽亦勒荅兒金瘡未曾痊可。成吉思止當不從。因趕

野獸走馬。金瘡重發。死了。將他骨殖。就於合兒中合水的幹中而

訥峒山的半崖上葬了。

合中合河。流入捕魚兒海子處。有帖兒格等翁吉刺。成吉思使主兒扯歹領兀魯兀舌忙中忽揚去。教說與翁吉刺百姓。每想著在前姻親呵。投降來者。若不肖投降呵。便廝殺者。說將去時。翁吉刺都投降了。成吉思因他投降了。諸般不會動著他的。

成吉思既取了翁吉刺。就起著去統格黎小河東邊下了。成吉思差阿兒孩合撒兒雪格該者溫二人。往王罕處去說。俺在統格黎小河東邊下了。草也好。馬也肥。父親我有甚事。嗔怪。教我怕了。若怪俺呵。何不安然怪責。如何這般怪責。將俺

五章二頁三

夕

五

靈石楊氏葉

家業破壞了。莫不是有人離間。當初咱在勾兒合勅崑山的

忽刺阿訥忒的山行。不曾共說來。若有人離間呵。不要信。對

面說話了時。方可信。如今父親咱每曾對面說話來麼。我雖

少呵。也似多的般來。雖歹呵。也似好的般來。且我與你如車

的兩轆。一轆折了呵。牛拽不得。如車的兩輪。一輪壞了呵。車

行不得。我豈不比一條轆。一箇輪麼。道。在前你的父忽兒察

忽思不亦魯黑皇帝。有四十箇子。內只你取長。所以立做皇

帝。後你將台帖木兒不花帖木兒二弟殺了。你又要將你弟

額兒客合刺要殺。他遂走入乃蠻去了。爲你殺弟的上頭你

叔父古兒罕來征你。你止有一百人。逃入合刺溫山的狹處

去了。你那時將女子忽札兀兒兀真獻與蔑兒乞的脫黑脫黑阿。從那裏來我父根前求救。我父領著軍將你叔父趕入合申地面。將你百姓還了。於土活刺河邊黑林內與我父做安荅。你曾知感著說。這恩於你子孫根前必回報。天地知也者。隨後你弟額兒客合刺於乃蠻處借得軍馬。又來征你。你走入乞塔種古兒罕的回回地面去了。不及一年。又反出經過委兀河西地面。窮乏了。擠著五箇羊。刺著駝血喫。騎著箇瞎沙馬來。因你與我父契交的上頭。我差人迎接你來我營內。又科斂著養濟你。你後將蔑兒乞百姓擄了。頭口家業盡都與了你。後又同追不亦魯黑於拜荅刺黑別黑赤列地面與

可克薛兀撒卜刺黑對陣。你夜裏營內又虛燒著火。退走了。

那可克薛兀撒卜刺黑。卻襲著你。將桑昆妻子百姓都擄了。

又將你帖列格禿有的百姓。擄了一半。你又求救於我。我使四傑。將你桑昆的妻子百姓頭正。都救與了。你又曾知感來。如今有甚麼緣故怪責。使人說將來。

王罕聽了這言語。嘆息著說。帖木真兒子行。有不可離的道理。我已離了。於是心內艱難。將刀刺破小指流血。就盛在小樺皮桶內。說我若見帖木真兒子害他。呵似這血般教刺著。遂將那血與去的使臣將來了。

成吉思教對札木合說。皇帝父親行。將我嫉惡著。教分離了。

在前時每日誰早起呵。將父親的馬乳用青鐘飲。有來爲我常早起的上頭嫉妬了。如今將皇帝父親的青鐘滿飲呵。待費得多少。又對阿勒壇忽察兒二人說。您兩箇不知如何要弃我。忽察兒你是捏坤太子的子。當初咱每裏教你做皇帝。你不會肯。阿勒壇你父忽秃刺皇帝。曾管達達百姓。因此教你做皇帝。你又不肯。在上輩有巴兒壇的子撒察台出。他兩箇也不肯做。你眾人教我做皇帝。我不得已做了。您如今卻離了我。在王罕處。您好生做伴著。休要有始無終。教人議論你每。全倚仗著帖木真。無帖木真呵。便不中用了。你那三河源頭守得好著。休教別人做營盤。

成吉思再教對脫斡鄰弟說。我喚你做弟的緣故。在前屯必乃察刺孩領忽二人。原擄將來的奴婢名斡黑荅。他的子名速別該。速別該子名闊闊出乞兒撒安。闊闊出乞兒撒安子名也該晃脫合兒也。也該晃脫合兒子是你。你如今將誰的百姓。要詔倭著與王罕。我的百姓阿勒壇忽察兒。必不教別人管。你是我祖宗以來的奴婢。我喚你做弟的緣故如此。成吉思再教對桑昆說。我與你父。是有衣服生的兒子。你是赤裸生的兒子。父親曾將咱一般抬舉。你生心。恐怕我攬在你先。將我疾惡趕了。如今休教父親心裏受艱辛。早晚出入消解愁悶著。若你舊嫉妬的心不除。莫不是你於父親見

存時要做皇帝麼道。故教心內受苦。若要差人到我行來時。差兩箇人來。成吉思將這般話分付了阿兒孩合撒兒速格。該者溫。他兩箇對桑昆說了。桑昆說他幾會說是皇帝父親來。只說好殺人的老子。我行也幾會說是安荅來。只說脫脫。阿師翁續著羊回羊尾子行。有這言語的計量。我省得了。是廝殺爲頭的言語。你必勤格別乞脫朵延兩箇將旄纛立起。驢馬每放得肥著。無有疑惑。那裏阿兒孩合撒兒自王罕處回來了。速格該者溫因他妻子在脫斡鄰處。不會回來。阿兒孩合撒兒將這話對成吉思說了。

成吉思隨即起去。至巴漭渚納海子行住了。那裏正遇著豁

魯刺思種的搠斡思察罕等。不曾廝殺。便投降了。又有阿三
名字的。回回。自汪古種的阿刺忽失的吉忽里處來。有

羯羊一千。白駝一箇。順著額爾古涅河。易換貂鼠青鼠。來至

巴。渚納海子飲羊時。遇著成吉思。

成吉思在巴。渚納海子住時。有弟合撒兒。將他妻并三子

也古也松格。杓忽撒在王罕處。罄身領幾箇伴當走出。來尋

成吉思。尋至合刺溫山。緣嶺尋不見。乏了糧食。喫生牛皮筋。

行至巴。渚納海子。尋見兄成吉思。成吉思喜歡了。商量著

差沼列歹種的人。哈里兀荅兒。兀良合歹種的人。察兀兒罕。

二人做合撒兒的使臣。去對王罕說。我兄的形影望不著。踏

著道路也尋不見。叫他呵。他又不聽得。夜間看星枕土著睡。我的妻子。見在父親皇帝處有。若差一箇可倚仗的人來呵。我往父親行去。成吉思又對使臣說。您去。俺便起身。您回來時。只於客魯連河的阿兒合勒。苟吉地面行來。約會著。隨卽教主兒扯友阿兒孩兩箇做頭哨。去客魯連河的阿兒合勒。苟吉地面下了。

合里兀荅兒察忽兒罕二人。到王罕處。將說去的言說了。王罕正立起金撒帳。做筵會。聽得合里兀荅兒說罷。王罕說。果那般呵。教合撒兒來。就差中倚仗的人亦秃兒堅。同合里兀荅兒等去。將及到原約會處。亦秃兒堅望見下營的形影甚

三直前馬

卷一

靈石楊氏

多便回走了。合里兀荅兒馬快趕上。不敢拏。前面橫當著。察
忽兒罕馬鈍。自後箭射到處。將亦禿兒堅騎的馬臀尖射坐
了。那裏將亦禿兒堅拏住。將至太祖處。送與合撒兒。教殺了。
合里兀荅兒等對太祖說。王罕不隄防。見今起著金撒帳。做
筵會。俺好日夜兼行。去掩襲他。太祖說是。遂教主兒扯歹阿
兒孩。兩箇做頭哨。日夜兼行。到者折額兒溫都兒山的折兒
合不赤孩地面的口子行。將王罕圍了。廝殺了三晝夜。至第
三日。不能抵當。方纔投降。不知王罕父子。從何處已走出去
了。這廝殺中。有合荅黑把阿禿兒名字的人說。我於正主。不
忍教您拏去殺了。所以戰了三日。欲教他走得遠著。如今教

我死呵。便死。恩賜教活呵。出氣力者。太祖說不肖棄他主人。教逃命走得遠著。獨與我廝殺。豈不是丈夫。可以做伴來。遂不殺。教他領一百人。與忽亦勒。答兒的妻子。永遠做奴婢。使喚。因當初忽亦勒。答兒先說要廝殺的上頭。教他子孫常請受孤寡的賞賜。

元朝祕史卷之七

張穆校

元朝祕史卷之八

那遍將客列亦

楊

百姓屈下各各分了。因孫勒都歹種的人

塔孩把阿禿兒。太祖處有恩的上頭。與了一百只兒斤百姓。

再王罕弟札合敢不有二女。長女名亦巴合。太祖自娶了。次

女名莎兒合。

黑

塔泥與了拖雷爲那般。將札合敢不的百姓。

不會教虜了。

太祖再於巴歹乞失里。

黑

二人行。將王罕的金撒帳并鋪陳

金器皿及管器皿的人。盡數與了。又將客列亦

楊

汪豁真姓

的人。就與他兩箇做宿衛的。教帶弓箭飲酒時。又許他喝盞。

直至子孫行。教自在快活。廝殺時。搶得財物。打獵時得的野

三ノ耳ノ頂ノ三ノ

卷ノ八ノ

靈石楊氏菜

獸都不許人分。盡他要者。太祖又說。一則是他二人救了我性命。一則是長生天護助的上頭。將客列亦楊種人屈下了。得至大位子裏坐。久後我的子孫。將這有恩的道理。常常知道者。於是將客列亦楊諸姓每。都分與眾伴當。那冬就在阿不只阿闊迭格兒地面住了。

王罕桑昆父子二人。罄身走至的克撒合勒地面。湍坤水

處。王罕行得渴了。將入去飲水。被乃蠻哨望的人。豁里速別

赤拏住。自說我是王罕哨望的人。不信。將他殺了。桑昆此時

在外。不會入去。以此就往川勒地面裏去了。至川勒。桑昆與

伴當闊闊出。并其妻。一同尋水喫。因見野馬被蠅蟲咬著。桑

昆下馬。將馬教闊闢出擊了。潛往欲射中間。被闊闢出牽馬走了。其妻說。在前好衣服。好茶飯。曾與你喫穿。如今正主上。如何那般棄了。就立住不行。闊闢出說。你不行。莫不要嫁桑昆。其妻說。人雖說婦人是狗面皮。你可將這金孟子與他。教尋水喫。闊闢出遂將金孟子撇下了。與妻同來太祖處。將棄了桑昆的緣故都說了。太祖說。這等人如何教他做伴。遂將他妻賞賜。將闊闢出殺了。

乃蠻皇帝塔陽的母古兒別速說。王罕是在前的老皇帝。取他頭來看。認得果然是呵。祭祀他。遂差人往豁里速別赤處。割將頭來。認得是王罕。於是動著樂器。祭祀他。祭時。王罕頭

笑了。塔陽見笑，以爲不祥，就踏踐碎了。有可克薛兀撒，刺名字的人說：死人的頭，您割將來，卻踏碎了。如今狗吠的聲，又不好了。在前您亦難察必_勒。格皇帝曾說：我老了，這婦人年少。兒子塔陽又柔弱，是我禱神生來的。久後恐將我多百姓，守不得這般說有來。況而今狗吠，有將敗的聲音。夫人古兒別速行的法度嚴峻。我塔陽皇帝又柔弱，除飛放打獵之外，別無技能心性。說了，再後塔陽說：這東邊有些達達將在前老王罕_中。教筒箭，說得走出來死了。看來他敢要做皇帝麼？道：天上只有一箇日月，地上如何有兩箇主人？如今咱去將那達達取了。其母古兒別速說：那達達百姓歹氣息，衣服黑。

暗取將來要做甚麼。教遠有者。若有生得好婦女。將來教洗浴了。擠牛羊乳。呵中有塔陽說。那般呵。有甚難。咱去將他每弓箭奪來。

可克薛兀撒卜刺黑聽了塔陽的言語。歎息著說。你不可說

大話。這話你再休說。塔陽不聽。遂差脫兒必塔失做使臣。去

對汪古楊種的主阿刺忽失的吉楊忽里說。這東邊有些達

達。每你做右手。我自這裏起程。可將他弓箭奪了。阿刺忽失

的吉楊忽里回說。我做不得你右手。卻使人去對太祖說。乃

蠻的塔陽。要來奪你弓箭。教我做右手。我不曾冒從。我如今

提省你。若不隄防。恐來奪你弓箭。此時太祖正在帖蔑延客。

三直飛馬

卷一

三

靈石楊氏菜

額兒地面圍獵。知了這話。就圍獵處。與眾人商量。多說馬瘦。如何可好。幹惕赤斤說。您如何推辭馬瘦。我的馬卻肥。既聽了這等說。如何坐得住。別勒古台又說。若生時被人將弓箭奪了。呵濟甚事。男子死呵。與弓箭一處。豈不好。如今乃蠻恃其國大。民眾敢發大言。我可乘此奪他弓箭。何難。咱去呵。他多馬羣。必安然撇下。房屋空了。百姓必皆逃入山林。咱如今便可上馬。

別勒古台說了。成吉思說。是自圍獵處回來。從阿卜只合闊帖兒格地面起去。至合勒合河幹兒訥兀地的客勒帖該合中苔地行。下了。將自己軍馬數了。立千百戶牌子頭。設六等扯

兒必官都委付了。又設八十箇做宿衛的人。七十箇做散班。其選護衛時。於千百戶并白身人內子弟有技能身材好者充之。又教阿兒孩合撒兒。選一千勇士管著。如廝殺則教在前。平時則做護衛。幹歌列扯兒必與忽都思合勒。潺將七十箇散班一同管了。

成吉思再說帶弓箭的人并散班護衛廚子把門人等。教日裏入班來。至日落時將管的事物交付與宿衛的。出去宿者。若管馬的守著馬。宿衛的房子周圍宿守門的輪著門口立。至次日擡湯時卻入來。管自己的事物。每三日一次交換。那管的千百戶扯兒必等也各委付了。

鼠兒年四月十六日。成吉思祭了旗纛。去征乃蠻。逆著客魯連河行了。教者別忽必來二人做頭哨。至撒阿里客額兒地面。遇著乃蠻在康合兒合山頭哨望的。往來相逐間。被乃蠻人將這裏騎破鞍子白馬的人拏了。共說原來達達的馬瘦。隨後太祖大軍。至撒阿里客額兒地面下了。朵歹扯兒必對成吉思說。咱人少遠來。可只於此牧馬。多設疑兵。將這撒阿里客額兒地面布滿。夜令人各燒火五處。彼人雖多。其主軟弱。不會出外。必是驚疑。如此則我馬已飽。然後追彼哨望的。直抵大營。擊其不整。必然可勝。成吉思從其言。乃蠻哨望的。果自山頭看見。說只道達達每少。如何燒的火如星般多。就

將先拏住得人馬送去。對塔陽說。達達軍馬已塞滿了撒阿
里客額兒地面了。想是每日增添。只見夜間燒的火。一如星
般多了。

哨望的去時。塔陽正在康孩地面的合池兒水邊。聽了這言
語。使人與他子古出魯克說。達達每馬瘦。燒的火如星般多。
其人必眾人會說。達達每剛硬。眼上刺呵不轉睛。腮上刺呵
不躲避。今若與他連兵。後必難解。見說達達的馬瘦。咱教百
姓起了。越過金山。整擗軍馬。誘引著他行。比至金山。他瘦馬
乏了。我肥馬正好。然後復回。與他廝殺。可勝麼道。古出魯克
聽了這話說。那婦人塔陽又是怕了。達達每多。從何處來。多

半與札木合一同在這裏有。我父塔陽於孕婦更衣處。牛犢喫草處。都不會到。如今怕了。說這等話。教使臣卻說將去。塔陽聽得兒子比他做婦人。說有力有勇的古出魯克。斲殺時。休將這等勇來弱了。其臣豁里速別赤說。你的父亦難察必勒。格在前於同等敵行。男子的脊背。馬的後胯。不會教見。如今你如何。又早先怕了。早知你這般呵。你母古兒別速。雖是婦人。教管軍呵。倒中。可惜可克薛兀撒十刺黑。老子咱軍的法度。好生怠慢。莫不是達達的氣運來了。歎息說罷。於馬上打著箭筒另去了。

塔陽聽了那話。怒著說。人死的性命。辛苦的身軀。都一般。您

那般說呵。咱迎去。與他廝殺。遂順塔米兒河。渡幹兒豁水。至
納忽山崖東邊。察乞兒馬兀傷地面。成吉思哨望的。望見乃
蠻軍馬。成吉思整治軍馬排陣了。自做頭哨。教弟合撒兒主
中軍。幹赤斤管從馬。於是乃蠻軍馬。卻退至納忽山崖前。緣
山立住。成吉思哨望的。隨卽將乃蠻哨望的。趕至山前。彼時
札木合亦在。乃蠻處塔陽間。那趕來的。如狼將羣羊。直趕至
圈內。是甚麼人。札木合說。是我帖木真安答。用人肉養的。四
箇狗。曾教鐵索拴著。那狗是銅額鑿齒。錐舌鐵心。用鑲刀做
馬鞭。飲露騎風。廝殺時。喫人肉。如今放了鐵索。垂涎著。喜歡
來也。四狗是者。別忽必來者。勒蔑速別額台四人。塔陽說。似

那般呵離得這下等人遠者。遂退去跨山立了。又問那後來的軍。如喫乳飽的馬駒。繞他母喜躍般來的是誰。札木合說。他是將有槍刀的男子殺了。剝脫衣服的兀魯兀。惕怵忽。惕二種人。塔陽說。既如此。可離得這下等人遠者。又令上山去立了。又問隨後如貪食的鷹般。當先來的是誰。札木合說是我帖木真安荅。渾身穿著鐵甲。似貪食的鷹般來也。你見麼。恁會說。若見達達時。如小殺獐羔兒。蹄皮也不留。你如今試看塔陽。但說可懼。又令上山去立了。又問隨後多軍馬來的是誰。札木合說。是訶額侖母的一箇兒子。用人肉養來。身有三度長。喫箇三歲頭口。披三層鐵甲。三箇強牛拽著來也。他

將帶弓箭的人全嚙呵。不礙著喉嚨吞一箇全人呵。不勾點心。怒時將昂忽阿的箭隔山射呵。十人二十人穿透人若與他相鬪時。隔著空野。用客亦不見名的箭射呵。將人連甲穿透。大拽弓射九百步。小拽弓射五百步。生得不似常人。如大蟒一般。名字喚做拙赤合撒兒。塔陽說若那般呵。咱可共占高山上去了。又問那後來的是誰。札木合說是訶額侖。取少的子名幹赤斤。他性懶。好早眠。遲起。多軍馬中。他也不曾落後了。於是塔陽遂上山頂立了。

札木合復離了乃蠻。將對塔陽說的話。教對成吉思說。塔陽如今聽了我說的話。已是驚得昏了。都爭上高山頂上去。並

無廝殺的氣象。我已自離了他。安荅你謹慎者。那日太祖見
日色晚。圍著納忽山宿了。其夜乃蠻欲遯。人馬墜於山崖。相
壓死者甚眾。明日拏住塔陽。其子古出魯克。因不在一處。得
脫身。領些人每走出。見軍追及。就依塔米兒河。要割營不定。
又走了。襲至阿勒勒。台山前。勢愈窮促。遂將他百姓盡收捕了。
此時與札木合一同有的達達。札荅闌。合塔斤等種。也都來
投降了。那裏將塔陽母古兒別速來。成吉思說。你說達達歹
氣息。你卻如何來。成吉思遂納了。

那鼠兒年秋。太祖於合刺荅勒。忽札兀刺地面。與蔑兒乞的
脫黑脫阿對陣。將他殺退。追至撒阿里客額兒地面。將他百

姓虜了。脫黑脫阿同二子忽都赤刺溫帶幾箇伴當走了。初虜蔑兒乞時。豁阿思蔑兒乞種的人。荅亦兒兀孫將他忽闌名字的女子。獻與成吉思。來時路間被亂兵所阻當。遇著巴阿鄰種的官人。納牙荅亦兒兀孫說這女子要獻於成吉思。納牙說。咱一同將你女子獻去。你若先去呵。亂軍將你也殺了。女子也亂了。因留住三日。一同來獻與成吉思。成吉思因納牙留了三日。大怒著說。仔細問了。號令他。問間其女子。忽闌說。納牙曾說。我是皇帝的大官人。咱一同將這女子獻去。路間因有亂兵。所以留住。若不遇著納牙留住呵。如今也不知如何。且不必問他。若皇帝恩賜呵。天命父母。生得皮膚全。

靈石楊氏某
有問我皮膚便了。納牙也說。我只一心奉事主人。凡外邦得
的美女好馬。要獻與主人。除此之外。別有心呵。便死。成吉思
說。忽闌的言語是。就那日將忽闌試驗呵。果然不會被污。因
此成吉思甚加寵愛。將納牙放了。說此人至誠。以後大勾當
裏可以委付。

元朝祕史卷之八

何秋濤校

元朝祕史卷之九

初虜蔑兒乞百姓時將脫黑脫阿子忽都的妻與了幹歌台。

一半百姓反去將台合勒山寨把住成吉思命鎖兒罕失刺

的子沈白領右手軍去攻自去追襲脫黑脫阿到金山住過

冬明年春踰阿來嶺去適乃蠻古出魯克與脫黑脫阿相合

了於額兒的失不黑都兒麻地面根源行整治軍馬成吉思

至其地與他廝殺脫黑脫阿中亂箭死了其尸不能將去其

子只割將他頭去人馬敗走渡額兒的失水溺死者過半餘

亦皆散亾於是乃蠻古出魯克過委兀合兒魯種去至回回

地面垂河行與合刺乞塔種的人古兒罕相合了蔑兒乞的

孟靈石楊氏栗

忽都合勒赤刺溫過康里欽察種去了。成吉思也回至老營。此時沈白攻破台合勒寨。將蔑兒乞百姓盡行殺虜了。又先投降的蔑兒乞在老營內反了。被在營內家人戰勝。成吉思說教他在一處。他又反。就教各人盡數分了。

那牛兒年成吉思造與速別額台一箇鐵車。教襲脫黑脫阿的子忽都等去對說。他與咱廝殺敗著。走出去了。如帶套竿的野馬。中箭的鹿一般。有翅飛上天呵。你做海青拏下來。如鼠鑽入地呵。你做鐵鍬掘出來。如魚走入海呵。你做網撈出來。又說你越高山。涉大河。可趁軍每的馬匹未瘦。行糧未盡。時先要愛惜。路閒不可輕易圍獵。若要因獵做行糧呵。也要

斟酌著馬的鞵并闌環不許套上。如此則軍每不敢走馬。若有違號令者。我認得的便拏將來。不認得的就那裏典刑了。可謹慎者。若天護助將脫黑脫阿子每拏住呵。就那裏殺了者。再說當初我小時被三種蔑兒乞拏我。將不見罕山繞了三遭。這般有讎的百姓。如今又發言語去了。我欲教你追到極處。所以造與你鐵車。你雖離得我遠。如在近一般行呵。天必護助你。

乃蠻蔑兒乞被成吉思收捕之後。札木合在乃蠻處。百姓也被陷了。只有五箇伴當。同做劫賊。因上儻魯山去。殺了一箇獐羊。燒喫喫。聞札木合說誰的兒子。今日將獐羊殺了燒喫。

說後五箇伴當將他拏了送與成吉思。札木合令人對成吉思說。黑老鴉會拏鴨子。奴婢能拏主人。皇帝安荅必不差了。成吉思說。自的正主敢拏的人如何留得。將這等人并他子孫盡典刑了著。於是教當札木合面前殺了。卻使人對札木合說。我先曾教你做一隻車轆。你分離去了。如今既又相合。可以做伴。但忘了時共提說。睡著時共喚省。在前你雖另行。卻是我有福有吉慶的安荅。若真實廝殺時。你卻自的心痛有來。我初與王罕廝殺時。你將王罕的言語說與了我。是。一次有恩於我。及與乃蠻廝殺。你以言語將乃蠻驚動。又是一次有恩於我。將這言語對札木合說知道者。

既說罷。札木合說。咱年小做安荅時。不可消化的飲食會喫。不可忘的言語會說。因人將咱離間。所以分離了。想起在前說的言語。自羞面。不敢與安荅相見。如今安荅欲教我做伴當。做伴時不會做得伴。如今你將眾百姓收了。大位子定了。無可做伴。你若不殺我呵。似衣領上蝨底衿內刺一般。反使安荅日間心不安。夜間睡不穩。你母聰明。你又俊傑。弟每有技能。伴當每豪傑。又有七十三匹驢馬。我自小忤了父母。又無兄弟。妻好說長話。伴當不中倚仗。爲這般。所以有天命的安荅勝了。如今恩賜教快死呵。安荅得心安。倘又教不出血死呵。我死後。於你子孫行。永遠護助也者。成吉思聽了這話。

說札木合安答雖是另行，不會有真實害咱的言語。是可以學的人。他不冒活待教他死。占卜呵又不死。他又是大名頭的人。無緣故。不可將他害了。有箇緣故。你對他說。在前擄只。答兒馬刺合察兒兩箇的馬羣相搶劫的上頭。你特地謀反於巴。勒渚納地面廝殺。趕入我者刺捏地面的狹處。教我好生恐懼。如今教你做伴。你又不冒。雖欲愛惜你性命。也不能得了。依著你言語。不出血教死者。令札木合就那裏不出血死了。仍以禮厚葬了。

成吉思既將眾部落百姓收捕了。至是虎兒年。於斡難河源頭。建九腳白旄纛。做皇帝。封功臣木合黎爲國王。命者別追

襲古出魯

克

整治達達百姓除駙馬外復授同開國有功者

九十五人爲千戶。

成吉思說這駙馬并九十五千戶已委付了其中又有功大的官人我再賞賜他命失吉忽秃忽中喚中孛斡兒出木合黎等去失吉忽秃忽說孛斡兒出木合黎等功多如誰又要賞他我自孩提到你家內直至長成不曾離了我功少如誰如今用甚麼賞賜我成吉思說你會做我第六的弟依我諸弟一般分中子九次犯罪不要罰如今初定了普百姓你與我做耳目但凡你的言語任誰不許違了如有盜賊詐僞的事你懲戒著可殺的殺可罰的罰百姓每分家財的事你科斷著

靈石楊氏菜

凡斷了的事。寫在青冊上。已後不許諸人更改。失吉忽禿忽說。我是取小的弟。如何敢與眾兄弟一般分分子。若恩賜呵。於土城內住的百姓與我。成吉思說。從你自斟酌著要。失吉忽禿忽受了恩賜。卻喚李幹兒出木合黎蒙力克等。教入來受賞賜。

成吉思對蒙力克說。你自我幼時。作伴到今。護助處甚多。無如王罕父子賺我去時。若不是你止當呵。幾乎陷入深水大火去了。我如今想著那恩。使我子孫也如何。得今後坐時。你當在角上坐。或一年。或一月。議論了賞賜你。直至你子孫不絕了。

成吉思再對孛斡兒出說我小時有慘白色的驕馬八匹被賊劫去我襲著宿了三夜與你相遇你便與我作伴一同襲去又過了三宿將我馬奪回來你父納忽伯顏有家財只你一子爲甚冒教與我作伴蓋因你有義氣在後我又喚你作伴你不曾違了我被三種蔑兒乞逐入不見罕山時你又與我一同去苦我與塔塔兒於荅蘭捏木兒格思地面相抗著宿時正遇著霖雨你欲我歇息披著氈衫立在我上不教雨漏直至天明腳只卻換了一次這是你豪傑的效驗其餘的事業不可盡說你又與木合黎將合行的事助我教行不可行的事諫我教止所以得到這大位子裏如今你的坐次坐

在眾人之上。九次犯罪休罰。這西邊直至金山。你做萬戶管者。

成吉思再對木合黎說。咱在豁兒豁納主不見地面忽禿刺皇帝歡躍的鬚鬆樹下住時。天告你的言語明白上頭我自那裏。想著你父古溫豁阿對你言語。會說了來。爲那般。如今教你做國王。坐次在眾人之上。東邊至合刺溫山。你就做左手萬戶。直至你子孫相傳管者。

成吉思再對豁兒赤說。我年小時。你會說先兆的言語。與我辛苦作伴。那時你會說我先兆的言語。若應呵。與我三十箇妻。今已應了。這投降的百姓內。好婦人女子。從你揀三十箇。

再將三千巴阿里種。又添塔該阿失黑二人管的阿荅兒乞種等百姓。湊成一萬。你做萬戶管者。順額兒的失河水林木內百姓地面。從你自在下營。就鎮守者。凡那裏百姓事務。皆稟命於你。違了的就處治者。



元朝祕史卷之十

成吉思汗對主兒扯歹說。你緊要的恩。在合刺合勒。只額列

揚地面與王罕廝殺時。正愁閒。雖是忽亦勒。荅兒先說要廝

殺。然成就事業。其實在你。將他只兒斤等緊要的軍馬殺退。

直衝至中軍天門與門戶。將桑昆的腮射中了。此時若射不

中桑昆。也不知如何。那是你緊要的大功。隨後順合勒。合河

起時。我望你如高山遮護一般。及至往巴勒。渚納海子處征

王罕時。你做頭哨。因天護助。將客列亦揚。緊要的國平了。所

以乃蠻蔑兒乞種。不能與咱對陣。潰散了。初乃蠻蔑兒乞潰

散時。札合敢不獻了兩箇女子。將他百姓全了。後又反去。你

元草部

卷一

靈石楊氏

用計策將他拏住。方虜了他百姓。這是第二次功。遂將夫人亦巴合賜與主兒扯歹。成吉思對亦巴合說。我不是嫌你無性行。無顏色。亦不會說你身體不潔。教在夫人次序內列著。如今爲主兒扯歹。征戰時捨性命。將離了的百姓能收集。有功上頭。將你賜與他。久後我位子裏坐的子孫。想著這有功的道理。直至子子孫孫。亦巴合位子裏。休教斷絕了麼道。再對亦巴合說。你父札合敢不當初教廚子阿失帖木兒等。引二百人與你做從嫁。有來。你如今去時。留阿失黑帖木兒等。一百人做遺念。又對主兒扯歹說。有四千兀魯兀種的百姓。你管者。

成吉思再對忽必來說。你將剛硬不服的人服了。你與者勒蔑者別速別額台四箇。如猛狗一般。凡教去處。將堅石撞碎。崖子衝破。深水橫斷。所以廝殺時。教您四人做先鋒。教孛斡兒出木合黎孛羅兀勒赤老溫四傑。隨從我。教主兒扯歹亦勒中。答兒在我前立。教我心安。有來。如今但凡軍馬事務。忽必來你爲長者。再說別都溫性拗的上頭。你怪他。不會教做千戶。與爾正好一同做千戶。商量著行。看他久後如何。

成吉思再對孛斡兒出木合黎等說。這忽難夜間做雄狼。日裏做黑老鴉。依著我行。不會冒隨歹人。您凡事可與這忽難闊闊搠思二人。商量著行。我子拙赤取長。教忽難領著。格你

格思就於拙赤下做萬戶者。又說忽難闊闊搠思迭該兀孫額不干四人。但會聞見的事。不會隱諱。便來對我說了。

成吉思再對者。勒蔑說。你父札兒赤兀歹老人。背著風匣。自

不喇罕山來。於幹難河迭里溫亭。勒荅地面生我時。與了一

箇貂鼠襦兒。此時者。勒蔑在襁褓內。自那裏許做了貼已奴

婢。一同生長。做伴到今。多有功勞。是我有福慶的伴當。九次

犯罪休罰者。

成吉思再對脫倫說。你父子為甚得各管千戶。因你助你父

親收集百姓上頭。所以與你扯兒必名分。如今將你自收集

的百姓。做千戶。與脫魯罕商議著行。

成吉思再對蒙格秃乞顏的子汪古兒廚子說。在前你與這
脫忽刺兀中舌 楊三姓塔兒忽楊五姓斡失乞楊巴牙兀的兩種
與我做一箇圈子。昏霧中不會迷了。亂離中不會離了。寒溼
處會共受來。如今你要甚麼賞賜。汪古兒說。賞賜教揀呵。巴
牙兀楊姓的兄弟每。都散在各部落裏有。我欲要收集者。成
吉思應許了。說你收集了。做千戶管者。又說汪古兒孛羅兀
楊你二人。分左右散茶飯均勻。教我心安。如今你二人騎馬
著於多人處散茶飯者。坐時你二人於大酒局分左右。與脫
倫等俱向北坐著。就料理茶飯。

成吉思再對孛羅兀勒說。我母親將你并失吉忽秃忽古出

闖闖出四箇。於營盤內拾得做兒子。養育提攜著。教你成人。欲要與俺兒子每做伴。我母親養你每的恩。您曾報了多少。來。李羅兀_勒與我做伴。凡緊急的征戰處。雖有雨的夜裏。與敵人抗拒時。不曾教缺了湯飯。使我空宿了。又族滅了塔塔兒時。有合兒吉_勒失刺逃出。無喫的。卻回來母親的家內。他說是尋衣食的。母親說。既是尋衣食的時。那裏坐。就於西邊門後坐間。有拖雷方五歲。入門來。卻出去。被合兒吉_勒肘下挾出。用手抽刀。母親叫著說。壞了兒子。時李羅兀_勒妻阿_勒塔泥。正在東邊坐著。隨即走出。將那人頭髮拏住。又將那抽刀的手扯住。連刀落了。此時房北邊有者_勒者_勒二人殺

牛聽得阿勒塔泥叫。二人將刀斧就那裏將那人殺了。後阿勒塔泥者歹者勒蔑三箇爭頭功者歹者勒蔑說。若不是俺來得疾。你一箇婦人。怎奈他何。拖雷已被他害了。阿勒塔泥說。你每不聽得我聲音呵。你每如何來。又不是我拏住他頭髮。扯落他刀子時。比及你來呵。拖雷已被他害了。這般論來。阿勒塔泥得了頭功。又說於合勒合勒只中揚地面與王罕中廝殺時。幹歌歹項上中箭。孛羅兀勒將塞了的血啞去。救了幹歌歹性命。他能還報我母親養育恩。將我二子性命救了。凡百艱難處。也不會怠慢。今後中非中共中罰者。

成吉思再說。女子每行賞賜。

元朝歷史

卷十

靈石楊氏

成吉思再對兀孫老人說。兀孫忽難闊朮思迭該這四個人。但聽見得心內想起的事。不曾隱諱。都對我說。如今達達體例裏。以別乞官爲重。兀孫你是巴阿鄰爲長的子孫。你可做別乞。做別乞時。騎白馬。著白衣。坐在眾人上面。揀選箇好年月。議論了。教敬重者。

成吉思再說。忽亦勒。答兒安達。在前廝殺時。先開口要廝殺有功的上頭。教他子孫受孤獨的賞賜者。

成吉思再對察罕豁阿的子納鄰脫斡鄰說。你父我根前謹慎。於答闌巴勒。主楊。地面裏廝殺。被札木合廢了。如今你請受孤獨的賞賜者。脫斡鄰說。我的兄弟捏古思散在各部落。

內。我欲收集咱。成吉思許他收集。教他子孫世襲管者。

太祖又對鎖兒罕失刺說。我小時被泰亦赤兀種的塔兒忽

台乞鄰

勒黑

兄弟每拏我時。你父子每藏著我。教合荅安

女子奉侍我。放出我來。您那恩。我心目中日夜長想著。有來。您
卻自泰亦赤兀處來得遲了。如今方賞賜您。您要甚麼賞賜。
鎖兒罕失刺父子說。俺欲要蔑兒乞的薛涼格地面。自在下
營。再要如何賞賜呵。皇帝理會者。成吉思說。依著你。那地面
內自在下營。再教你子孫行。許他帶弓箭。喝蓋。九次犯罪休
罰者。又對其子赤老溫沈伯說。在前你二人說來的言語。如
何忘得你二人心裏想起有缺少的。自來索者。又說鎖兒罕

失刺巴歹乞失里黑教你每自在出征處得的財物。圍獵時得的野獸都自要者。鎖兒罕失刺是在前泰亦赤兀種的脫迭干家人。巴歹乞失里黑是也。格扯連放馬的。如今教倚仗著我快活者。

成吉思再對納牙說。當初你父子每將塔兒忽台乞里勒禿

黑孛來時。你說自己的主人如何棄捨著孛去。就那裏放了。來歸順我。爲那般我會說這人省得大道理。久後一件事裏委付如今孛斡兒出做了右手萬戶。木合黎國王做了左手萬戶。你做中軍萬戶者。

再對者別速別額台兩箇說。您自收集的百姓。管著做千戶。

者。

再教牧羊的。迭該將無戶籍的百姓。收集著做千戶者。

再分管百姓時。木匠古出古兒管的百姓少了。就於各官下

百姓內。抽分著。教他與札荅刺種的木勒合勒忽。一同做千

戶管者。

當初共立國的人。合做萬戶千戶百戶的。都委付賞賜了。成

吉思說在前我止有八十人做宿衛。七十人做護衛散班。如

今天命眾百姓都屬我管。我的護衛散班等於各萬戶千戶

百戶內。選一萬人做者。揀選時於各官并白身人兒子內。選

揀有技能身材壯的。教我根前行。若是千戶的子。每人帶弟

一人帶伴當十人。百戶的子。每人帶弟一人。伴當五人。牌子并白身人子。每人帶弟一人。伴當三人。其千戶的子伴當十人。所用馬匹。於本千戶內科斂。整治與他。與時除父分與的家財。並自置財物人口外。照依原定例與者。其百戶子伴當五人。牌子白身人子伴當三人。所用馬匹。只依前例與他。若干百戶牌子多人有違者。加以罪責。若宿衛時趨避不來者。別選人補充。將那人發去遠處。若有人願要充做。諸人休阻當者。

元朝祕史卷之十

何秋濤校

元朝祕史卷之十一

於是各千百戶。依著成吉思言語。揀選將來。將在前宿衛的八十人。添至八百人。成吉思教添至一千。命也客捏兀鄰做爲頭千戶者。在前帶弓箭的四百人。原教者勒蔑也孫帖額與不吉歹一同管了。散班與帶弓箭的。入直時分作四班。一班教也孫帖額爲長。一班教不吉歹爲長。一班教火兒忽荅爲長。一班教刺卜刺哈爲長。如今添作一千。教也孫帖額爲長者。

在前李幹兒出親人幹哥列扯兒必。原管護衛散班。添至一千。還教他管者。一千教木合里親人中不合管者。一千教亦魯

該親人阿勒

勒

赤歹管者。一千教朵歹扯兒必管者。一千教朵

豁勒

忽管者。一千教主兒扯歹親人察乃管者。一千教阿勒

赤的親人阿忽台管者。一千選揀的勇士。教阿兒孩合撒兒

管者。平時只做散班。出征時。教前面做勇士者。各千戶內。選

揀得宿衛的八千。同帶弓箭的二千。通計護衛的一萬。成吉

思說。這些做我護衛的人。以後教做大中軍者。

成吉思再說。護衛的分做四班。一班教不合管者。一班教阿

勒赤歹管者。一班教朵歹扯兒必管者。一班教朵豁勒忽管

者。四箇爲長的委付了。將輪班次序宣布著說。入班時。爲長

的官人。領著扈衛的散班宿。三夜一次交替。若有合入班的

人不入者。笞三十。第二次又不入者。笞七十。第三次無事故又不入者。笞三十七下。流遠方去者。掌護衛的官人。凡換班時。將這言語。省會一遍。若不省會。則掌管的有罪。既省會了。有違了號令的。依前例要罪者。掌管護衛的官人。不得我言語。休將所管的人。擅自罰者。凡有罪的。必奏聞了。將該斬的。斬。該打的。打。若不依我言語。將所管的人。用條子打的。依舊教條子打他。用拳打的。依舊用拳打他。成吉思再說。我的護衛散班。在在外千戶的上。護衛散班的家人。在在外百戶牌子的上。若在外千戶。與護衛散班。做同等相爭鬪呵。將在外的千戶。要罪過者。

成吉思再對輪班的官人說。帶弓箭的散班及廚子人等。入班時。白日裏各管自的職事。日落時帶弓箭的將弓箭。廚子將器皿。各分付與宿衛的人。出去外面宿。次日擡湯後都入來。依舊各管自的職事。日晚後。繞宮前後往來行的人。宿衛的拏住。次日問者。宿衛的交替時。分付與符驗教入者。宿衛的夜閒繞著宮。把門宿者。若夜裏有人入呵。將他頭打破。肩甲斫斷者。若有急事來說。先見宿衛。一同來帳房後說者。宿衛上面兩閒。不許人行坐。宿衛數日。不許人問。違者將鞍馬衣服奪與者。在先有可倚仗的人額勒。只吉歹曾在宿衛上行。被宿衛的拏了。有來。

成吉思說。您宿衛的。於大雨雪的夜裏。或晴明的夜裏。或敵人紛擾廝殺的夜裏。在我帳房周圍宿衛。使我身心皆安。凡有緊急事。不會怠慢。以此我得到大位裏坐了。如今將我這吉祥至誠的宿衛。教呼作老宿衛的者。幹哥列扯兒必入班的七十箇散班。教呼作大散班者。阿兒孩的勇士。每教呼作老勇士者。也孫帖額等帶弓箭的。教呼作大帶弓箭的者。九十五千戶內。選揀的人。做我貼身的親護衛。久後我子孫將這護衛的想著。如我遺念一般。好生擡舉。休教懷怨。福神般著著。

成吉思再說。內裏的扯兒必官。并放頭口的宿衛的知料者。

內裏的房子車兩旄纛生熟飲食器皿等物宿衛的提調者若有缺少。只問他要。凡給散衣食。不得宿衛的言語。休給散者。若給散時。必自他始。凡內裏有人出入。宿衛的整治者。把門的貼門立者。門內二人管酒局者。管營盤的於宿衛人的選充者。圍獵時。共圍獵車前留一半者。

成吉思再說。我不出征。宿衛的亦不許出征。若有違者。起軍的頭目有罪。宿衛的不著他出征。只因他常護衛我。圍獵時跟隨我。平日又管收拾車兩等事。如此不容易。所以怕重複了他。不許他出征。

太祖再說。宿衛的內教人與失吉忽秃忽一同斷事者。凡衣

甲弓箭器械等收拾給散者。官驕馬內教收拾馱網索者。宿衛的同扯兒賓給散段匹者。凡下營時。教帶弓箭的散班。與也孫帖額帶弓箭的。於帳殿右邊行。不合等散班。於帳殿左邊行。阿兒孩的勇士。於帳殿前面行。宿衛的管帳房車兩。於帳殿根前左右行。眾護衛散班。并內裏家人等。朵歹扯兒必管著。常在帳殿根前行者。

太祖命忽必來征合兒魯兀。惕種其主阿兒思闌。卽投降了。來拜見太祖。太祖以女子賜他。

太祖又命速別額台。追脫黑脫阿子忽秃赤老溫等。追至垂河。將忽秃等窮絕了回來。

初命者別追古出魯

克

追至撒里

黑

崑地面將古出魯

克

窮

絕了回來。

委吾種的主亦都兀

楊

差使臣阿

楊

乞刺

黑

等來成吉思處

說俺聽得皇帝的聲名如雲淨見日。冰消見水一般好生喜
歡了。若得恩賜阿願做第五子。出氣力者。成吉思說。你來女
子也與你第五子也教你做。於是亦都兀楊將金銀珠子段
匹等物來拜見成吉思。遂將阿勒阿勒屯名的女子與了。

元朝祕史卷第十二

兔兒年。成吉思命拙赤領右手軍去征林木中百姓。令不合引路。斡亦刺種的忽都合別乞比萬斡亦刺種先來歸附。就引拙赤去征萬斡亦刺。入至失黑失惕地面。斡亦刺秃巴思諸種都投降了。至萬乞兒吉思種處。其官人也迪亦納勒等也歸附了。將白海青白驃馬黑貂鼠來拜見拙赤。自失必兒等種以南林木中百姓。拙赤都收捕了。遂領著乞兒吉思萬戶千戶并林木中百姓的官人。將著海青驃馬貂鼠等物。回來拜見成吉思。成吉思以斡亦刺種的忽秃阿別乞先來歸附。將扯扯亦堅名的女子與了他的子亦納勒赤。將拙赤的

三才圖會

卷一二

一

靈石楊氏葉

女豁雷罕與了亦納

勒

赤的兒將阿刺合名的女子與了汪

古種

話

卻對拙赤說我兒子中你取長今日初出征去不會教

人馬生受將他林木中百姓都歸附了我賞與你百姓

再命孛羅忽

勒

征豁里禿馬

惕

種其官人反都禿

勒

已死其

妻孛脫灰塔兒渾管著百姓孛羅忽勒到時令三人於大軍

前行至日晚入深林徑路間不覺他哨望的人自後至將路

截了殺了孛羅忽

勒

太祖聞知大怒欲親征孛斡兒出木合

里諫止別命朵兒伯朵

黑

申再去征朵兒伯朵

黑

申嚴整軍

馬於先行的把截處虛張聲勢卻從忽刺安不合獸行的小

徑行去又恐軍人畏懼不行令人各背條子十根若不行的

用此懲戒。每人又各將帶銚斧鋸鑿等器。將當路樹木除去。行至山頂。下視禿馬。地面百姓如天窗上看下面一般。大軍直進。彼中不想卒到。就筵席間擄了。

在先豁兒赤官人忽都合別乞二人。被禿馬拏住。在孛脫

灰塔兒渾處。其二人被拏的緣故。因太祖許豁兒赤娶三十

箇妻。豁兒赤知禿馬女子生得美。要娶三十箇。致那百姓

反了。將他拏住。太祖得知。因忽都合別乞知林木中百姓動

靜。所以使他去。也被他拏了。既收捕了禿馬。後賞與了孛

羅兀。一百禿馬。的百姓。與了豁兒赤三十箇禿馬。的

女子。忽都合別乞處。與了孛脫灰塔兒渾。

靈石楊氏葉

太祖將百姓分與了母親及弟與諸子說。其立國的是母親兒子中取長是拙赤。諸弟中取小是幹。惕赤斤。母親并幹。惕赤斤處共與了一萬百姓。母親嫌少。不會做聲。兒子拙赤處與了九千。察阿歹處與了八千。幹歌歹處與了五千。拖雷處與了五千。弟合撒兒處與了四千。阿勒赤歹處與了二千。別勒古台處與了一千五百。有叔父荅阿兒台。因先曾從王罕。太祖欲要廢他。孛斡兒出等三人對太祖說。自的家自壞。如自的火自滅一般。你的父親遺念。只留得你這箇叔父。怎忍廢他。他既不省事。你可想著你父親休絕了。於是太祖心下辛酸。應許著。怒遂息了。

太祖於訶額侖母親并幹^楊赤斤處與了一萬百姓。委付了古出等四箇官人。拙赤處委付了忽難等三箇官人。察阿歹處委付了合刺察兒等三箇官人。又說察阿歹性剛。子細教鬧客搠思早晚根前說話者。幹歌歹處委付了亦魯等二人。拖雷處委付了哲歹等二人。合撒兒處委付了者^手客^手阿^手勒^手赤歹處委付了察兀兒孩^中。

晃豁塔歹種的蒙力克有七子。第四子名闊闊出。爲巫。喚做帖^下騰格理。其兄弟七人比惡。將太祖弟^中合撒兒^舌打了。來告太祖。太祖正因他事怒間。說你平日說人不能敵。如何卻被他打。於是合撒兒垂淚^中垂淚^舌起去。三日不見太祖。帖^上騰格理來。

說長生天的聖旨神來告說。一次教帖木眞管百姓。一次教合撒兒管百姓。若不將合撒兒去了。事未可知。太祖聽了這話。就那夜去拏合撒兒。有古出等將這緣故對太祖母親。訶額侖說。訶額侖用白駝駕車。連夜起行。日出時到合撒兒處。正見太祖將合撒兒衣袖拴住。去了冠帶。問的中間見母親。到好生驚恐。母怒下車。將合撒兒解了。與了冠帶。盛怒盤坐。出兩乳置膝上。問道。您見了麼。這是您喫的乳。合撒兒何罪。你自將骨肉殘毀。初你小時。會喫了我這一箇乳。合赤溫幹。赤斤兩箇。喫不了這一箇乳。惟合撒兒將我這二乳都喫了。使我胸中寬快。爲那般。所以帖木眞心有技能。合撒兒有

氣力能射。但凡百姓叛的。用弓箭收捕了。如今敵人已盡絕。不用他了。太祖見母親怒息了。卻說怕也怕了。羞也羞了。說罷遂退。後太祖不教母親知。將合撒兒百姓奪去。止與了一千四百。後訶額倫得知。心內憂悶。所以早老了。合撒兒處初委付的者卜客。走入已兒忽真地面去了。

在後。有九等言語的人。都聚在帖卜騰格理處。多如太祖處

聚的人。有幹楊赤斤的百姓。也去投了。幹楊赤斤使莎豁兒

去取。被帖卜騰格理話打了。鞦著馬鞍在他身上回來。次日。幹楊

赤斤楊自去。其兄弟七人圍著說。你如何敢差人來取百姓。

欲要捶打。幹楊赤斤恐懼。說我不當差人。他說你既不是。當

伏罪。令於後面跪了。幹揚赤斤於次日清早。太祖未起時。入去跪著。說這緣故。說罷哭了。太祖未言中間。孛兒帖兀真夫人欠伸。用被遮了胸。垂淚著說。他是如何的。晃豁壇在前將合撒兒打了。如今又要幹揚赤斤跪。是何道理。你今見在他尚將你檜柏般長成的弟。每殘害。久後你老了。如亂麻羣鳥般的百姓。如何肯服你小的。歹的兒子每管說罷哭了。太祖對幹揚赤斤說帖卜騰格理。如今來時由你。於是幹揚赤斤起身去。準備了三箇力士。少頃。蒙力克領著七子來。帖卜騰格理至酒局西邊。纔坐。幹揚赤斤將他衣領拏住。說你昨日教我伏罪。我如今與你比試。幹揚赤斤拏向外去。中間帖卜

騰格理帽落於火盆邊。其父拾起嗅了。置於懷中。太祖說。您
出去鬪氣力。拏著出時。門限外原準備的三箇力士。迎著拏
了。將他脊骨折斷。棄於左邊車梢頭。幹惕赤斤卻入去說帖
騰格理。昨日要我伏罪。今日纔與他比試。卻臥著了。推辭
不肯起。元來也是平等的伴當。其父蒙克力覺了。垂淚說。我
自皇帝未起創之先。做伴當到今日。纔說中間。六子便塞著
門。圍著火盆立。捋起衣袖。太祖驚起。說教躲了我出去。說罷
出立。帶弓箭的散班。圍著立了。太祖見帖騰格理已死。使
人用帳房遮了死尸。便起營去了。

帖騰格理死尸遮的帳房。門與天窗。初皆壓蓋了。令人看

守。至第三日將曉。天窗開著。死尸自出去了。審視果然。太祖說帖上騰格理。將我弟每打了。又無故讒譖的上頭。天不愛他。連他身命都將去了。遂怪責蒙力克道。自的子不能教訓。要與我齊等。所以將他送了。我若早知您這等德性。只好教你與札木合阿勒壇忽察兒每一例廢了來。又說。若早間說的話。晚夕改了。晚間說的話。早晨改了。莫不被人言說呵羞。恥。因在先說定免你死。有來罷。怒遂息了。自帖上騰格理死後。蒙力克父子每的氣勢。遂消滅了。

元朝祕史卷第十二

何秋濤校

元朝祕史卷第十三

在後羊兒年。成吉思征金國。先取了撫州。經過野狐嶺。又取了宣德府。使者別古亦古捏克二人做頭哨。至居庸關。見守禦的堅固。者別說可誘戰。於是把軍馬佯回了。金家見了。果然盡出軍馬追襲。直至宣德府山背上。者別卻翻回衝著。將金國陸續來的軍馬殺敗。成吉思中軍隨後來。將金國的契丹女真等緊要的軍馬都勝了。比至居庸殺了的人。如爛木般堆著。者別將居庸關取了。成吉思入關。至龍虎臺。下了營。遣軍馬攻取北平等郡。教者別攻取東昌。不克。回了六宿。卻翻回去。每人牽從馬一匹。晝夜兼行。使金人不意中間。將

東昌取了。

者別取了東昌回來。與成吉思相合。初北平被攻時。金王京丞相對金主說。天地氣運。大位子交代的時節。敢到了。達達每好強盛。將咱勇猛的軍馬殺絕。可倚仗的居庸關取了。若再與他廝殺不勝阿。只恐軍馬就潰散了。莫若且歸附了達達皇帝。教他退軍。若退了軍時。咱那時再做商量也者。又聽得說。達達軍馬不宜水土。見生瘟病。如今達達皇帝根前。與他女子金銀段匹。試看從也不從。金主說。王京說得是。遂歸附了成吉思。將公主及金銀段匹等物。教王京送與了成吉思。遂將攻城軍馬退了。王京親送至莫州撫州山背行辭回。

了。軍人將金銀等物。用熟絹拴定。儘力馱去了。

成吉思自那裏征合申種。其主不兒罕降。將女子名察合的。獻與成吉思。說俺聽得皇帝的聲名。會怕有來。如今俺與你做右手。出氣力。俺本是城郭內住的百姓。若有緊急征進。卒急不能到。蒙恩賜時。將俺地面所產的駱駝毛。段子鷹鷄。常進貢皇帝。說罷。遂將本國駝隻科斂。直至趕逐不動。送將來了。

成吉思那一次征進。金主歸附了。多得了段匹。合申主歸附了。多得了駱駝。回至撒阿里客額兒地面下營了。

在後。成吉思差使臣主。十罕等。通好于宋。被金家阻當了。以

此成吉思狗兒年尋征金國。成吉思要自取潼關。命者別攻居庸關。金主聞知。命亦列等三人領兵守關。以忽刺安迭格列軍人做頭鋒。把住關。成吉思至關。見金兵大至。與他對敵。金兵稍退。拖雷出古二人橫衝其陣。金忽刺安迭格列軍並亦列等軍大敗。殺人滿野。金主聞知。遷都汴梁。其餘金兵困餓。人皆相食。成吉思歸。以拖雷出古二人有功。都賞賜了。成吉思至北平。失刺客額兒地面時。者別已得居庸關。引兵來會。初金主遷都時。命其臣合荅留守燕京。成吉思命汪古兒等三人往收其府庫。計其金帛數目。金臣合荅將金帛等物來獻與汪古兒等。失吉忽禿忽說。昔者中都金帛皆屬金。

主如今中都金帛已屬成吉思如何敢擅取遂卻其獻獨汪
古兒阿兒孩合撒兒受其獻及事畢歸成吉思問三人曾受
獻否失吉忽秃忽具陳前言成吉思責讓汪古兒等賞賜失
吉忽秃忽說汝可與我做耳目

金主至汴梁稽首歸附於成吉思仍令其子騰格理領百人
入侍於是成吉思自北平經居庸關回命合撒兒領右手軍
沿海自大寧經過女真若便歸附卽緣彼中邊郡經活刺納
活二江沂討活兒河回營不然卽縱兵勦捕合撒兒尙主兒
扯歹脫命三人至大寧其城降至女真其主亦降其餘城池
悉來歸附遂沂討活兒河回舊營了

其後太祖征同回。爲其殺使臣兀忽納等百人。臨行時也。遂夫人說。皇帝涉歷山川。遠去征戰。若一日倘有諱。四子內命誰爲主。可令眾人先知。太祖說也。遂說的是。這等言語。兄弟兒子并孛斡兒出等。皆不會提說。我也忘了。於是問拙赤。我子內你是取長的。說甚麼。拙赤未對。察阿歹說。父親問拙赤。莫不是要委付他。他是篋兒乞種帶來的。俺如何教他管。纔說罷。拙赤起身。將察阿歹衣領拏住。說父親不會分揀。你敢如此說。你除剛硬。再有何技能。我與你賽射遠。你若勝我時。便將我大指剝去。我與你賽相搏。你若勝我時。倒了處。再不起。說了。兄弟各將衣領拏著。孛斡兒出木合里二人解勸。太

祖默坐間。有闢闢搨思說。察阿反。你爲甚忙。皇帝見指望你。當您未生時。天下擾攘。互相攻劫。人不安生。所以你賢明的。母。不幸被擄。若你如此說。豈不傷著你母親的心。你父初立國時。與你母一同辛苦。將您兒子每養大。望你成人。你的母如日般明。海般深。這等賢明。你如何可這般說。

太祖說。如何將拙赤那般說。我子中他取長。今後不可如此說。察阿反微笑著說。拙赤的氣力技能。也不用爭。諸子中我與拙赤取長。願與父親並出氣力。若有躲避的。就便殺了。幹歌反敦厚。可奉教訓。於是太祖再問拙赤如何說。拙赤說。察阿反已說了。俺二人並出氣力。教幹歌反承繼者。太祖說。你

丁草元五

卷一三

靈石楊氏采

二人不必並行。天下地面儘闊。教您各守封國。你二人說的言語。各要依著。休令人恥笑。如在前阿_勒壇。忽察兒二人。將自說的言語違了。後如何了來。如今他子孫見在。教隨您每以爲鑑戒。又問幹歌友如何說。幹歌友說。父親恩賜教說。我難說自己不能。儘力謹慎行將去。只恐後世子孫不才。不能承繼。我所言者如此。太祖說。幹歌友既如此說。中也者。又問拖雷如何說。拖雷說。父親指名說的。兄根前忘了的提說。睡著時喚醒。差去征戰時。卽行。太祖說是。又說合撒兒阿_勒赤_勒反。幹_惕赤斤別_勒。古台四箇弟的位子裏。他的子孫。各教一人管。我的位子裏。教一箇子管。我言語不差。不許違了。若幹

歌反的子孫每都不才呵。我的子孫每豈都不生一箇好的。太祖差人去對唐兀惕主不兒罕說。你先說與我做右手。如今回回百姓殺了我使臣。要去與他折證。你可與我做右手。不兒罕未及言語。其臣阿沙敢不說。你氣力既不能。不必做皇帝。不肖與軍。太祖聞此語。說阿沙敢不如何敢這般說。將我這軍馬徑去征他。也有何難。但我初意本不征他。若天祐護。回回處回來時。卻去征他。

免兒年。太祖去征回回。命弟幹惕赤斤居守。以夫人忽闌從行。命者別做頭哨。速別額台做者別後援。脫忽察惕兒做速別額台後援。令三人自回回住的城外繞去。不許動他百姓。待

元史卷一百一十三

靈石楊氏葉

太祖到時。卻夾攻者別如命。從篾力克王城邊經過。不會動他百姓。至第三次。脫忽察兒經過。搶了百姓的田禾。篾力克王走出與回回王札刺勒丁相合。領軍迎太祖。廝殺太祖命失吉忽秃忽做頭哨。與札刺勒丁對陣。敗了。將追及太祖處者別等三人。自札刺勒丁後至。將札刺勒丁勝了。欲入不哈兒城不得。直追至申河。軍馬溺死者殆盡。獨札刺勒丁與篾力克逆申河走去。太祖逆申河攻取了巴惕客薛城。至子母河。巴魯安客額兒地面下了營。命巴刺追札刺勒丁等。以者別速別額台兩人有功。賞賜了。以脫忽察兒違令。欲廢了。後不會。只重責罰。不許管軍。

太祖自回回地面歸。命拙赤察阿歹斡歌歹三子領右手軍。過阿梅河。至兀籠格赤城下營。命拖雷往亦魯等城下營。拙赤等至兀籠格赤下營了。差人來說。如今俺三人內聽誰調遣。太祖教聽斡歌歹調遣。

至是太祖得了兀都刺兒等城。於回回王過夏的阿勒壇豁兒桓山嶺處過夏了。就等候巴刺差人去對拖雷說。天氣暑熱。可來與我相合。此時拖雷已取了亦魯等城。正攻做出。黑扯連城。至城破。方回來與太祖相合。

拙赤察阿歹斡歌歹三人得了兀籠格赤城。將百姓分了。不會留下太祖處的分。及回。太祖三日不許三子入見。木合

里等說不服的。回回百姓已屈服了。分了的城池及分要的兒子。皆是皇帝的。天地祐護。既屈服了。回回百姓俺眾人皆歡喜。皇帝如何這般怒。兒子每既知不是。已怕了。在後教他戒慎。可以著他來見。太祖怒遂少止。黻拙赤等來見。太祖依舊怪責。三子恐懼流汗。有帶弓箭的。晃孩。晃塔合兒。搠兒馬罕等三人向前說。三子如初調習的鷹雛一般。方纔出征。如此怪責。恐向後學上的心怠慢了。如今日出入所在。皆是敵人。將俺如西番狗般使去。天若祐護。將敵人勝了。凡金銀匹帛。都將來獻。又說這西邊有巴黑塔惕種的百姓。合里伯玉。可命那裏出征。太祖道是。怒遂息。留晃孩。晃塔合兒二人命。

搆兒馬罕中征合里伯王去了。

再欣都思種黑巴黑塔惕種兩間。有阿魯等種。命朵兒伯朵黑

申去征進。

再命速別額台勇士。征迤北康鄰等十一部落。渡亦的勒札

牙黑二水。直至乞瓦綿客兒綿等城。

太祖再取了回回各城。命人鎮守。有姓忽魯木石名牙刺注

赤的回回。父子二人。自兀籠格赤城來見太祖。因其能知城

池的緣故。遂命其子馬思忽惕與鎮守官。一同管不合兒等

城。又命牙刺注赤管北平。

太祖征回回七年。初命巴刺追回回王札刺勒丁并篋力克

王追過申河。直至欣都。思種地面。根尋不見。回來卻將欣都。思邊城百姓的駝羊都擄了。於是太祖遂回至額兒的石地面過夏。第七年雞兒年秋。回到秃刺河黑林的舊營內。

元朝祕史卷第十三

張穆校

元朝祕史卷第十四

成吉思既住過冬。欲征唐兀。從新整點軍馬。至狗兒年秋。去征唐兀。以夫人也遂從行。冬間。於阿兒不合地面圍獵。成吉思騎一匹紅沙馬。爲野馬所驚。成吉思墜馬跌傷。就于搠斡兒合楊地面下營。次日。也遂夫人對大王并眾官人說。皇帝今夜好生發熱。您可商量。於是大王并眾官人聚會。其中有脫倫議說。唐兀是有城池的百姓。不能移動。如今且回去。待皇帝安了時。再來攻取。眾官人皆以爲是。奏知成吉思。成吉思說。唐兀百姓見咱回去。必以我爲怯。且這裏養病。先差人去唐兀處。看他回甚麼話。遂差人對唐兀主不兒罕說。你會

說要與咱做右手。及我征回回。你卻不從。又將言譏諷我。如今已取了回回。我與你折證前言。不兒罕說。譏諷的言語。我不會說。有阿沙敢不說。是我說來。要與我廝殺時。你到賀蘭山來戰。要金銀緞疋時。你往西涼來取。使臣回將前言說與成吉思。成吉思說。他說如此大話。咱如何可回。雖死呵。也去問他。長生天知者。遂到賀蘭山。將阿沙敢不敗了。走上山寨。咱軍將他能廝殺的男子。并馱馱等物。盡殺虜了。其餘百姓。縱各人所得來自要。

成吉思在雪山住夏。調軍去將阿沙敢不同上山的百姓。盡絕虜了。賞孛斡兒出木合黎財物。聽其儘力所取。又對二人

說金國的百姓。不會分與您。如今有金國的主。因種你二人均分。凡好的兒子。教與你擎鷹美的女子。教與妻整衣。已前金主曾倚仗著他做近侍。將咱速速祖宗廢了。你二人是我近侍。卻將他每來使喚者。

成吉思自雪山起程。過兀剌孩城。卻來攻打靈州城。時唐兀

楊

主不兒罕將著金佛。并金銀器皿。及男女馬駝等物。皆以

九九爲數。來獻成吉思。止令門外行禮。行禮間。成吉思惡心了。至第三日。將不兒罕改名失都兒忽。命脫倫殺了。對脫倫說。初征唐兀時。我因圍獵墜馬。你會愛惜我的身體來提說。要回。因敵人言語不遜。所以來征。蒙天祐助。將他取了。今有

不兒罕將來的行宮并器皿。你將去者。

成吉思既虜了唐兀

楊

百姓殺其主不兒罕滅其父母子孫

教但凡進飲食時須要提說唐兀

楊

盡絕了。初因唐兀

楊

不

踐言所以兩次征進。至是回來。至猪兒年。成吉思崩後。將唐

兀

楊

百姓多分與了也。遂夫人。

成吉思既崩。鼠兒年。右手大王察阿反。巴禿。左手大王斡赤

斤。同在內拖雷等諸王駙馬。并萬戶千戶等。於客魯連河闊

迭兀阿剌

勒

地行。大聚會著。依成吉思遺命。立斡歌反做皇

帝。將成吉思原宿衛護的一萬人。并眾百姓。每就分付了。

斡歌反既立。與兄察阿反商量。成吉思皇帝父親留下未完

的百姓有巴黑塔揚種的王合里伯。會命綽兒馬罕征進去了。如今再教幹豁秃兒同蒙格秃兩箇做後援征去。再有康里乞卜察等十一種城池百姓。會命速別額台征進去了。爲那裏城池難攻拔的上頭。如今再命各王長子巴秃不里古聲余克蒙格等做後援征去。其諸工內教巴秃爲長。在內出去的。教古余克爲長。凡征進去的諸王駙馬萬千百戶也都教長子出征。這都教長子出征的緣故。因兄察阿友說將來長子出征呵。則人馬眾多。威勢盛大。聞說那敵人好生剛硬。我兄察阿友謹慎的上頭。所以教長子出征。其緣故是這般。幹歌及皇帝再於兄察阿友處商量將去。說皇帝父親的見

成大位子。我坐了。有甚技能。今有金國未平。我欲自去征他。以爲如何。察阿歹說是。但老營內委付下好人著。我自這裏添與你軍。說來了。遂委付帶弓箭的幹勒。荅合兒留守老營。免兒年幹歌歹皇帝征金國。命者別爲頭哨。遂敗金兵。過居庸關。幹歌歹駐軍龍虎臺。分命諸將攻取各處城池。幹歌歹忽得疾。昏憤失音。命師巫卜之言。乃金國山川之神爲軍馬。擄掠人民。毀壞城郭。以此爲祟。許以人民財寶等物。禳之。卜之不從。其病愈重。惟以親人代之則可。疾少間。忽開眼。索水飲。言說我怎生來。其巫說。此是金國山川之神爲祟。許以諸物禳之。皆不從。只要親人代之。幹歌歹說。如今我根前有誰。

當有大王拖雷說。洪福的父親。將咱兄弟內選著。教你做了皇帝。令我在哥哥根前行。忘了的提說。睡著時喚醒。如今若失了皇帝哥哥呵。我誰行提說著。喚醒著。多達達百姓。教誰管著。且快金人之意。如今我代哥哥。有的罪孽。都是我造來。我又生的好。可以事神。師巫你呪說著。其師巫取水呪說了。拖雷飲畢。略坐間。覺醉。說比及我醒時。將我孤兒寡婦。抬舉教成立者。皇帝哥知者。說罷出去。遂死了。其緣故是那般。幹歌友。既將金國窮絕了。名其主爲小廝。掠其金帛頭畜人口。而歸於汴梁北平等處。立探馬赤以鎮守之。遂回至嶺北下了。

綽兒馬罕征巴黑塔種。其種歸附了。幹歌互以其地面與

所產之物好。就令綽兒馬罕等爲探馬赤官。留鎮其地。令將

所出金帛駝馬等物。每年進貢。再速別額台的後援巴禿大

王等。降其康里乞卜察等三種。破其幹魯思種城。悉殺虜其

人。惟阿速楊等城百姓。虜得虜了。歸附得歸附了。立舌魯合

臣探馬赤官。鎮守而回。又在先女真高麗處。會命札刺亦兒

台征進去。至是再命也。速迭兒爲後援。征進了。就爲探馬赤

以鎮其地。

巴禿自乞卜察差使臣奏來說。賴長生天的氣力。皇帝叔叔

的福蔭。將十一種國土百姓。都收捕了。因大軍將回。各人分

離會諸王做筵席。於內我年長些。先喫了一二盞。不里古余克兩箇惱了。不會筵會成。上馬去了。不里說。巴禿與我一般。如何先飲。他是有髻的婦人。我腳後跟推倒踏他。古余克說。他是帶弓箭的婦人。胸前教柴打他。額勒只吉反子合兒合孫說。他後頭接與他箇木尾子。如此說了。爲俺每征了這異種的百姓。恐事有合宜不合宜處。說間。被不里古余克兩箇這般說著。不商量散了。皇帝叔叔知也者。

巴禿使臣既奏了。幹歌反大怒。不教古余克拜見。說這下等的。聽誰的言語。敢將哥哥毀罵。捨了你。如棄一鳥卵。如今教去邊遠處做探馬赤。攻取堅城。受辛苦者。又說合兒合孫學中

二ノ章前トシ

一ノ夕

五

靈石楊氏葉

誰來敢將俺親人毀傷。罪本當殺。若殺了呵。人必說我偏心。也和古余克同去。不話理是察阿反兄的子。教巴秃對察阿反兄處說將去。

元朝祕史卷第十四

何秋濤校

元朝祕史卷第十五

大王忙該官人阿勒赤歹等奏說。成吉思曾有聖旨。野外的

事只野外斷。家裏的事。只家裏斷。如今古余克的事。係野外

的事。只可委付巴秃自處治。斡歌歹怒息。召古余克拜見。就

責怪教訓說。你征進去。去時將軍人都打徧。挫了威氣。你敢

想斡魯思百姓。爲怕你一人投降了。敢把哥哥來。做敵人般

欺侮。我成吉思皇帝會說。人多則人懼。水深則人死。如今速

別額台前頭遮護著。你與眾人得了這幾箇斡魯思種。你自

己殺癩的蹄子。不會直得逞。好男子。初出門便惹是非。因忙

該等勸諫。且罷。這事是野外的事。你同合兒合孫去。只教巴

禿斷者不里行。教對兄察阿歹知者。

斡歌歹皇帝將成吉思時守衛的。并眾散班。每各各職掌。照依舊制。從新再宣諭了一遍。

斡歌歹皇帝說。我成吉思皇帝。艱難創立國家。如今教百姓每安寧快活。休教他辛苦。遂將合行之事。與兄察阿歹處商議。一百姓羊羣裏。可每年只出一箇二歲羯羊。做湯羊。每一百羊內。可只出一箇羊。接濟本部。落之窮乏者。一諸王駙馬等聚會時。每于百姓處科斂。不便當。可教千戶內。每年出騾馬。并牧擠的人。其人馬。以時常川交替。一賞賜的金帛。器械倉庫等。常守的人。可教各處起人來看守。一百姓行分與

他地方做營盤住。其分派之人。可於各千戶內。選人教做。一川_勒地面。先因無水。止有野獸。無人住。如今要散開百姓住。可教察乃畏吾兒台兩箇。去踏驗。中做營盤的地方。教穿井者。使臣往來。沿百姓處經過。事也遲了。百姓也生受。如今可教各千戶。每出人馬。立定站赤。不是緊急事務。須要乘坐站馬。不許沿百姓處經過。這幾件事。因察乃孛_勒哈荅兒對我提說。我想也可行。察阿歹兄知者。察阿歹聽了這話。都道是。只依著這般行。再說站赤一節。我自這裏立起。迎著你立的站。教巴秃自那裏立起。接著我立的站。說將來了。

幹歌歹皇帝。於是將這事。又宣布於諸王駙馬等知道。其諸

王駙馬等皆道便當好生是。然後差人於各處取上項羊馬并守倉庫站赤等戶所擺站赤。命阿刺淺脫忽察兒兩箇整治。每一站設馬夫二十人。內鋪馬并使臣的廩給羊馬及車輛牛隻。定將則例去。如有短少者家財一半沒官。

幹歌歹皇帝說。自坐我父親大位之後。添了四件勾當。一件平了金國。一件立了站赤。一件無水處教穿井。一件各城池內立探馬赤鎮守了。差了四件。一件既嗣大位。沈湎于酒。一件聽信婦人言語。取幹赤斤叔叔百姓的女子。一件將有忠義的朵豁勒忽因私恨陰害了。一件將天生的野獸恐走入兄弟之國築牆寨圍攔住。致有怨言。

此書大聚會著。鼠兒年七月。於客魯漣河闊迭額阿刺_勒地_勒面處下時寫畢了。

右元朝祕史譯文十五卷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從永樂大典十二先元字韻中寫出二十七年復從仁和韓氏借得影鈔原本校對無訛二十八年刻入叢書六月十三日校畢平定張穆記

顧氏日知錄之餘卷四華夷譯語洪武十五年正月丙戌命編類華夷譯語上以前元素無文字號令但借高昌書制爲蒙古字以通天下語至是乃命翰林侍講火原潔與編修馬沙亦黑等以華言譯其語凡天文地理

人事物類服食器用靡不具載復取元祕史參攷紐切
其字以諧其聲音既成詔刻行之自是使臣往來朔漠
皆能通達其情

元朝祕史卷第十五

張穆校

元太祖勦業之主也而史述其事跡取疏舛惟祕史敘次頗得其實而其文俚鄙未經詞人譯潤故知之者尠良可惜也元之先世譜系史亦缺略據祕史乃知太祖之大父葛不律始自稱合罕史稱葛不律寒寒當爲罕方與它文一例葛不律歿遺言以叔父之子俺巴孩代領其眾是爲泰赤烏氏卽史所稱咸補海罕也俺巴孩爲金人所殺諸部又立葛不律之子忽都刺爲合罕此皆元史所未詳也太祖少與泰赤烏有隙爲泰赤烏所執欲殺之太祖伺守者隙逃去鎖兒罕失刺匿之家乃得免鎖兒罕失刺者赤老溫之父史旣不爲赤老溫立傳而鎖兒罕失刺之事亦不著於本紀亦闕漏之甚

者也。篋兒乞部故與烈祖有怨，聞太祖在不兒罕山襲掠之。虜夫人宏吉刺氏太祖求救于克烈王罕王罕，資太祖兵與札木合合兵擊之，悉收其所掠。太祖遂與札木合合營。札木合者，太祖之疏屬。太祖幼時同嬉戲，稱安荅者也。居歲餘，札木合復疑之，乃乘夜去。諸部多棄札木合從太祖者，遂議立太祖爲成吉思汗。紀皆不書，而忽書麾下，擲只與札木合部人構怨一事，繫於帝方幼冲云云。之下此大誤也。當太祖幼時，勢甚微弱，賴王罕、札木合二人假以徒眾羽翼，漸成始立名號。紀但云丙寅歲羣臣上尊號曰成吉思皇帝，不知成吉思汗之號蓋已久矣。其後遣使誚責案，彈火察兒等謂昔者

吾國無主汝等推戴吾爲之主者正指此事也先稱合罕者一部之主後稱皇帝乃爲羣部之主豈可略稱罕一節而不書乎紀又云哈荅斤部散只兀部朵魯班部塔塔兒部宏吉刺部聞乃蠻泰赤烏敗皆不自安會于阿雷泉斬白馬爲誓欲襲帝及汪罕宏吉刺部長迭夷恐事不成潛遣人告變帝與汪罕逆戰于盃亦烈川大敗之其下文又云宏吉刺部欲來附哈撒兒不知其意往掠之於是宏吉刺歸札木合部與朵魯班亦乞刺思哈荅斤火魯刺思塔塔兒散只兀諸部會於斡河共立札木合爲局兒罕盟于禿律別兒河岸誓畢驅士卒來侵抄吾兒知其謀以告帝帝卽起兵逆戰破之札木

合脫走宏吉刺部來降據祕史則此兩條本是一事當時從
札木合者實有十一部立札木合爲罕將以拒王罕與太祖
也而乃蠻泰赤烏之敗則在札木合等散去之後紀所書眞
倒複脊皆不足據論次太祖太宗兩朝事迹者其必於此書
折其衷與嘉定錢大昕跋

元朝祕史跋

東南紀聞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東南紀聞三卷不著撰人名氏諸家書目亦不載考書中有丙子之事非復庚申之役語丙子爲至元十三年前一年巴延渡江臨安失守矣當爲元人所作故稱宋爲東南而其中鄭紳一條稱外戚生封王爵者宋蓋自紳始論乘籓一條稱宋朝渡江以前無今之籓論三五九月一條稱宋朝於此三月不支羊肉錢亦皆屬元人之語然於宋之諸帝稱陵名稱廟號年號往往多內詞殆江左遺民所追記歟所載惟論蚍醢論揖兩條偶涉古事餘皆南北宋之軼聞問與他書相出入疑亦雜采說部爲之至於韓流之清節何自之伉直張惟孝之任

俠單煒之書法趙執中之木箭史嵩之之懷忍以及徽宗時瑞禽迎駕出市僧之智術紹興中韋后欲觀石塔得寺僧之謫諫則皆史傳所佚足補紀載之闕惟楊談耗用茶局官錢一事足見宋政之不綱乃載之以爲豪舉殊不可訓又汪勃調官一事稱張浚韓世忠迎合秦檜浚之心術不可知世忠當萬萬不至此恐未免傳聞失真而南嶽夫人一事尤爲猥褻亦未免墮小說窠臼自穢其書然大旨記述近實持論近正在說部之中猶爲善本原書久佚卷帙無考今以永樂大典分載於各韻下者哀合排纂勒爲三卷

東南紀聞卷一

失名

金山錢熙祥錫之枝

司馬溫公歸洛講孝經有二父老住聽持筭食豆羹以獻公
爲享盡講庶人章畢父老請曰自天子至士皆有詩庶人獨
無詩耶公不能答

李如圭字寶之吉水人七歲能誦書淳熙間孝宗諭云誦尚
書卽誦無逸孝宗大喜撫榻和誦以至終篇誦訖聖諭云子
汝一官卽再拜謝遂授廸功郎

葉少蘊早年貴顯退居石林累年嘗以吟咏自如每遇風和
日暖輒以數婢子肩小車且攜酒樽食奩自隨遇其意適處
卽下車酌酒賦詩有小吏稍慧每使之檢書薰染旣久亦能

詩詞

浙西趙憲懇夫權平江府事有婦告姑私醋者官追姑勘罪將施刑而問婦曰事姑孝乎曰極孝順憲曰汝既孝順代姑受杖竟杖其婦俞文豹云深得誅心之法

張尙書杓尹京禁銅器有僧持匙筋一副來首及追問犯者則云自祖父相傳每日用此齋僧至此僧遂挾之而去公縱之而語僧曰汝能辦事今刺汝爲廂軍乃當額大刺專一搜捕銅器六字此蓋深得誅心之法

徐帥安民守襄陽時外境旱蝗上下巴河嚙草木淨盡次第入境同官父老皆以爲法當禳禴或驅而殺之公不然一日四鼓小騎徑之境上境蝗所祝天曰漢陽民悉力耕耨幸而

中熟今境外有蝗將及境者此皆臣政事不明德意不宣願蝗飛入臣口寧臣死毋壞百姓頃之大雨明日報蝗已盡出境矣

韓澆字仲止上饒人南澗尙書之子以蔭補京官清苦自持史相當國羅致之不少屈一爲京局終身不出人但以韓判院稱南澗晚年有宅一區伏臘餼給至仲止貧益甚客至不能具胡床只木杌子而已長沙吳某得廣東憲還至京擁遊吏甚盛道候仲止立馬久之廳事闐寂無人未幾一老嫗啟戶出吏亟以刺狀授之抵於地徑入去吳慚退訪樟邱文卿亦故舊也色尙未和樟邱曰得非見拒於仲止乎曰然樟邱曰是非君所知且相與其食食畢與同往於是聯裾行至廳

事樟邱以杖叩屏者再內徐問爲誰樟邱自稱曰文卿復徐言吳某也在此仲止乃出吳謝曰適候謁移時仲止笑曰松風吹耳不過喝道也時方暑於是席地飲極歡而去次日吳專狀遣吏送酒錢若干仲止出問曰你官人交割了也吏錯愕曰本官方拜見自此卻去上任仲止作色云便是近來官員不會到任先打動公便庫物色韓某一生不會受此錢使吏領賚去其清節如此

龍溪汪藻與薌林向子譚交遊情分甚厚汪集中有和向伯恭詩卽薌林也汪爲湖州納妾名娼周氏而其妻不能容汪置諸郡圃時與之會其妻矚其往卽徑造其所而詬之汪預戒十數卒布於道俟其妻之來則連聲大唱喏其聲如雷汪

聞喏聲卽由他道以去向平居每議論慷慨以功名自期後知潭州失守而歸汪舉笏戲之曰君喜功名今中興第一功也向答曰公喜佛今十大弟子位也汪以是深怨之已而向爲言者論去

楊談字純父臨川人少學音律弱冠曳裾侯門泛舟訪郢州張守旣至張資之往合淝謁制使杜子興杜亦壯之明年用以解安豐圍孟元庵珙開帥荆湖張郢中薦之元庵處以茶局周其資用楊盡捲本領錢數萬用之旣盡茶局本領錢寶隸總所後事發秋壑爲總領求純父甚急元庵以白金六百兩與之使急還元逋純父又以散之賓客酣歌不顧

汪勃歛人也仕州縣年踰六十猶未調官滿趨朝試于秦檜

求一近闕秦問其已改官乎曰未也有舉者幾人曰三人耳於是遣人導之往謁張韓時二公皆以前執政奉朝請聞有秦命倒屣出迎執禮甚至勃得改秩秦後擢真臺省

蔡京爲相日置講議司官吏人數俸給優異一日集僚屬會議因留飯命作蟹黃饅頭畧計其費饅頭一味爲錢一千三百餘緡又嘗有客集其私第酒酣顧庫吏曰取江南官員送鹹豉來吏以十缶進細認乃黃雀肫也京問尙有幾何吏對以猶有八十有奇其充口腹之欲者若此他可知也

劉龍洲過太和人嘉定間客京師因爭競到府趙尹師彝素不喜士將杖之其儕輩扣橐使王方岩居間王不得已折簡於趙云劉過生平違越事不止此要當使俗子治之勿出吾

曹手也趙忻然卽釋其罪

韓大倫蘄王曾孫也本刀鐻家兒隨父出入府第韓翁奇之翁無子媪啟翁曰刀鐻兒尙在今不收拾得無後患翁慨然呼以入時十七八矣翁立之於前作色曰我有四箇字汝能不犯戒則留不然去耳請問之曰酒色財氣也大倫曰幸受教敢不敬承不飲酒不耽色不愛財皆當服行終身惟氣之一字却欠商量不可少屈翁聞其言大喜出布衣一襲俾服自是折節讀書力行其言惟居官着紫袍每下廳小虞兵卽擊青布背子在屏後自幼及老不易其操

蜀人任子淵好謔鄭宣撫剛中自蜀召歸其實秦檜欲害之鄭公治蜀有惠政人猶覩其復來數日乃聞秦氏之指人人

太息衆中或曰鄭不來矣子淵對曰秦少恩哉人稱其敢言韓蘄王世忠微時貧困亡聊疥癩滿體臭腐不可近其妻孥亦惡之夏日浴於溪澗中忽一巨蟒直前將嚙之韓窘急以兩手握其首頷問蟒以尾繞其身韓不得已握持以歸其家欲呼妻孥刺殺之皆駭遁不敢前韓愈窘入厨中見有切菜刀偶仰置几上遂持蟒首就上極力按之來去如引鋸卒斷蟒首旣免不勝忿置之鑊煮而啖之明日所病疥癩卽脫去肌體瑩白如玉其無疥癩處卽否

理宗朝史嵩之當國往往以深刻得罪公論嗾之商運自昔而然嵩之悉從官鬻價直低昂聽販官自定其各州縣別有提領考其殿最以辦多爲優於是他鹽盡絕官擅其饒每一

千錢重有賣至三千足錢者深山窮谷數百里之錢無不輻
輳收到見錢就充糴本順流而下撥赴邊州廟堂會計糴運
到邊每一軍斛止計本錢十七界會一道時江西十七界百
五十錢可不謂之深刻乎有無名子以詩嘲之曰萬斛千艘
滿運河人人盡道相公饒相公雖是調羹手傳說何曾用許
多

鎮江有識云老虎逐鹿走狀元出京口丞相背後走寶祐戊
午春虎逐一鹿自甘露寺後入城突入故將李顯忠家諸孫
皆勇悍攢槍拒之鹿死虎復從故道出城遁去次年三邑舉
人入京赴省集飲豐樂樓下中間傑作者醉中踴躍自謂必
應此識時丞相丁大全聞而惡之意謂狀元應識丞相當走

矣丁鎮江人也陰囑省闈官吏默識三邑試卷皆不取及揭曉悉遭黜落時丁之氣燄熏灼邦人敢怒而不敢言是年冬丁罷相出判鄉郡繼而遭劾代之守鎮江者乃焦炳炎嘗爲爲武舉狀元與丁素有深憾到郡未幾適丁有謫居之命焦遣勇將數十輩押發如捕強盜丁狼狽就道是知狀元出丞相走讖應乃如此

黃震知撫州以明決稱宜黃宰何自亦能官一日郡符督賦何自云若欲行推剝之政下邑不能奉承黃怒幾劾去之張惟孝字仲友襄石碑人鐵面礮髯身長六尺且善騎射以春秋領鄉薦金之敗也聞北兵掃境率其族人自襄趨郢過湖渡江卜居江陵之藕池湖光山色抱膝長嘯如是者二十

年鍾泉巖訪唐舜申見其人物魁梧心異之問之唐具言其平生鍾自叩之則不輕言再三叩之則曰朝廷負人遂不答明日鍾言於宣撫姚橘洲希得姚使邀之堅不來鍾與唐委曲導意又明日盛禮具書札宴之仲宣樓酒數行鍾語之曰有國而後有家今天下如此將安歸乎始有相向意卽條具請虛帖三十歸所居召募明日遂行

韓境字仲容金紫鷹胄之曾孫也蔣重珍以女許妻之而未婚蔣招之就學韓見其冰翁所爲有可議者未免苦口蔣不悅驟遣之投牒朝堂離婚改壻境後登進士第遂別娶焉咸淳丙寅秋澧陽風雹四山林木皆赭如焚而葉枝不凋凡當墜者率糜爛而澧陽爲甚時守澧陽高將軍也高爲郡守

惟取蛇饌每一都保月獻一蛇皆令生致萃以陶瓮將食則
旁薪炭迫之或鬻或脯又走四遠以餽親厚一郡皆苦之至
是雹見異大者重一二斤著瓦瓦裂著木木折器用率皆碎
毀高恐怖不知所爲於是避在床下亦不能禦有吏教以亟
具衣冠秉笏下拜以謝天怒不得已用其言久乃漸息譙樓
直廳事之南前有高城爲之障暝色旣解但樓忽頓在城外
沙上蓋風挾之以去也未幾高遂罷

秦檜爲相都堂右揆閣前有榴著實時檜每嘿數焉忽亡其二
不之問一日將排馬忽顧謂左右取斧伐樹有親吏在旁
倉卒對云實甚佳去之可惜檜反顧曰汝盜吾榴吏叩頭服
蓋其機穽根於心雖細瑣弗自覺

何執中居相位時京師童謠云殺了種蒿割了菜喫了羔兒
荷葉在說者謂指童貫蔡京高俅及執中也賈似道當國京
師亦有童謠云滿頭青都是假這回來不是耍蓋時京妝競
尙假玉以假爲賈喻似道之專權而丙子之事非復庚申之
役矣因記似道貶時有人題壁去年秋今年秋湖上人家樂
復愁西湖依舊流吳循州履齋之貶似道擠之賈循州十五年間一轉
頭人生放下休比之雷州寇司戶之句勸儆尤多

王樞密庶本出張魏公之門後忤秦檜貶死其子又以誹謗
時政褫官編置在貶所無聊有方士口辯多技能因與之往
還方士能以葯和水作字白與紙等人不知其有字也投之
水上乃見庶之子因戲書秦檜可斬四字投諸水以試其術

方士持紙竟去欲白之官厚賄之乃已每至家升堂呵叱如嚴父然少拂其意卽欲白發其事庶子飲恨事之惟謹獨一僕不平一日與方士遊屋後廢圃中有眚井僕謂方士曰井有巨蟒方士俯視僕從後推墜方士入井中下石瘞之已而爲人所告秦遂起大獄加以叛逆獄遂成其家夢庶乘馬語其家人曰吾今往辯明茲事矣未幾秦死其獄遂解其子之奇淳熙間入兩府云

秦檜爲相久擅威福士大夫懷速化之望故仕于朝者多不肯求外遷有王仲荀者以滑稽遊公卿間一日坐於秦府賓次朝士雲集待見稍久仲荀輒曰今日公相未出衆官久候某有一笑話願資醒困衆知其善諫竦聽之乃曰昔有一朝

士出謁未歸有客投刺于門闈者告某官不在客怒叱闈者曰汝何敢爾凡人之死者乃稱不在汝獨無忌諱而爲此言我必面白以治汝闈謝曰小人誠不曉忌諱若以爲不可當復作何語以謝客曰汝官旣出但云某官出去可也闈愀然曰我官人寧死却是諱出去二字滿坐大笑仲荀出入秦門預褻客云

東山先生楊長孺字伯子誠齋之適也學似其父清似其父至骨鯁乃更過之守雪川時秀邸橫一州廷相擇而使之蓋欲其拔薤一日秀王袖緘招府公公念不欲往又無辭以却於是往赴張樂開宴水陸畢陳帷幕數重列燭如晝酒半少休已而復坐乃知踰兩日夕矣歸卽自劾云祇赴嗣秀王華

會荒酒凡兩日夜曠廢職事願罰俸三月以懲不恪自是終其去秀郎不敢復招亦斂手不敢撓政一日幹辦府捉解爬松釵人公據案判云松毛本是山中草小人得之以爲寶嗣王捉得太吃倒楊秀才放得却又好闖郡傳之以爲笑

王嘉叟自洪倅召爲光祿丞李德遠亦召爲太常丞一日相遇于景靈幙次李謂王曰見君告詞云其鐫月廩仍禿身章謂通判可借牙緋入朝則服緣且俸薄也王答之曰亦見君告詞矣李曰云何曰具官李浩但知健羨不撥孤寒旣名左相之名又字元樞之字蓋謂史衛王張魏公也滿坐皆大笑葉丞相衡罷相歸金華里居不復問時事但召布衣交游日飲亡何一日覺意中忽忽不怡問諸客曰某且死所恨未知

死後佳否耳一士人在下坐作而對曰佳甚丞相驚顧問曰何以知之曰使死而不佳死者皆逃歸矣一死而不返是以知其佳也滿坐皆笑士氏金滑稽人也

劉平國宰京口人弱冠登紹興庚戌第有高誼復善綜理初甚貧後斥奩裝買田由此遂裕聚族于漫塘族皆仰給焉因以漫塘自號再調浙東倉司鹽幹措置得宜鹹利大入後以官運鹽籬發邑宰之私爲宰所下石遂歸不復出杜門却掃屏居二十年端平甲午特改入官除籍田令不拜尋又起知宣州後直祕閣至大監有漫塘集文挾偉氣其尺牘有云今之所謂豪傑士者古之所謂破落戶者也意有所指知者以爲名言其漫塘口占曰醉著船頭背月眠醒來紅日浴晴川

等閒活計無人共，獨占江湖萬里天。又漫塘賦云：張端衡謂漫塘叟曰：余昨宦東州，客有問漫塘之景者，余無以應。或又有徵圖於余，曰：子漫塘里中人也，寧無之余，又謝無有。既歸，將與好事者謀之，而遊乎塘之上，見景物之無奇，遊觀之無所難，可若何？叟不對，而援筆爲之賦。其辭曰：東泝柳巷北，屈疏畦小溝，環其南通川，浸其西靡。種靡藝不莠，不治葭蘆苗，映帶成行，沙土潰而壅底爲隄。茶蓼叢生，蒲稗因依，菡萏白錯如布，棋爛乎若。吳陂初按於綵，陳粲兮若。月宮更下于瑤池，翠蓋亭亭，芳氣菲菲，鶯慣圓沙之宿，魚便密藻之依。蛙蚓爭鳴而鼓吹，百萬鴛鴻來下而爛熳。舞衣雲斷而霞散，錦綺風平而月漾。玻璃茲寶天壤之真趣，有非世俗之可

知亦有新齋臨乎水涯小橋斜徑短屋疏籬雨未多而泥沒
膝門雖設而草侵扉朽木慣宰予之晝寢青苔驚玉川之夜
歸仙舟自去誰爲元禮高軒不來孰爲退之叟之辭未畢端
衡曰止余闌李愿安盤谷之居杜老喜浣花之寓彼豈玩志
於物縱心佚豫蓋以厭俗喧卑退身遐舉必有偉麗之觀
幽閒之致以凜雪其精神澄清其志慮庶白日可到於羲皇
而宵夢足通乎帝所況如吾子內絕意於聲色外忘勢於圭
組爲計已決歷年已屢而是塘也廣深雖愧蘇夫子之滄浪
而僻遠亦殊柳先生之鈎鈔其隘也可闕其闕也可補胡不
增其高而爲基夷其平而爲圃畫舫浮深修梁跨阻嘉花美
木之列植高館涼臺之接廡使鄰曲改觀兒童欣舞顧乃計

失於因循事仍于莽鹵豈惟無以自適於一時抑恐由之貽笑於千古漫塘叟曰吁巢居知風穴處識雨顧吾與子雖同聲氣尙殊出處子寧規我以目前之苟且毋寧怵我以方來之謗譽彼花迷金谷之園雪冷袁宏之渚淒涼釣瀨富貴鄙塢試由今而視昔果孰去而孰取張子由是俛然而思釋然而悟曰子無俟於索言吾特從而戲汝

吳鑑字仲權臨川人頗慕張于湖之豪蕩于湖豪氣橫九州去長沙百年猶有能道其不羈者仲權尤不減嘗使湖南漕行部以小舟私載一妓自隨至湘潭夜泊就妓失足墜水舟人驚呼打撈運使幸而拯溺其豪放如此

東南紀聞卷一

東南紀聞卷二

神宗年十三居濮邸一日正晝寢英祖忽顧問何在左右塞帳方見偃臥有紫氣自鼻中出盤旋如香篆大駭亟以聞英祖笑曰勿視也後竟登大寶

理宗初在潛邸與余天錫同里初生之夕天錫見外間失火紅光燭天奔到火所實無有也惟榮王府開闢明燭天錫入問王答云適生小兒天錫知其爲異卽求一觀及入室異香馥郁若有二童子張青蓋護之後太子竑忤史相彌遠史遂密謀於余余告以理宗降誕之異史遂命余薦之權處以小職來謁時史相故使之誤坐主席去後家人問云相公何以讓他主席史但捶背而已寧宗不豫立理宗爲皇太子其太

子竑別聽處分史相繼進金丹百粒有頃上崩遺詔太子樞前遂卽皇帝位

魏公張浚督師漢中夜頓舍帳前環兵以衛金人遣刺客害
公兵覺而獲之公問誰遣汝來曰四太子也其烏珠乎曰然
公曰汝何許人乎曰太原府拓拔某也主以金兩笈與我妻
子爲質而來公曰如汝比者幾人曰猶有一人且以某相嘗
事不集則有彼公曰汝今何如曰請卽死公曰吾生死有命
非汝曹所能制飲而遣之翌日會僚屬猶有咎公以爲非者
公笑曰某倘不以罪去數月其人當復來旣數月外白有降
者兩人自謂嘗爲刺客蒙相公不殺者因率其黨歸順自殺
其妻置嬰兒及先人之骨於褚中而來呼而物色之良是一

軍始大服

淳熙己酉孝宗倦勤光宗登極羣臣奉表請以誕聖日爲重門節如故事時有術者以拆字自名言世人吉凶事蹟無不中因語人曰近得邸報乎節號重明非佳名也其文爲二千日兆在是矣聞者掩耳而走旣而甲寅之事果如其言此與太平興國一人六十之讖無異豈天道徵應固有數乎吳曦未叛時常歲校獵塞上一日夜歸笳鼓競奏曦方垂鞭四顧時盛秋天宇澄霽仰見月中有一人騎而垂鞭與己惟肖問之左右所見皆符殊以爲駭嘿自念曰我當貴月中人我也揚鞭而揖之其人亦揚鞭乃大喜異謀繇是益決

虞雍公字允文以西掖贊督議旣却金主於采石還至金陵

謁葉樞密義問於玉帳幕屬皆在焉相與勞問間流星警報
沓至蓋金主將改圖瓜洲時劉武忠錡屯京口病且亟度未
必可倚遣幕府合謀支敵衆以雍公新立功咸屬目葉酌卮
醪以前曰舍人盛名方新士卒想望勉爲國家卒此勲業雍
公起立受卮曰某去則不妨然記得一小話敢爲都督誦之
昔有人得一鼈欲烹之不忍當殺生之名乃熾火使釜水百
沸橫篠爲橋與鼈約曰能渡此則活汝鼈知主人以計取之
勉力爬沙僅能一渡主人曰汝能渡橋甚善更爲我渡一遭
我欲觀之僕之此行毋乃類是乎坐上皆笑已而雍公竟如
鎮江金主不克渡而弒自此上簡知馴致魁柄云
徽宗微行遇一貧儒李其姓自號落魄子問其生庚則與徽

宗年月日時一同上因憐之問以當塗官况好惡李對曰蜀最好上口吾與蜀帥有故當作書使周汝李辭以囊之上又資之以屏履及書贈之李固不識其爲徽宗也於是投書剝封則敕劄令其交代本職帥遂辦公用迎人禮上李交事後越兩日中風死上聞之遂以其命付太史局推算貴賤史云生於重屋者爲帝生於茅簷者爲庶人

東都大相國寺有術士蜀人議命一命必得一千先夕留金翌日議命顯肅后父鄭紳貧無藉其姪居中在太學約紳議命紳笑曰何不留錢市酒肉耶強之必往如約術士先說紳命只云異姓眞王再說居中命又云亦是異姓眞王因前命而發後紳以后貴積官果封王居中作相亦封華原郡王外

戚生封王爵者宋蓋自紳始命術之驗如此哉

周益公必大致仕後出謁道經巷陌間遇一賣履者甚憐之使問其命則年月日時與益公不差一字於是取衣一襲賜之俾食其家廩之終身其人更衣受食一日暴病而死有知命者曰其年五星聚江湖益公生於舟中故得鍾美而業屨者不與焉其與雷轟薦福碑者雖際遇之大小不侔而其爲窮一也

中都有談天者居觀橋之東設肆於門標云看命司其術稍售其徒憎之曰司者有司之稱一妄庸術者乃以司自命豈理也哉

同州節推廷評岐君賁登進士第尚奇好古文學之外尤耽

易象製周易彩戲圖蓋取大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除乾六爻爲君象不敢以爲戲自餘每爻當棊子一路爻有吉凶子有賞罰

青城大面山中有二隱士其一曰譙先生定字天授建炎初以經行召至揚州欲留之講筵不可拜通直郎直祕閣致仕今百數十餘歲矣巢居險絕人不能知而先生數年輒一出至山前人有見之者其一曰姚太尉平仲字希晏靖康初在圍城中夜將死士攻敵營不利騎駿驟逸去竟不出後有見之於丈人觀道院亦年近九十紫髯長委地喜作草書二人蓋皆得道於山中云

明月先生成守祖家鄂州淳熙間繇鶡弁任某處巡檢忽解

官棄妻子從廬山李麻鞋爲師至富川居西山道堂之左遍行通衢爲乞士凡十餘年一日無疾交坐而化書片紙曰七十餘年一夢問棄名入道得安閒隨緣明月街頭叫鬧市難居却入山二日首微低爲頃復如初居三日首復低爲頃又如常自古坐化立化側化倒化有矣未聞俯而仰仰而俯自如若此者亦奇矣雪山王景文爲之傳且謚之曰明月先生云

華山陳真公隱於睡小則亘月大則幾年方一覺馮翊羽士寇朝一亦事處士得睡之大畧還全神觀惟睡而已小童劉垂範往見其徒告以睡寢外聞齶齶之聲雄美可聽曰寇先生睡有樂乃華胥調其徒曰既有曲譜記如何劉以濃墨塗

滿紙題曰混沌調

靖康建炎間關中奇士趙宗印提義兵擊敵有衆數萬所向輒下敵不敢當會宋師敗于富平宗印知事不濟大慟於王景畧廟盡以金帛散其下披髮入華山不知所終

單路分煒字炳文京師人後居沅州書法有所傳授以任子爲右階吉水郭敬叔與番陽姜堯章皆師焉單云堯章得吾骨敬叔得吾肉單又自畫梅作一絕與敬叔云蘭亭一入昭陵後筆法於今未易同誰識定齋單自號三昧筆又傳壁坼到江梅其風致可見

四明臧史二姓皆世姻嵩之巖之與元堅皆爲中表兩家又皆妙年仕宦偶俱留京一日以飲博失色臧訴史發其隱史

深銜之未有以復也乃匿怨爲懽幾微不露如是者一二十年後嵩之爲荆閩北使王檝道之所往嵩之隱相接及得政而巖之開閩九江檝遣上介持得白金若干錠還朝廷云皆穀雜間有鐵胎巖之爲之繳上有旨覈所從來乃內藏賜物而元堅爲監官時給賜也於是除名羈管廣州自泚而廣必由江西巖之遣人陰伺於路而殺之有王濟叔者吉之龍泉人偶善元堅意巖之必有謀中塗教以易衣冠匿箱篋以已草輿雇夫亟載以西自廬陵問道至五羊伺者覺亦疾尾其後至則羈客庭參已數日賴濟叔力獲全不然落虎口矣後二史以艱去以罪斥臧始得歸以是而言有心於任術不若平心而任理

九江有周教授者家太乙觀前畜犬狺獍穿箭者無敢視其藩一日啟觀扃鑰有異發笈空焉亟集里正驗視迹捕四出越三日始獲之初盜得資錢一盜出蛇岡山將如吉贛晝日嘗過其下見道旁梅有繁實渴甚登木取之有蛇隱葉間傷其趾負傷而逃至佳溪則趾如股矣不能去主人責炊則曰子無他藏獨餘鋌銀可斧而售既而無礎不可碎歸之盜盜又出囊珠主人念山谷間無售者適龍德宮中貴劉爽廬石耳峰下持以求售質劉曰姑畀爾萬錢詰朝歸爾餘金劉已聞周氏之盜意疑其是馳僕示之則果周氏之物也捕於邸賊驗一網而得因以跡餘黨如言無脫者夫是盜之彰亦異矣梅實偶然而藏蛇主人無心而出驗天固以此啟之耶抑

稔匿當露適因其所值耶

長沙推陳某劔南人殿試前名年甫及壯到官未久郡差往南岳神祠降香訖詣岳祠入後宮遍覽有土偶夫人像貌端麗陳心慕焉瞻顧移時謂虞兵曰夫人笑我左右以爲戲言是夕宿寺中銓德觀虞兵輩聞陳在帳中笑語不輟次早忽云夫人昨夜來此相伴亟往寺中焚香致謝至則又指云夫人大笑汝輩何爲不見

龔斗文夢靈崇陽人淳祐丁未登進士第後校文醴陽醴陽解額五人賦二詩書記檄一偶得周禮一卷極愛之欲下禮記而取周禮已批點置枕旁矣中夕驚覺若有鞭榻之聲未幾夢有神約以木橫門云若取此當以此木斷汝前程次早

遂敗興越一日與他試官細味其文定議取上是夕鞭榻之聲愈急次日會諸公疑議不決監試以爲莫若申州取行下云年例取禮記今周禮優長未委如何而州報只照舊例遂只以禮充貢其周禮寘之乙魁然龔心終怏怏也旣出院乃知治周禮者昵妾而薄其妻見有離婚之訟在江陵功名信非偶然也

清漳楊汝南少年以鄉貢試禮部待捷旅邸夜夢有以油沃其首驚而寤榜旣出輒不利如是者三竊怪之紹興乙丑復與計偕懼其復夢也榜揭之夕招同邸者告以故益市酒穀明燈張博相與劇飲期以達旦有僕倦臥忽呻吟如魘亟呼醒之具言有二人扛油鼎自樓而登執主而注之我爭而呼

汝南聞之大慟同邸亦相與嘆息罷博及明觀榜其名中焉
視榜若有迹振衣拂之油漬其上蓋御史泣書以夜覆燈盆
故也功名之前定如此

東都盛時郭洵直後改名儀直字敬叔吉水人七歲誦書兼
屬文中書挑誦畢試賦一首既就其半如廁於廁側取懷間
草紙寫所已成者爲選者所獲扶至試所官詰之對曰父在
外間恐出而脫忘故私錄之官疑焉遂換題更試又立就遂
授宋州文學

澗谷羅椅之遠頃由乙科登顯仕廬陵大儒也江南革命歸
隱故鄉嘗作瞌睡詩曲盡其妙末意尤有味云瞌睡從何來
警若風雨至曲几不待憑虛櫺那暇寄磨人肩強撐伸手扇

已墜徑遊華胥國欲見混沌帝勦躬自成腔兀兀更有味息
疎疑暫醒氣窒還扶醉兒童欲惱翁搖膝問某字吻問僅一
筮言下已復寐雜然拍手笑欲嘖嘖不遂何曾參祖佛先
會點頭意何曾逢麴車流涎已沾袂不省較短長誰能問興
替陰天百怪舞開口輒差異三百六十日何以長瞋睡

淳熙間有張氏者尉廣之增城時黠盜劉花五聚黨劫掠官
捕之累載不獲張任內弓級陳某捕得之尉上之縣縣上之
府皆以張非馬前躬捕後任滿謁憲臺憲命以府司成案錄
爲據付之至臨安以初筮無舉員當入殘零張甚窘以此據
示部胥視之曰君厚謝我則事立辦張諾之數日胥來以文
書銜袖觀之則名登於進卷矣張欣然謝之莫測其故蓋部

胥初得憲司據見前有書功閩皆曰增城尉司弓級陳某獲若干盜胥歸家每於司字增其左畫曰同則如格也

昔有詩客朱少游者在街市間立卓讀詩以精敏得名一日有士人命以掬水月在手一句爲題客應聲云十指纖纖弄碧波分明掌上見姮娥不知李白當年醉曾向江邊捉得麼又有持芭蕉一莖俾賦之卽書云剪得西園一片青故將來此惱詩情怪來昨夜窻前雨減却瀟瀟數點聲可謂精矣

東南紀聞卷三

息壤在江陵子城南門外舊記以爲不可犯畚鍤所及輒如故又能致雷雨唐元和中裴宙爲牧掘之六尺得石城如江陵城樓狀是歲霖雨爲災用方士說復埋之一夕如故舊傳如此近世遇旱則郡守設祭掘之畚其土於傍以俟報應往往掘至城樓之簷則雨作復以故土還覆之不聞壤之息也然掘土而雨則辛稼軒幼安帥江陵時親驗之而信秦甘茂盟息壤乃在秦地非此也龍興寺今在永州太平寺而息壤不復見矣江陵城內有法濟院今俗稱爲地角寺乃昔息壤祠圖經引溟洪錄云江陵南門有息壤焉隆起如伏牛馬狀平之則一夕如故前古相傳不知其始牛馬踐之或立死唐

元和中裴宙牧荊州掘之深六尺得石城與江陵城同制中徑六尺八寸棄徙於牆壁間是年霖雨不止江潦暴漲從道士歐陽獻之謀復埋之祭以酒脯而水止厥後凡亢旱徧禱無應卽詣地角寺欲發掘必得滂沱之雨遂爲故事詳見皇祐辛卯刑侍王子融息壤記二郡大率相類而秦地之息壤則未詳也

龍門峽在新城峩眉觀下數里蓋溪澗自兩巖門中湧出者也范石湖嘗以一葉舟棹入石門兩巖千丈巖壁色如碧玉刻削光潤入峽十餘丈有兩瀑布水出一巖頂相對飛下巖根有磐石盛之激爲飛雨濺沫滿峽舟逼其前衣皆透濕又數丈半巖有圓窟去水可二丈許用木梯升之卽龍洞也峽

中紺碧無底石寒而水清非復人世舟行數十步石壁益濼水益湍激亟返掉舟人云前去更奇以雨大作且飛瀑沾濡著肌起粟骨驚神懍凜乎不可久留也蓋天下岐泉之勝當以龍門爲第一要之遊者自知未遊者當必以其言爲過也范石湖帥蜀還至嘉州登大峩山焉卽佛書所紀普賢大士示現之所也山高摩霄無復磳磳斫木作雲梯釘巖壁絳之上頂峯有光相寺七竇巖險峻無比上有松狀如杉而葉圓細重重偃蹇有如浮圖范以季夏至時數日前雪大降木葉尙有雪漬斑斕之迹草木之類世所無有明日復登巖眺望諸山之北卽西域雪山崔嵬刻峭凡數千百峯初日照之雪色洞明如爛銀晃耀曙光中此雪見者謂自古至今未嘗

消也頃之巖前氛霧四起混然一白僧云銀色世界也俄而洗巖雨至而佛現光矣光將大現兜羅綿雲布巖下紛郁而上巖腹有大圓光偃臥平雲之上外暈三重每重有青黃紅綠之色光之正中虛明凝湛觀者若自見其形貌於虛明之處毫釐無隱一如對鏡舉手動足影皆隨形而不見旁人僧云攝身光也此光既沒前山如水起雲馳復出大圓光橫亘十數山盡諸異色合集成彩峯巒草木皆鮮妍絢繡不可正視雲霧既散而此光獨明人謂之清現又自雪洞山上復出一光而差小過山外至平野間與巖正相直色狀俱變遂爲金橋大畧如吳江垂虹而兩圮間有紫雲捧之至未時雲物淨盡謂之收巖金橋至酉後始開

良岳初建土木宏麗獨念四方所貢珍禽之在園者不能盡馴有市人薛公素以豢擾爲優日集輿衛效禽鳴以致其類一日徽宗幸是山聞清道聲望而羣翔者數萬焉翁輒先以牙牌奏道左曰萬歲山瑞禽迎駕上顧罔測遂命以官資子加厚

宣和末有巨商捨三萬緡裝飾泗州普照塔煥然一新建炎中商歸湖南至池州大江中一日晨興忽然見一塔十三級浮水上南來金碧照耀舟師人人見之皆驚怖

杭州有豢魚者能變魚以金色鯽爲上鯉次之貴游多鑿石爲池寘之簷牖間以供玩問其術祕不肯言或云以闌市洿渠之小紅蟲飼凡魚百日皆然初白如銀次漸黃久則金矣

未暇驗其信否也。又別有雪質而黑章的鑠如漆曰玳瑁魚。文采又可觀。吳曦之歸蜀，汲湖水浮載，泛巨艘以從。詭狀瑰麗不止一二種。惟杭人能餌蓄之，亦挾以自隨。東坡詩曰：我識南屏金鯽魚，則承平時蓋已有之，特不若今之盛多耳。維揚有石塔院者，特以塔之精妙得名。龍德韋后幸維揚時，嘗欲往觀，先遣人排辦供奉。諸璫環視之，嘆賞曰：京師無此制作，有一僧從傍厲聲曰：何不取充花石綱？宣和間起花石綱名良岳衆愕然。龍德尋聞之，遂罷幸。

維揚后土廟有瓊花，宣和間起花石綱，因取之。御苑三年不花，乃杖之遣還。其地花開如故。

松源之望山曰中子折旋綿延，以達於桃溪。有石如龜，在水

之溪鄉人以之占歲沒則豐見則凶吏數百年罔有弗驗將沒則淫潦乘其巔驅沙卷石化爲平洲漫不露蹤跡時則豫有豐年之喜將見則流水蓄其下盪激洩滌滙爲深淵屹然浮游於清波之上時則豫有凶年之憂鄉人因其沒而樂於耕稼因其見而謹於蓄儲是以豐年有餘而凶年不匱茲其爲靈龜歟

嘉州凌雲寺有天寧閣卽大像所在沫水由雅州而來合大江直擣山壁灘瀧險惡舟楫至危之地唐開元中浮屠海通始鑿山爲彌勒像以鎮之高三百六十尺頂圍十丈目廣二丈爲樓十三層自頭面以及其足去江數步驚濤怒號洶湧過前不可安立正視今謂之佛頭灘東坡詩云但願生爲漢

嘉守載酒常作凌雲遊後人取其語作載酒亭於山上
湘西有漢廟焉門外古樟一兩株本幹空竅小株出根上亦
數十圍意廟必長沙定王時所建及瞻肖像則前祀漢文帝
上不及高下不及景後殿呂后巍然而已

柳耆卿風流俊邁聞於一時既死葬棗陽縣之花山遠近之
人每遇清明日多載酒殺飲於耆卿墓側謂之弔柳會

蜀之青城有繩橋每橋長百二十丈排連之上布竹笆攢立
大水數十於沙中輦石固其根每數木作一架掛橋於平空
大風過之掀舉幡幡然大畧如漁人曬網

白樂天有忠州木蓮詩木蓮蓋所罕見放翁陸游嘗遊臨印
白鶴山寺佛殿前有兩株高數丈葉堅厚如桂以仲夏發花

狀如芙蕖香亦酷似花拆時有聲如破竹然一郡止此二株不知何自至也成都多奇花亦未嘗見

北戶錄云廣人於山間掘大蟻卵爲醬名蟻子醬按此卽所謂蜮醢也三代以前固以爲食矣然則漢人鼃祭宗廟又何足怪哉

泗州浮圖下有僧伽像徽宗時改僧爲道士僧皆頂冠泗州太守亦令以冠加於像上忽天地晦冥風雨驟至冠裂爲兩飛墜門外舉城驚怖莫知所爲守遽詣拜曰僧伽有神吾不可強遂止 又翟公巽靖康初赴召過泗州見僧伽像鬚涌出長寸餘他人不見怪之一僧曰公雖召還不久復出蓋鬚出者須出也後果驗

名山大川皆有神司之潯州一土神並無土偶像但有一木
主長五尺餘半在地書云唐御史李百行殿然考之唐書無
傳竟不知何神也

九江岳肅之負山立屋在湓城之中山有堅土凡版築者得
畚致之慶元初年五月大雨隕其巔古冢出焉初僅數甃流
下其上有刻如瑞草傍著字曰永寧元年五月造又有匠者
姓名曰張某下有文如押字焉居數日山墮墮周半墮骨髮
棺槨皆無存兩傍列瓦盃二十餘左壁有一燈尙熒熒取之
卽滅有油如膏見風凝結不可挾盃中有甘蔗節有銅盆類
今廝羅殊無古制中有雙魚盆底有四環附著不測其所以
用有一銅盂穴底市井庖人什器同制碣曰晉征虜將軍墓

數日復雨山又墮碣復埋焉考晉書永寧蓋惠帝年號征虜之名漢雖有之在晉時以此官顯者不著於史又無姓氏可見亦一異也

雪山王景文嘗遊東林有導以訪古豕於西山之阿者入而觀之累巖爲室下廣而方上銳而圓四隅蹲以猛獸而其旁皆石爲壁石柱承之柱爲龍虎形而壁則爲人狀別以類而飾於首有功曹書佐門下功曹門下書佐車亭長候車亭長信都長都亭長從史門下史中史立符史重車卒賊曹騎小史二人騎牛三人皆乘大車蓋或挽以橐駝以馬以牛從者或執刀斧或執劍或懸鐘鼓以擊之皆作奔走狀又有反袂障面而哭者其畧可見者如此又有穴正中斑斑似有人物

而狹不可入其刻畫不甚精密而皆有文采字正類漢隸退而考之其官屬與晉志多合往往晉宋前郡守縣令所藏也其刻諸壁者亦記當時送葬之官屬云耳以其與前事相類故取而併錄之

番禺有海獠雜居其最豪者蒲姓本占城之貴人也後留中國以通來往之貨居城中屋室侈靡富盛甲一時性尙鬼而好潔祈福有堂堂中有碑是爲像主凡會食時不用匕箸以金銀爲巨槽合鮭炙梁米爲一洒以薔薇寘右手於褥下羣以左手攫取

吉水周氏之元有爲里胥者出入里巷一日至縣下十里外曰牢橋小澁鋪中見鋪家用一稱錘如冶鐵如土硃石周取

而闕之亦贊其好問鋪家何處得來鋪家曰牆東隅尙有數
十塊周就取其一歸示妻子競相傳玩愛其形如馬蹄有磨
之於石者其光爛然乃知其爲金也周卽夜攜小器盡載以
歸枚枚相似輕重不差夫麟趾裏蹠漢一斤金也其來古矣
更千百年忽焉而出古人云至寶橫棄道側是可爲此寶惜
南安屬縣曰上猶有鍾氏者家素饒財有媪主家勤儉好善
所居堂後汙池廣尋丈以散鷺鴨一日鴨得魚長七八寸旣
吞復吐媪意魚之不受啄也倚戶視之吞吐益久怪之驅鴨
而洄其水魚無有也漉其泥得一笏如魚之長浴而視之白
金也旣又探泥笏愈多竭其泥得笏凡千百自是家益饒
義驗者九江戎校王成之鎧騎也嘉定庚午峒寇李元礪盜

弄潢池兵符下統府調卒成與行至吉之月餘寇犯龍泉柵
成出鬪死焉官軍亟鳴鉦踰屹立不去悲鳴尸側賊將顧之
曰此良馬也遂取之

錫夫人者俚謂之湯婆韞錫爲器貯湯其間霜天雪夜置之
衾席用以煖足因目爲湯婆竹谷羅學溫文之曰錫夫人且
贊之曰禮云八十非人不煖則人固可以安老也然黃太史
之詩不云乎小姬煖足臥或能起心兵則人或適以病老也
夫人有安老之功而無病老之患其賢於人遠矣孔子曰關
雎樂而不淫錫夫人有焉

東晉猶乘牛車王導短轅犢車長柄塵尾是也唐劉子元傳
古大夫以上皆乘車以馬爲駢服宋朝渡江以前無今之簪

只是乘馬所以有席帽護塵之服思陵在維揚一時擾亂中
遇兩傳旨百官許乘肩輦因循至此故制盡泯紹興乾道間
都下安敢張蓋雖曾爲朝士或外任監司州郡入京未嘗有
蓋只是持袋扇障日開禧間始創出皂蓋程覃尹京出賞嚴
皂蓋之禁有越士張蓋過府門遂爲所治後學中有詩云冠
蓋相望自古傳以青易皂已多年中原數頂黃羅織何不多
多出賞錢時山東盜賊紛起故有此詩也

唐高祖實錄武德二年正月甲子下詔曰釋典微妙淨業起
於慈悲道教沖虛至德去其殘暴況乎四時之禁毋伐麋卵
三驅之禮不取順從蓋欲敦崇仁惠蕃衍庶物立政經邦咸
率斯道朕祇膺靈命撫遂羣生言念膏肓無忘餐寢殷帝去

網庶踵前修齊王捨牛實符永志自今每正月五月九月十
直日並不得行刑所在公私宜斷屠殺此三長月斷屠殺之
始也寶華注引釋氏智論曰天帝釋以大寶鑑境照四大神
州每月一移察人善惡正五九月照南瞻部洲故爲省刑唐
士大夫如白居易輩蓋有遇此三齋月杜門謝客命僧作佛
事者宋朝於此三月官中請俸亦不支羊肉錢近年之禁刑
屠亦其遺制也

古所謂揖但舉手而已今所謂喏乃始於江左諸王方其時
惟王氏子弟爲之故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問諸
王如何答曰見一羣白項烏但聞喚啞啞聲卽今喏也

今之衣半臂者或者謂非古之禮服也魏明帝嘗著帽被縹

綾半袖楊阜問曰此於禮何法服也帝默然不荅自是不法

服不見阜光武紀更始諸將服婦人衣諸子繡

字書無繡字續漢書

作襜並其勿切

三輔吏士莫不笑之或有畏而走者注前書音義云

諸子大掖衣也如婦人之袿衣揚雄方言襜褕其短者自關而西謂襜褕郭璞注云俗名襜褕據此則諸子上加繡襜如今之半臂也

五原趙執中分領駐鎮江之中軍出新巧進木幹箭塗之以漆黑質而赤章椽首罌項自其腹羨以殺之旁開兩道左右如一中爲穴以末受鏃其鋒鑿長七寸有奇射及三百步之外名曰風羽云

宣和之季京師士庶競以鶯黃爲腰腹圍謂之腰上黃婦人

便服不施衿紐束身短製謂之不製衿始自宮掖未幾而通國皆服之未幾而金人之來卒不能制斯亦服之妖歟陽東山云紹興庚戌隨侍先文節公接伴北使使以趙州濁梨兩顆私覲梨皮黃褐色肉黑如墨質如酥味甘而香大如嬌膀亦奇種也

東南紀聞卷三終

玉堂嘉話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玉堂嘉話八卷元王惲撰惲有承華事畧已著錄是編成于至元戊子紀其中統二年初爲翰林修撰知制誥兼國史館編修官及調官晉府秩滿至元十四年復入爲翰林待制時一切掌故及詞館中考核討論諸事始于辛酉終于甲午凡三十四年之事所記當特制誥特詳足以見一朝之制如船落至祭文太常新樂祭文之類皆他書所未見他如記唐張九齡李林甫告身之式記平宋所得法書古畫名目宋聘后六禮金科舉之法以及諭宣諭制誥之別據柳公權跋知唐時已有廣韻辨米芾之稱南宮以贈官太常記秦檜家廟之制摘顏

真卿書出師表之僞謂金史天文志出于太史張中順
與張德輝述塞北之程劉郁述西域之事皆足以資考
證而宋遼金三史之議尤侃侃中理至如論日月五星
則不知推步之法謂古婦人無諡則不知聲子文姜之
例論六帖則剽襲演繁露論舜事則誤信錢時論野合
則附會博物志皆爲疵累唐六典女伯女叔一條二卷
五卷再見亦失檢校然大致該洽不以瑕掩全書已收
入秋澗集中此乃其別行之本也

原序

中統建元之明年辛酉夏五月詔立翰林院於上都故狀元
文康王公授翰林學士承旨已而公謂不肖憚曰翰苑載言
之職莫國史爲重遂復以建立本院爲言允焉仍命公兼領
其事時不肖侍筆中書兩院故事凡百草創經營署置畧皆
與知其年秋七月授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
方帝澤鴻龐賚及四海誥命宣辭頗與定撰再閱月蒙二府
交辟不妨供職兼左司都事自後由御史裏行調官晉府秩
滿復入爲翰林待制時則有若左丞相修國史耶律公承旨
呼魯蘇孫安藏前姚公大學士鹿菴王公侍講學士圖克坦
公河南李公待制楊恕修撰趙庸應奉李謙不肖雖承乏幾

於無考其獲從容侍接仰其祖宗對天之鴻休聖訓無窮之
睿思皆聞所未聞者至於文章高下典制沿革朝夕饜飫所
得亦云多矣今也年衰氣耄盡負初心因紬繹所記憶者凡
若干言輯而爲八卷題之曰玉堂嘉話其或燈火茆堂之夜
尊罍心賞之間吐嘉話於目前想玉堂於天上鳴意有時盛
年不再良可歎也然昔人有宰位鈞衡不得預天子私人爲
恨顧惟此生不爲未遇用藏家櫃以貽將來至元戊子冬季
二日前行臺侍御史秋澗老人謹序

玉堂嘉話卷一

元王惲撰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大元中統二年秋七早惲自中省詳定官用兩府經內外省薦授翰林修撰其宣詞云行已無忝博學能文顧超絕之逸材足鋪張於偉蹟宜司綸命以贊皇猷可特授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當振斯文以宣朕命其修撰雷應詞云昔年詩禮已聞鯉過於庭前今日絲綸復見鳳毛於池上二詞參政楊公筆也既拜命謁承旨王公於寓館公曰唐人題名記爲三千佛名經其充詞臣者卽爲一佛出世國家文治伊始汝等首應是選於士林有光矣八月上都文廟告成公命某官作釋菜諸文頗立論其間公曰如此文字有稱功

二二二二三三三三三

頌德而已又云作文亦有三體入作當如虎首中如豕腹終如蠶尾虎首取其猛重豕腹取其植穰蠶尾取其螫而毒也此雖常談亦作文之法也初公既草諸相宣辭通作一卷實封細銜書名上用院印付惲呈省間焉曰白麻蓋自中出今實封防其漏洩亦唐人鎖院之意也其立史院奏帖有云自古有可亡之國無可亡之史兼前代史纂必代興興修蓋是非與奪待後人而可公故也公又親筆作史大畧付惲如帝紀列傳志書卷秩皆有定體其傳須三品有顯列者立又云太史張中順金一代天變皆有紀錄就此公未老可亟與論定亦是志書中一件難措手者切念承旨公諱鶚字百一曹之東明人正大元年甲申獲承勝狀元第遂應奉翰林文

字殊爲金主眷顧天興二年官通議右司員外郎後遇聖主
寵光益隆如諮大計以斯道覺民爲先論日蝕以徹樂罷宜
爲對開禮樂之源則釋菜先師明慶威之權則張皇治本又
以葬祭故主爲請允焉後爲位哭汝水上哀動左右天日爲
變色仍私謚爲義宗據法君死社稷曰義其忠不忘君如此
冬十月侍中和者思傳旨都堂與文字召靜應姜真人去者
暉時爲左司都事宰相命具詔草其詞曰靜以知來智能藏
往念前言之有效方庶事之惟幾遐想仙標載勤繹傳幡然
而至暫辭嘉遁之鄉罄爾所懷與復細蘊之論

至元十四年丁丑歲春二月庚申朔復授翰林待制是日赴
院供職

爲春旱禁酒詔漢賜大酺歲有常數周申文誥飲戒無彝况
糜粟者莫甚於斯崇飲者刑則無赦近緣春旱朝議上陳宜
禁市酤以食民食朕詳來奏實爲腆民可自今年某月日民
間毋得醞造酒醴俾暴殄天物重傷時和故茲詔示想宜知
悉

爲春旱祈雨青詞伏以萬物盈於兩間亭毒必資於帝力皇
天佑於一德精誠可格於高穹比者時雨愆常秋種不下重
念無辜之衆將罹薦至之災循省內修庶回衷眷爰因雩祭
崇建靈壇伏望列聖垂仁九天降鑒易陰陽之恒數幹造化
之元機下敷豐隆霈流甘澍蘇槁麥於南畝播嘉穀於東郊
一滌昏霾溥洽生意豈惟大賚三農免失業之憂嘉與多方

高廩享有年之慶

同諸公觀唐張九齡等誥於玉堂其詞曰門下春秋之義尚
重卿才王國克禎莫先相位用增其命必正其名中奉大夫
守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宏文館學士賜紫金魚袋
上護軍裴耀卿正議大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
賢院學士副知院事兼修國史賜紫金魚袋上柱國曲江縣
開國男張九齡經濟之方式是百辟正議大夫檢校黃門侍
郎賜紫金魚袋上柱國李林甫泉源之智迪惟前人旣樞密
載先而親賢稱首審能羣會所蒞有孚寧惟是日疇咨故以
多年歷選國鈞繫賴邦禮克清宜命曰鼎臣置之廊廟耀卿
可銀青光祿大夫守侍中學士勲如故九齡可銀青光祿大

夫守中書令學士知院事修國史勛封如故林甫可銀青光祿大夫守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勛封如故主者施行開元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上用尚書吏部之印凡五顆制可下旁作細字書某月日某時都事某左司郎中光以後細銜相臣與部官同列去姓而名名作大字署曰尚書左丞相曰金紫光祿守尚書右丞相集賢院學士修國史上柱國徐國公嵩曰吏部尚書上柱國武都縣開國伯嵩曰朝議大夫檢校吏部侍郎上柱國豫曰吏部侍郎曰朝議大夫守尚書左丞賜紫金魚袋挺之後書年月日印同前後稍下以細銜書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令集賢院學士知院兼修國史上柱國幽州開國男臣張九齡宣曰中書侍郎曰朝議大

夫中書舍人內供奉集賢院修撰上柱國臣徐安貞奉行復
作高行細銜曰銀青光祿大夫守侍中宏文館學士上柱國
臣耀卿曰黃門侍郎曰朝請大夫給事中內供奉臣昱等言
復大字與銜平頭書制書如右請奉制付外施行謹言復大
字與前平書告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令集賢院學士知院
事兼修國史上柱國曲江縣開國男張九齡奉被制書如右
符到奉行自告字已下作五行用印二十九顆唯制字上空
後上與前平頭書郎中憚下細字書主事懷琰令史王烈書
令史姚元開元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下印同前用告用
柿黃斗底綾作卷凡七幅上上約一尺或者謂曲江與林甫
通作一告除拜以鸞梟並集鷲驥同阜爲嫌子曰帝堯在上

咎夔與驩絲同列恐自昔所未免正在明君別其賢否用
與不用耳然唐自開元後九齡竟罷而相林甫治亂之分於
斯已見矣二月壬戌題唐李紳拜相後有徽宗御書跋門下興化致
理必資作礪之功納誨彌違實賴將明之效苟非材標人傑
道茂時宗蘊經濟之宏規積巖廊之素望則何以光我注意
允於具瞻其惟至公式舉成命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
管內營田觀察處置等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
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上柱國贊皇縣開國男食
邑三百戶李紳氣稟清剛體含冲用抱金石之正性挺松桂
之貞姿識達古今慮周微隱詞源濬發洞學海之波瀾智刃
高揮森武庫之矛戟中立不倚方嚴寡徒長慶一朝委遇斯

極入參禁密出總紀綱王猷多潤飾之能邦憲著肅清之稱
洎領版圖之任尤彰均節之宜而又寵辱靡驚得喪齊致河
洛留神明之政浚郊恢將帥之謀威令播於軍戎豪黠屏迹
憲綱洽於封部疲羸息肩俗變阜安人知禮義日者嘗以高
第煥彼雄藩當淮海之要衝控舟車之都會風望並峻僉諧
莫踰朕虔恭寶圖夢寐良輔爰膺審象果副虛求爾宜踐台
席之崇嚴司中樞之密勿外以底綏華夏內以勤恤黎元視
同列猶垣麓期君臣如魚水無使仲山補袞獨見美於周時
汲黯匡時常推高於漢史祇率訓典往惟戒哉可守中書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散官勲封如故主者施行會昌二年
二月十二日年月日上下凡用印五顆其文卽尚書吏部之

印旁近下細銜書中書令次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平章事臣
瑛宣奉次中書舍人臣孔溫業行復作高行與告文齊細銜
曰侍中次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臣德裕次給事中臣泰
章等言作大字與細銜齊制書如右請奉制付外施行謹言
會昌二年二月日印文同前大字平書制可下細書月日時
都事左司郎中復作高行與制可齊書細銜曰吏部尙書次
吏部侍郎次尙書左丞已上皆闕後大書與銜平頭曰告銀
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贊皇
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李紳奉被制書如右符到奉行自告
字至行字用印一十九顆全空制字後復平書司勳郎中判
懿下細銜曰書主事次張宏亮次令史楊溫次書令史會昌

二年二月日下印同前徽宗御跋云恭讀太祖皇帝實錄載
僞蜀李昊自言紳之後仕孟昶至司空趙國公方昶與江南
通好時遣其臣趙季札使景季札回得李紳唐武宗朝自淮
南節度使入相告以遺昊昊欲誇詫其事結綵爲樓置告於
中朝服前導呼聲妓雜奏歌樂迎歸私第卽召將相大臣宴
飲仍以帛二千疋謝季札詳閱告文正昊所詫之告也然自
武宗逮今三百年苟人以忠諫功業聞於時有不必金石而
堅者可不勉哉因節文以載其實後有復古殿四字上用御
書之寶又有范仲淹富弼吳中復韓縝玉汝己未季秋觀於
承旨東廳先儒論漢人大綱正節目不備唐人大備而純正
謂此等制耳秋澗云

洛陽竹齋先生李得之云制誥二體不同宣辭必須散誥詞乃用四六今宣詞皆作四六非也蓋宣則王言親諭誥則牒奉敕行如蔡正甫作道陵諭孟宗獻詞云朕新卽大寶詔有司以取天下士卿自鄉選至於殿陛四爲舉首非才之高學之博識之優何以臻此今畀以北門應詔之職朕之待卿不薄然君子志於遠者大者無以此爲自足爾其勉旃又諭沁州刺史李楫云有司以卿資應未當得郡朕以識卿最久愛卿占對詳明進止審當故有此授卿當悉力爲民政成以稱朕意爾其勉之是也其誥如狄梁公顏少師李文饒等詞唐人純用四六是也又云知制誥爲三字詞臣故唐詩有云三字詞臣求識面九重天子望低顏之句得之先生名國維淄

川人浮陽王頤文叔說

初鹿庵先生奉敕定撰趙祕書先世碑文纔畢先生拖車過予於崇寧里迎視若有喜色未審何爲坐定出此文至其論說噫古人有言風霜別草木之性危亂顯貞良之節夫危亂世常有而全節死義之士不可常得或相去數百年或相望數千里時有一二焉獨趙氏一門之內父子兄弟乃有四人真可尚哉昔比干效忠于殷而受封於周堯君素盡節於隋而唐太宗爲文祭之蓋天下之善一也聖人一視同仁寧有彼此之分哉今趙氏父子兄弟盡忠於金而聖天子爲之立碑淵衷睿鑒蓋與夫唐太宗周武王之心不侔而同矣敢對揚休命繫之以銘先生不覺自讀者再公養氣素厚且復爾

爾諒以自得用事切當爲喜乃知文士氣習至其適意不知
手舞足蹈古今通一致也又記呂遜嘗談趙著呂鯤以詩鳴
燕朔間二人皆出耶律相門下虎巖每得一聯一詠卽提擲
其帽於几龍山從旁謂曰不知李杜時費多少帽子聞者
爲捧腹

待制楊恕

字誠之

金文獻公楊尙書子嘗談其父正大間所陳

奏議今錄於此臣伏讀聖旨節文六品以下官有情見詣登
聞檢院進奏帖者聖訓廣大蓋將博詢兼覽以盡羣下之智
也臣竇愚懵無妙謀長策仰裨聖聽之萬一獨取事之切於
今日者列爲二事以言之一曰簡卒二曰理財簡卒之說復
有三焉一曰取人材二曰募願爲三曰括驅丁理財之說復

有二焉一曰納官從便二曰和買可罷臣請言簡兵之說臣去歲在鄉里見其簡卒之時不以人材優劣爲等差而以物力多寡爲次第故所得富民之子弟彼生長於衣食豐裕之中居則役僕隸行則策豎肥未嘗諳習天下勞苦之事使之負斗區之重徒步數十里則憊且顛矣況能被堅執銳以爲我軍之前行而逆戰哉倉卒之際非徒無益適足爲我軍之累不若無之之爲愈也爲今之計莫若行三說以簡卒則庶乎其可用矣何謂取人材蓋十人所聚必有爲之雄者在千萬亦然如總州縣之丁男不必物力多寡爲先後惟軀幹勇壯是求則所得皆能戰之人矣何謂募願爲蓋天下之民虛爲游手不業者甚衆平日無事則使氣以侮人無賴而犯法

其中或有果敢勇健奮不顧身良民所不及者如鈞金束帛之賞募之爲兵則所得皆樂戰之人矣何謂括驅丁蓋天下之奴隸自幼及壯備嘗勤勞艱苦之事其筋體氣力之所服習馳走負任之所慣狃豈常人之所能及哉如簡其人材之勝甲冑者免當房之賤籍之爲兵則所得皆能戰之人且有樂戰之心矣簡卒如是則與夫富民之子弟孱弱而不能戰惟怯而不樂戰者相去豈不遠哉臣請言理財之說臣切見數年前北邊有事之時天下錢鈔邊塞不通交鈔庫不勝換易之多乃邏卒持挺力與勝之當是時小民有懋遷之艱商旅有不行之病比年以來漸無此弊者但以多取故也今以南鄙軍興支給浩繁戶部乃日增印鈔之數以救目前之急

然所出者方來而無窮所入者雖增而有限以有限而待無窮則鈔有時而不通矣爲今之計莫若行二說以理財則庶乎其無滯矣何謂納官從便國家利鈔之不行不若錢之通也故院務所輸之課皆使入之其術固善矣能限之以分位拘之以分數則所入之鈔傷太少耳夫已收大半之鈔而臣猶謂之少者誠恐後日所出者太多故也如使凡入官之數銀鈔錢三者一聽民便或全以銀鈔入者亦聽之如此則二者之價常平而不偏鈔法以通流矣且以目前銀價論之不及錢鈔者每兩蓋二三百錢如納從民便則銀入者多而價與錢鈔適平矣此取之之法也知所以收矣則所支之法又不可不知臣切見國家之取於民有曰和買有曰和雇者徒

愛其虛名之美而不救其利害之實也蓋和雇和買之有損於國無補於民適足爲吏卒之利耳且科斂之限方急州縣之官以鞭笞捶楚從事於匆遽之間小民奔走趨命之不暇故出數倍之直以應上之求心恐然惟以不得罪於州縣爲幸國家憫小民趨辦如是之勞故出直以償之意固善矣奈何州縣官之明幹者少胥吏鄉里正主首之屬因緣爲姦官直之及於民者十纔二三則是官有費損之實民無饒益之利也爲今之計莫若罷和雇和買之虛名凡有科斂一驗貧富多寡之數而均之民不必出直以償之國家方事殷之時雖戶賦口斂亦不爲過何必取公帑不及支之材欲以益當賦之民而要雇和買之名哉且以括馬一事言之前年馬

之取於民者既議與之直今歲所括之馬如又償之則所費
爲不貲矣况畜馬者皆有餘力之家待南方平定之後而償
之亦未晚也若夫邊方攻守之策兵家奇正之術固非愚臣
所能識也雖然臣切料宋人爲此無名之舉者上無奇謀祕
策可以搖動中國者特以過聽逋逃之言以爲彼軍朝發則
我民夕應矣然兵交以來所過敗衄我民之心安然不動則
是狂狡之素計已屈矣如秋高馬肥之后鼓行而進則淮南
可折捶而定也雖然臣竊有私憂過計者國家之慮不在於
未得淮南之前而在於既得淮南之後何以言之蓋得淮南
則江之南北盡爲戰地進而相與爭利於舟楫之間我之勁
馬洞貫之卒不得環寇而發飛騎越蹂之足不得望風而騁

當是時宋人扼江爲屯潛師於淮以斷我軍之糧道或決水以瀦淮南之地則我軍當如何應援使彼計不知出此則固善矣如使能爲此計聖主豈可不與二三大臣預爲之謀哉雖臨敵制宜千變萬化然如臣子所言者上宜先有成算也臣愚狂瞽不識國之大計冒昧陳列不勝恐悚待罪之至時每會集日課讀平宋事跡若干編類者其間機畫三二顯事多歸賈楊二人安藏意不能平至有言鹿庵先生徐謂曰無庸異時修輯正史豈容及此從繁就簡不得不然安公色爲夷予且會體要之有方也

跋僧花光梅後語蜀僧超然字仲仁居衡陽花光山避靖康亂居江南之柯山與參政陳簡齋並舍而居山谷所謂研墨

作梅超凡入聖法當冠四海而名後世嘗有移船來近花光
住寫盡南枝與北枝之句其半度可想見矣雲夢趙復題云
如王謝子弟倒冠落珮舉止欲傾自有一種風味此蓋前金
高丞相家藏舊四幅暗香疎影溪雪春風今失其溪雪見爲
宋子玉所收

古者婦人無諡雖后妃之貴止從其氏至東漢顯宗始加陰
后以諡自是遵爲定制

宋相李昉春日玉堂卽事有云一院有花春晝永四方無事
簡書稀予夏日玉堂卽事亦有二絕句陰陰槐幄羃閒庭靜
似藍田縣事廳細草近綠春雨過映階侵戶一時青日長上
直玉堂廬思入閒雲待卷舒重爲明時難再遇等閒羞老蠹

魚書

頌高麗歷日詔

云

唯歷象日月星辰乃能成歲自侯甸男

邦采衛要欲同文高公學士詞也

古墓中玉器血漬者蓋尸以水銀烹其血能漬其尸沁者蓋尸之膏油所沁也其玉器以手拭光襯生白暈者卽尸沁也

玉堂嘉話卷二

看古玉器當解其刀刻碾刻者刀刻爲上與碾刻蓋相去甚遠丞相史公嘗收太康墓中玉環名曰泥湫龍係昆吾刻也唐李廷珪墨法商台符嘗云向抄合萬戶用聚星玉版研磨李廷珪墨求木庵書研爲墨所畫木庵亟止之曰用李氏墨有法若用一分先以水依分數漬一宿然後磨研乃不傷研論研先觀其石性麤細枯潤不必須有眼者其膩潤視之有紫芒而不拒筆者卽端之佳者也

看畫當觀其氣次觀神而畫筆又次之用漆點睛朱砂紅石綠者皆唐畫也予嘗觀閭立本老子西昇如此

許魯齋云古人看漢書皆有傳授不然有難曉者豈律歷天

文之謂乎

太康塚或云漢梁孝王墓或云晉何曾墓以地里物色考之皆恐非也予向與吳教授會真定因及此吳曰此晉司馬文王陵也曰何據吳曰昔居太康時塚前有廟晉文王祠至田夫野叟皆以文王呼之及發其龜壁皆刻南征並壽之字以史攷之文王南征數矣豈其然歟

鹿庵先生曰前漢列傳多少好樣度于後插一銘詞篇篇是箇碑表墓誌作者觀此足矣不必他求曹南湖亦嘗說作銘辭法度謂如一人有數事好處取其重者論之及詳史漢論贊其原蓋出于此

坡詩雖二十字者皆有莫大議論

歐公文尊經尙體于中和中做精神

鹿菴曰文章以自得不蹈襲前人一言爲貴曰取其意而不取其辭恐終自踵人足跡俱不若孟軻氏一字皆存經世大法其辭莊而有精彩也

南湖又云非莊無以雄其辯非騷無以清其氣

子嘗問匡衡相業于先生先生曰汝以爲何如曰學術有餘而忠蹇不足先生爲首肯

地震說周語伯陽父曰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孔晁云陽氣伏于陰下見迫于陰故不能升以至于動以地道安靜返動爲異也又靈臺祕苑云地本于陰而生萬物其形至厚而德至靜定而不動者也若忽震動是謂臣

強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入陰有餘也若外戚擅權后妃專政則土爲變異小人用下有謀及民擾則地震其分多兵饑若動于宗廟官庭或動而不已者國有叛臣讒佞並進大臣數動誅罰不以理而上下不相親或政在女子或秋行冬令則地裂若裂而有聲四方不寧地忽陷乃專政民離散亦爲失地若火燃者乃爲陽精地爲陰主若或燃則越陰之道行陽之政傷而不克之象臣專恣而終以自害也若地忽生毛爲金失其性人將勞役又漢應奉云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于星氣日蝕地變見于奇物震動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臟六體五臟象天六體象地故臟病則氣色發于面體病則欠伸動于貌前世術者乃以日辰分

配國土爲占歲日月時辰及見災所在之地皆同用之又有
只以日時相加爲占者如漢成建始三年日蝕地震杜欽云
殆爲後宮何以言之日以戊申蝕時加未戌未土也土者中
宮之部也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今本朝大臣無不安之人
外戚無乖刺之心諸侯無强大之國四方無逆理之節此必
嫡妾將有爭寵而相害者其法甲爲齊乙爲海外諸國丙爲
楚丁爲江淮南蠻海岱戊爲韓魏申州河濟己爲韓魏庚爲
秦辛爲華山己酉之國王爲趙燕衛癸爲常山己北北方之
國子爲周丑爲翟魏亦主遼東寅爲趙楚卯爲鄭辰爲晉邯
鄲趙巳爲衛午爲秦未爲中山梁宋之國申爲齊晉魏酉爲
魯戌爲趙吳越亥爲燕

天鳴有聲人主驚憂而百姓勞失厥土

五福太乙所在每歲須利一事大旂三十六年一交十二年
司天十二年司地十二年司人小旂三年一交大旂所在天
開眼小旂所在人相食已上皆東平占星劉明之說如此
日月徑一千里周三千里何以知之曰周天三百六十有五
度以太陽日行一度攷之則知之

周公以陽城土圭測日自王城四面去千里則減一寸凡日
食于窗隙間穿紙如錢許取影視之可見食之多寡東缺則
西見西缺則東見

樞府典故

唐初典兵禁中出於帷幄之議故機密名官開元中設堂後

五房而樞密自爲一司其職祕獨宰相得知舍人官屬無得預也貞元之後藩鎮旅拒重以兵屬人乃以中官分領左右神策軍而樞密之職歸于北司然嘗寄治省寺廡下延英會議則屏立殿西勢猶巖巖傳道官省語而已至其盛時其貴者號中尉次則樞密使皆得貼黃除吏唐末乃除北司并南北軍於樞密司遂總天下之兵五代以來多以武人領使而宰相知院事至宋復置副貳簽書直學士之名大畧文武參用間以宰相兼領故得進退大吏預聞機政其任職蓋重矣

陳釋修
西府記

西使記壬子歲皇弟旭烈統諸軍奉詔西征凡六年拓境幾萬里己未正月甲子常德字仁卿馳驛西覲自和林出烏遜中

西北行二百餘里地漸高入站經瀚海地極高寒雖暑酷雪不消山石皆松文西南七日過瀚海行三百里地漸下有河濶數里曰和木歡夏漲以舟楫濟數日過龍骨河復西北行與巴克實八里南以相直近五百里多漢民有二麥黍穀河西注豬爲海約千餘里曰克色勒伯頁多魚可食有礮磴亦以水激之行漸西有城曰訥袞又西南行過李羅城所種皆麥稻山多柏不能株絡石而長城居肆圍間錯土屋窗戶皆琉璃城北有海鐵山風出往往吹行人墮海中西南行二十里有關曰特穆爾懺察守關者皆漢民關徑崎嶇似棧道出關至阿里瑪圖城市井皆流水交貫有諸菓惟瓜蒲萄石榴最佳回紇與漢民雜居其俗漸染頗似中國又南有特穆爾

城居民多并汾人有獸似虎毛厚金色無文善傷人有蟲如
蛛毒中人則煩渴飲水立死惟過醉蒲萄酒吐則解有嗜酒
博囉城迤西金銀銅爲錢有文而無孔方至瑪哈中以馬擗
拖床遞鋪負重而行疾或曰吉爾吉斯易馬以犬二月二十
四日過亦堵兩山間土平民多溝洫映帶多故壘壞垣間之
蓋契丹故居也計其地去和林萬五千里而近有河曰亦運
流洶洶東注土人云此黃河也二十八日過塔爾寺三月一
日過賽哩木城有浮屠諸回紇祈拜之所三日過巴咱爾諸
回紇貿易如上已節四日過呼展河渡船如弓鞋然土人云
河源出南大地多產玉疑爲崑崙山以西多龜蛇行相雜
郵亭客舍發如浴室門戶皆以琉璃飾之民賦歲止輸金錢

十文然負富有差八日過齊哩克城大而民繁時羣花正坼
花唯梨薔薇玫瑰如中國餘多不能名隅城之西所植皆蒲
萄粳稻有麥亦秋種其乃滿地產藥十數種皆中國所無藥
物療疾甚效曰昂吉爾狀如苦參治馬鼠瘡婦人損胎及打
撲內損用豆許嚙之自消曰阿薩爾狀如地骨皮治婦人產
後衣不下又治金瘡膿不出嚼碎傳瘡上卽出口努克實勒
形似桔梗治金瘡及腸與筋斷者嚼碎傳之自續餘不能盡
錄十四日過暗不河夏不雨秋則雨漑田以水地多蝗有鳥
飛食之十九日過里丑城其地有桑棗征西奧魯屯駐于此
二十六日過馬蘭城又過納商城草皆苜蓿藩籬以柏二十
九日過奇札爾城山皆鹽如水晶狀近西南六七里新得國

名曰穆錫牛皆駢峰黑色地無水土人隔嶺鑿井相沿數十里下通流以溉田所屬山城三百六十已而皆下惟檐寒西一山城名奇塔卜孤峯峻絕不能矢石丙辰年王師至城下城絕高險仰視之帽爲墜諸道並進敵大驚令相大者納失兒來納款已而兀魯兀乃算灘出降算灘猶國王也其父領兵別據山城令其子取之七日而陷金寶物甚多一帶有直銀千笏者其國兵皆刺客俗見男子勇壯者以利誘之令手刃父兄然後用兵醉酒扶入窟室娛以音樂美女縱其慾數日復置故處旣醒問其所見教之能爲刺客死則享福如此因授以經呪日誦蓋使盡其心志死無悔也令潛使未服之國必刺其主而後已雖婦人亦然其穆錫國在西域中最爲

兇悍威脅鄰國霸四十餘年王師旣克誅之無遺類四月六日過奇拉爾城所產蛇皆四跗長五尺餘首黑身黃皮如鯢魚口吐紫艷過阿刺丁城馮咱蒼兒人被髮率以紅帕首衣青如鬼然王師自入西域降者幾三十國有佛國名克寶密爾在印毒西北蓋傳釋迦氏衣鉢者其人儀狀甚古如世所繪達磨像不茹葷酒日啖粳一合所談皆佛法禪定至暮方語丁巳歲取報達國南北二千里其主曰合理法其城有東西城中有大河西城無壁壘東城固之以甃繪其上甚盛王師至城下一交戰破勝兵四十餘萬西城陷皆盡屠其民尋圍東城六日而破死者以四十萬合里法以舂走獲焉其國俗富庶爲西域冠宮殿皆以沉檀烏木降真爲之壁皆以黑

白玉爲之金珠珍貝不可勝計其妃后皆漢人所產大珠曰太歲彈蘭石礮礮金剛鑽之類帶有直千金者其國六百餘年傳四十主至合里法則亡人物頗秀于諸國所產馬名脫必察合里法不悅以橙漿和糖爲飲琵琶三十六絃初合里法患頭痛醫不能治一伶人作新琵琶七十二絃聽之立解土人相傳報達諸蕃之祖故諸蕃皆臣服報達之西馬行二十日有天房內有天使神彼國祖葬所也師名癖顏八兒房中懸鐵絙以手捫之心誠可及不誠者竟不得捫經文甚多皆癖顏八兒所作轄大城數十其民富實西有密乞兒國尤富地產金人夜視有光處誌之以灰翼日發之有大如棗者至報達六千餘里國西卽海海西有富郎國婦人衣冠如世

所畫菩薩狀男子製服皆長寢不去衣雖夫婦亦異處有大鳥駝蹄蒼色鼓翅而行高丈餘食火其卵如升許其失羅子國出珍珠其王名揆思阿塔卑云西南海也採珠盛于草囊止露兩手腰緝石墜入海手取蛤并泥沙貯于囊中遇惡蟲以醋喫之卽去旣得蛤滿囊撼緝舟人引出之往往有死者印毒國去中國最近軍民一千二百萬戶所出細藥大胡桃珠寶烏木鷄舌賓鐵諸物國中懸大鐘有訴者擊之司鐘者紀其事及時王官亦紀其名以防姦欺民居以蒲爲屋夏大熱人處水中己未年七月兀林國阿早丁算灘來降城大小一百二十民一百七十萬山產銀黑契丹國名乞里彎王名忽教馬丁算灘聞王大賢亦來降其拔里寺大城獅子雄者

鬃尾如纓拂傷人吼則聲從腹中出馬聞之怖溺血狼有鬃
孔雀如中國畫者唯尾在翅內每日中振羽香猶似土豹糞
溺皆香麝如鸚鵡多五色風馳急使乘日可千里鶉鴿傳日
亦千里珊瑚出西南海取以鐵網高有至三尺者蘭亦生西
南海山石中有五色鴨思價最高金剛鑽出印毒以肉投大
澗底飛鳥食其肉糞中得之撒八兒出西海中蓋毒砒之遺
精蛟魚食之吐出年深結成價如金其假者卽犀牛糞爲之
也骨篤犀大蛇之角也解諸毒龍種馬出西海中有鱗角牡
馬有駒不敢同牧駟馬引入海不復出阜鷗一產三卵內一
大者灰色而毛短隨母行而走所逐禽無不獲者壠種羊出
西海羊臍種土中溉以水聞雷而生臍系地中及長驚以木

臍斷嚙草至秋可食臍內復有種又一蕃婦解馬語卽知吉凶甚驗其怪異等事不可殫紀往還凡一十一月郁歎曰西域之開始自張騫其土地山川固在也然世代浸遠國號變易事亦難攷今之所謂瀚海者卽古金山也印毒卽漢身毒也曰駝鳥者卽安息所產大馬爵也密昔兒卽唐拂菻地也觀其土產風俗可知已又新唐書載拂菻去京師四萬里在西海上所產珍異之物與今日地里正同蓋無疑也中統四年三月渾源劉郁記

堂叔伯者是並父之兄弟也

父之姊妹謂之女伯女叔

鄂王岳飛謚忠穆文主爾忘身茲謂人臣之大節謚以表行

必稽天下之公言申錫贊書追告幽窆故大師追封鄂王謚忠穆岳飛威名震于區夏智略根乎詩書結髮從戎前無堅敵枕戈勵志誓清中原謂恢復之義爲必伸謂忠憤之氣爲難遏上心密契詔札具存夫何權臣力主和議未究凌烟之倖績先罹偃月之陰謀李將軍口不出辭聞者流涕藺相如身雖已死凜然猶生宜高皇眷念之不忘肆孝廟哀矜之備至還故官而禮葬頒祠額以旌褒逮于先帝之時繼以眞王之爵旣解誣于累聖可無憾于九京然而易名之典雖行議禮之言未一始爲忠愍之號旋更武穆之稱朕獲覩中興之舊章灼知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之實仍采克定禍亂之文合此兩言節其一惠昔孔明之志與漢室若子儀之光

復唐都雖計效以或殊在秉心而弗異垂之典冊何嫌今古之同符賴及子孫將與山河而並久英靈如在茂渥有承

鹿菴先生曰作文之體其輕重先後猶好事者以晝娛客必先示其尋常而使精妙者出其後予偶悟曰此倒食甘蔗之意也

作文字亦當從科舉中來不然豈惟不中格律而汗業披猖無首無尾是出入不由戶也又云後學雖不業科舉至于唐一代時文律賦亦當披閱而不可忽其中體制規模多有妙處

二王行書其蜿蜒欹傾之狀若行雲流水似不拘于律然卽以筆意求之其端莊流麗皆有餘韻唯具眼乃能識之

鹿菴先生嘗以歷代史學試問於不肖憚對曰自史漢而下文字率猥併無法如新唐書雖事增于前辭省于舊字愈奇而氣愈索不若新五代一唱而三嘆有餘音者矣先生爲忻然

南方之地物香而人臭或者謂飲食致然與草木之氣所奪故也予曰不然四方者乃中國之陰也陽爲馨香陰爲臭穢四方氣偏不得中和之正故香臭異常

辛殿撰小傳弃疾字幼安濟南人姿英偉尙氣節少與秦安党懷英友善肅慎氏既有中夏誓不爲金臣子一日與懷英登一大邱置酒曰吾友安此余將從此逝矣遂酌別而去旣歸宋宋士夫非科舉莫進公笑曰此何有消青銅三百易一

部時文足矣已而果擢第孝宗曰是以三百青鳧博吾爵者才其爲授觀文殿修撰及議邊事主和者衆公曰昔齊襄公雪九世之恥春秋躋之況我與金人不同戴天讐邪今日之計有戰伐而已時丞相侂冑當軸與公議合自是敗盟開邊用兵于江淮間者數年公力爲居多開禧二年除知紹興府至陛辭復以金人危亂宜亟攻爲言辭情慷慨義形于色繼侂冑再議恢復乃以樞密都承旨召公于越中道以疾卒道號稼軒居士今文集南澗翁者蓋侂冑也初公在北方時與竹溪嘗遊泰山之靈巖題名曰六十一上人碎辛字也至元二十年予按部來游其石刻宛在

聖上御極十有八年當至元十一年丙子春正月江左平冬

十二月圖書禮器並送京師敕平章太原張公兼領監事尋
詔許京朝官假觀予遂與左山商台符叩問披閱者竟日凡
得書畫二百餘幅今列于左

王羲之四月帖

四十

獻之三帖

一洛中二佳音三北問

王羲之與謝安

石評書帖後跋云古人作字悉平生用功安有不絕出于古
今者邪羲之與安石冠王謝首所爭若此況它哉蓋帖中有
云自於山谷中臨學鍾氏張芝等書二十餘年竹葉樹皮山
石板木不可知數至牋縠藤紫反復書之佳者收採自書背
記不能得而云此公何時用功夫深不達耳

獻之鄱陽帖

右軍威略帖八十二字入梁唐御府至宋入蘇大簡家崇寧

癸未襄陽米芾審定真跡其圖書有祕玩手臨

智永禪師臨右軍四帖後東坡跋云辨書如聽響切脈知其美惡如可謂必能名之者過也予觀祕閣墨跡皆唐人硬黃臨本但得臨本皆可蓄惟鵝羣一帖似是獻之真筆熙寧五年子瞻書褚遂良臨黃庭南唐昇元三年裝背紙則硬黃米芾學右軍書并論其筆法後一幅亦學右軍書退之詩俗書趣姿美此公不爲石鼓發想亦見此等物耳獻之草洛神賦之極殘缺向明視背萬縱縱橫

謝安東山帖

右軍快晴帖米襄陽臨本

蘭亭五言帖后跋云唐虞世南臨本

晉王恬帖三十一字

晉王敦帖作草聖書皆晉史中語

獻之書洛神賦后有梁普光間題跋云唐人臨本不名何人獻之書陸士衡文賦

鍾太傅墨蹟議事表後錢惟演范堯夫薛道祖題錢文僖公題尙父嘗寶此帖尙父謂忠懿王鏐也

唐人書

唐太宗二帖一兩行十字若珠還合浦劍入延平泰和二年三月司封員外郎柳公權記

唐元宗賜道士李涵光敕

李陽冰墨跡篆侍御帖上有李後主合同印

李陽冰篆二十六字后有韋處厚李商隱題商隱字體絕類黃庭經時開成三年也

高閑上人說得韓序帖後有韓琦劉敞富弼歐陽修宋敏求題云此卷蠟紙書非摹本也歐云如此韓公稱實錄云書係顛草

歐陽率更草二臨本度尚帖襄陽寶定珍迹祕玩

智永禪師春雨帖 真草千文墨跡

唐相李澄蓮句帖後跋云筆勢似李北海

李北海毒熱帖臨本李邕手簡後題觀者黃魯直張浮休邵鮪王詵張舜民等凡六十九人

僧高閑觀張旭顛逸帖

唐史惟則墨跡篆隸韻系小篆體例修狹后張浮休李公麟跋

李太白醉歸墨跡後自題云吾頭懵懵試書此不能自辨賀生爲我讀之汝年少眼明有四世三公之印

懷素草千文草聖游京師帖論草字帖自敘帖布帘帖上林花發帖

唐高宗已下諸帝墨跡手詔

李北海休休帖

白少傅墨跡六偈子

唐元和大理評事吳通微行書千文

唐人草北山移文垂拱二年寫貞元甲戌陸贄觀筆法似是

孫過庭

唐僧亞栖書

吳彩鸞龍鱗楷韻後柳誠懸題云吳彩鸞世傳謫仙也一夕書廣韻一部卽鸞于市人不測其意稔聞此說罕見其書數載勤求方獲斯本觀其神全氣古筆力遒勁出于自然非古今學人可及也時大和九年九月十五日題其冊共五十四葉鱗次相積皆留紙縫

天寶八年製

懷素洛中帖近于洛中得王右丞苔磯靜釣水閣閑碁一畫其林野之思物景之清不覺身在其間信精筆感人也如此李白墨跡送賀八歸越詩

顏書 與兄常山太守書乞米帖與宗室李太保勉

奉辭帖與盧八倉公快雪晴時帖二十八字 與李太保狀
后有唐陳銓印誌祭濠州文

孫過庭墨跡草書譜過庭字虔禮陳留人高宗垂拱二年書
徽宗書譜云孫草書皆逼羲獻妙于用筆雋拔剛斷出於天
材非積習所可至

孫思邈書計二十一字

坡書 洗玉池銘肇窠真書瘦勁 神奎閣碑墨跡

上清儲祥宮碑墨跡然後書老泉撰商左山云蓋避黨禍故
改云 東坡醉書盧仝詩爲團練使書 東坡觀世音贊靖
康元年五月書蓋公歿前一月絕筆書也

玉堂嘉話卷二

玉堂嘉話卷三

穆凝式小字詩字虛白五代時人號希維居士又云關西老人癸巳人

心印帖李老君枕中經招客同飲帖皆唐人書韓魏公書杜少陵畫鵲詩肇策大字墨跡山谷書

繼月帖云繼月學書未知其要處東坡先生云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又云學書時臨摹可得形似大要多取古書細看令入神乃到妙處惟用心不雜乃是入神要格

山谷爲甥張大同書肇科大字一卷中云涪翁自黔南遷于棘道二年矣寓舍在城南居兒村側蓬蘽柱宇黽黽同逕然

頗爲諸少年以文章翰墨見強，尙有中州時舉子習氣未除耳。至於風日晴暖，策杖蹇蹶，雍容林邱之下，清江白石之間，老子於諸公亦有一日之長時。涪翁年五十六，病足不能拜，心腹中藜芥如懷瓦石，未知後日復能作如此字否。其筆勢從橫意韻瀟散，絕類瘞鶴銘書。少陵畫鶴等詩。

山谷練湖夜雨草聖瘦藤草聖十三篇，辛未人日書。皆公詩也。草聖贈元亮姪兩首，草書廉頗傳書，韓非子十六篇，後跋云：姪授萬里來求書法，此不急務也。以萬里來故，不能已。山谷書一十幅內，此君軒詩，肇科大字，體極瘦勁，又起草墓銘一草聖詩三首，書王摩詰詩。

山谷書一十幅內，草聖一爲李華重試南豐鄭熙棗核筆崇

寧四年南樓書蓋公絕筆也

達觀臺詩草聖六言詩內行書五首皆摩詰王建王介甫東坡詩后自云老眼昏花書不能佳如醜婦昏鏡中梳粧似亦妍耳

蘇才翁草聖少陵二首

蘇氏寶章東坡黃門適遲等帖遲卽頴濱子也

遠涉帖予二十年前觀於大名魏氏家未敢必爲孔明書及入祕監見宣和書譜乃知宋御府所取爲武侯書明矣

米書黃龍寺碑宋相張商英撰襄陽書一十幅內兩卷佳

蔡襄元祐續帖凡九帖帖帖筆法不同

宋少卿宏道說嘗見李德新所藏碑本云書學之傳蔡邕得

之于神人豈傳女文姬文姬傳鍾繇繇傳衛夫人夫人傳羲之羲之傳獻之獻之傳羊欣欣傳蕭子雲子雲傳王僧虔僧虔傳智永智永傳智果智果傳虞世南世南傳歐陽詢詢傳張長史長史傳顏魯公

古今畫

閻立本畫古帝王一十四人 漢文昭帝 光武皇帝 魏文帝丕 蜀昭烈皇帝 吳孫權 晉武帝炎 陳宣帝 陳文帝 陳廢帝 後主叔寶 陳文帝 周武帝宇文邕 隋文帝 煬帝 前宋楊褒家藏後入祕閣富弼韓琦題識其後但文昭帝有解云漢文廟樂曰昭德故曰昭文帝又云偽蜀李壽曾立號曰漢興廟謚曰昭文此文昭又恐非也

十四帝除漢文陳宣廢帝後主煬帝餘皆袞冕若五方帝之儀其曹丕司馬炎宇文邕容色皆嚴毅可畏其宇文邕髯模糊滿頰兩顴上亦有長鬚下垂

晉顧愷之青牛道士圖

道士卽封君達

畫洛神賦

後有梁普光問題跋臨本

吳道子護法善神

閻立本阮孚螭屐圖老子出關圖老子西昇經下虞世南楷書各段事跡

王維山水圖輞川圖驪山圖韓幹出水馬

李昭訓崆峒山圖李昭道避暑宮圖戴松牛李將軍

鶻唐人剪驂馬賈休行韓幹正面馬韋偃羣衛圖

後主

收唐人化行天竺 荆浩江村早行 韓幹四馬圖

七人解衣下水 李

昇水墨滕王閣圖合幅上畫人物真集甚盛

張萱界畫宮閣侍女圖及醉女圖

內有以紫色粉塗面者香

韓幹三花御馬真

張萱虢國夫人夜遊圖 小李將軍翠微

宮圖合幅一幅畫騎者十四人步者二一幅騎者十九人牧

馬者十四人

唐將軍霸獵騎圖人物結束類開元初羽林守捉衣雜色錦袍裹方巾帶長刀兩鞬箭左手握弧右抽矢于房驂騮馬豹羈紅錦欄胸鞅同勒有鏤朱絲條鞵馬迅疾殆逐獸然筆畫勁硬如鐵屈者御題神品上上

宋諸帝御容自宣祖至度宗凡十二帝內懷懿皇后李氏用

紫色粉自眉已下作兩方葉塗其面頰直鼻梁上下露真色
線若紫沙羅者後見古今注魏文帝宮人有巧笑者以妬
錦絲作紫粉塗拂其面

宋郊天儀仗圖 衮冕圖 車輅圖 易古吉璋猿 蓼花

草蟲 楊棐象 黃筮援 李伯時水墨馬 羣馬圖 邱慶

餘花禽 鍾隱雙禽圖 黃筮碎金圖 崔白梅竹寒雀

李公年桃溪春色 艾宣竹鶴 胡瓌馬騎契丹人凡畫毛

尾取狼毫疏渲 張敞駢馬圖 崔毅江鴨 李伯時着色

馬 郭忠恕避暑宮作界畫 黃居采鹿 艾宣鷄冠黃葵

杜鵑花圖 崔白秋塘戲鴨 郭忠恕界畫着色宮閣圖

李伯時着色 友遊宮圖 十人奄 徽宗臨張萱官騎圖

李伯時淵明圖 李伯時蓮社圖 趙大年小景 郭忠

恕飛仙圖 郭熙秋山圖

因念人與事機會合皆有數存其間九年春予一夕夢謁平章公於府第之東堂梅數行發書一櫃示予皆粉圖繪本金文玉牒今觀中祕所有璀璨溢目與夢中所見略同吁亦異哉傳曰嗜慾將至有開必先信哉斯言也作書畫目錄序

王晉卿烟江疊嶂圖并和坡詩

李伯時畫明皇乘三鬃赤驃後跋云昔李將軍思訓畫明皇擁嬪御數十騎摘瓜伯時仍爲山路小橋至元元年與翟處正觀于東平武濟又觀東坡與蒲資政傳正書并覓柿霜無核棗四帖有張行簡董師中元遺山跋語

僧傳古坐龍至元元年宣慰張順齋爲春旱于范大師觀迎
此龍於嚴東平北宅每旱張是圖輒雨此日亦然龍蒼駝蹲
坐火雲中項與鱗甲間皆有綠髮世所畫皆蝟虬耳宣和題
妙品
趙邈搨巽墨虎至兩目夾鏡睛隨人轉同史左丞觀於田尙
書和卿家已上二畫皆有詩大意古人欲以一藝名世者必
精思入神極古今之變而後已故能洞達天機氣隨物在至
觀之者亦有感格相應之理如摩詰苔磯靜釣水閣閑棊令
人不覺身在其間傳古龍出雨應氣來巽墨虎睛逐人轉鄰
姬輦蹙馬踐家具之變此長沙云精筆感人有如此者蓋非
虛談也秋澗老人題

丁丑秋奉御脫烈傳旨本院定撰順德資戒碑及普門塔碑

銘鹿庵曰老夫作資戒文乃令不肖撰塔銘憚謝不敏先生曰但作吾深意存焉及畢聞奏頗稱旨今日乃悟先生其誘掖成就後生如此

陳希夷嘗有詩云我見世人忙箇箇忙如火忙者不爲身爲身忙却可

商左山云顏平原中興頌蓋變玉筋大篆爲真楷耳

劉房山嘗說海陵欲南征先以十八人服御與上一同私行抵淮上以覘虛實號曰黑護衛前次相下宿南郭逆旅張燈置酒聞有新進失職劉其姓者先在邸中召與飲劉素善謳能詩卽以歌侑觴辭氣忼慷禮貌甚恭上喜甚遂詢其所以至此之意而默識之黎明劉復持酒餞謝上旣乘以手札付

劉曰府尹我親知也可用此按獻取錢幾千緡劉依命謁府尹疑通刺久不報見左右皇遽具儀物授旨方悟疇昔爲海陵云及還宮卽特旨起復劉爲京朝官後從南狩同歿江上至元十五年戊寅正月甲寅乙酉朔同李侍講德新應奉李謙陪百官就位望拜行在所凡七拜其侍儀司先一日於端門兩闕間灰界方所以板書百官號隨各司依品秩作等列班定以次入宮行禮禮畢由左掖門出風埃大作所謂出門塵漲如黃霧始覺身從天上歸曾有口號一絕隔夜端門分板位平明簪笏列駕行紫雲低覆千官入潤作金爐百和香讀韓文孔戮墓銘孔世三十八字音作蘇合反王承旨慶八秩詩一庵云人材落落自天成千佛經中第一名已令貳膳

常珍入但入朝行以杖行商左山云藥裹封災隨臆去酒杯
稱壽逐年新胡紫山云堅辭不允老而傳几杖恩光又十年
勇折桓文匡政弊力扶周孔上經筵又云塞破乾坤享重名
玉堂東觀又尊榮香山如礪瀘溝帶才與斯文作主盟
宋人畫瓊花圖花葉團團作九葉如聚八仙花揚州人說近
歲其花已枯朽矣

米元暉所藏古端研其背刻云此研色青紫而潤下巖石也
先公得于山谷若文室中磨李庭珪墨試諸葛氏筆世間真
有揚州鶴也後題曰元暉山谷云虎兒筆力能扛鼎好着元
暉繼阿章米因以字之亦羲之獻之例也

祠堯舜禹于所都唐開元五年爲始從褚無量請也見無量

傳

王黃華稱香品有蟠螭小月夜窻幽几之辭公壽止五十三
官至承務郎翰林修撰

黃華論汴河前宋以洛河入汴爲京西漕路其後黃河以南
洛水舊道斷絕今汴河名存其實止是京索須三水自滎澤
南入汴河故道行流

徽宗臨張萱宮騎圖其侍從有挈金驃駝者蓋唐制宮人用
金駝貯酒玉龜藏香

趙同簽說高麗東北有第五頭城其地有五城此蓋從南第
一城也

宋克溫說今山陰古金山也古于闐今日鄴端古烏孫今俄

羅斯潮海杭愛薛良河今錫里庫回鶻今輝和爾回紇今回
回不谷寒毗伽可汗身毒印都土蕃土波柘枝舞本柘拔舞
金人以名不佳改之

屈原湘中廟題曰清烈公

唐車服志帶駝尾取順下之義魚袋取其清潔魚目不瞑勤
而不解也

契丹以其國產鑛鐵乃爲國號故女真稱金以勝之或謂以
水生金非也高麗蓋州蓋葛牟城出明昌初易名曰辰州鹿
庵云

有旨講究光祿寺職掌寺與卿漢官也應劭曰光明祿爵勳
功也言光祿典郎謁者虎賁羽林舉不失德賞不失勞故曰

光祿勳郎中今秦始置掌宮殿門戶及諸郎在殿中之侍衛者故曰郎中令漢因之不改北齊隋唐止掌肴膳許左丞作新定官制圖大抵以唐爲則品從略與金同

杭州畫工潘氏寫真其法不用朽先草直以筆寫又不粉背言形似易容色難

晦庵云周之肅拜今之長揖也

唐檢校名蓋正官上加官

沅州安撫使郭彥高大名人說廣中風土其地皆山如水之波浪然蓋古盤瓠國在夜郎西南數百里與大理東境相接郭有詩地連兩廣多蛇窟水隔三湘絕雁書

丁丑歲二月初黃河自陝州靈寶清澄至河南府或云自潼

關至三門集津王子年拾遺丹邱千年一燒黃河千年一清
又曰聖人生鹿庵曾命擬中省賀表天開昌運統一車書地
應休徵河清陝洛恭惟德昭天漢恩溥淵泉覆幬何止于中
華洋溢遠活于方表以致潤涵九折鏡淨兩涯自陝至巴幾
千里之餘由乙踰丙殆三旬之久鱗介之泳游可鑑山林之
形影皆分躍圖馬于龍宮未容專美舞馮夷于鱗屋時出效
靈顧茲上瑞之方增特表吾皇之至聖臣某等叨居華省幸
覩榮光敢傾葵日之誠用代辭人之頌遐荒嚮慕百川宗滄
海而王寶祚洪延萬壽等丹邱之固

正月上旬歌括甲子風災丙子旱戊子蝗蟲庚子叛唯有壬
子最豐穰正月上旬子細看竇先生云近歲頗有應驗故錄

聞捷鹿庵命撰中省賀表天網雖疏曾恢恢而不失罪人斯
得迓穆穆以來平外侮旣消頌聲交作恭惟仁含動植德化
生成振長策而用三驅念天顯而惇九族洵雷之震遠驚而
邇懼大風之舉歌動而雲揚側聞喜自於日邊豈止威加於
海內臣某等職叨省署阻奉鸞輿佇目龍旂遙伸虎拜歸牧
武成於周馬歌功美邁於唐饒六轡言還喜動兩都之和氣
干官飲至懽騰萬歲之霞觴

馮渭金詔赦錄序有云灞陵森柏荒涼白露之中明惠寢園

寂寞蒼梧之遠又云荏苒十霜竟摧一戰

指哀帝也

東坡我有帖云外郡雖龕俗然每日惟早衙一時辰許紛紛
餘蕭然皆我有也內慰字不挑心寫宋人蕭山則題云今專

官橫將肆咆哮于庭太守色羞對吏民豈復有畫戟清香意
象耶然坡非置公事不問時平事少耳爲潁州時久雪一夕
不寐欲造炊餅救饑人又發義倉數千石作院炭數萬稱酒
務柴數十萬稱濟之未必常蕭然也所謂皆我有者特不以
外物之有累我內樂之有而已惟以逸處心以勞處事是之
爲能官

太常少卿宋宏道以先農燔肉來致適李應奉受益攜毛詩
青蠅至甫田諸圖請跋其後有云觀其禽魚草木車服邊豆
之盛而經國備物之制令人想見三代忠厚氣象如在其間
親承其事孰謂丹青形似起予至于斯耶

大都城隍廟設醮保祐青詞

代鹿庵作

天鑒雖高曾易顯忠之命基圖寅紹敢忘奉若之誠爰自君臨頗歷年所顧眇躬之上托致至理之維艱豈期外侮潛消復荷天休滋至巖風朔雪大開一統金穰玉燭屢致豐年而又雪靜祈連春回沙漠晝日有平安之報霜風無偃薄之虞匪涼德之能然皆神靈之所祐乃卽青陽之月恭修金籙之科誥演琅函真臨玉境導含景蒼珩之駕覆垂雲洪曆之仁監茲報謝之虔重以保持之福干戈止息永維四海之清邦國榮懷以尚一人之慶

新舩落至祭歲君文成舟委波謂之落至惟神灼知一歲之事泛彼中河轉致厥載上下安輸非神曷賴

修端門前橋啟土告歲君地祇文應門將將前臨天津玉輅

所經虹梁必陳爰構爰締築之陝陝神惟垂祐迄于有成
五方帝祭文因方殊號尊以帝稱殿臨五部有赫其靈維楮
之作鞭石駕梁所冀擁衛大來百祥

減江南冗員詔草諭江淮軍民人等夫張官置吏本以爲民
非擾民也朕自混一江淮于今五年憂卹元元之心不違夙
夜期于撫定安集以承上天全付所覆之意比聞陳奏不圖
設立之際官冗人濫重致煩擾念之憫然罔副朕志今者上
自行省宣慰司下及總府州縣等官酌量輕重去處其一切
冗濫凡有擾于民者盡行革去爾其各安恒業永底爾生旣
清舊染之風共樂維新之治其有作姦犯科似前不應者已
敕行御史臺糾察中書省究治外咨爾黎庶體予至懷

誠諭官吏詔草朕自統一南北已來設置羣官大小畢備俾上下承宣慰安元元而已近緣冗濫省併一新自爾厥後各慎修司以興滯補弊爲心以便國益民爲事務施實惠毋尚虛文夙夜在公尙期予治若有徇習故常貪殘蠹害者國有常刑朕其敢赦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唐申王六馬圖一曰奔虹赤二曰飛霞赭三曰騰霜白四曰凝露驄五曰決波騮六曰發電烏內奔虹赤與決波騮縮結其尾絡首皆鑿銜皆有鑣捧籠者服色皆以朱砂紅石綠粧染蘇門郭氏家藏

西溪折檻銘直言骨鯁天威雷霆非賴此檻資斧曷勝檻旣折矣從修不修佞臣見之面覲心羞檻謂直臣可無結舌爾

噫
氣不撓吾寧憚折世多張禹代無朱雲直檻橫檻整整而隨

徐子方爾瓶詩一竅鬼工開混沌八蠶神爾墮扶桑

玉堂嘉話卷二

玉堂嘉話卷四

穀梁子曰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獨陰也陽也天也三者全然後生

天極爲南北極天之樞紐常不動處譬則車之軸也河圖言崑崙者地之中也下有八柱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素問曰天不足西北地不滿東南注云中原地形西北高東南下今百州滿奏東之滄海則東西南北高下可知或問邵子曰天何依乎曰依乎地地何附乎曰附乎天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但天之形圓如彈丸朝夜運轉其南北兩端後高下乃其輻軸不動之處也其運轉者亦無形質但如勁風之來當晝則自

左旋而向右向夕則自前降而歸後當夜則自右轉而後左將日則自後升而趨前旋轉無窮升降不息是爲天體而實非有體也地則氣之查滓聚成形質者但以其束於勁風旋轉之中故得以兀然浮空甚久而不墜耳黃帝問於岐伯曰地有憑乎岐伯曰大氣舉之亦謂此也曰九重則自地之外氣之旋轉益遠益大益清剛究陽之數而至於九則極清極剛則無復有涯矣豈有榮度而造化之者先以幹維繫於一處而後以軸加之以柱承之而後天地乃定位矣

鹿菴先生江南平告天地文伏以時逢喪亂嶽瀆分疆運屬休明乾坤一統睽靖康之餘孽據江表以偷生依阻山谿動搖戈甲不修歲幣久虧事大之儀留止行人永絕親鄰之好

卽興師而問罪卽列陣而長驅戈船浮鄂渚之波鐵馬渡松關之險方知力屈始悔前非來至表以求哀願納地而入覲宋主某已於某月日來至闕下其江南郡縣人民已委官撫治了當是皆上帝垂佑靈祇降祥欲康功普被於黔黎故盛事施及於冲眇尚祈昭監永錫休嘉

告太廟文伏以踐祚守文雖本已成之業繼志述事敢忘未集之勲眷靖康亡滅之餘擅吳會膏腴之壤依憑江險壅隔皇風累興問罪之師猶守執迷之意逮戈船飛渡列戍土崩始悟前非方圖改過遂稱臣而奉表願納地以歸朝宋主某已於某月日來至闕下其江南郡縣人民已委官撫治了當朔風炎氣盡書軌混同之地商孫夏裔皆烝嘗助祭之臣顧

沖眇以何功實祖宗之餘蔭尚祈昭監永錫休嘉

瀛國公制辭時逢屯否岳瀆分疆運值休明乾坤一統眷靖
康之餘裔擅吳會之奧區遠隔華風久睽鄰好我國家誕膺
景命奄有多方炎風朔雪之鄉盡修職貢若木虞淵之地靡
不來庭罄六合以混同豈一方而獨異用慰後蘇之望爰興
問罪之師戈船飛渡而天塹無憑鐵馬長驅而松關失險宋
主趙某乃能察人心之安背識天道之推移正大奸誤國之
誅斥羣小浮海之議決謀宮禁送款軍門奉章奏以祈哀率
親族而入覲是用昭示大信度越彝章位諸台輔之尊爵以
上公之貴可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徒瀛國公主者施行

涼威肅酒與甘張沙是燉煌瓜晉昌

徒單侍講括

至元六年行用元寶鈔止七十餘萬錠於時爲御史會照刷
提舉司文按故知

至元七年天下軍民并析居總二百三十一萬戶

天千地支天有五陰五陽爲十幹地有六柔六剛爲十二支
九州地畝數後漢郡國志注九州之地凡二千四百三十萬
八千二十四頃定懇者九百二十萬八千二十四頃不懇者
一千五百二十頃

哲宗孟后元祐七年太皇太后以六禮儀制聘入宮曰

奉迎使

發策使

告期使

納成使

納吉使

納采使

以僕射左右丞攝太尉充使

六帖說曰樂天作類書名六帖通典選舉門載唐制開元中行課試之法帖經者以所習經掩其兩端中間微開一行裁紙爲帖凡帖三字隨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爲通此六帖之名所從起也六帖云者取中帖之數以名其書期於必中選也

鹿菴命擬復立按察司手詔以一身之微惟萬事之統不遑夙夜常切憂勤顧七道之提刑擴六條而從事近因省革偶值停閑然非違稽緩之愆縱令弗問恐伺便譸張之後爲害滋深仍轉側以詳思非監臨而罔益據所在按察司照依已降條畫依舊設立施行於戲鷹筆當搏擊之任不與護恐爲反傷琴瑟旣更張之餘識大體乃爲稱職

樂天每作歌詩成須令其家老嫗聽讀能通解其旨意辭爲之定體此無他不過通俗近人情而已特表而出之且爲艱澁無謂之戒西漢云

正大七年亳州節度使趙庭玉詔別有擢用其子贄時爲省知除掾既定省公問以召之之意贄曰以嫌疑故特回避既而去拜禮部尙書贄入賀

予嬰年見神川劉先生三蘇文讀不去手因問於先大夫曰古人有言蘇文熟啖羊肉蘇文生啜菜羹豈此之謂也

宋未下時江南謠云江南若破百雁來過當時莫喻其意及宋亡蓋知指丞相巴延也夫熒惑之精下散而爲童謠不爾何先事如此

宋真宗東封升中圖嶽頂有五色雲山下環衛以甲馬金道陵元會圖及郊天儀仗圖郊天圓丘圖會聞某官說當時掌禮者房千里中外幾用人三萬未知方澤制度與此何若

唐張說家藏明皇開元東封圖

有說

宋范石湖攬轡錄記興陵見宋使儀衛戊子早入見循東西御廊北行廊幾二百間廊分三節每節一門將至宮城廊卽東轉又百許間其西亦然亦有三出門中馳道甚闊兩傍有溝上植柳廊脊皆以青琉璃瓦覆宮闕門戶卽純用之北卽端門十一間曰應天之門下開五門兩掖有樓如左右昇龍之制東西兩角樓端門內有左右翔龍門日華月華門前殿曰大安殿使人自左掖門入北循大安殿東廊入敷德門東

北行直東有殿宇門曰東宮直北面南列三門中曰書英是
故壽康殿母后所居西曰會通門自會通北入承明門又北
則昭慶門東則集禧門尙書省在門外東西則左右嘉會門
門有樓卽大安殿後門之後至幕次黑布拂廬待班有頭入
宣明門卽常朝後殿門也門內庭中列衛士二百許人貼金
雙鳳幙頭團花紅錦衫散手立入仁政隔門至仁政殿下團
鳳大花毯可半庭殿兩傍有朶殿朶殿上兩高樓曰東西上
閣門西廊悉有簾幕中有甲士東西御廊循簷各列甲士東
立者紅茸甲金纏竿槍黃旗畫青龍西立者碧茸甲金纏竿
槍白旗畫黃龍至殿下皆然惟立於門下者皁袍持弓矢殿
兩階雜列儀物幢節之屬如道家醮壇威儀之類使人由殿

下東行上東階却轉南由露臺行入殿闕謂之欄子金主幞頭紅袍玉帶坐七寶榻皆有龍水大屏風四壁帟幕皆紅繡龍拱斗皆有繡衣兩楹間各有大出香金獅蠻地鋪禮佛毯可一殿兩旁玉帶金魚或金帶者十四五人相對列立遙望前後殿屋崛起甚多制度不經工巧無遺力場王亮始營此都規摹出於孔彥丹役民夫八十萬兵夫四十萬作治數年死者不可勝計

和宋書皇天眷命大蒙古國皇帝致書於南宋皇帝爰自平金之後蜀漢荆揚掣兵幾三十年交聘非一卒無成約比者川蜀擣虛荆湖批亢生靈有塗炭之苦戰士有暴露之勞朕甚憫焉是以卽位之始首議寢兵用示同仁以彰兼愛期於

休息元元與天下共享有生之樂而已且南交廣而西巴蜀北長江而東滄海分兵守險彼所持以爲國者也今戰艦萬艘旣渡江以扼海鐵騎千羣復踰廣而出蜀四塞無結草之禦六軍有破竹之威人所共知不必徧舉於此時也非不能倚角長驅水陸並進秋風虎旅指揮看浙江之潮春露鱸杯談笑挹吳山之翠蓋以佳兵不祥素所不喜守位以仁今之本心又況靖康南北釁端初無盤錯大故非如女真西夏惡積實深而不可解者也往者彼已勝負之事往來曲直之辭各有攸當置而勿論自今作始咸取一新故先之以信使申之以忱辭告寶位之初登明朕心之已定唯親王上宰能報聘之一來則保國樂天必仁智之兩得苟盡事大之禮自有

歲寒之盟若乃憂大位之難繼慮詭道之多方坐令失圖自
甘絕棄則請修浚城池增益戈甲以待秣馬利兵會當大舉
論天時則炎瘴一無畏憚論地險則江海皆所習知必也窮
兵極討一決存亡而後己方之所至天其識之禍自彼挑此
無可嫌在我者至誠可保在彼者聽所擇焉毋循前例止作
虛文時薦清和善緩福履不宣白庚申年四月七日開平府
行

李翰林欽叔一日與杜仲良在茶肆中有司召公甚急公曰
無他多是要撰文字渠留此勿去少當卽來已而果至曰爲
戒諭百官草詔適當筆者應奉程天翼程初入供職有猝不
易稱者公遂立草五百餘字允協事宜甚稱上意其辭曰朕

新卽大位肇親萬機國事實爲未明政統猶懼多闕尙賴爾文武多士內外庶寮上下同心始終戮力以副遺大投艱之托共成與滯補廢之功然而養資考者每務於因循嗜閑逸者或托於疾病因之積弊習以成風事至於斯朕將何賴蓋嘗深唯百姓勤勞之意尙不能忘累聖涵養之仁服田力穡而以給租庸輓粟飛芻而不憚征繕况爾等世膺高爵身享厚恩夫有國乃可以有家而爲臣亦猶爲子未有國不安而家可保必須臣竭力而君以寧加之事屬方殷時丁多故舊疆待乎恢復強敵期於削平正當經營之秋難行姑息之政朕旣夙宵軫念庶幾宏業以昭功爾其朝夕在公豈宜玩歲而愒日夫湯刑以儆具位周典以正百官茲出語言以爲明

訓掌刑者有法可奉母使有冤抑之情典選者有格可循毋
妄求疏駁之節錢穀當審知取予毋吝於出納之間臺諫當
指陳是非毋涉於細碎之事司農以敦本察吏不可苟且而
曠職司牧民以扶弱抑強不可聚斂而營私計至於大而分
間小而掌兵固當志殄寇讐日闢土宇受朝廷之托必思報
國念功臣之後常恐辱先又豈可平居或冒於糗糧臨事或
生於畏懼視郡縣之官妄分於彼此役部伍之卒不計於公
私凡有我官所當共戒其敬遵於邦憲務恪慎於官箴享富
貴於當年垂功名於後世且賞罰期於信必而功罪貴乎正
明茲誠前代之良規亦我祖宗之已事今當仰法要在決行
於戲任賢使能周室果聞於興復綜名核實漢家遂至於肅

清公勤者賞不敢私弛慢者刑茲無赦各勤爾職明聽朕言
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因賜國用安鐵券文皇帝若曰咨爾內
族英烈戡難保節忠臣儀同三司都元帥兼平章政事充王
完顏用安大邦維屏古有格言王府藏勲賞存舊典卿台階
孕秀海岳儲靈天賦忠貞性資明敏初爲兒戲營壘已成長
學神機風雲暗曉方將提挈義旗勤勞王家服金革以不辭
冒矢石而有勇填遭逢於多壘偶陷沒於他邦而能臨事見
機去僞從正變疾風雨謀先鬼神一舉而患難殄殲不時而
州縣皆復聽聞如此歎矚久之朕方總攬英雄興建功業體
天地含宏之德厚君臣始終之恩胙爾以諸王之封寵爾以
上公之位氏族已書於玉牒勲業復紀於太常同三司之威

儀建大將之旗鼓蓋欲宥及於十世何嫌恩積於一門泰山黃河永及爾裔皇天后土實聞斯言肆申白馬之盟庸示丹書之約嗚呼謂予不信鑒時人曠日之辭弗與同心如文公白水之誓尙奉非常之渥以保無疆之休此是左丞李實之子介然所作時爲翰林修撰

鹿庵云世傳米南宮者言禮部也自唐以來見稱或云指太常也米芾嘗爲太常官

宋高宗善書學擇諸王命史彌遠教之視可者以繼統孝宗其一也高宗因出祕府蘭亭使之各書五百本以試其能孝宗不旬日臨七百本以進

司馬公注古文孝經首章作仲尼閑居曾子侍坐廣揚名篇

於故治可移於官後有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之辭
續夷堅志載廣府某官苦蛇毒取雄黃貯紗囊中掛四壁間
既而承塵上日流黑汁視之有巨蛇一衆蛇十數皆腐潰而
死自是府舍清安絕無毒物蟠蝥

鹿菴云青詞主意不過謝罪禳災保佑平安而已宋史王安
石傳論安石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雖少
正卯言僞而辯行僻而堅王莽以六經文姦言不是過也
東坡論浩然之氣在身爲氣見於行事爲節合而言之爲道
故剛而不餒

歐陽公云韓愈不獲用於世修用於世而不盡
青陽夢炎說春秋書春王正月本無深意周雖建子其紀年

實用夏正觀幽國風爲可見矣只爲左氏書周正月故後人說謂以夏時冠周月又謂穀梁雖迂遠義理最明左氏尙文辭却差了義理

許魯齋說班固作古今人表分九等恐昔人心術行事不易知也如孔子稱四科言語宰我子貢至哀公問社食稻衣錦曰安皆爲失對稱管仲之器小哉而曰如其仁如其仁伊尹謂不以堯舜之道事君治民是賊君民也而佐湯伐桀其前後不同如此又云間獲玉山賊首害陳宣慰祐者斬揚州市予卽曰若陳爲善之心不宜懼此今若是命也如果得其賊天理爲不泯矣魯齋爲首肯

柳文五就桀贊序云伊尹聖人也不夏商乎心心乎生民而

已曰孰能由吾言由吾言爲堯舜而吾生人堯舜人矣退而思曰湯誠仁其功遲桀誠不仁朝吾從而暮及於天下可也於是就桀至於卒不可乃相湯伐桀俾湯爲堯舜而人爲堯舜之人吾所以見伊尹急生人之大

唐會要貞觀十四年陝州刺史房仁裕奏臣所管界內正月九日河變清者首尾三百餘里京房云河水清天下平宋少慶云所清處天地之氣上下澄澈故清亦如霜降水潦收而清也宏道又說文與可送東坡通判杭州詩云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坡初以爲常及遭事乃知與可爲知幾

相如傳云倒景者謂人在天上下視日月故曰倒景

課稅所立於合罕皇帝卽位之元年

諺云平生避車不遠一舍

李受益說宋人文廟位次立子思於孟子上

德州城壁壘高深城門內起直城前障掩蔽內外左右慢道其尾相屬俗傳云皆顏魯公制也

宋校正禮部韻說卅字本音入今人作二十字用卅字本音
斂字今人亦作三十字用

近杭州遺火燒五萬餘家延及御史臺少府監爐焉至祕書
監救得免有人作賦一聯云公道不行臺遂焚於御史斯文
未喪省僅存於祕書

觀顏魯公忠義堂等帖偶悟公書勁而潤蓋筆善轉而韻勝

故也

何參政繼先說大名宣撫司參議烏古論真區處事機甚有次斷時奉朝旨死囚呈省待報其餘邊關雜犯皆從便處決時圍李壇於濟南人心中外不安烏議一切重刑欲皆戮之使由子明已下皆以違制不從烏與左丞濶子清謀曰壇賊未下魏爲西鄰不便宜從事無以震讐衆庶竟戮之市人稱臨事知權變云真字正卿小字四和前朝近侍局大使
晦翁明道論性說

生之謂性止生之謂也

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命物之稟受於天者謂之性然天命流行必二氣五行交感凝聚然後能生物也性命形而

上者也氣則形而下者也形而上者一理混然無有不善形而下者則紛紜雜糅善惡有所分矣故人物既生則卽此所稟以生之氣而天命之性存焉此程子所以發明告子生之說而以性卽氣氣卽性者言之也

皆水也止各自出

此又以水之清濁譬之水之清者性之善也流至海而不汚者氣稟清明自勿而善聖人性之而全其天者也流未遠而已濁者氣稟偏駁之甚自勿而惡者也流既遠而方濁者長而見異物而遷焉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濁有多少氣之昏明純駁有淺深不可以濁者不爲水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然則人雖爲氣所昏流於不善而性未嘗不在

其中故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惟能學以勝氣則知此性渾然初未嘗壞所謂元初水也東坡云昔之爲性論者孟子以爲善而荀子以爲惡楊子以爲善惡混而韓愈氏又取夫三子之說而折之以孔子之論離性以爲三品曰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言孔子之所謂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者是論其材也而至於言性則未嘗斷其善惡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而已

晦庵象刑說周穆王五刑皆贖復舜之舊不察舜之贖初不上及五刑而穆王之法亦必疑而後贖穆王之事以予料之殆必由其巡游無度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無可爲計乃特爲此一切權宜之術以自豐而又託以輕刑之說以違道以干

譽耳

觀蜀工孫知微人樣渡海觀音像足前有謂小百花者蓋作一大青荷葉上布散諸天花故云又觀馬雲卿臨吳道子轉山北斗圖凡七人中有披甲者又觀周宣王宣榭敦考其款文至至元戊寅二千年矣顏魯公書出師表後題乾元元年戊戌歲蒲州刺史顏真卿奉敕書予以謂雖顏氏童僕尙不至此恐是世俗好事者爲之

廬摯說嘗聞諸先輩漢去三代最近高祖有爲之主不能革去秦弊復井田封建之制此最事之可責因與論作文當於易中求難難中求易相鑑之作當以蕭何爲首一日左丞姚公謂余不若自臯夔始而下自無首尾爲間余詳思處變之

極反經而不失其正者莫伊周爲大故自阿衡爲首

宋賓客云河水清河陰精本濁而反清不惟異常亦水氣之極盛也

李受益云祖宗次序自曾祖已上爲五代祖增而上之也

鹿菴云令之聲韻始自沈約及觀令禮部韻如十灰十三元音殊不協何以知其自約始以文選前聲韻不謹嚴乃知

鎮國寺柏上生芝中宮有旨令院官究其祥以進因與李受益具事實如左論衡云芝生於土土氣和故芝草生古瑞命記王者慈仁則芝草生瑞應圖王者敬事耆老不失故舊則芝草生西陽雜俎云屋柱木生芝黃者爲喜陶隱居云今世用芝此是樹木枝上所生狀如木槁音款抱樸子云木芝者生

於柏脂名曰木威喜夜視有光本草經云霍山生赤芝名曰丹芝常山生黑芝曰天芝泰山生青芝曰龍芝華山生白芝曰玉芝嵩山生黃芝曰金芝唐公遠靈芝經曰芝木之精也芝四季皆生名曰春精夏精秋精冬精又曰青芝一枝應木酒也

宋敏求春明宮退朝錄唐禮部郎中知省中詞翰爲南宮舍人百日後必知制誥又載初學記唐元宗爲諸王從學時命徐堅定撰離名初學終身觀之可也

雪庵李禪師與余觀柳誠懸書何進滔碑李云柳書法度最備予曰然然誠懸書令人易厭不若魯公筆法愈觀而意無窮也柳窘於法度取媚於一時中枯而無物顏意無窮蓋以

忠義之氣中冠之故也雪庵爲肯首劉太保常云中興頌雄偉如驅之一字若干金駿馬倚邱山而立

歐陽率更三帖一姚將軍墓誌二化度寺碑三追贈隨譚國公詔時貞觀五年也化度碑李百藥文率更規模一出黃庭至奇古處乃隸書一變耳李禪師說作字有得筆意時有得布置時趙大中庸說嘗見遺山與張緯文相謔見碑文過俞曰遺山又貨了一平天冠也

鹿菴說墨奉御近贈一歛硯殊發墨且增其色
馬雲漢說太庚麥無芒圓大謂之和尙麥

後宋宰相韓侂胄嘗改諸州後園蓮沼爲放生池詞臣高文虎作記有云鳥獸魚鼈咸若湯王所以基商後高作主司出

硬題困舉子一科生以高用事誤作一小詞嘲云高文虎誇伶俐萬苦千辛作個放生池記從頭無一字說及朝廷只把侂冑歸美夏王道我不是商王鳥獸魚鼈是你

劉元城與司馬先生論元宗初年焚珠玉於前殿時有云焚之前殿蓋欲人知此好名之心也一日侈心復回其弊有甚於此者晚年果如其言司馬公云惜乎史失其人姓名至今爲恨又云人君去賢任佞譬如治病飲良藥可愈非良藥卽死明知之只飲惡藥旣飲惡藥非至死不已蓋元宗暮年用相知林甫蕭松之佞用之甚久知張九齡韓休之賢退之甚速

張萱畫則天朝六蕃圖其布置取則天遊上苑詩意明朝遊

上苑火速報春知花須連夜發不待曉風吹及太宗朝蕃王橫軸文皇乘一花輿四近侍肩舁云閣立本筆

有詔集百官問鈔輕物輕事大學士王鹿庵對云物貴則不足物賤則有餘要以節用而不妄費庶物貨可平

宋少卿宏道說葬書分五星九星又有碁旋正式風水土丈二尺下爲土龍界又丈二尺下爲水龍界過此則吉又說唐太真改葬祖墓上有紫籐一株陰影甚茂旣伐去籐流赤津如血不數年劉氏滅之殆盡因以往歲改葬先妣夫人蘄氏初啟元堂其棺蓋上露珠交布成文如所結瓔珞然甚可觀也復有二黃蝶飛出其露華移時方晞宋公云在葬書此子孫潤澤文華之兆別有記以書其詳

慶壽長老滿公會住泰安天保寨聞土人說党竹溪未第時家甚窘至令其子爲人牧猪

燕城西南門曰端禮有大定末劉無黨所撰左丞唐括安禮碑有云尹大興時迎午休吏燕雀語堂下人不知有官府之

詞

康節與客游嵩山中涂客指所憇樹問曰此何日枯悴先生久不對客疑焉曰非不答吾有所俟曰俄一葉墜先生曰比吾二人還亡矣旣回樹已爲人伐去占法蓋取葉隨時刻而定其存亡者焉

鹿菴與顒軒論事顒軒曰天下事亦有不以理槩知者鹿菴大爲不然徒單公曰謂如大城南柳樹若不親觀如何知

東西幾行大小幾株鹿菴爲默然一座大笑
晦菴云張良曹參二人皆學黃老子房體用兼備曹得其體
而不得其用又云漢自武帝朝宰相但行文書而已

玉堂嘉話卷四

元代筆記小說

王實甫西廂記卷四

二

三八二

玉堂嘉話卷五

燕展築南城係金海陵天德二年見蔡無可大覺寺碑

史記不載蕭何脩未央宮事此非細事馬遷漢史而不見書何謂青居山古果州也

唐張嘉貞爲相弟嘉祐官金吾將軍每上朝軒蓋騶導盈閭巷時號所居爲鳴珂里

源乾耀爲相建言大臣子併求京職俊又率任外官非平施之道臣二息俱任京官請出以補外以示自近始詔可又議者言執政與國同休戚不崇異無以責成功上乃詔中書門下共食實戶三百實封自此始

裴耀卿遷長安令舊有配戶和市法人厭苦之裴一切責豪

門坐買豫給以直僦欺之弊遂絕

李之儀端叔說遺教經係徐季海書李善尺牘東坡所謂手簡三昧者也三昧者正定也

李屏山釋迦贊蓋出王勃成道記李但約散文而爲韻語耳其達摩讚曰柳樾者稱杖也

遺山新渠記有云水至平而善利物今以至平而爲不平不爭而爲必爭雖有萬折必東之心終有七遇皆北之勢

佛書曰獅子吼者言說法與無畏也四萬八千言大數也

嘗讀後宋布衣徐理所進律鑑書其序云律者以實統虛者也何謂虛氣與聲也氣之在天地間或聚或散聲之無色無形故氣成於管聲成於樂首取司馬遷法度又說班固所作

律志全取對韻說期於必中選也

鹿庵先生說爲學務要精熟當路成汁瀉成錠團成塊按成餅憚以爲作文字尤當如是又云東坡草字爲寫時肘著紙上故筆轉處多不圓草書體貴輕筆當持重楷書筆貴精謹而體尚寬綽

又說顏子壽天不當只去顏子身上論他自堯舜已降臯夔稷契周孔和氣所生者多矣至於顏子命數偶天亦不足怪譬如人家昆仲五人有三箇賢的必有兩箇不肖的

郭若思說天之分界南至臨海郡北至鐵勒部日去地八萬里交趾國日中人影在南

王黃華西京留守廳題名記說趙武靈王旣破林胡始城雲

中秦紹漢襲其名不改元魏之興也爲京師焉西際大河東連上谷南扼中山北控五原廣袤千餘里規以爲甸服逮遼德於晉晉割山前代北十有六州以賂之遼卽魏之故基改位爲宮闕是曰西京

六典云父之姊妹其姪稱之曰女伯女叔

唐盧坦傳舊制官階勛俱三品始聽設戟後雖轉四品非貶削者戟不奪自貞元已來京師立戟者才十八家

唐陸贄傳云人君合德於天曰皇合於地曰帝合於人曰王父天地以養人治物得其宜者曰天子皆大名也三代而上所稱象其德不敢有加焉至秦乃兼曰皇帝流及後世皆稱之君始有聖劉天元之號故人主重輕不在稱謂視其德何

如爾

宋宏道說其舅劉景元先生善記一日友人與游市取染工歷令讀數面試之一覽背誦不一字差又徒單侍講與孟解元駕之亦善誦記取新刻稼軒樂府吳子音前序一閱卽誦亦一字不遺

詳定官張孝純說一士人候某官疾旣去遺一藁於坐視之蓋預作祭文也一日又問一病友友曰且休放入待探懷無祭文相見聞者大笑

米先生端州斧柯山石說端州石出高要縣斧柯山山前臨大溪其絕頂匠者於此鑿石歲久乃成洞穴今已極深遂洞中常有水至春冬水涸採石中陰黑無所覩但以手捫石隨

大小取之凡石理之精麤卽良工往洞中且不能別至於瑕玷墨脈須出洞乃可識故有累日月而不得一佳者大抵以石中有眼者爲最貴世謂之鸚鵡眼蓋石文精美如木之有節也不知者反以爲石病吁可痛哉凡取石有四曰上巖下巖西坑後歷上巖之石最精下巖次之唯上巖之石乃有眼眼之美者皆綠黃二色相重多者自外至心凡八九重其狀皆圓以色鮮美重數而圓正者爲上其大者尤爲希有絕大者乃如彈丸有布列硯中或如北斗或如五星心房之形者價不減數萬其生於墨池之外謂之高眼其內者爲低眼曰高眼者以其不爲墨所漬掩常可觀於前也無眼者雖資質甚美不出于錢石之品有數種其色正紫而微有青潤無芒

叩之無聲此近水者也其色微紫而不深重近日視之畧似有芒叩之有聲此巖壁之石二者最爲發墨乃石至精者其次青紫參半或紫而近赤或青多紫少皆石之下也端人爲硯凡色之不佳者須用佛桑花染漬之初亦可愛經水卽如故又山有自然團子或云剖其璞而得焉謂之子石又謂石之有金線者爲美此正其病也端人亦不取云唯材之大者尤爲難得每購求方六七寸而亡病脉者固亦少矣比歲所貢方硯者五皆以尺爲準然止於巖石之中品或眼工人輒鑿去之恐異日復求不可必致也

太常新樂祭祖宗於藩邸文

時開邸嶺上

其辭曰惟我烈祖誕受

上帝之命肇造區夏先皇帝嗣守大業卒其伐功圖惟奉答

神祐光昭前烈而祀典闕如爰命多方旁求先王之樂八音
邊逸未潰於成今予小子肅將天子之明命俾殿南服聞時
周禮將具於我魯邦欽命攸司是徵是舉匪敢私闕庶用
畢我先志以對天之休神其格思

翰林學士徐威卿先生辭也官至集賢院大學士

金登科記序道散而有六經六經散而有子史子史之是非
取證於六經六經之折衷必本諸道道也者適治之路天下
之理具焉二帝三王所傳是已三代而上道見於事業而不
在於文章三代而下道寓於文章而不純於事業故鄉舉里
選取人之事業也射策較藝取人之文章也兩漢以經術取
士六朝以薦舉得人莫不稽舉於經傳子史焉隋合南北始
有科舉自是盛於唐增光於宋迄於金又合遼宋之法而潤

色之卒不以六藝爲致治之成法進士之目名以鄉貢進士者本周之鄉舉之遺意也試之以賦義策論者本漢射策之遺法也金天會改元始設科舉有詞賦有經義有同進士有同三傳有同學究凡五等詞賦於東西兩京或蔚朔平顯等州或庭試試期不限定月日試處亦不限定州府詞賦之初以經傳子史內出題次又令逐年改一經亦許注內出題以書詩易禮春秋爲次蓋循遺舊也至天眷三年浙津府試迨及海陵天德三年親試於上京貞元二年遷都於燕自後止試於浙津府收遼宋之後正隆二年以五經三史正文內出題明昌二年改令羣經子史內出題仍與本傳此詞賦之大畧也經義之初詔試真定府所放號七十二賢榜迨及蔚

州浙津令易書詩禮春秋專治一經內出題蓋循宋舊也天德三年罷去經義及諸科止以詞賦取人明昌初詔復興經義此經義之大畧也天眷二年令大河已南別開舉場謂之南選貞元二年遷都於燕遂合南北通試於燕正隆二年令每二年一次開闢立定程限月日更不擇日以定爲例府試初分六路次九路後十路此限定月日分格也天德二年詔舉人鄉府省御四試中第明昌三年罷去御試止三試中第府試五人取名合試依大定間例不過五百人後以舉人漸多會試四人取一名得者常不下八九百人鄉試取奏旨此限定場數人數格也自天眷二年浙津放第於廣陽門西一僧寺門上唱名至遷都后命宣陽門上唱名後爲定例此唱

名之格也明昌初五舉終場人直赴御試不中者別作恩榜賜同進士出身會元御試不中者令榜末安插府元被黜者許來舉直赴部初貞祐三年終場人年五十以上者便行該恩此該恩之格也大定三年孟宗獻四元登第特受奉直大夫第二第三人授儒林郎餘皆從仕郎後不得爲例明昌間以及第者多第一甲取五六人狀元授一十一官第二第三授九官餘皆受三官此又授官之法也進士第一任丞簿軍防判第二任縣令此除受之格也近披閱金國登科顯官陞相位及名卿士大夫間見迭出代不乏人所以翼贊百年如大定明昌五十餘載朝野閒暇時和歲豐則輔相佐佑所益居多科舉亦無負於國家矣是知科舉豈徒習其言說誦其

句讀摛章繪句而已哉。篆刻雕蟲而已哉。固將率性修道之人，文化成天下，上則安富尊榮，下則孝悌忠信，而建萬世之長策。科舉之功，不其大乎？國家所以稽古重道者，以六經載道，所以重科舉也。後世所以重科舉者，以維持六經能傳帝王之道也。科舉之功，不其大乎？庚子歲季秋朔日，東原李世弼序。

唐人黃金臺詩：燕昭北築黃金臺，四方豪俊乘風來。秦家燒書殺儒客，肘腋之間千里隔。去年八月幽州道，昭王墓前哭秋草。今年五月咸陽關，秦家城外悲河山。河上關頭車馬路，殘日青煙五陵樹。圖克坦駟軒云：此詩議論深長，甚可學也。皇甫湜編年紀傳論古史編年至漢司馬遷始更其制而爲

紀傳相承且編年之作豈非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者哉司馬氏作紀以項羽承秦以呂氏接之亦以歷年不可中廢故也

均輸法起桑宏羊謂市井百貨皆輸官坊商賈不復貿易唐禮部員外郎爲瑞錦窠員外廳前有大石碎諸州廢印於上又掌圖寫祥瑞令狐楚元和初任此員外郎嘗有詩曰移石幾回敲廢印開箱何處送新圖是也退朝錄

疏廣云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富者衆之怨也吾旣亡以教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待君子以誠治小人以術反是爲不仁不智矣
東銘倡乎兼愛其實理一而分殊

漢制州郡佐史自長史以下皆太守刺史自辟如杜高則楊震所辟李膺則胡廣所辟

唐制採訪節度官屬自判官已下得自辟舉未報則稱攝已命則同正如杜甫則嚴武所辟韓愈則董晉所辟三司使謂鹽鐵度支置制條例司

歐參政云天下之事惟宰相得行惟臺諫得言

漢時長安北七百里卽匈奴之地

長城始築自趙簡子議者亘千里人治一步役三十秦制商鞅佐秦以爲地利不盡更以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給一夫又以秦地曠而人寡晉狹而人夥誘三晉之人耕而優其田宅復及子孫使秦人應敵於外非農與戰不得入官大率百

人以五十爲農五十人習戰故兵強國富

漢故事漢興七年長樂宮成諸侯朝畢復置酒侍坐殿上伏尊以卑次起上壽故事上壽四會曲注言但有鐘鼓無歌詩魏青龍二年以古置酒曲代四會曲又易古詩爲羽觴行用爲上壽曲施用最在前鹿鳴以下十二曲名食舉樂而四會曲遂廢

古者司會今之尚書也周官司會以參互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歲會考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笮復引一索其名爲笮人懸半空度彼絕壑此獨孤及招北客辭也

天子之門以通十二子謂甲與子爲支干之首總而言之也

六壬王爲水其數皆六如六丙六丁之類

百六之會章會統元漢以黃帝上元甲子爲首至太和元年

所積之數至百六十年爲一厄也

漢律
歷志

高麗官制其品從論穿執傘有陪蓋爲從傘也金國初問宋

索金文玉冊宋曾冊爲東懷國

溫公通鑑無高祖廢孝惠留侯招四皓從太子事伊川易傳
取之者善其智而能諫以明納約之義溫公去之者爲後世
慮遠矣去取之意兩不相悖學者當默識之

楊龜山云箕子疑亦可死而佯狂以避蓋以父師之義死之
則傷勇矣

老莊之學衡麓胡先生云老莊見周末文勝人皆從事於儀

物度數不復以誠信爲主故欲掃除弊迹以趨平本真而矯枉太過立言有失元虛幽眇不切事情遂使末流遺畧禮法忽棄實德浮游波蕩其爲世害更甚於文滅質

漢開西域三十六國後稍分至五十餘國皆在匈奴之西烏孫國之南遠者萬有二千餘里近者不下九千餘里

或問上蔡先生講論經典二三其說者當何從謝答曰用得卽是驗之於心而安體之於身而可行斯是矣如求之或過於幽深證之或出於穿鑿徒將破碎大體不見聖賢之用心宜無取焉

劉元城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

楊龜山語游執中云常以畫驗之於妻子以觀其行之篤與

否也夜考之於夢寐以下其志之定與否也

伊川先生云讀書當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

東坡先生云聖人之言當以數句成文而求其意若學者率以一字爲斷遇其不同則異說生焉

朱文公語學者觀書法云且當玩味大意就自己分上著實體驗不須細碎計較一兩字異同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

東坡論老莊之教君臣父子夫婦之間汎汎乎若萍游於江湖而適所值者商鞅韓非得其所所以輕天下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大抵於所厚者薄則無所不薄理勢然

也

陳履常云士大夫視天下不平之事不當懷不平之意平居憤憤切齒扼腕誠非爲己一旦當事而發之如決江河其可禦耶必有過甚覆溺之至切爲陳子之論有大學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之義要當廓然大公物來而順應之胡文定公曰有志於學者當以聖人爲則有志於天下者當以宰相自期降此不足道矣

石徂徠曰士之積道德富仁義於一身蓋假權位以布諸行事利於天下也豈有屑屑然謀夫衣食者歟

侯師聖曰事君者以行道爲志非爲祿也然亦有時而爲貧若專以祿爲事則廝役之志也

胡衡麓曰士之器大概有之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
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者苟富貴而
已則亦無所不至矣孔子所謂鄙夫之事

橫渠曰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爲事是代大匠斲鮮不傷手也
堯夫詩曰慎勿輕言天下事伊周元不是庸人

陳述古曰大丈夫當容人勿爲人所容

伊川云別事人都強得惟識量不可強如鄧艾位三公年七
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謝安當謝元破苻堅對
客圍棋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強終不得又云堯舜事業亦
只如太虛中一點浮雲過目

胡文定公語楊訓曰人家切不要事事足意得常有此不足

處便好人家才事事足意便有不好事出亦體消長之理言也

青苗錢如今之預取麥錢也假如即日麥價一貫借與五百將來徵麥一石

助役錢國家遇有大役均取錢於民官爲雇傭也

唐故事奉使四夷其印章曰大唐入某國之印見蜀王建世家

五代吳越貢賦朝廷遣使皆由淄萊泛海歲常漂沒其使

吳越王錢鏐嘗游衣錦軍作還鄉歌歌曰三節還鄉兮掛錦衣父老遠來相追隨牛斗無亭人無欺吳越一王駟馬歸

唐開元二年制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

政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永爲恒式

漢制由郎官而出宰百里由郡守而入爲三公

漢少府掌山海陂澤之稅以備天子私奉大司農掌國貨以供軍國之需

漢制武帝北伐乃置萬騎太守而馬政兼於郡二千石

崔浩攷校漢元以來五星行度並譏前史之失以示高允允曰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此乃歷數之淺今譏漢史而不覺此繆浩曰所繆云何允曰按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且在尾箕其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寅北二星何因附日而行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後歲餘浩謂允曰前所論者本不經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言以前三

月聚於東井非十月也

顏高麗歷曰詔云惟歷象日月星辰乃能成歲自侯甸男邦采衛要欲同文直學士高鳴雄飛辭也公太原人官至吏部尚書

原闕

字同叟淮南高郵之隱君子也身

原闕

骨如削石瞳子碧色有光嘗賣繪於市遇華

原闕

從授

鍊丹鑄劍長生之術元翁名碧天其師

原闕

海蟾海蟾之師

曰呂洞賓洞賓之師曰鍾離權

原闕

五世矣

原闕

云龍不識石人不識風鬼不識土魚不識水

原闕

先生云陽不冬藏春氣發而無力

原闕

十

一月十二月十四日

原闕

陽羅泐渡江明年十二月臨安降度宗二庶

原闕

陳宜中文天祥兩淮張世傑擁入許浦江口時

原闕

因改號景炎凡八月十六年爲帥臣張

原闕

戰於厓山

口執文天祥至大都囚之上屢欲赦出相之竟不從十九年

十二月初九日戮於燕南城柴市

錢譜劉更生傳舜父盲其母常鬻薪以自給舜時糶米返置

錢於米囊中以還其母則重華之世錢已行矣此唐代錢之

驗也賈逵注真商金幣三等錢爲下等先儒所傳有錢明矣

梁大司馬顧協所撰錢譜序云

漢尚書郎主作文書起草月賜赤管一雙

玉堂嘉話卷五終

玉堂嘉話卷六

野合女子七七四十九陰絕男子八八六十四陽絕過此爲婚爲野合時叔梁紇過六十四娶顏氏少女故曰野合

宋紹興中衍聖公渡江而東者孔玠也

蠶爲龍之精按馬質云禁原蠶注天文辰爲馬蠶書曰蠶爲龍精月值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李林甫月令釋曰先蠶天駟也先蠶之神或以爲苑窳婦人寓氏公主或以爲黃帝或以爲西陵氏或以爲天師歷論不一然蠶爲馬首其性喜溫惡濕其浴火月而再養則傷馬此固以馬同出于天駟矣然天駟可爲蠶祖而非先蠶者也蠶婦人之事史記黃帝娶西陵氏始蠶漢祀苑窳婦人寓氏公主此或有所傳然

其祭祀壇或少牢或太牢或一獻或三獻禮必皇后親享北

齊使公卿祀之非也其曰龍精

見荀子賦黨○此下當有脫文

開府儀同三司謂置府辟吏儀同三公也

唐制

感生帝唐王仲邱傳引鄭元注云天之五帝遞王王者必感以興故夏之正月祭所生于郊以其祖配之因以祈穀感帝之祀貞觀用之矣

廟制古者天子七廟虞至周不易之制也七廟者各異廟前廟後寢漢自明帝遵詔儉約無起陵寢藏衣裳於廟魏立二廟晉宋齊隋及唐皆同一廟而異寢建廟及寢廟所以象生之有朝寢所以象生之有寢也建之觀門之內不敢遠其親也位之觀門之左不忍死其親也諸侯五廟謂二昭二穆與

太祖之廟五鄭氏曰太祖始封之君王者之後不爲始封之君廟蓋諸侯不敢祖天子故王之子弟始爲諸侯不得立出王之廟後世子孫祖其始封者而其或有大功德特命祀其祖先而廟可也魯有姜嫄文王之廟鄭祖厲王是也若王者之後始封之君非有功德不可爲祖則祖其先代之王也宋祖帝乙是也

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三鄭氏曰太祖是別子始爵者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鄭志答趙商謂王制商制故雖非諸侯之別子亦得立太祖之廟周制別子爲太祖若非別子之後雖爲大夫但立父祖曾三廟隨時而遷不立始爵者爲太祖也然左氏曰大夫有二宗荀卿曰大夫士有常宗則

大夫有百世不遷之大宗有五世則遷之小宗是太祖之廟常不遷也祭法曰大夫三廟考與王考皇考有廟顯考祖考無廟

太祖正東向之位劉歆曰孫居王父之處以正昭穆

父以明祭下曰

昭子以敬事上曰穆

則與祖相代此遷廟之殺也張純曰父子不並坐

而孫從王父決疑要注曰凡昭穆父南面故曰昭昭者明也子北面故曰穆穆者順也杜佑曰太祖於室之中與西壁下東面太祖之子南面為昭次之昭之北面對為穆張純曰元始中禘禮父為昭南面子為穆北面對為穆父子不並坐也

又祭統曰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

藏主開元禮元鑑曰藏主合在何處按五經異義云藏主於

廟西壁中備水火之災必在西者長老之處地道尊右鬼神

幽陰也祭薦檀弓有薦新如朔奠

謂重新物爲之殷奠

王制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祭二以首月薦二以仲月士用特豚大夫用羔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雁高堂隆曰天子諸侯月有祭事其孟月四時之祭也大夫以上將之以羔或加大而已士以豚庶人則惟其時宜魚雁可也又薦新雖在廟皆不出神主五禮精義曰但設神座

陳氏曰人子之於親飲食與藥必先嘗而後進四時新物必先獻而後食寢廟之薦新亦推其事先之禮以盡誠敬而已

宋秦益公檜家廟制紹興中命立家廟於私第中門之左一堂五室世祖居中東二昭西二穆堂飾以黝堊神版長一尺博四寸五分厚五寸八分大書某官大夫神座貯以帛囊藏以漆函用神幄歲四享用孟月柔日其三獻有司言時享用常器常饌上做政和故事命制祭器賜也

舞雩臺雩祭蓋龍見建巳之月巳乃陽亢之時陰氣難達用女巫舞雩女陰也舞所以達陽中之陰也又吁嗟而禱雨曰雩

社稷爲社五土之神稷五穀之長首種先成故長蔡邕曰其位在中門之右社主陰其壇故北向天子曰大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爲民族居百家

以上共立一社曰里社各以所宜木立而表之大社廣五丈諸侯半之蓋方廣二丈五也皆冒以黃土其主以石謂石土類也其位社東而稷西王之祭也南面其服也絺冕其牲黝其祭血取其陰類罇大鬯其樂應鍾舞帔舞其鼓靈鼓凡皆因其物以致其義雖庶人亦得祭之春有所祈而秋有報也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效以其同功均利養人故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故教報焉家主中霤田主社示本也

陳氏禮書

諸侯城郭之制典命云上公九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命數爲節

國家國之所居謂城方也公之城方九里宮方九百步侯

伯之城方七里宮方七百步子男之城方三里宮方三百步

五土所宜鴻烈子曰土地各以類生故山氣多男澤氣多女阻氣多暗風氣多聾林氣多癢木氣多偃巖下氣多腫石氣多力險阻氣多瘦暑氣多天寒氣多壽谷氣多痺邱氣多狂衍氣多貪輕土多利重土多遲清水音小濁水音大湍水人輕遲水人重堅土人剛弱土人肥壩土人大沙土人細息土人美耗土人醜

七水所宜汾水濛濁而宜麻濟水通和而宜麥河水濁而宜菽洛水輕利而宜禾渭水多力而宜黍漢水重安而宜竹江水肥仁而宜稻平土之人慧而宜五穀爾雅曰太平之人

仁丹穴之人智太蒙之人信空侗之人武

釋菜鄭司農云古者士相見於君以雉爲贄見於師以菜爲贄釋卽舍也始入學必舍菜禮先師也菜蘋藻之屬蓋以泮宮有芹藻猶子事父母有葍苴也

姓族氏說

姓

氏

族族族族

詩曰振振公姓振振公族書曰錫土姓左氏衆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氏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周語曰伯禹疏川導滯鍾水豐物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堯賜禹姓曰姒封之有夏

謂其能以嘉利富生物也祚四岳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爲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人也

姓非天子不可以賜而氏非諸侯不可以命姓所以繫百姓之正統氏所以別子孫之旁出族則氏之所聚而已古者或氏於國則齊魯秦吳是也氏於諡則文武成宣是也氏於官則司馬司徒是也氏於爵則王孫公孫氏於字則孟孫叔孫氏於居則東門北郭氏於志則三烏五鹿氏於事則巫土匠陶是也蓋別姓則爲氏氏則有族族無不同氏氏有不同族故八元八愷出於高陽氏高辛氏而謂之十六族是氏有不同族也商氏條氏徐氏之類謂之六族陶氏施氏之類謂之七族宋氏華氏謂之戴族向氏謂之桓族是族無不同氏也

贊禮帛有衣被之仁皮有炳蔚之文故孤執之羔有跪乳之禮有羣而不黨之義故卿執之進必以時行必以序鴈也故大夫執之交有時別有倫被文以相質死分而不變者雉也故士執之可蓄而不散遷者鶩也故庶人執之可畜而不違時者雞也故工商執之

食邑說秦爵二十級惟徹侯乃得食縣其關內侯本無食邑其加異者列之關內之邑食其租稅

漢初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食者除租每戶一歲更輸錢二百貨殖傳所謂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是也

漢因鄉評取士謂因人共推之也如公孫宏以充賦萬石君以謹孝聞

漢初八仕者不限年如劉向陳咸以八十爲郎劉辟疆以八十爲衛尉公孫宏以八十爲相趙充國以七十爲將軍貢禹八十遷御史大夫

漢集議漢置大夫專掌議論事苟疑似未決合中朝之士雜議之自兩府大臣以下至博士議郎皆得議之不嫌於卑抗尊也如呼韓邪單于款塞卒用郎中侯應之策朱博得罪議獄者五十八人王嘉得罪議者六十八人故曰漢集議有公天下之心

漢封侯號有宰相封侯者公孫平津是也有婦人封侯者蕭何夫人同封鄼侯樊噲妻呂須封羌侯是也以地名封者平陵宜春是也以功封者冠侯驃侯是也以美名封者博望博

陸是也

太行山水皆淤流地中關中諸水皆行流地上

金銀魚袋唐高宗給五品上隨身銀魚袋以防詔命之詐出內必合之三品以上金飾袋垂拱中都督刺史始賜魚中宗景龍中令特進佩魚散官佩魚自此始宋張師正倦游錄云魚袋者取事君夙夜匪懈之義以金爲飾亦身之華也

上公桓圭侯信圭伯躬圭鎮圭冒圭

公謂二王之侯及王之上公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信當爲身與躬圭蓋皆象以人形爲瑑但文有龕縛耳欲其慎行以保身也鎮圭尺二寸天子守之鄭氏曰鎮安也所以安四方以四方鎮山爲飾崇高敦厚而萬物附焉

者山也冒圭孔氏曰冒以齊瑞信方四寸邪刻之然冒之以知諸侯之信偽猶今之合符也

子穀璧男蒲璧

穀所以養人蒲爲席以安人璧皆徑五寸子男不執圭者未成國也蓋桓強立不撓而安上爲任故公圭瑑之身伸而躬屈伸者尊足以候外而蔽內屈者卑足以長人故侯伯之圭瑑之子不足以長人而可以養人故璧瑑以穀男不足以養人而可以安人故璧瑑以蒲圭者天之用璧者天之體盡其用者必盡其體得其體未必盡其用此圭璧所以不全也

王后駟琮

組音

作方玉五寸上有鼻以組繫之因名焉蓋古者建國王立朝

后立市用以爲權也

牙璋中璋

典瑞曰牙璋起兵旅以治兵守鄭司農曰牙璋瑑以爲牙牙齒兵象故以牙璋發兵又牙璋中璋皆有鈕牙之飾賈公彥云軍多用牙璋軍少用中璋白虎通曰璋位南方南方陽極而陰生兵亦陰也故以兵起爲義如漢有銅虎符魏有兵符以發郡國兵豈牙中之類歟

白琥

刻虎爲形者以形成於秋也琥禮西方之玉也以鹽爲虎形者亦示武之謂也

瑗說文曰瑗大孔璧也人君上除陞以相引

環玦

荀子曰絕人以玦反絕以環范甯釋穀梁曰君賜之環則還賜之玦則往蓋環之爲物或施於佩或施之於帶反絕佩環則不佩玦

六幣相合

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虎以繡璜以黼何也昔太王事狄人以皮幣繼之以犬馬終之以珠玉昆珠三重於犬馬犬馬重於皮幣則合圭以馬合璋以皮宜矣繡黼皆陰功也繡則五色之全黼則白黑而已是繡備於黼也則合琥以繡合璜以黼宜矣婚禮納徵以束帛饗贈送者以束錦聘禮享君夫人以束帛覲以束錦上大夫與下大夫致

賓介饗餼皆以束帛賓介饋之以束錦食禮君侑幣小束帛大夫相食以束錦是帛宜於錦也則合璧以佩合琮以錦宜矣

圭東方也馬動物也璋南方也皮文物故以文琥西方也萬寶之成莫備於此故以繡璜北方也陰陽之辨莫斷於此故以黼此六幣所以合之之意也 皮馬不上堂故珪璋特達於上然則璧琮琥璜皆非特達者歟

伏日歷忌釋曰伏者何也金氣伏藏之日也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至於立秋以金代火金畏於火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故也

臘日風俗通曰禮傳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曰臘臘者獵也因獵取獸祭先祖也漢火行衰於戌故曰臘也漢舊儀曰臘者報諸神鬼古聖賢有功於民者禮記伊耆氏始爲蜡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也周禮祭蜡則歛幽頌擊土鼓以息老物

周禮節有八節玉節之制以玉爲之以命數爲大小守邦國者用之角節用犀角角在鼻上是角中之貴守都鄙者用之虎節山多虎者用之謂晉國之類以金爲節鑄象焉必自以其國所多者於以相別爲信人節平地多人者用謂衛國之類龍節澤多龍者用之謂鄭國之類皆以金爲之以英蕩輔之英蕩畫函也以竹爲之而有飾焉盛節器也輔之節者使

不損也旌節道路用之道路謂鄉遂大夫也符節都鄙用之
都鄙謂公之子弟及卿大夫采地之吏也管節以竹爲之析
節竹爲符節全竹爲管節如今之竹使符也其有商者通之
以符節門關者與市聯事節可同也康誥曰越小臣諸節春
秋宋司馬握節以死司城效節於府人而去司馬牛致其邑
與珪而適齊珪守邑
土信符則守節不特於邦國都鄙雖官府小臣
亦有之矣

漢竹使符銅虎符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付郡守以傳司關
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如今移所過文書凡通達於
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漢制門關用傳作兩行書繪帛上
各持其一出入合之豈古之遺制歟

玉堂嘉話卷六

玉堂嘉話卷七

喪服小記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五世而遷之宗宗其繼高祖者也是故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尊祖故敬宗所以尊祖禰也大傳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

禰繼禰小宗小宗

禰繼禰小宗小宗小宗

禰繼禰小宗小宗小宗

禰繼禰小宗小宗小宗

別子繼別爲祖爲宗大宗大宗大宗

諸侯

繼世之君

君君君君君

陳氏禮書云公子不得禰先君故爲別子而繼別者族人宗之爲大宗遠雖至於絕屬猶爲之服衰三月庶子不得祭祖故諸兄弟宗之爲小宗以其服服之大宗遠祖之正體則一而已小宗高祖之正體其別有四則繼禰者兄弟宗之繼祖者從兄弟宗之繼會祖者從兄弟宗之繼會祖者從祖兄弟宗之繼高祖者從會祖兄弟宗之四世親盡屬絕而不爲宗矣然言繼別爲宗又言繼別子之所自出者言繼禰爲小宗又言宗其繼高祖者則繼別子者子之子也繼別子之所自出者卽別子也繼禰者庶子之子繼高祖者五世之孫也繼禰言其始繼高祖言其

終繼別言其宗繼別子之所自出言其祖經言繼別子之所自出穎達言別子之所由出然則別子之所由出卽國君也其可宗乎

聖衛宏漢書舊儀曰璽白玉螭虎紐文曰皇帝行璽天子信璽凡六又曰諸侯王印黃金橐駝紐文亦曰璽列侯黃金印龜紐文曰印丞相將軍黃金龜紐文曰章中二千石銀印龜紐文曰章千石六百石四百石銅印鼻紐文曰印孫堅得傳國璽方圍四寸上紐盤五龍然則漢天子之璽其方不過四寸諸侯王已下其小可知

土牛制義

月令季冬命有司出土牛以送寒氣

正義曰出猶作也丑爲牛牛可牽止也送猶畢也其月建丑又土能剋水持水之陰氣故時作土牛以畢送寒氣也土勝水故可以勝寒又且以升陽唐月令季冬出土牛以示農耕之早晚若立春在十二月望則策牛人近前示其農早立春在十二月晦及正月朔則策牛人當中示其農平立春近正月望則策牛人近後示其農晚也後漢志季冬作土牛六頭於國都郡縣城外丑地其牛色以歲之幹色爲首甲乙木其色青丙丁火其色赤戊己土其色黃庚辛金其色白壬癸水其色黑以支色爲身寅卯木其色青巳午火其色赤申酉金其色白亥子水其色黑辰戌丑未土其色黃納音色爲腹若甲子乙丑金其色白丙寅丁卯

火其色赤他皆倣此以立春日幹色爲角耳尾支色爲脛
納音色爲蹄設令甲子歲甲爲干其色青則青爲牛首子
爲水其色黑則黑爲身納音金其色白則白爲腹又若丙
寅日立春丙爲干其色赤則赤爲角耳尾寅爲支其色青
則青爲脛納音火其色赤赤爲蹄

九州釋義

兗州兗信也五行星流而爲兗

豫州豫舒也又序也言陰陽分布各得其序

荊州荊疆也陽盛物堅其氣急

冀州冀近也爾雅云兩河間曰冀

青州元命苞曰虛危星精流而爲青

雍州雍壅也唐地紀曰雍兼得梁州之地西北位陽所不及陰氣壅遏故取名焉

益州益謂溢也

舒徐也揚輕也

鍾山

徐爰曰建康北十餘里有鍾山漢末金陵尉蔣子文討賊戰亡靈發於山因立蔣侯祠故世號蔣山神

赤縣

張衡靈憲圖曰崑崙東南有赤縣之州風雨有時寒暑有節苟非此土南則多暑北則多寒東則多陰故聖王不處焉史記鄒衍曰中國於天下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

名赤縣赤縣內自有九州禹之敘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
中國外如赤縣州者又有九乃謂九州也有裨海環之如
一區中者乃爲一州也如是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
地之際焉

三川河洛伊也

司馬光言行錄有司奏言日當食光言食不滿分或京師不
見皆賀臣以爲日食四方見而京師獨不見天意人君爲陰
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爲災當益甚不當賀詔
從之後以爲常

漢宮中有宣室武臺

召文臣則於宣室召武臣則於武臺

春夏秋冬釋義禮鄉飲酒云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
夏之爲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秋之爲言愁也愁之以
時察守義者也冬之爲言中也中者藏也天地嚴凝之氣始
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尊嚴之義氣也溫厚之氣始於
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盛德之仁氣也

按地志今衛州城卽殷牧野之地周武王伐紂築也又云武
王至於商郊牧野乃築此城

祭說唐韋彤議曰祭非外至生於心者也是故聖人等牲牢
布籩豆昆蟲草木可薦者莫不咸在所以享宗廟交神明而
全孝敬也

遺山嘗與張嘯齋論文見有竊用前人辭意而復加雌黃者

遺山曰既盜其物又傷事主可乎一座爲絕倒

嘯齋卽張允文先生蓋遺山

戲語也嘗有詩云因君寄謝嘯齋老道我今年二十七

作論法鹿庵云語與義體式一

般亦是冒原講證結但論入作獨句直下不似義兩句扇對而入如麻先生漢書質五經論最明白得體

金清漳老人南宮人曾撰本縣二閭神廟碑遺山見之謂進士張和之有讀得行之語

光武同馮異遇雨燎衣處在今南宮東北二十里馮村

內外制翰林學士所撰者爲內制中書舍人定撰者爲外制金哀宗朝有親軍殺其子者法家斷不至死上曰親軍宿衛之人父子之間殘忍如此與常人不同竟坐死論

徐大卿云詔命之體莫如兩漢以其體實故也

餘則何恤

又大卿

等論及子告母事孟德卿有莊公文姜之說徐公主義重於母

李侍講說中和真人在龍廷時以瞻對無時恒備物以充
嚼時一士人同在邸舍師每與之分甘一日師復求之彼辭
無有托便旋食焉師知之因曰沙漠之羊與中土桑用畧同
肉充飢毛作氈皮爲裘角爲杯匱此人所共知不憶近來羊
尿又可以配餅食也聞者爲大笑彼徐悟其方已甚有愧色
楊勸農春卿夜讀書有鼠出躍書几上忽投膏歡中楊子取
一方木覆之隨突以出環書冊走不輟作人語曰油著油著
楊笑起曰吾避汝燕城閣前晌午市合更忙猝不能過卽擎
虛器去油著油著人卽避開故鼠亦云云聞者爲笑

圖克坦侍講說右丞相琚大定未致仕居鄉中一日會客聞
聞司錄呵噶邁門公卽起立旣遠復位客曰丞相何若此公
曰參軍雖微國家命官也吾敢不敬衆客爲嘆息丞相字子美中山人
王西溪嘗云表章體臣無居首之理故今之表式皆以帝旨
冠首

王西溪云元遺山錄冊中云東平范尊師庵內見化飯王先
生說渠海州爲吏時歲貢糟薑糟蟹海棠出州東入海八百
里峽島島是龍宮地生海棠作矮樹花色深紅大如茶盃面
而百葉香韻殊絕開時可持一月久旣衰不落而萎每歲自
島中移百本入海州御園明年再移百本而以先所種者供
御每花一金籤牌記之脚花乃得入州官民家每一花必三

葉承之重九開

鹿庵先生爲學士日命應奉編修輩取金寶錄內名臣事蹟欲集爲長編俾士大夫家易於觀錄或問其去取法曰大抵人之功勞必須具載如西漢曹參樊噲傳此其例也又曰西漢列傳是多少好墓誌碑銘格樣學之有餘師矣旣而侍講某多畧去其人勲效鹿庵聞之曰某不解此平日於書多謾讀過去了

玉堂嘉話卷八

甲午九月望日東原五六友人會於孫侯小軒話及前朝得失之漸坐客問云金有中原百有餘年將來國史何如爾或曰自唐已降五代相承宋受周禪雖靖康間二帝蒙塵緣江湖以南趙氏不絕金於宋史中亦猶劉石符姚一載記爾衆頗惑焉僕曰正閏之論愚雖不敏試以本末言之夫耶律氏自唐以來世爲名族延及唐末朱溫篡唐四方幅裂遼太祖安巴堅乘時而起服高麗諸國并燕雲已北數千里改元神冊與朱梁同年卽位元年丁卯在位十九年遼太宗嗣位諱德光太祖弟子改元天顯元年丙戌與唐明宗同年卽位十一年河東節度使石敬瑭爲清泰來伐遣使求救於遼奉表稱臣仍以父禮事之遼太宗

赴援以滅後唐石氏號晉晉以燕雲十六州獻於遼太宗歲貢帛三十萬正天福七年晉高祖殂出帝嗣位大臣議奉表稱臣告哀於遼景延廣請致書稱孫而不稱臣與遼抗衡太宗舉兵南下會同九年入汴以出帝爲負義侯置於黃龍府石晉遂滅大同元年太宗北還仍以蕭翰留守河南劉知遠在河東乘間而發由太原入汴自尊爲帝及乎宋受周禪有中原一百六十餘年遼爲北朝世數如之雖遼之封域徧於宋校其兵力而澶淵之戰宋幾不守因而割地連和歲貢銀絹二十萬兩匹約爲兄弟仍以世序昭穆降及晚年遼爲翁宋爲孫至天祚金朝太祖舉兵西來平遼克宋帝有中原天下來享來王坐受四方朝貢百有餘年今以不可不辨夫劉

淵石勒皆晉之臣庶叛亂國家以臣代君縱能盜據一隅潛至姚泓終爲晉將劉裕所虜斬於建康市返本還原茲作載記理當然也夫完顏氏世爲君長保有肅慎至武元時而天下南北敵國素非君臣若依席上所言金爲載記未審遼史復如何爾方遼太祖神冊之際宋太祖未生遼祖比宋前期五十餘年已卽帝位固難降就五十年之後包於宋史爲載記其世數相懸名分顛倒斷無此法旣遼之世紀宋不可兼其金有中原更難別議以公論處之據五代相因除莊宗八汴復讎伐罪理勢可觀外朱梁篡逆甚於窮新石晉因遼有國終爲遼所并劉漢自立父子四年郭周廢湘陰公而立以五代之君通作南史內朱梁名分猶恐未應遼自唐末保有

北方又非篡奪復承晉統加之世數名位遠兼五季與前宋
相次而終言北史宋太祖受周禪平江南收西川白溝迤南
悉臣大宋傳至靖康當爲宋史金太祖破遼克宋帝有中原
百有餘年當爲北史自建炎之後中國非宋所有宜爲南宋
史或曰歐陽宋之名臣也定立五代不云南史當時想曾熟
議如何今日復作此論僕曰歐陽公作史之時遼方全盛豈
不知梁晉漢周授受之由故列五代者欲應周禪以尊本朝
之義而然至於作十國世家獨稱周漢之事可謂難矣請事
斯語厥有旨哉愚讀李屏山詠史詩詠五代郭周云不負先
君持節死舉朝惟有一韓通愚嘗驚哀此詩命意宋自建隆
以來名臣士大夫論議篇章不爲不多未嘗有此語非不能

道也蓋禘之說也故列五代者良可知隋季文中子作元經
至晉宋已後正統在中原而後大唐南北一統後至五代天
下擾擾無由再議降及今日時移事改商確前人隱約之迹
當從公論議者又曰金有中原雖百餘年宋自建隆於今幾
三百年況乎今年春正月攻陷蔡城宋有復讐之迹固可兼
金愚曰元魏齊梁世數已遠恐諸公不以爲然請以五代之
事方之漢隱帝乾祐三年遇弒太后詔立帝弟武寧軍節度
使嗣位名贊河東節度使劉閔之子後雖廢爲湘陰公閔亦尋卽皇帝位
於晉陽終閔之世猶稱乾祐四帝二十九年至宋太祖興國
四年歸宋依今日所論閔係劉高祖母弟在位四年其子承
鈞嗣位改元天會五年郭周已絕郭周二主九年東漢四主二十九年東漢四

主遠兼郭周郭亦不當稱周固當爲閏宋太祖不曰受周禪
傳至太宗方承東漢之後歐陽不合作五代史合作四代史
司馬光通鑑當列東漢爲世紀歐陽不宜作十國世家嗚呼
國家正閏固有定體不圖今日輕易褻貶在周則爲正在金
則爲閏天下公論果如是乎況蔡城一事蓋大朝征伐之功
是時宋之邊將專權率意自撤藩籬快斯須之忿昧唇齒之
理自謂愛已而惡佗延引強兵深入遵行覆轍徽宗跨海助金破遼之事
媒孽後禍取笑萬世何復讐之有也宋自靖康已來稱臣姪
走玉帛歲時朝貢幾於百年豈期今日私論遽稱尊大果使
宋廟有靈必可其議也泰和間南宋寒盟起無名之師侵漢
唐鄧宿泗章宗分遣應兵其淮漢川蜀之間大爲所破宋遣

臣方信孺等卑辭告和請叔爲伯進增歲幣獻權臣之首

韓

曹蘇師旦也繪其容
漆其首函送幽都

至於闕下信孺製有古調一篇予能草

畧記之大朝君相仁且慈小麥未熟休王師姦臣豈足贖民
命旣往不咎來不追詩書於上源驛壁間館伴使入朝題奏
上頗哀憐是時中原連年蝗旱五穀不登山東尤甚章廟自
責之心深重形於歌咏者頗多每以假兵爲念故詔百官議
曰朕聞海陵有言我國家雖受四方朝貢宋猶假息江左亦
天下兩家邪故有親征之行去歲宋人兵起無名搖蕩我邊
鄙今已敗衄哀懇告和朕思海陵之言宜如何爾時臣下本
希上意故進言曰先於靖康間宋祚已衰其游魂餘魄今雖
據江左正猶昭烈之在蜀不能紹漢氏之遺統大可見也和

議乃定今日校之此語乃當時繼好息民之大畧非後世正
閏之定論或曰何以知之曰夫昭烈之於漢雖云中山靖王
之後其族屬踈遠不能紀錄世數名位南宋高宗乃徽宗之
子欽宗之弟歲月不易以卽位奄有江南似與昭烈頗異若
以金史專依泰和朝議特承宋統或從今日所論爲載記
二論俱非至公坐客又云邈之有

原闕

溝橋以達於

燕居旬日而行北過雙塔堡新店驛入南口度居庸關出關之北口則西行經榆林驛雷家店及於懷來縣縣之東有橋中橫木而上下皆石橋之西有居人聚落而縣郭蕪沒西過雞鳴山之陽有邸店曰平輿其巔建僧舍焉循山之西而北沿桑乾河以上河有石橋由橋而西乃德興府道也北過一

邸曰定防水經石梯子至宣德州復西北行過沙嶺子口及
宣平縣驛出得勝口抵厄河嶺下有驛曰字落自是以北諸
驛皆蒙古部族所分主也每驛各以主者之名名之由嶺而
上則東北行始見毳幕羶車逐水草畜牧而已非復中原之
風土也尋過撫州惟荒城在焉北入昌州居民僅百家中
有廨舍乃國王所建也亦有倉廩爲州之鹽司州之東有鹽池
周廣可百里土人謂之狗泊以其形似故也州之北行百餘
里有故壘隱然連亘山谷壘南有小廢城問之居者云此前
朝所築堡障也城有戍者之所居自堡障行四驛始入沙陀
際陀所及無塊石寸壤遠而望之若岡陵邱阜然旣至則皆
積沙也所宜之木榆柳而已又皆樗散而叢生其水盡鹽鹵

也凡經六驛而出陀復西北行一驛過魚兒泊泊有二焉周
廣百餘里中有陸道達於南北岸泊之東涯有公主離宮宮
之外垣高丈餘方廣二里許中建寢殿夾以二室背以龜軒
旁列兩廡前時眺樓登之頗快目力宮之東有民匠雜居稍
成聚落中有一樓榜曰迎暉自泊之西北行四驛有長城頽
址望之綿延不盡亦前朝所築之外堡也自外堡行一十五
驛抵一河深廣約什濔沓之三北語云音魯爾漢言驢駒河
也夾岸多叢柳其水東注甚湍猛居人云中有魚長可三四
尺春夏及秋捕之皆不能得至冬可鑿冰而捕也瀕河之民
漢雜以蕃稍有居室皆以土冒之亦頗有種藝麻麥而已河
之北有大山曰喀喇敖拉漢言黑山也自一舍外望之黯然

器皆用禾稗不以金銀爲飾尚質也十月中旬方至一山崎
間避冬林木甚盛水皆堅疑人競積薪儲水以爲禦寒之計
其服非毳革則不可食則以羶肉爲常粒米爲珍比歲除日
輒遷帳易地以爲賀正之所曰大晏所部於帳前自王以下
皆衣純白裘三日後方詣大牙帳致賀禮也正月晦復西南
行二月中旬至呼蘭齋勒東行及馬頭山而止趁春水飛放
故也四月九日率麾下復會於大牙帳灑白馬潼什器亦如
之每歲惟重九四月九凡致祭者再其餘節則否自是日始
回復由驛道西南往避夏所也大率遇夏則就高寒之地至
冬則趨陽煖薪水易得之處以避之過此以往則今日行而
明日留逐水草便畜牧而已此風土之所宜習俗之大畧也

三霜矣由川之西北行一驛過馬頭山居者云上有大馬首故名之自馬頭山之陰轉而復西南行過呼蘭齋勒乃奉部曲民匠種藝之所有水曰塔密爾河注之東北又經一驛過石埃石埃在驛道旁高五尺許下周四十餘步方而隅巍然特立於平地地形甚奇峻遙望之若大埃然由是名焉自埃之西南行三驛過一河曰唐古以其源出於西夏故也其水亦東北流水之西有峻嶺之石皆鐵如也嶺陰多松林其陽帳殿在焉乃避夏之所也迨中秋後始啟行東由驛道過石埃子至呼蘭齋勒山名以其形似紅耳也東北迤邐入陀山自是且行且止行不過一舍止不過信宿所過無名山大川不可殫述至重九日王師麾下曾於大牙帳灑白馬潼修時祀也其什

若有茂林者迫而視之皆蒼石也蓋嘗有陰靄之氣覆其上焉自黑山之陽西南行九驛復臨一河深廣皆音魯爾之比其魚之大若水之捕法亦如之其水始西流深急不可涉北語云託賚漢言免兒也遵河而西行一驛有契丹所築故城可方三里背山面水自是水北流矣由故城西北行三驛過伯勒赫圖乃弓匠積養之地又經一驛過大澤泊周廣約六七十里水極澄澈北語謂烏蘇徹爾諾爾自泊之南而西分道入和林城相去約百餘里泊之正西有小故城亦契丹所築也由城四望地甚平曠可百里外皆有山山之陰多松林瀕水則青楊叢柳而已中卽和林川也居人多事耕稼悉引水灌之間亦有蔬圃時孟秋下旬糜麥皆槁問之田者云已

僕自始至迨歸遊於王庭者凡十閱月每遇燕見必以禮接之至於供帳衾褥衣服食飲藥餌無一不致其曲則眷顧之誠可知矣自度衰朽不才其何以得此哉原王之意出於好善忘勢爲吾夫子之道而設抑欲以致天下之賢士也德輝何足以當之後必有賢於隗者至焉因紀行李之本末故備誌之戊申夏六月望日太原張德輝謹誌

商司業錄到太常諸雜儀禮

文德殿宿齋儀注差官等

景靈宮行禮儀注差官等

太廟行禮儀注差官等

明堂大禮陞降玉輅儀注

明堂殿行禮儀注

明堂殿星圖

明堂大禮畢紫宸殿稱賀儀注

明堂大禮畢登門肆赦儀注

明堂草陪事并禮饌差官等

明堂降御劄鑰院并奏告事

明堂大禮修築路道圖

明堂大禮笏記

明堂大禮排日祭祀

明堂降御劄修路教車按輅等年代月日

明堂大禮逐次趨那更點

皇朝通志

明堂大禮差五使等官年代例

明堂大禮總差官

頭冠法服樣

玉輅圖

玉輅件段尺寸

及太平車
及寸等

逍遙平輦圖

并尺寸等

太常樂圖

祭器圖

黃麾大仗圖

明堂大禮文武官合著服色等

御龍直執從物圖

明堂大禮鼓吹雞唱驚場圖

明堂大禮樂章樂曲

明堂大禮合降指揮等

明堂大禮爲值雨降過生刖指揮例

明堂大禮諸雜事例等

明堂大禮祇應并鋪分人數等

熙朝盛典詩

大安輦件段

明堂大禮教象申請事節

計三十七冊曰明堂大禮

景定四年藍大正記

至元三十年三月二十九日商琥錄

宣和鹵簿圖 祀圓丘圖 東封太山圖

監修國史例

忠齋劉承旨說宋朝監修國史宰相初任者謂之開局一月一至院謂之過局至元三十一年甲午七月初四日右丞相完澤受開府儀同三司監修國史右丞相如故

竇儼水論

周世宗南伐駐蹕臨淮因覽唐貞元中泗州大水記詔竇儼論其事儼獻文其畧曰夫水沴所具厥有二理一曰數二曰政天地有五德一曰潤二曰暎三曰生四曰成五曰動五德者陰陽之使也陰陽者水火之本也陰陽有常德故水火有常分奇偶收半盈虛有準謂之通正義倍過亢極無不至謂之咎徵二者大期率有常數除之主始於淵獻水之行紀於

九六凡千有七百二十有八歲爲浩浩之會當是時也陰布
固陽澍雨天下百水賦注漲其通川岸不受餘則旁吞原隰
科坎平槩則漂墊方割雖堯舜在上臯夔佐政亦不能弭其
沴也過此以還則係於時政如其后辟狂妄以自率權臣昧
冒以下專政不明賢不章則苦雨數至潦水積厚然陰陽之
數也貞元壬申之水匪數之期乃政之感也德宗之在位也
政導邪政狎矐小人裴延齡專利爲心陰潛引納陸贄有其
位棄其言由是明明上帝不駿其德乃降常雨害於衆盛百
川沸騰壞民廬舍固其宜也王者苟能修五政崇五禮禮不
賁政不紊則五日一霏微十日一霰霖十五日一滂沱謂之
時雨所以正五運之制節占象晷刻無有差爽則神農之世

其驗歟世宗嘉之國初遷禮部侍郎依前學士判太常如故
是時祠祝樂章宗廟謚號皆儼所定撰人服該博儼冲淡寬
簡好賢樂善平居怡怡如也未嘗失色於僮僕優游文翰凡
十數年著大周正樂三十卷詔藏於史閣其大周通禮未及
編纂會儼卒議者惜之

至元貞元年歲六月十三日宋太祖實錄抄并校勘無差時
開真定野河事甚不便

金史

王文康公定奪

此王狀元先生
時爲丞首學士

帝紀九

太祖

太宗

熙宗

海陵庶人

世宗

章宗

衛紹王

實錄

宣宗

哀宗

實錄

志書七

天文

五行

地里

邊境

禮樂

郊祀

刑法

食貨

交鈔

百官

選舉

兵衛

世襲

列傳

皆實錄三品已上入傳今疑人
物英偉勲業可稱不限品從

忠義

隱逸

高士

儒行

文藝

烈女

方技

逆臣

忽沙虎

諸王后妃開國功臣在先

書示仲謀王相修史事宜急不宜緩多半採訪切恐老人

漸無費用不可惜當置歷令一人專掌

以後打等

元裕之蕭公弼奏用銀二千定今卽編修書寫請俸飲食紙劄費用若作准定換三五百定卻了

採訪文字令言者旌賞隱者有罰仲謀所宜蓄心編修且要

二員直須選擇

魏太初

周幹臣

云

本把合用儒人

兼管不宜用他色目如他日同修編修人來房屋決少目今便合商議起蓋蓋下房屋都在文廟已後也得用謂如仲謀兼編修徒單雲甫受直學士兼同修李仁卿學士兼

同修胡紹開年小也宜喚去。比至定俸且與批支若家小
來更好都交文廟裏住史事早成其他不預史事者在於
文廟自當退去此明年話也神謀宜知之書寫典史雜使
以後必須用謂文字未集且定編修二人若踏逐書寫二
名更佳雜使亦不可闕將來院官不要人使喚
二年示
中統

玉堂嘉話卷八終

元朝征緬錄
(二卷)

無名氏
撰

元朝征緬錄

失名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朝廷以至元十年始遣使招緬不至十四年春緬人犯邊偏將忽都土官信直日輩大敗之十月行省遣納速刺丁破其三百餘砦然皆方面疆場之事二十年始詔宗王相吾荅兒往征破其江頭城二十二年乃議納款貢方物既其王爲庶子不速速古里所囚大德二年其臣阿散哥也復擅廢立四年命宗王闊闊雲南省平章政事薛超兀兒忙兀都魯迷失等率師問罪功不就而還臣作政典見高麗有林衍承化公金通精之亂今緬亦似之皆蕞爾國而屢有弗靖至煩朝廷兵鎮撫可憐哉至元八年大理郭闡等路宣慰司遣乞台

脫因等使緬招其內附不得見其王見其臣下遣价博者偕來十年以乞合脫因充禮部郎中與勘馬刺失里及工部郎中劉源工部員外郎卜云失充國信使副持詔往諭徵其子弟大臣來朝十二年四月建寧路安撫使賀天爵言金齒人阿郭知入緬三道一由大部馬一由標甸一由阿郭地俱會緬之江頭城又阿郭親戚阿提犯在緬掌五甸各萬餘欲內附阿郭願先招阿提犯及金齒之未降者爲引導雲南省因言緬王無降心去使不返必須征討聖旨姑緩之十一月雲南省始報差人探伺國信消息蒲賊阻道今蒲人漸多降者道稍通遣金齒千額總管阿禾探得國使已達緬俱安十四年三月緬人以阿禾內附怨之攻其地欲立砦騰越承昌之

閱時大理路蒙古千戶忽都大理路總管信苴日總把千戶脫羅脫孩奉命伐永昌之西騰越蒲驃阿昌金齒之未降部族駐南甸阿禾告急急忽都等晝夜行與緬軍遇一河邊其衆約四五萬象八百馬萬疋我軍僅七百人緬人前乘馬次象次步卒象被甲背負戰樓兩傍挾大竹筒置短槍數十於其中乘象者取以擊刺忽都下令賊衆我寡當先衝河北軍親率二百八十一騎爲一隊信苴日以二百三十五騎傍河爲一隊脫羅脫孩以一百八十七人依山爲一隊交戰良久賊敗走信苴日追之三里抵塞門旋濘而退忽南面賊兵萬餘繞出我軍後信苴日馳報忽都復列爲三陣進至河岸擊之又敗走追破其十七砦遂北至窄山口轉戰三十餘里賊及

象馬自相蹂死者盈三巨溝日暮忽都中傷遂收兵明日追之至千額不及而還捕虜甚衆軍中以一帽或一兩靴一氈衣易一生口其脫者又爲阿禾阿昌邀殺歸者無幾而官軍負傷者雖多惟一蒙古軍擊獲一象不得其性被擊而斃餘無死者十月雲南省遣某道宣慰使都元帥納速刺丁率蒙古纍纍摩些軍三千八百人征緬至江頭深蹂酋首細安立砦之所招降其木乃木要蒙帖木巨木禿磨欲等三百餘砦土官曲臘蒲折民四千孟磨愛呂民一千磨奈蒙匡黑荅八刺民二萬蒙古甸甫祿保民一萬木都彈禿民二百以天熱還師二十年十一月王師伐緬克之先是詔宗王相吾荅兒右丞太卜參知政事也罕的斤將兵征緬二十年九月一日

大軍發中慶十月二十七日至南甸太卜由羅必甸進軍十一月二日相吾荅兒命也罕的斤取道於阿昔江達鎮西阿永江造舟二百下流至江頭城斷緬人水路自將一軍從驃甸徑抵其國十一日與太卜軍會十三日令諸將分地攻取十九日破其江頭城擊殺萬餘人別令都元帥袁世安以兵守其地積糧餉以給軍士遣使持輿地圖奏上二十二年十一月緬王遣其鹽井大官阿必立相至太公城欲來納款爲孟乃甸白衣頭目解塞阻道不得行遣膽馬宅者持信搭一片來告繆甸土官匿俗乞報上司免軍馬入境匿俗給榜遣膽馬宅回江頭城招阿必立相赴省且報鎮西平緬麗川等路宣慰司宣撫司差三摻持榜至江頭城付阿必立相忙直

下弄二人期以兩月領軍來江頭城宣撫司率蒙古軍至驃甸相見議視事阿必立相先乞言於朝廷降旨許其悔過然後差大官赴闕朝廷尋遣鎮西平緬宣撫司達魯花赤兼招討使怯烈使其國二十四年正月緬王爲其庶子不速速古里所執囚於昔里怯荅刺之地又害其嫡子三人與大官木浪周等四人同爲逆雲南省請今秋進討奉旨不聽旣而雲南王與諸王進征至蒲甘喪師七千餘始平定歲貢方物大德元年緬王遣其子僧加八的來朝賜王爵印封僧加八的爲世子二年雲南省先遣管竹思加使登籠國其國王遣其舅兀刺合兀都魯新合二人從管竹思加赴闕二月至蒲甘緬王帖滅的令可瓦力引軍登舟縛去兀刺合兀都魯新合

劫掠貢物以去六月管竹思加至太公城緬人阿只不伽蘭等來言舊緬王帖滅的實行劫奪於爾今已去位鄒聶爲王遣我輩召爾議遣人赴朝管竹思加至蒲甘鄒聶曰帖滅的引八百媳婦軍破我甘當散當只麻刺班羅等城又劫奪爾登籠國人物爾等回朝不知其故必加兵於我今帖滅的已廢特差大頭目密得力信者章者思力三人奉貢入朝又移文雲南省稱木連城土官阿散哥也皇帝命佩大牌子爲官人初實無罪前緬王欲殺之聖旨令安洽僧民前緬王卻通叛人八百媳婦引兵來壞甘當散當只麻刺班羅四族百姓又劫奪登籠國貢物是故阿散哥也阿刺者僧吉藍僧哥速等廢前緬王令我爲王行省以聞三年八月太公城總管緬

元明正面錄

四

豆移文江頭站頭目逮的刺必塞馬加刺言阿散哥也兄弟三人領軍三萬謂荅麻的微緬王及其世子曰自歸大元之後使我多負勞費殺緬王以下世子妻妾父師臣僕百餘人雲南行省問其持文書來者我文哥言緬王就弒時謂阿散哥也曰我祖以來不死於刃可投我水中或縊死遂縊之埋死所屋下七日風雨不止夢其國人曰吾埋不得其地若焚屍棄骨於水則晴從之果然我文哥出十餘日又聞世子及逃出次子之母與父師臣僕與前此隨國信使留緬回回畏吾兒漢人百餘輩皆被害阿散哥也又逼淫新王之母是月緬王之子古馬刺加失八颯耽八者里及其師來奔陳辭於雲南省乞復讎大槩謂阿巴民叛緬王乞師朝廷伐定之叛

人怒謂王求軍殺掠我爲人奴遂修城聚兵謀廢其王又僧可速左右及阿刺者僧吉藍從人相繼從叛者殺害密里都邦加郎等族王謂其兄阿散哥也可勸汝兄弟勿爾對曰我說必聽不聽我親伐之王悉以其民付阿散哥也因此力衆遂生二心王執而囚之僧哥速等於不甘兩宿吉老亦之地築大城拒守水陸進兵來逼蒲甘王釋阿散哥也令百官乘象馬從阿散哥也出見僧哥速等奪象馬掠百官求錢物燒城池鎖王足置豕牢中分其妻妾王爲皇帝奴冤苦如此望拯救雲南行省左丞忙兀都魯迷失又上言緬王歸朝十一年矣未嘗違失今其臣阿散哥也兄弟三人以三罪加其身置父子縲紲又通新王之母據舊王之妻妾假三罪皆實亦

當奏從朝廷區處乃敢擅權廢立豈有此理今其子來求救且小甸叛人劫虜官民尙且赴救蒼旻刺的微王乃上命爲國主叛臣囚之豈可不救抑使外國效尤爲亂將至大患行省以聞已而又聞新主亦被弒阿散哥也纂立九月中書聞於上上曰忙兀都魯迷失之言是也速議奏行十二月阿刺哥也犯邊攻阿真谷馬來城距太公城二十里駐兵尋退四年正月召忙兀都魯迷失赴闕議兵事五月故緬王塔馬來城土官納速刺上言大德元年朝廷遣尙書教化迪伴送世子僧加八的還國國王集衆聽詔惟阿刺者僧吉藍僧哥速不至二年二月二人與兵叛來駐蒲甘近境王亦整兵諭叛賊之兄阿刺哥也曰爾二弟不聽詔又敢爲亂爾今退兵從

命則已否則爾同謀阿刺哥也諭之不從王遂囚阿刺哥也二人引兵逼城王遣納速刺等出戰納速刺敗被禽王令國中諸僧出謂二人曰毋徒苦百姓爾欲害我乎若無此心當釋爾兄復乃職否則明以告我阿散哥也及二弟皆曰王是我主豈有異心如不信請如大寺爲重誓從之誓畢釋之賊退納速刺亦得歸至五月三人合兵攻蒲甘執王及世子僧加八的次子朝乞力朝普囚於木連城凡十有一月三年四月十日阿刺哥也令弟阿難荅速殺緬王并二子餘子康吉弄古馬刺加失巴遁去放世子於蒲甘而奪其妻又分據王妻妾共立王孽弟鄒聶方十六歲誅不附已者十二月又攻破阿真國馬來兩城納速刺逃來五月十五日中書樞

密奏征緬事忙兀都刺迷失請用六千人臣等謂緬與八百媳婦通好力大非一萬人不可奉旨所擬猶少可增爲一萬二千人又奏忙兀都魯迷失乞與薛超兀兒劉都元帥德祿同事及求雲南土官高阿康從軍又請命親王闊闊監軍以振兵威皆從之上曰闊闊雖去勿令預事四年閏八月雲南平章政事薛超兀兒忙兀都魯迷失等發軍中慶期至大理西永昌騰衝會集十月入緬十二月五日至馬來城大會十五日至阿散哥也兄弟三人所守木連三城相接賊出戰敗之賊閉門拒守忙兀都魯迷失劉左丞據城東北面薛超兀兒高阿康參政據西面正南無軍守之賊日出戰城內四面立三梢單梢砲向外攻擊官軍尋立排沙圍其城五年正月

分軍破其石山寨又召白衣催糧軍二千助圍其城南十九日城上發矢石擗木殺官軍五百餘人二月二日阿散哥也令十餘人呼曰我非叛人乃皇帝良民以緬王作違理三事我等收之彼自飲藥而死非我等殺之我等蒙古人無甚作惡若許我投降省官鑒之賊遂使人持金銀禮物出見省官諭賊三人親出方可不然難信若一年不出我軍亦住一年賊竟不肯親出二十七日萬戶章吉察兒等狀陳天熱瘴發軍勞苦不還實懼死傷獲罪若令我等住夏瘴死不如赴上前就死若明白有旨孰敢不住在口法傳聖旨勿行我等今當回軍二十八日分省官方議軍事章吉察兒等俱領軍起營回二十九日分省官亦回三月五日至阿占國城追及章

吉察兒等忙兀都魯迷失移文稱大事未成豈可回軍若爾等果不肯住可留一半軍或三千當職當住夏守賊平章薛超兀兒劉左丞高參政皆言平章可住我輩亦可住我輩皆願住夏徧告軍官俱令住夏是日新王之母乘象追及分省官訴賊拘我於木連城今始放出若大軍五日不迴必出降惜乎回早章吉察兒等宣言病軍皆已先行我等明日亦去無可議者分省官命追回先行軍皆言已去遠何可及次日將校皆回分省官亦由蒙來路歸薛超兀兒忙兀都魯迷失上言賊兵困屈旦夕出降參政高阿康土官察罕不花軍官章吉察兒等同稱軍多病不可住擬合回軍下令留之不聽侍親典兵權引軍而回彼既行矣分省亦不能住又言朝廷

所立緬王已送至其父舊所居城中報賊脇從者已少皆從
我矣若可住當遣人再報若不可住我亦走出又言賊饋阿
康酒食阿康受之疑是寶貨又軍回五程阿康出銀三千兩
曰此阿散哥也賂諸將校者薛超兀兒等言此銀爾實受之
我輩未嘗知也欲與諸將爾自處之蓋因阿康與察罕不花
等預此行故攻不成乞置對以懲後八月八日丞相完澤等
奏奉旨遣河南平章政事二哥等赴雲南雜問之蓋自宗王
闕闕平章政事薛超兀兒忙兀都魯迷失左丞劉德祿參知
政事高阿康下至一二大將校幕官令史皆受賊賂難瓜已
至兵中復縱之共爲金八百餘兩銀二千二百餘兩遂不能
號令偏裨阿康因與察罕不花令諸將抗言不能住夏擅回

阿康察罕不花伏誅忙兀都魯迷失前死薛超兀見劉德祿
遇赦皆追奪宣勅永不叙用忙兀都魯迷失子不得廕首沮
軍事萬戶咬咬忽都不丁千戶脫脫木兒真決有差皆奪所
居官籍其家產之半餘將校各以輕重被笞察罕不花者麗
江路軍民宣撫使也

元朝征緬錄終

元朝征緬錄跋

此與招捕總錄二種皆歸安嚴修能

元照

手繕本首闕作者

姓名著錄家未有及者惟研經室外集題曰皇元征緬錄以其卷首語知卽撰元政典者以元史校之相吾蒼兒之破江頭城世祖紀也罕的斤傳並云至元二十一年正月而此在年前十一月以緬傳及胡粹中續編證之當以此爲準彼文則據其奏捷之日也阿散哥也之廢立闕闕等之興師緬傳並在大德四年據此錄則以三年廢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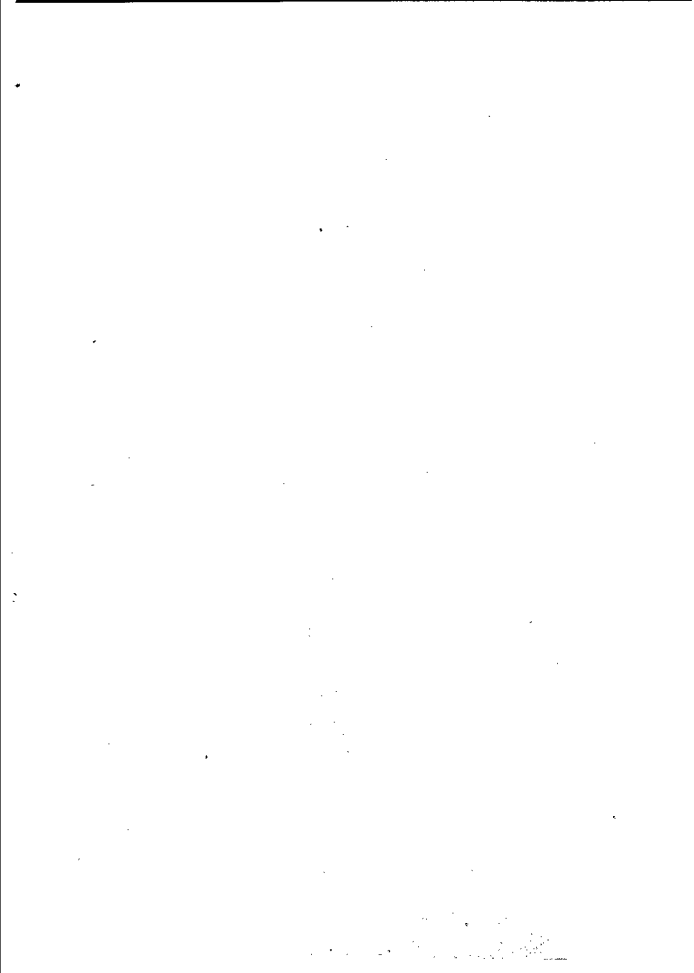
卷首作二年誤

有納速刺上

言可證按阿散哥也弒主擅立又通新王之母據舊王之妻妾朝廷特命將問罪而闕闕已下皆受賂賂瓜難已至而復縱之賊首將出而輒捨之卒至無功而歸重者伏誅輕者籍

產嗚呼黷貨賄而辱國體有餘辜矣緬傳於大德二年後寥寥數行殊未明晰此錄記之獨詳大有裨於正史亟梓而傳之庶祚識

汝南遺事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汝南遺事四卷元王鶚撰鶚字百一東明人金正
大元年登進士第一哀宗時爲左右司員外郎金
亡降元官至翰林學士承旨事迹具元史本傳是
編卽從哀宗在蔡州圍城所作故以汝南命名所
記始天興二年六月迄三年正月隨日編載有綱
有目共一百七條皆所身親目擊之事故紀載最
爲詳確其稱哀宗爲義宗則用息州行省所上謚
也金史哀宗本紀及烏庫哩鎬金史作烏古
論鎬今改正完顏

仲德張天綱等傳皆全採用之足證其言皆實錄
矣鶚身事兩朝不能抗西山之節然本傳載其祭
哀宗一事猶有惓惓故主之心其作是書於喪亂
流離亦但有痛悼而無怨謗較作南燼錄者猶爲
宋滅焉自序云四卷元史本傳作二卷蓋傳刻之
譌今仍從自序

汝南遺事卷一

元王鶚撰

詔蔡息帥臣來迓

天興二年六月甲戌朔六日己卯上既誅富察官努

本姓伊喇被擄歸國爲忠孝軍都統升總帥歸德作亂盡誅大臣及近侍授樞密副使參知政事遂

決意遷蔡密詔蔡息陳頴便宜總帥烏庫哩鎬小字

東北路招討及征行總帥內族羅索時在各遣軍馬

來迓俱諭以行期道路之約

遣烏庫哩蒲鮮如蔡日十

癸未詔左右司郎中烏庫哩蒲鮮

字嘉甫正大四年策論進士

如

蔡督治納鉢

國俗呼行在爲納鉢

因其州廨毋使擾民且令密

計運馬芻糧之數初睢陽解圍

官努破賽吉司不花軍子城此事在四日

侍從官屬久苦飢窘聞蔡州城池堅固兵衆糧廣咸

勸上南幸惟官奴以去歲嘗從殿前都點檢內族斜

烈過蔡

奉御出身時權參政奉命約恒山公武仙赴援至鄭州敗績僅以身免走洛陽

知其

備禦不及睢陽力爭以爲不可復令於衆曰敢言南

者斬衆以官努爲無君諷上使早爲計上素不平官

努遂以計誅之及其黨故參政紇石烈牙吾太男阿

里合之類至是遣蒲鮮出覘虛實則城池兵糧果不足恃蒲鮮以聞時上已在道及抵蔡頗悔之至其受敵始以官努之言爲然

參政張天綱以亳州之變便宜遷授

十八日

辛卯上發自歸德舟行百餘里壬辰至亳癸巳南幸亳有鐵甲百副有司徵民負行仍備糗糧以資老幼

留吏部侍郎權參政張天綱

字正卿固安人崇慶二年詞賦進士

左右

司郎中王大濟

字旣洛閩門祇候出身

董其事時毫人新附未

安集慶軍節度使王進

毫之縣兵以復毫授世襲千戶節度本軍

同知節

度使事王賓

字德卿貞祐二年詞賦進士以與王進同復亳州授世襲毛克穎州防禦兼見

職

復爲事不法失軍心鎮防軍有曰崔立者率衆攻

進等殺之城中大擾天綱以空名宣命授立節度其餘遷授有差卽令緩其負甲糧資之役人乃安天綱遣馳奏且伏專擅之罪上是之

韓鐵住溺水死

二十一日

甲午戶部侍郎韓鐵住

字伯堅燕京人奉御出身

迎上於泰和縣

之介溝雨潦積深溝澮交溢馬跌溺水死上聞而惜之初上之入歸德也命鐵住趣恒山公仙來援

仙姓武賜

姓完顏權參知政事時在鄧州仙旣逗遛不行因留鐵住聞崔立之變鐵住求還歸德及蔡以路阻不進娶婦居焉其母妻時困汴梁人以爲非聞其死者莫不快也

石抹嵩拜上於馬前

二十三日

丙申次新蔡縣之姜寨縣令石抹嵩

字企隆興定二年經義進士

拜上於馬前上問嵩出身左右以經義乙科對因奏

以禮部尙書兼翰林院侍講學士世勣之子也

字進卿承

安二年詞賦經義兩科進士

時世勣亦扈從兵亂之後父子始相

見上嘉之未幾授嵩應奉翰林文字以便養親

完顏石刺古以應辦不職被決

二十四日

丁酉次平輿蔡州觀察副使完顏石刺古

護衛出身以應

辦不職決杖四十時平輿縣殘圯縣無一民百物必須取給於蔡恩遽之際實不能辦上意固安之而近侍左右有不容者互出惡語以恐官吏石刺古懼而匿上怒因是有罰

上入蔡

二十五日

戊戌上入蔡蔡之父老千餘羅拜於道伏地呼萬歲見上儀衛蕭條無不涕泣上亦歔歔者久之自上發

歸德連日暴雨平地水數尺軍士漂沒甚衆及入蔡始晴復數月大旱識者以爲不祥

詔尙書省約會征進

二十
六日

己亥詔尙書省爲書寄恒山公仙約會征進之期上

覽書問宰臣誰爲之尙書右丞兼樞密副使仲德

姓完

顏後有傳對曰前應奉翰林文字王某也

某丁憂
居蔡州

上曰朕

卽位時狀元耶卽賜召見翌日授尙書省都事某辭以祖母喪服未除不拜彛命起復援焉

交王用安請幸山東

二十
九日

壬寅山東行省完王用安

姓國氏賜姓完顏仍附籍元名安用上易之小字咬

兒

知上欲遷蔡遣人以蠟書言其六不可大率以謂

歸德環城皆水卒難攻擊蔡無此險一也歸德雖乏

糧儲而魚芡

音儉

可以取足蔡若受圍廩食有限二也

敵人所以去歸德者非爲我也縱之出而躡其後舍

其難而就其易者攻焉三也蔡去宋境不百里萬一

資敵兵糧禍不可解四也歸德不保水道東行猶可

以去蔡蔡若不守去將安之五也時方暑兩千里泥

淖聖體豐澤不便鞍馬倉卒遇敵非臣子所能救六

也雖然陛下必欲去歸德莫如權幸山東山東富庶
甲天下臣略有其地東連沂海西接徐邳南扼盱楚
北控淄齊若鑾輿少停臣仰賴威靈河朔之地可傳
檄而定惟陛下審察上以其言示宰臣宰臣奏安用
反復本無匡輔志此必參議張介等議之

字介甫平
州人正大

元年經義
進士第一

然業已遷蔡無可議者遂寢

曲赦蔡州

秋七月癸卯朔曲赦蔡州境內制曰天方悔禍少寬
北顧之憂人亦告勞爰啟南巡之議惟今蔡郡實古

豫川干戈以來市井如故久以孤墉而抗敵出於衆力之輸勤及聞臨幸之初愈謹奉迎之禮人已至於垂泣朕亦爲之動懷宜沛恩私曲加慰浣自天興二年七月一日昧爽以前據蔡州管內支郡屬縣雜犯死罪以下並行釋免官吏軍民各覃恩兩重歸德以南經過去處曾經應辦者遣一官百姓逃亡尸絕者拋下地土聽人恣耕並免差稅自來拖欠官房地基軍須等錢俱免追徵連年兵饑多有暴露骸骨仰所在官司如法埋瘞嗚呼奉畜爾衆敢辭毫邑之遷時

邁其邦尚獲周家之助咨爾有衆體予至懷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遣近侍宣諭州民

是日復遣近侍宣諭州民弛門禁通衆貨

錫之保蔡門禁甚嚴

委用樵夫必識其面人有以錢出者十分中官收一分半以贍軍或有爲上言之至是俱罷

時敵

兵去遠商旅頗行小民歡呼鼓舞以爲復見太平公私宿釀一日皆盡

烏古論鎬等進職

初三日

乙巳以銀青榮祿大夫蔡息陳頌等路便宜總帥兼

鎮南軍節度使烏古論鑄爲御史大夫總帥如故正
奉大夫尚書吏部侍郎權參知政事張天綱爲御史
中丞仍權參政龍虎衛上將軍大司農卿內族藥師
爲鎮南軍節度使兼蔡州管內觀察使

藥師行
止在後

右丞仲德諫修見山亭

初六日

戊申右丞仲德言自古人君遭難播越於外者必痛
自苦刻過自貶損然後可以動天感人克復舊物昨
臣朝退道逢民夫數百人荷畚音本草器插杖數入宮問
云將修見山亭

在州東北

及治葺同知衙以爲遊息之所

此必非陛下意殆近侍官諭有司爲之臣愚以爲不可敵人犯河南幾二年矣京師陷沒諸郡皆殘圯所保完者獨一蔡耳蔡之公廨固不及宮闕萬分之一方之野處露宿則爲有餘況車駕將行之時已嘗勞民治之今茲不輟恐人心解弛不足以濟大事上遂命止之

蒲鮮等進職

初七日

己酉以榮祿大夫遙授中京副留守兼尙書左右司郎中烏古論蒲鮮兼息州刺史權元帥左監軍行元

帥府事金吾衛上將軍遙授同知歸德府事征行元帥權總帥內族婁室簽樞密院事

盧進等以進物遷賞

青尖山盧進

鄆城之豪嘗爲縣弓手青尖山屬舞陽旁近遷避者至萬家殺其長吏自稱招

撫使以前關陝總帥府經歷范天保爲副使

遣范天保來朝仍進表段三

百疋及獐鹿脯茶蜜等物詔進充宣差招撫使賜之

金牌天保加少中大夫同知息州事充元帥府經歷

官

天保字元質磁州滏陽人貞祐三年詞賦進士

自此進物者甚衆皆量其

多寡遷賞

仲德諫選室女

初十日

壬子內侍殿頭宋規

聞人之最賢者正大間以直諫稱

密奉詔與御

史大夫鎬夫人蒲察氏選擇室女已得數人將進御

右丞仲德言禮重內則詩本后妃所以承宗祧廣繼嗣也頃聞遣人求良家子以充後宮臣知陛下必不爲色爲社稷計耳然小民無知更相傳諷以爲汴京陷沒之後七廟乏祀兩宮播遷陛下行幸蔡州志圖刷恥然駐蹕以來不聞遠略而先求處女以示久居臣愚以爲民愚而神不可不畏況征進有日難於從

行宜俟退敵更求配耦上諭旨曰朕六宮散失左右
無人或以蔡郡獨完故令採擇及承規誨敢不敬從
止留識解文義者一人餘皆放釋卿宜諒知之

詔蒼恒山公仙請誅魏璠

十三日

乙卯詔蒼恒山公仙曰得卿奏章以魏璠專擅間謀

君臣請誅之以厲其餘

璠字邦彥渾源人貞祐三年詞賦進士

朕非曲

宥此人但以罪在赦前

六月六日赦案此赦字誅官努赦疑衍文

不可

失信然朕遷蔡時棄之睢陽無復錄用矣初璠被命

與其姪昌哥領忠孝軍數人

昌哥充牌印承應時權奉御忠孝軍提控柴榮

第六
人 夜衝敵營徵仙入援璠至西山道仙與敵戰大

敗軍潰璠矯制招集散亡至數千仙聞惡之及與語

璠正色厲辭責仙不赴君父之難仙初不爲動參議

王佐轉運使石玠等怒之深

佐字之才真定故吏玠字子堅河中人崇慶二

年詞賦進士後爲仙所誅

日夕交構以謂璠請行時密計不濟則

刺殺之仙乃忌璠等拘於空谷中日給麥仁數升隆

冬雪飛凍餒殊甚仙聞官努爲變謂上已亡屢欲殺

璠睢陽路通乃從歸璠見上具道仙短尋仙亦遣人

奏璠罪上雖嘉璠忠而重違仙請乃留璠以本官充

歸德府元帥府經歷官復以此詔答仙

璠本官翰林院修撰

蒲鮮石魯負祖宗御容來

十五

丁巳前護衛蒲鮮石魯負太祖太宗及后妃御容五

至自汴梁勅有司奉安於乾元寺一切禮儀務從省

減左宣徽使温七十五

本姓王賜姓兩宮太后之姊案賜姓下有脫字兩宮句未

詳奏奉安吉禮合無用樂上曰樂須太常奈何七十

五曰市有優樂甚都姑假用之其孰曰不可時權左

右司員外郎王鶚侍側上目之鶚進奏曰世俗之樂

豈可施帝王之前遂止

蒲鮮世達等來歸

是日前御史中丞蒲鮮世達西面元帥把撒合等及其家屬五十餘人自沃來歸

世達字正甫泰和三年策論進士撒合世襲毛

克嘗爲防

城元帥

賜尙書省米麥鹽麩

日十六

戊午上以省院事繁終日不得休息詔有司量給歲賜錢爲飲饌費宰臣以百官軍士俸薄固辭從之然月賜米麥鹽麩有差

劉昌祖請伐宋

日十八

庚申扶溝縣招撫司知事劉昌祖

字紹先貞祐三年經童出身

封事請大舉伐宋頗合上意

大略云官軍在前飢民在後南踐江淮西入巴

蜀言雖辯義則疎矣

上謂參政天綱曰朕觀此人似可用卿可

更爲面詰觀其蘊藉天綱與語不甚奇之然重違上

言且恐阻礙賢路奏以爲尙書省委差官

溫敦昌孫等奏恒山公無勤王心

二十日

壬戌殿前左副都檢點溫敦昌孫

行止在後近侍局直長

古里甲安等

字仁柳樞密院令史出身

約會恒山公迺奏仙軍士

雖衆散漫山谷自營糧食無甚紀律且信其左右小

人之言略無勤王心但欲邀致主上挾之以自大耳
上惡聞之然素知仙短丙以昌孫等言爲是

汝南遺事卷一終

汝南遺事卷二

元林荅胡土棄中京

二十日

甲子中京留守權參政元林荅胡土

嘗爲破虜都尉
鈞州兵敗退保

少室中京行省斜
烈死有詔代之

以洛陽不可守棄其家屬選精銳

數十騎赴行在上召見慰問良久而內薄之會唐州

元帥烏古論黑漢

行止
在後

屢遣人告急卽命胡土領忠

孝軍百人就徵西山招撫烏古論換住黃八兒等義

軍爲援

換住親軍出身死于是役
八兒土豪國亡歸宋矣

定進馬遷賞格

二十
五日

女旬晝事

卷二

丁卯定進馬遷賞格每甲馬一疋遷一官陞一等二匹二官二等三匹三官三等止散官職事已及三品者進數雖多一官一等止把軍頭目自願進獻者遷

升官職

千戶升萬戶副統升都統提控升總領之類

無牌者給銀牌已帶

銀牌者易金牌左右司官移刺克忠等

克忠字成之崇慶二年詞

賦進以賞格太優請於右丞仲德仲德爲上意已定

無可更者蓋仲德密勸上西幸秦鞏故厚其賞以來

馬由是西山帥臣范真姬汝作呼延實等

真登封人兄弟歸于

大朝汝作汝州人本姓朱監察御史端修之猶子爲部下所殺實亦土豪國亡歸宋

各以馬進

尋又定罪拘括凡得馬千餘疋以簽樞密院事權參

政抹撚兀典統領之

兀典世襲毛克護衛出身國亡歸宋矣

遣使諸道選兵

是日遣使分詣諸道選兵赴蔡凡得精銳萬人

親衛路分

都尉鎮防保

甲凡五等

詔木甲咬住監修器甲

上以器甲不完詔併工修繕以工部侍郎兼軍器監

使木甲咬住

勞劾出身以爲監官精于製造而以面目嚴冷俗呼爲隔年笑

監督之

不踰月造成軍威稍振

論世達等除授二十七日

己巳以前正奉大夫御史中丞蒲察世達爲尙書吏部侍郎權行六部尙書世達嘗爲左司郎中同簽樞密院事翰林直學士充益政院官皆稱上意上幸歸德遣世達督運陳州糧會陳有變世達亦預脅從尋間道之汴聞上南遷徒步赴行在上念其舊故錄用之左右司官因奏撤合石魯合無任用二人與世達同時自拔歸國上不答久之乃曰世達曲從非出得已然朕猶少降資級以示責罰彼撤合掌軍一面石魯宿衛九重

崔立之變不聞發一矢而束手受制於人今茲來歸
賜以不死足爲被恩又安得與世達等雖然撤合老
矣量用其子可也石魯但當酬其負御容之勞至於
任使朕徐思之未幾以撤合爲北門都尉男山兒爲
本軍都統石魯復收充護衛

詔給養恒山公幼男

三十日

壬申武陽縣民舒懷信等六人負恒山公幼男

時年十二

至自汴梁詔尙書省給衣食養於近侍局大使把訥

申家

訥申字良弼以郡王丞相胡魯子充省令史

仍遣諭仙曰喪亂以來

聞卿家屬散失俱盡今有子遠來朕甚喜焉卽欲馳
送使父子相見以路梗未通兼卿男飢病羸瘠殊甚
俟稍安好續當遣人由便道護送以往

議遣張俊潛復京城

是月議遣沈邱元帥張俊

平陽人勞效出
身國亡歸宋矣

會鄆陵扶

溝尉氏通許陳留杞縣等處義軍潛復京城如不能
守焚其宮室以還大臣難之遂止然但行移附近京
諸縣招撫而已

以粘割完展權參政

八月癸酉朔以秦州元帥粘割完展

字世昌泰和三年策論進士

權參知政事行省事於陝西且以蠟丸爲詔期以九月中聚集大軍與上會於饒豐關出其不意取宋興元

盧進報王楫使宋還

初二日

甲戌青尖山招撫盧進奏頃有敵騎百餘雜以宋人北行護覬者謂北使王楫以奉使還宋復遣人議和輜重禮物甚多以軍防護故也上聞之懼

上關兵

初五日

丁丑上閱兵於見山亭

以司天臺武亢充長行

右丞仲德奏前司天臺管勾武禎男亢

徐州人氏

習父之

業精於占候宜召赴行在以備咨訪上遣人召之既

至屏人與語大悅卽命爲司天長行所以資給甚厚

亢數言災咎動合上意朝士見其倨傲往往非之九

月敵人圍蔡亢預奏今年十二月初三日敵人攻城

及期果然上復問何日當解亢曰直至明年正月十

三日城下當無一人一騎上喜但密計糧食使至不

闕明年正月十日城陷十三日撤營去城下無一人
一騎其數術精妙如此

詔尚書省牒宋中書省借糧仍諭阿虎帶等

初七日
按此事金

史哀宗紀繫之九月癸卯朔疑有誤

己卯前降授蔡州都軍致仕內族阿虎帶

牌印出身
宣宗朝帥

河中以弃城應死議親獲免
降七品官職祖母宋人也

言宋人與我和好百年

之久以先朝邊將生事是致兩國隻失相加今我困
億南走去彼不遠若不較名分以之給和好但得兵
糧見資足以禦敵倘南北先和併力來攻我之受禍

不淺矣臣雖老謬乞與辯士李裕周鼎奉使

裕字好問邢州

唐山人興定二年詞賦進士鼎蔡州人正大七年詞賦解元未仕

不得助兵則得助

糧必不得已猶可以間南北之和緩腹背之敵惟陛

下省察詔尙書省牒宋中書省借糧一百萬石因假

阿虎帶鎮國上將軍同簽大睦親府事裕充知事鼎

令史男阿鄰亦侍行陛辭諭旨阿虎帶曰宋人負朕

深矣朕自卽位數戒邊臣無擾邊界邊臣有自請討

伐者朕未嘗不切責之向得州民隨卽見付近日淮

陰來歸彼欲多輸錢帛爲贖朕若受財是貨之也秋

毫不犯付以全城今乘困弊據我壽泗旣誘我鄧州
又攻我唐州雖然彼所以爲謀亦淺矣敵人滅國四
十以及於夏夏亡則及於我我亡則及於宋唇亡齒
寒自然之禮耳爲彼之計不若與我連和同禦大敵
所以爲我者亦爲彼也卿至其以此意曉之

伊德杖忠孝軍李德

初十日

壬午忠孝軍提控李德率十餘人乘馬入省大呼左
右司官責以月糧不優兵吏約之不去迭出慢言幾
於詬罵郎中移刺克忠不能堪趨白右丞仲德大怒

縛德堂下諭以朝廷刑法名分之重杖六十其長有
訴於上者上諭旨仲德曰此軍得力方欲用之卿何
不委曲容忍而責罰乃爾仲德奏曰方時多故錄人
之功而隱其過此是陛下之德至於將帥之職則不
然小犯則決大犯則誅雖強兵悍卒不可使一日不
在紀律中蓋小人之情縱則驕驕則難制睢陽之禍
豈獨官努之罪亦由有司縱容之太過耳今欲改更
前轍不宜愛克厥威賞必由中罰則臣任其責上默
然軍士聞之怖懼至於亡不敢犯

壽州帥府官遷授日

十一

癸未壽州元帥楚珩奏臣昨奉詔與經歷官高鑑復

立壽州事於蒙城

珩蒙城土豪鑑字君鑑遼陽人正大元年詞賦進士前蒙城縣令縣

廢鑑爲敵所虜北歸珩已完復授元帥職讓鑑鑑不受遂奏以爲經歷官矣臣從宜與宋

連和置立權場貿易諸物是故軍民糧食不闕又增

修城郭敵人不敢犯今將踰年矣臣本農民不願官

爵乞量賞軍士以慰其心詔遷賞有差州縣權官皆

令真授

宋人陷唐州烏古論黑漢死之日

十三

乙酉宋人攻陷唐州元帥右監軍烏古論黑漢死之

黑漢以親軍入仕常為唐鄧元帥府把軍官天興初

唐州刺史內族糾魯以病卒

糾魯奉御出身前河
中府帥阿虎帶之子

朝廷道梗帥府承制以黑漢權刺史行元帥府事二

年鄧帥移刺瑗以全城叛歸於內

瑗字庭玉小字粘
合河間路世襲千

戶宋人徙其民襄漢間復以舊亡入實鄧瑗授武功

大夫令為書招黑漢黑漢殺其使者不報宋人率兵

攻唐數月不能下黑漢聞上遷蔡遣人求救上命權

參政胡土將兵以往既至宋人避路縱其半入城合

擊之胡土大敗僅存三十騎以還城中乏食黑漢殺其愛妾以啖士士爭殺妻子城陷壯士僅千餘黑漢被執宋人誘之使降黑漢不可遂被害

遣參政元典息州行省仍諭之

十四日

丙戌息州帥府報宋入對境重屯軍馬有窺息之意乞益兵爲備詔權參政元典簽樞密院事婁室領忠孝軍三百蔡州總帥府軍三千行省院事於息以禮部員外郎溫迪罕喜刺尙書省都事完顏嫩忒戶部主事王英爲首領官

喜刺字秀之興定二年策論進士嫩忒字顯之省令史出身王

英字世傑省令史
後歸未嘗被害矣
將行諭之曰韃靼用兵所以常取
全勝者恃北地之馬力就中國之伎巧耳朕實難與
之敵至於宋人何足道哉柔懦不武若婦人然使朕
得甲士三千可以縱橫江淮間卿其免之

烏古論鎬權參政胡土爲點檢

十五日

丁亥以御史大夫兼蔡息陳頤等路便宜總帥烏古
論鎬權參知政事軍馬行省院權參政兀林荅胡上
爲殿前都點檢罷權參政初鎬保蔡有功上聞遣人
褻論賜以大信牌自元帥升總帥而鎬亦自奮厲上

之南渡也滿城之敗征行軍馬總帥內族婁室俗呼小婁

室領敗亡數百騎由徐永間濟河時睢陽已被圍婁

室等奔蔡鎬素知婁室跋扈辭以無中旨弗納內族

婁室等怒復奔息息帥石扶九住納之九住字漢卿奉御出身

未幾九住與婁室有隙婁室誣九住將害已并諸僚

屬皆擅繫獄鎬以其隸已數移文理辨不報遇誅官

努赦乃釋之及上將幸蔡徵蔡息軍馬來迓以蔡重

鎮且欲爲行在慮有不測詔鎬勿遠迎令別將領軍

以來故婁室獨得見上於雙溝且拜且泣屢誣鎬罪

上雖不言而心薄之既到蔡從官近侍率皆窮乏至
於面有飢色體無完衣者人往往取給於鎬鎬之妻
蒲察氏素稱鄙悍而鎬畏之近侍有干求不滿其意
者日夕交譖於上甚以尙食醬闕求之不得爲言上
愈怒雖擢御史而召見特疏鎬亦自知被讒憂憤鬱
抑常稱疾在告會前參政石蓋女魯歡護衛出身歸
德行院上幸
歸德拜參政後爲官勞所誅矣姪某以叔女魯歡無反狀偶爲官勞
所忌而濫誅之狀白尙書省求改正左右司官以聞
上曰朕嘗謂紐勒緝反者耶而無迹可尋謂不反耶

朕方南走遣人求援軍彼留精銳自防而發其羸弱者以來既到睢陽彼厚自奉養使朕醜醫有關朕爲人君不當語此細事但四海郡縣莫非國家所有坐保一城自臣子本分事彼靳固自負而有驕君上之心非反而何朕方駕馭人材當錄功忘過其治正之左右司官揣知上意之在鎬也數爲右丞仲德言之仲德每見上必稱鎬功業宜令預參機務又表薦鎬自代上素直仲德怒少解及烏登行故有是命瑚圖克強復自任前後敗績亦改授焉

總帥王倉兒等升職

十六日

戊子以蔡州忠義軍都總帥王倉兒爲平安都尉義勝軍都總領石祿爲蕩寇都尉其餘軍職以次升遷皆右丞仲德之薦引也

汝南遺事卷二

汝南遺事卷三

設四隅譏察官

庚寅設四隅譏察官秩視隨朝從八品以左右司員外郎王某統領之初左右司官敷奏擬前郎中王大濟除授上皆不許久之始授西上閣門使一日郎中移刺克忠奉使出獨員外郎王某從上謂某曰朕所以疏大濟者汝知之乎某以不知奏上曰近侍腹心也御史耳目也兼是二者非宰相首領官乎宰相大臣事或有所不知知之者惟左右司官耳向官務將

變朕已微聞其端以大濟嘗與從遊屏人間之大濟對以不知復稱道其忠不數日變作朕之舊人誅戮幾盡彼爲奏官不稱至此朕非不能殺之第以河朔

相從首領數人皆不反獨大濟存焉

左右司郎中族詔可字進德君

冕名衮崇慶進士完顏胡魯刺字仲亨與進德皆省令史出身皆死於滿城之敗故隱忍至

今授以散職今朕遷蔡宰相百官皆其旅寓惟汝嘗爲汝陽令又嘗爲帥府彈壓官蔡人情僞想已備悉朕以幾事責汝有聞卽奏無若大濟然某奏蔡自遷避以來人物叢雜且密邇宋境姦覘不無乞依省院

例設譏察官專一糾察奸細臣雖不才願總其事上從之故設焉

仲德以天旱辭避仍薦蒲察桓端等

右丞仲德以天旱上表辭避乞止充軍職上不許仲

仲因薦京西路大司卿蒲察桓端

字顯之泰和六年策論進士

可

充執政官汝州元帥府經歷官吉鼎

字仲器平陽人泰和三年詞賦

進士可充戶部官兼理民訟時桓端鼎皆在西山亟遣

人召之後以路阻不至

息州行省遣人奏中渡店之捷

壬辰息州行省遣人奏中渡店之捷初參政兀典等
赴息既至之夜潛遣忠孝軍百餘騎襲宋人營於中
渡宋人駭愕望風奔潰斬首數百得牛馬軍食甚衆
復奏元帥張閏不遵約束乘銳遠追失軍士十數人
乞正典刑上方與宰相議而行院婁室表閏無罪爲
兀典所誣上遣人赦之比至已死獄中矣閏婁室腹
無上因族婁室等九住之獄皆因閏發之
兀典至息廉得其事及是因失律以誅之

遣李朮魯婁室等領軍赴息

二十
五日

丁酉遣潁州總帥李朮魯婁室

世襲
謀克

陳州元帥蒲察

合達勞劉領軍五千就食於息未至聞敵人將來亟命徵還

萬年節二十三日

乙未萬年節上之上思太后泣下左右悲感不能仰

視時州郡上表稱賀者二十餘處敵人大勢已過鈞許矣

赦王倉兒罪二十日

戊戌安平都尉王倉兒領軍千餘護送蔡州征行軍家屬赴息糧食不寬之故至平輿聞有敵人游騎而還有司

奏處倉兒以死上赦之復議遣行

完顏藥師卒二十

八日

庚子領南軍節度使藥師卒藥師內族人便僻巧慧以南書省祇候郎君出身既歷州縣頗有聲譽累官龍虎衛上將軍京南路大司農卿奏徵歇役稅積數十萬石

鎮防軍撥地而不輸稅官軍死罷未補稅應入官有司多不知至是積徵謂之歇役稅

所至騷動然威名素著吏不敢欺正大八年冬朝廷

遣行省合達

姓完顏爲平章政事

行院蒲兀

姓移刺爲樞密副使

領大軍

數十萬迎敵人於鄧慮糧運不給特命隨軍應辦既

敗藥師走唐州尋遷息州上幸蔡來見卽命節度鎮南軍仍充宣差省院鎮撫軍民都彈壓以老疾常在告復多娶婦竟死於色議者鄙之

蒲察合達敗績

二十九日

辛丑遣陳州元帥蒲察合達領疲軟軍三千及其家屬起息翌日遇敵軍於馬香店在州南六十里力戰終日我師敗績合達被擒人士誅戮幾盡惟安平副都尉安廣百餘人被創以還

設四隅和糴官

是日設四隅和糴官比市價增二分凡糴糧一萬七千石有餘

設惠民司

上以軍士多病藥餌艱得設惠民司於市以太醫數

人更直藥從官給仍擇年老進士二人爲醫藥官

孫權

字明之張翊字萬紀皆邢州人氏正大元年三舉終場各恩賜同進士出身

更易蔡州官

九月壬寅朔○金史紀癸卯朔然云庚戌重九則癸卯誤也宋史紹定六年九月壬寅朔與

此合以正奉大夫尙書吏部侍郎權行六部尙書蒲察

世達兼權鎮南軍節度使嘉議大夫監察御史烏古

論胡屯出

字國保興定二年策論進士

同知節度使事太中大夫

尚書戶部員外郎李獻甫

字欽用河中人興定五年經議進士

爲節度

副使昭武大將軍遙授同知潁州防禦使事蒲察沒

里干

令史出身

爲觀察副使朝列大夫許州鄆城縣令郝

簡爲觀察判官

簡字飛卿代州人貞祐三年詞賦進士

時議戒嚴而節

度使藥師卒節度同知觀察判官亦無正員節度副

使李璋

字子明燕京人泰和三年詞賦進士

觀察副使完顏石楨古復

疲軟不勝任惟節度判官田秀

勞効出身

頗辦事餘皆擇

人授之縣令錄事亦更易焉

縣令石伯玉禮部令史錄事高聰勞効出身

世達請併收晚田

行六部尚書蒲察世達以敵兵將至奏請撫諭軍民併收晚田不及者踐毀之毋令資敵制可

王璧請上復幸歸德

初三日

甲辰歸德府總帥王璧

字國寶曹州人勞効出身

遣經歷官魏璠

請上復幸歸德璠見上屏人委曲具陳利害詞甚切至上雖然之而不能行也

高刺哥來見

初五日

丙午宿州副總帥高刺哥鎮防軍既平老婆潭之賊潭在
靈壁境王義深據之高刺哥會鄰郡軍共討平之領精銳數十騎來見上嘉
之留而弗遣

元志以軍來援

初七日

戊申魯山元帥元志領軍千餘來援時諸帥皆知敵
人赴蔡往往擁兵自固惟志沿山數百里且戰且行
及蔡幾喪其半上表異之即日賜大信牌升爲總帥
減定官吏軍兵月俸十五日
丙辰詔尙書省裁減冗員沙汰軟兵及更定官吏軍

兵月俸自宰執以下至於皂隸人月支糧六斗

括城中粟

十八日

己未括粟於城中人存糧八斗十歲以下五斗敢匿
斗升者處死以行六部尙書蒲察世達總帥李魯木
婁室爲括粟官穴地撲牆少不容貸凡得糧二萬五
千石有餘而犯法者衆徃狂爲充上皆憐而釋之尋
以所括民粟詔依進獻例遷加

禁公私釀

二十日

辛酉禁公私釀惟省院不禁右丞仲德請禁之上不

許曰將士無他賞立功者特賜之酒猶足爲勸

分軍防守四面并子城

二十三日 按此事金史紀繫之九日庚戌而完顏仲德傳與

此同疑本紀有誤

甲子分軍防守四面并子城以總帥李朮魯婁室等

守東南都尉內族承麟副之

承麟字君祥小字胡屯也令史出身行從第七

俗呼七令史參政承立

異母弟也漢王某之後御史大夫權參知政事烏古

論鎬守南面總元志副之殿前都點檢兀林荅胡土

守西面忠孝軍元帥蔡八兒副之忠孝軍元帥權殿

前右副都點檢王山兒守北而元帥紇石烈柏壽副

之拍壽親殿前右衛將軍權左副都點檢內族斜烈

守子城斜烈護尉出身都尉王愛實副之仍遣護衛奉御各

一人隨門監視

月給官努母妻家糧二十

丁卯詔尙書省月給官努母妻家糧

更造天興寶會初七日 按此目內 戊寅上脫十月二字

戊寅更造天興寶會○全史紀 誤作戊辰同見銀流轉一錢二

錢三錢五錢凡四等以楮爲之偽造者斬時物價騰
踴錢幣不行市肆交易唯用見銀而畸零尤難故立

楮幣救之然支多收少不踰月法壞

賜義軍戰歿被創者麥

二十七日

戊戌義軍招撫毛佺等

佺勞効出身

乞以本軍夜劫敵營

屢出屢敗而還詔戰歿被創者賜麥有差

阿勒根移失刺鎮撫軍民

十一月辛丑朔以殿前右副都點檢阿勒根移失刺

官中出身為宣差鎮撫軍民都彈壓別設四員彈壓副之

張大亨傳楫納闌相端烏古論斜烈四隅譏察亦隸預焉仍制職官六

品軍官提控以下並聽移失刺處決時穀價日騰斗

米白金十兩空街淨巷往往縊人而食之軍卒尤甚
至有鬻其肉者移矢刺乃立高竿於市衢有犯者鈎
其首懸之犯者少止然遇夜亦不能禁

把亦然等出降

十六日

丁亥敵人復以大軍薄城東門護衛把亦把然北門
奉御蒲察字幹

時以世襲
權副都尉

各單騎出降有司鞫問其

屬延坐甚衆詔止誅預謀者餘皆赦之

徵諸道兵會戰

十七日

戊子遣人賁礬書徵完王用安恒山公仙

俗呼武京
相公也

東行省饗不

行止在後四字原誤作大字今改正

陝西行省完

展息州行省元典并陳頴宿壽泗州等官軍及諸山

寨義兵期以來年正月旦日會戰中外舉火三以爲

驗及期無一人至者

教射於子城二十

日

辛卯上教射於子城中者賞賚有差

人射十箭一中者賞麥三升但

上梁者二升弩亦然弓一百二十步弩二百步四面及子城率五日一教閱

初有司減定

軍糧軍人頗怨望上聞之欲分軍爲三上軍月支糧

八斗中軍月支糧六斗下軍月支糧五斗然恐官吏

及下軍復不均及立射法而上中軍多受賞連中者或面賜之酒人益爲勸陰有所增而人不知且得教閱勸激之法右丞仲德之謀也

溫敦昌孫戰歿

二十
五日

丙申殿前左副都點檢溫敦昌孫以戰歿昌孫皇太后之姪衛尉六十五之子也本姓王氏姑爲宣宗皇后乃改賜焉昌孫爲人短小精幹性復悌愷雅爲上所知宣宗朝與其弟住兒俱授奉御上卽位累遷諸局分官官努之變近侍舊人多被殺戮乃令提點近

侍局將幸蔡改授點檢敵人圍城數引兵潛出巡邏
常得覘者時上食須魚汝河魚美上以浮屍東下惡
之城西有積水曰練江魚大且多然距城數里必以
軍衛翼乃得捕昌孫曰領軍以往所得動千餘斤進
餘分賜將士○此下原衍將士得之四字依金史忠義傳刪敵人覘之左右
設伏伺其歸擊之我軍敗走昌孫立戰不退遂被害
宋人助敵以兵戰於南城初五日 按此條目內乙巳上脫十一月三字○十一月
辛丑朔已見前阿勒根
移失刺鎮撫軍民條

乙巳宋人遣襄陽太尉江海棗陽太尉孟珙以兵萬

人助敵耀於城南且以射書入城中招諭軍民右丞
仲德得之投諸水中忽敵兵數十卒至城下幾及門
我軍逆戰敵人甚勇俄而翼伏發矢下如雨敵懼突
圍奪橋道以出唯二人不及爲我軍所得

胡士以奴降乞解軍職

初六日

丙午殿前都點檢兀林荅胡士之奴曰六兒者竊胡
士之金牌夜縋城降敵朝士喧播以胡士縱之往將
有異志胡士聞之內不自安上表乞解軍職上諭旨
曰卿父子兄弟皆爲帥臣

父某章宗時爲西北路招
討使兄胡里改前鎮南軍

節度使權鷹揚都尉天興元年戰歿榮被國恩不爲不厚顧卿豈有求降敵理耶卿在洛陽不卽投降而千里遠來降於蔡亦豈人情也哉聞卿遇奴太察且其衣食不甚豐腆此自奴輩往來飽煖計耳卿何嫌爲哉因賜酒饌以慰其心初胡土罷機政頗有怨言左右勸上誅之上不許及四面分守四城胡土守西城胡土猶怏怏至是銘感上恩無復他慮矣

汝南遺事卷三終

元代筆記小說

卷之三

三

三

五五〇

汝南遺事卷四

烏古論先生令軍民服元氣日十五

乙卯妖人烏古論先生因闖豎白上乞在城軍民皆服元氣不費官糧可以經久抗敵右丞仲德知其妄乃奏黃田單守卽墨以一賤卒充天命師動靜必咨至於退燕軍而復齊七十餘城事固有以權詐成功者况用兵乎願陛下賜以真人之號華其供帳每事假之敵人好巫知必駭異旋出奇計或可立功上頗然之參政天綱力辨以爲不可遂止

誅移刺瑗子姪

十八日

戊午前鄧州元帥移刺瑗密遣人誘其子姪出降

奉

御姪護衛以瑗反俱罷宿衛

事覺併誅之弟粘古適卧病聞之亦

以憂悸卒

粘古字仲仁提點近侍局

宰臣論石抹虎兒破敵計二十三日

癸亥軍吏石抹虎兒者求見右丞仲德自謂有奇計退敵及見出馬面具如獅子狀而惡別製足尾皆麻布爲之飾以青因言敵人之所恃者馬而已欲制其人先制其馬如我軍先以常騎迎之少戰尋少卻彼

必來追我以馴騎百餘皆此狀仍繫大鈴於頸選壯士乘之以逆彼騎必驚逸我軍鼓譟繼其後此田單所以破燕也仲德見上言上以問參政天綱天綱曰敵衆我寡此不足恃縱使驚去安保其不復來乎恐枉費工物祇爲識者笑耳上從天綱議

徐州降敵丞相賽不死之

二十
六日

丙寅徐州降敵右丞相賽不死之賽不狀貌魁偉沈厚有大略初補親軍章宗卽位選充護衛本姓完顏氏宣宗朝自陳元出始祖懿憲景元皇帝之後乃附

屬籍養不嘗爲樞密副使平章政事皆以醇謹得大

體見稱正大初進拜尙書右丞相雅與參知政事李

蹊相得

蹊字敵之遼陽人明昌五年詞賦進士正大元年拜參知政事後拜爲左丞扈從北征還

至歸德爲官努所誅

及蹊以罪出尹京洛養不數薦於上至比

唐王魏不可令去朝廷以復命三年宣宗廟成將禘

禘祭議功臣配享朝士紛紛莫有定論時養不充大

禮使因奏故丞相福興死於王事七斤謹守河南以

迎大駕

福興內族人七斤姓僕散氏宣宗實錄皆有傳矣

餘皆不足道也興

定四年吏部郎中楊居仁上封事

居仁字行之燕京人泰和三年詞賦

進士言宰執皆具僚不足以倚大事乞擇人授之辭甚

切至上以語大臣曰相府不得其人此自御史諫官

所當言者彼吏曹郎官職在銓衡常調而已何與此

哉神色甚厲尚書右丞世魯素嫉居仁希旨以爲僭

世魯字聞之名天澤姓顏蓋氏明昌五年策論進士從其言而以居仁使北 賽不徐進曰

天下有道雖芻蕘得盡其言況郎官乎陛下寬宏容

下有來諫之德故不應言者猶言之則應言者可知

矣其言可用陛下當致用不可用則置之不必臣等

知也上多之五年行尚書省事於京兆數上表求致

仕許之天興二年復拜前職車駕北征自願從行至
睢陽詔徐州行尚書省事聞上遷蔡上書乞赴行在
不從蔡既受圍徐州節副郭野驢與敵境沛縣主帥
鹿琮通謀內應破之賽不遂越城投河不死被執自
縊

恒山公仙軍潰交王用安叛降

是月敵兵千餘敗恒山公仙軍於浙川仙僅以身免
與數十騎沿山北遁交王用安亦以海沂漣邳數州
降敵西山帥臣完顏嫩忒等多叛降焉

嫩忒護衛出身時爲申州

刺史五朶山一帶宣撫使與
其副陳紀歸宋紀字之綱

敵人決練江宋人決柴潭入汝

初七日 按此乃天興
二年十二月事原本蓋

於目內脫去
十二月三字

丁丑敵人決練江宋人決柴潭以入汝西南二面不

復固矣

蔡之東北皆汝水而西南二面滙
水以爲固汝岸深浚故決之以入

婁室胡土權參政

十一日

辛巳以總帥李木魯婁室殿前都點檢兀林荅胡土
皆權參政婁室與尚書右丞仲德同事胡土防守如
故復以都尉內族承麟爲東西元帥先是敵人攻東

城婁室隨機備禦二日敵不能前移攻南城權參政
烏古論易之砲擊城樓幾仆右丞仲德率軍救援經
畫有法敵乃罷攻尋四面受敵仲德艱於獨援遂薦
承麟代婁室守東面而已與婁室同救應胡土失外
城頗慚惡聲言力小不能令衆仲德亦薦之故有是
命

敵人克西城

七八日

己丑敵人復大至克其西城城中前期築柵浚壕爲
備敵雖克之不能入但於城上立柵自蔽仍南北相

拒凡敵所占百餘步敵帥墳蓋小字峇察兒復令軍中毋
速攻意欲蔡人自變生致上也然軍士踴躍視死如
歸人以不得出戰爲愧

以御用器皿賞戰士

十九日

庚寅上欲賞戰士而府庫空竭乃悉出御用器皿然
後總百官進獻不足則斂於民又慮將士衣甲其有
不完者盡括民衣襖賜之謂之軟纏詔軍民都彈壓
阿勒根移失刺辦其事移失刺素苛暴有犯必誅血
流於市

殺妖人烏古論先生二十一日

壬辰殺妖人烏古論先生本貫人家奴婢喜學道爲全真師大得房中之術居汴梁佯爲狂態被頭露足綴麻爲衣自謂麻帔先生豪門大族率皆敬奉宣宗

嘗召入宮由是益無畏懼常出入大長公主家

公主乃哀

帝之姊駙馬都尉徒單阿海尚之

殊有穢迹上微聞之勒有司掩捕

則已逃去上恐惡彰使勿追正大末從烏古論鎬來官汝南鎬館於其家人皆知與鎬妻通而鎬不知生聞之不自安求出鎬爲營建道宇率在城官吏僧道

耆老親爲出送生旣居外飲酒食肉靡所不爲上幸
蔡生欲走避會敵兵梗路不能出蔡旣受圍因闞豎
求見賴參政天綱言乃止至是復求入見謂有詭計
可以退敵乃見上但揖不拜且多大言無君臣禮其
言大略妄自尊夸欲出說墳蓋自爲脫身計生出上
問左右司官識此人否郎中移刺克忠員外郎王某
素醜生行具以向者麻帳爲奏上怒甚命縊殺之

殺上廐馬分犒將士

二十
四日

乙未殺上廐馬五十疋官馬百五十疋分犒將士尙

廩飼馬止十疋百官唯執政四五人與都彈壓移失
刺乘馬餘皆徒行矣

撤民屋

時西城上下增置堡樓硬柵公私材木俱罄大小雜
樹斬伐亦盡乃撤民屋用之自城及市幾四五里相
望空墻而已

仲德禮頌僧以安人心

二十
八日

己亥有狂僧號菩薩自言能退敵有司聞之但哈笑
不荅數日忽不見又有女頌亦作鬼語稱有救兵自

西南來右丞仲德皆遣人致禮以安人心

議誅忠孝軍之爲劫者

自敵人攻城晝夜相持幾月餘軍士皆喜戰而忠孝軍尤致死力宣差鎮撫軍民都彈壓移失刺嘗奉密旨忠孝軍罪應死者當具奏俄城中有巨劫七八人屠人之家而奪其食事覺連繫有忠孝軍提控都統二人移失刺以聞上欲曲宥之其帥王山兒奏曰法天下之公共非人君所得以私況謀故劫殺罪在不赦國家畜養若輩用在一日身死鋒鏑理固其宜豈

可以一軍之私而傷天下之公平雖陛下自以爲恩
臣愚以爲過矣因泣下固請乃命誅之是月四城將
士戰歿者總帥一元帥三都尉二總領提控以下不
可勝紀

祭柴潭神仍賜號

初二日按此事天興二年正月二日原本蓋於日內脫去正月二字

壬寅詔參政天綱祭柴潭神仍賜號曰護國靈應潭

在城南水深長數丈

按汝南志曰潭有龍居過歲旱則祭人多驅水牛以入謂之攢

潭常得雨焉

宋人分攻南面決之潭幾涸一日雲霧障潭

潭水暴漲至是及丈餘上神之後有是命

出宮中官承應人等守城

初五日 按哀宗以八日戊申傳位承麟九日己酉城破

故王鷄紀

事止於此

甲辰上以將士多戰歿盡出宮中官承應人等分守四面至令舍人牌印及省部令史拽砲上之使令數人而已有奉御轉奴護衛扎魯等皆疎俊年少不任執役乘夜絕出投降上亦不知也

總論

義宗皇帝在位十有一年傷王室之浸微先朝之積弊吏政失於苛細也不破法以情

往興定間陳州防禦呂子羽因取會

逃戶致秋稅有不足者豐衍庫官趙某以應入庫物未足寄民家罪皆怠慢的決追解而已有司附會丞相高琪苛細生事以子羽不以軍儲爲意卽係不以社稷爲念某官物不卽入庫意望入己委曲生意皆處以死正大初赦文首一欵有司不得以私情破法自是無復冤獄矣子羽字唐卿大興人明昌二年詞賦進將士利於征戰也不逞兵以忿自興定初宋人歲貢不入宣宗連年出師征討國家精銳幾盡喪而利歸將士義宗卽位一意約和十年無一兵犯南界者宋人亦未嘗見侵大朝兵朝臣有罪則薄示降罰未嘗妄戮一人入宋始侵矣朝臣有罪則薄示降罰未嘗妄戮一人丞相高琪駙馬阿海參政移刺都行院時全皆以將相大臣爲前朝所戮其餘不言可知正大天興未嘗有此大臣有犯但省會母后無宮則略加補修未嘗休閒出守外郡而已

輒營一殿

直左門掖有曰明俊殿者舊試進士因之爲壽聖宮慈聖太后仁聖太后合居焉廊

庶階庭一切仍舊

但易其名曰徽音

而又敦崇儒術

前政內外官及省

察合住王阿里李渙敦浩輩皆以傾險小人致位通

顯遇正大改元潛革其弊雖立法如常而不合小人

驟進至於近侍亦必參用儒生如與屯阿虎提點近

侍局完顏素闌近侍局大使賈揚庭充奉御之類

阿虎字舜卿故參政忠孝之子大定二十八年策論

進士素闌字伯陽崇慶二年策論進士狀元揚庭字

昇之平定人正大遴選武臣南渡之後軍政殊不修

四年經義狀元大遼選武臣隨處雖設行院帥府而

握兵柄者往往不得其人兵亦冗雜動輒失利正大

中選近上把軍官十餘員充都尉秩視正三品每一

都尉將萬人各賜補廩給有加故當時號爲得人

司各有名如殄寇破虜宣節折衝鷹揚安平之類其

將如完顏猪兒樊澤高英內族大婁室皆罷獵地以

勇鷲有謀戰無不克天興初皆死於王事

裕民舊制附京百里禁捕獵扈選官軍開經筵而論

所至擾攘正大五年敕令罷之

道

正大五年設益正院取獻替有益於政之義以翰

林學士楊雲翼直學士完顏素闡蒲察世達裴滿

阿虎帶待制史公奕呂造六人充院官日以二員官

直或三日或二日或四日或五日進講尚書貞觀政

要資治通鑑或以機事特賜訪問院官復編尚書要

略大定遺訓萬年龜鏡錄三書以進皆摘取英華切

於時政者上酷好之又以學士院兼經筵在仁安殿

西楊雲翼字之美平定人明昌五年經義狀元詞賦

亦工素闡字伯陽崇慶二年策論狀元世達字正甫

泰和三年策論進士阿虎帶字仲寧與世達同年進

士公奕字季宏大定二十八年詞賦進士造字子成

承安二年詞賦狀元時雲翼足疾每進見必賜之坐

以六事課縣令田野闢而賦稅均辟舉縣令法自先

七品外路六品以上官或有不識人材因私妄舉者

正大間復立舉主法品秩雖應舉仍委司農司監察

體究本官堪充舉主然後聽舉縣令縣令以此得人

仍以縣令殿最升降舉主故舉主亦盡心一與六事爲

田野闢賦稅均軍民和
戶口增盜賊息獄訟止
分三路設司農善良進而姦

邪退

大司農司兼採訪公事在京設大司農一員正二品多以宰職兼領京東西南三路各設卿一

員正四品少卿一員正五品丞一員正六品卿以下迭出本路巡按使察治臧否而升黜之每一經過姦吏屏息故所在官吏知所勸懲是致家餘蓄積戶益丁黃雖未洽於

太平亦可謂小康小息者矣屬天開一統地入大朝
遂至滅亡猶足稱頌曷嘗不親馭六轡撫巡三軍出
器皿以旌戰功殺廐馬以充犒賞所以人百其勇視
死如歸父既受刃於前子復操戈於後大臣如仲德
義所感者幾千人近侍如絳山氣不奪者以萬卒死

於社稷上下一同書之簡編古今無愧某起繇冷族
濫竊科名始以詞賦待罪於玉堂終於奏官承乏乎
蘭省厚顏覲面誠爲我輩之羞鏤骨銘心懼泯吾君
之善況承都元帥之命且惟大中書之言敢不追想
前編直書實事某在蔡已
有目錄謹以親所見聞撰成汝南
遺事四卷計一百七事冗長不文故不足取庶幾它
日爲史官採擇若夫正大天與本末之詳則天下自
有公論非某陋儒所敢與知庸俟將來必有秉筆者
焉

汝南遺事卷四終

汝南遺事

卷四

下

皇清道光十九年歲次己亥金山錢熙祚錫之甫校梓

湛
淵
靜
語

湛淵靜語者湛淵子與客語于靜也湛淵姓名爵里不聞于時家西湖西有泉自廿二山來及門而潄湛然下見白石若隔一膜僉之客至呼坐榻就淵四空無人林影

在水掀髯劇談大而天地之高厚細而品彙之化育至於聖賢之大訓古今之明戒日用之小物下至滑稽諧任情極口談輒則笑笑復談兩不知其是非非是也又病忘客退欲持以質諸人忘之矣於是具白聖寸過所得隨樹石牆壁識之幸而不漫滅則子弟輩更書于冊積三十年其不漫忘而獲識之者蓋百分一其識之

湛淵靜語序

而不漫滅履更焉者蓋十分一也風塵塵轉走南北半天下所聞日益廣得說日益多聚之一篋然猶以湛淵名者何居吁始予之愛淵而居之且以名吾愛也今予與淵相忘不知我之爲淵淵之爲我何所謂湛然者不在乎淵而在予方寸閒矣豈區區一水云乎哉然謂之靜猶及夫功名世故之未者人之情也人生如一秒忽於天地之大而能與天地配以其道可達乎二者也此道可獨善卑卑爲沮溺之爲鼓窳巖穴老輩瓢豈人之情人之不幸也時有不至時不可幸而強去之可

靜常靜動可常動乎故亦曰湛淵靜語若夫漫漫囊腹無補於世教則裨官之設裨不及穀粟不愈於土炭耶是則苟存之意湛淵子自序

湛淵先生有德有言人也往于客江左得相師友始取惟文墨議論歷年多且辨其里久適知文行之美出乎天性五歲能屬對八歲能賦小詩十歲能刺股肉起母之疾既冠益孤貧依多書之家者二十年晝精夜讀無天故不出戶庭文聲遠播起既仕喜推挽後來成就來隱濟人利物事人能語言之所交南北

湛淵靜語序

知名士如文本心何潛齋劉須溪半獻之方萬里夾谷士常關子靜姚牧菴盧處道諸公莫不禮遇相與爲忘年之游期於遠大而先生泊然以遇爲樂將爲河爲海欲爲川瀆而止可乎二畝之宅竹樹牛之膏鼓一篋自隨客至即屏去一日臥內見之乃所著有餘師經子類訓集翠巖等書也引證嚴密言論醇正雖汎說調笑具有微意非若今所謂雜說無益於學徒玩物喪志惜汗塗鼠益不加比繡于哀其勸慮其久致散秩勉爲次第併詩文合卷靜語其一也湛

酒名滿天下嘗自謂平生受用全得謝上蔡去一矜
字力文章翰墨所至傳爾藏去如遇奇物予老矣尙
懼美行爲文所掩故因其敘索言之庶知予取友之
道不苟也先生姓白氏名理字楚玉錢唐人今年六
十又三滄溟其山居故扇云至大庚戊夏四月二日
友生海陵周陳伯陽甫敘

滄溟詩序

三

汪淵靜語卷一

錢厚白 牙 廷玉模

海陵周 棟 伯陽編

理宗聖德天縱尚學日新潛龍越邸日嘗從多士寶輿較藝文場及即位中外稱為文章天子林希逸兼崇政殿說書首進養性存心二說即日降御批云心者神明之舍欲養其性必存其心視卿進說始以七言寓意云方寸中涵一太虛操存須用養工夫豈然鏡淨無纖翳一性融明萬理俱

汪淵靜語卷一

景定癸亥九月禮祀於太室禮畢上乘輅詣明堂連日陰雨不解至是輅次六部橋雲色漸開日影穿漏都人忻慶時執綬官某見天顏和懌奏云此晴自陛下方寸中來上不語又奏臣聞陛下於禁中晨夕叩祈上亦不答又奏臣聞皇太子亦露禱宮中上始云卿何自知之曰臣傳聞如此乞付史館上復不答還內次日肆赦禮殿內批出某人與郡
伊川先生六代孫淮咸淳間爲安慶倅明道年五十四卒二子相繼早世無後淮之族尙居番池陽婦人不

繼足不貫耳至今守之有中庸大學理粹一編

文之繁簡係乎人亦係乎代如春秋隕石於宋五公羊雖因經作傳而曰問其孰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多經七字而義猶有未盡論語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至孟子蒼滕文公已多一也字而劉向載泄治之書曰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爲之靡多論語之半而意始顯及觀書有曰爾惟風下民惟草復減論語九言而意亦顯劉向載楚莊王之言曰

汪淵靜語卷一

其君賢君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下君也而羣臣又其君若者亾而書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亾語意煩簡不如是何以別聖經賢傳
有士人投啓事於真西山以爵齒德對師尙父又用運籌帷帳之中館客晒之西山曰師尙父謂可師尙可爲人父漢書言惟帳史記作帷帳不可晒也
古者及漢人用字如一之與壹二之與貳三之與參其義皆同毛詩鴉鳩序刺不壹也而正文乃云其儀一兮壹字市價不貳趙岐注云無一價也本文用貳字

注用此二字周禮天官參謂卿三人伍謂大夫五人則參與三伍與五通也所謂肆周禮注編懸之四八曰肆六六匹奇馬援傳今更其陸陸七則秦有漆絨蓋用此漆字捌廣韻云無齒杷也本作扒今借爲八九十百千万與玖拾佰仟萬皆有通用也

文中子中說杜淹所撰中間多有瑣謬處所以啓或者之疑譏然王氏子弟如王凝福時不無傳會於其間以張侈其門戶且如王道篇云李德林請見子與之言婦有愛色門人問子子曰德林與吾言終日言文

湛淵靜語卷一

三

而不及理門人退子援琴鼓蕩之什門人皆沾襟焉又禮樂篇云安平公問政即德林也余按史李德林卒於開皇之十年時文中子甫七歲固未有門人德林何自而請見問政門人何自而聞聲流涕此亦疎謬之一端不但唐開國佐命功臣皆其弟子也

方秋崖岳守南康日榜湖廣綱稍墟石開簿入於險橫吾境者賈秋壑爲湖廣總領恐其不存體統訴於朝時論不以爲然令與方邵武兩易其任離郡日有綵旗棧之行著書云秋崖秋壑兩般秋湖廣江東事不

俾直至南康尋體統江西又隔兩三州

五行天一生水平菴項氏謂雨雪霜露雲霧縹緲成水之物皆降於天地二生火丹砂石火槐檀柞檜取火之物皆生於地此說是已然即入之一身求之亦可槩見人貪心動則誕生妄心動則淚生塊心動則汗生慾心動則精生方心之未動即太極也此心之動即太極之動而生陽也陽動而生水即天之生水也蓋神存於心神爲氣主神動則氣隨氣爲水母氣聚則水生所以呵聚而成潤

湛淵靜語卷一

四

宋辛居士字夷仲隱於襄陽漢水之西結廬竹林中春月鬻笋充酒資載竹成筒爲酒器或問其故荅曰我性愛竹與酒欲令此二物常並耳巴陵王休若往造之居士善彈箏方坐林中彈箏不爲禮少頃同語其子云取豹皮中五錢爲殿下市瓜置箏其語王之賓客欲聞箏者指令居士彈居士曰辛非王門伶人何事見逼吾所以勝於君等正爲舉止自由若聞命勸躬即與君等何異占對詳雅衆不能屈胡文定公爲之傳

眉州蘇先生杲考泉之祖輕財好施急人之急孜孜若不及歲凶賣田賑濟其鄉里逮秋熟人將償之終憐其糶辭不受久致破業厄於飢寒然未嘗以爲悔而好施益甚後三蘇以文章名天下近世金壇劉漫塘父忌其名號雲茅居士家貧尙義嘗除夕絕糧轉貸得斗粟忽所親來貸米家人有糶色居士曰我猶有借處彼誰與之分遺一半不少吝居鄉曲多有濟人利物之事後漫塘亦以文章顯上天佑善其報不爽類此

涇州靜語卷一

五

文字開一字各義曰假借亦有兩字各義者莊子有載晉人注梁之賢者姓戴字晉人非晉國人也亦猶烏鵲姓秦名緩字越人泗州大聖何人也出隋書西域傳請何國人也非誰何也檀弓記容居及叔仲皮妻魯人也鄭康成注謂爲鈍人也亦非魯國入阜陶舜臣也周禮釋人爲阜陶陶如字鼓匡也絳灌周勃灌嬰也楚漢春秋謂高祖之臣別有絳灌一人也班馬班固司馬遷也左傳自有班馬之聲注班別夜邁馬不相見故鳴也巫咸商臣也周禮自有巫咸巫與筮

涇州靜語卷一

六

同漢劉金子魏自有劉金壽孟嘗君漢自有孟嘗君吳傳不忘巾車之恩注鄉名非春官掌車人之巾車史記楚靈王死於申亥爲天下笑申亥人姓名非甲子杜詩亦人名非杜少陵詩丁寧告戒也左傳伯葵射王汰執及鼓射者於丁寧注韋上韋非告戒委蛇委曲也莊子澤有委蛇蛇如字神名也蘭若佛寺之小者也遷詩蘭若生蘭陽若亦如字蘭與杜若也白社蓮社也隋自有白社黑社賊雁行兄弟序也禮兄之前雁行莊子自有雁行遷影行亦如字側身行也

東脩東廂也東漢劉毅東脩至行爲諸侯師注謹東脩絮也胡廣傳亦云東脩守善有所勸仰司空圖有亭曰三休三輔注錄自有京兆三休皆有重名謂杜陵金元休韋甫休長陵第五文休呂布傳亦自有三休之義謂其高必三休乃至名義不同如此又如舜舜之禪云云禪亭亭南郊賦之靈函齒名義之殊可拘一律哉

國有災異人君則避殿減膳撤樂示哀長也事物紀原謂避殿始於漢景帝七國反召將軍曰楚王印等重

逆無道朕素服避正殿非也事始又謂始於漢明帝將起北宮鍾離意諫曰陛下躬自克責降避正殿益非也余嘗見說苑曰魏御厲災文侯素服避正殿又齊大旱晏子曰君誠避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同憂其幸而雨乎又太公六韜曰凡國有難君避正殿君將曰社稷安危一在將軍乃知景帝因軍興避殿命將正用此故事其來尚矣非始於景帝也

淮南子載常娥事許慎注云常娥羿妻也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常娥竊之奔月後漢張衡遂引爲證且

湛淵靜語卷一

七

云常娥託身於月是爲蟾蜍尤可笑也余舊讀漢志見謂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娥占月車區占星每疑所謂常娥即常儀之誤然不敢臆決也及讀周官注云儀表二字古皆音俄而洪丞相迺嘗引詩實維我儀協在彼中河樂且有儀亦協中阿揚雄太元亦以各遵其儀協不偏不頗而漢碑襲羲昔作襲儀然後自信常娥即常儀明矣後人因其職占月故釀此恍惚怪誕之論

廬山之陽巔崖千尺下臨大江崖之半懸絡古木藤葛

有蜂室其上如五石翁者四過而利之者下視無策俄有二樵謀取之得其利可以共濟於是二人絀巨木而下約三十丈連得室無算一人於其顛引繩上下之蜜且盡則上之人欲專其利絕繩而去不願一人在下叫號久之知不免采餘蜜併其津食之因不飢踴躑石鋒得一穴頗深暗窺見一物如蛟蟬螿其中屢穢不可近又久之忽開兩目如鉅光燄燦人然亦不動其人怖甚而無地可遁避且其中氣燠可禦寒因出沒焉特室而已忽一日雷聲作其物蛻然

湛淵靜語卷一

八

而起雷再作則挺身由穴而出其人自念等死爾不若附之而去萬一獲免遂攀縶而躍約一二里頃竟爲此物所掉著地得不死後訴於官捕專利者杖殺之廣信朱復之說

一歲而易火者五若多事後讀洪範五行傳乃知古人改火關於時化火性炎上者也老則愈烈於是遇物輒燃若新火性柔青光焚無忽燃速燼之患槓渠亦云四時改火蓋水之爲患常少火之爲患常多寒食禁火以出新火必待盡燬天下之火然後出之也

季春大火星高其時爲之亦防其火熾也又火貴薪而烹味佳是則古人鑽燧之意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秋取柞槲冬取槐檀或問朱文公四時取火何爲季夏又取一番曰土王於未六月未月也故再取之土耕王於四季每季首十八日四行分四時亦各七十二日其積成三百六十日成歲也

顧凱之嘗弄畫一樹於桓元皆平生所珍愛後竟爲元所搜織閉空櫛如故還之凱之見封識不殊但失其畫直云妙畫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或者癡之子

灌漑靜語卷一

九

謂凱之不癡也當桓元負甲兵之盛且將睥睨神器況珍物佳畫何足較乎一拂其意則身與畫俱亡矣元異日出名畫示客客有食菜具汚之者遂愧恨竟日不思人之所愛猶我之所愛也至於亂帝禪位尊至敗亡然後抽所服玉簪悅追兵幾以自脫其癡甚矣

楚之敗於吳而出奔也潘子臣以舟師敗子期又以陵師敗楚國大惕而懼亡子西喜曰乃今可爲矣於是遂郢於郢改紀其政以定楚國晉之遇楚於郢陵也

范文子曰惟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及既敗楚文子曰君孺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乃使祝宗祈死繼而有三郤之難夫楚之屢敗而子西獨喜晉之大勝而文子獨憂何也蓋天下之事禍亂常生於玩愒之餘而功業每成於憂懼之後故震雷發統而有笑言啞啞之效同人先笑而後有號咷之凶成敗禍福每如此

伊川解未濟男之窮也繞庭結思且曰只是箇語文不得位終不能盡其義適有一桶匠處下問之遽云恐

灌漑靜語卷一

十

卽是三陽失位伊川爲之嘆賞今未濟解雖不當位剛柔應也正用此語下云斯義也聞之成都隱者後晦庵見之謂三陽失位一語自出火珠林伊川不曾看許多雜文字故也雖然補匠豈庸庸者哉

胡元任漁隱叢話云山谷謂蘭蕙叢生初不殊也至其發花一幹一花而香有餘者蘭一幹五七花而香不足者蕙蘭似君子蕙似士大夫樊山林間十蕙而一蘭也楚辭曰子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以是知楚已賤蕙而貴蘭矣蕙雖不若蘭其視椒稂遠

矣余謂不然此漁隱承山谷之說不深攷耳今所謂
蘭蕙者皆非古之蘭蕙也朱文公陳正敏辨之甚詳
今按本草云蘭似澤蘭生水旁紫莖赤節高四五尺
綠葉尤闊尖長有岐陰小紫花紅白色而香五六月
盛可佩飾蕙葳艸也生下濕地麻葉方莖赤花黑實
氣如麝蕙可以已傷陳藏器注即零陵香也文公云
蕙蘭二物本草言詳劉次莊云今沅澧所生花
春則黃不若秋紫之芬馥又魯直云一幹一花而香
有餘者蘭一幹數花香不足者蕙本草所言似澤蘭

湛淵靜語卷一

十一

則今處處有之蕙則自爲零陵香尤不難識其與人
家所種葉類茅花有兩種如苻說者皆不相似劉說
又詞不分開大抵古之所謂香草必其花葉皆香而
燥濕不變故可刈而爲佩若今之所謂蘭蕙則其花
雖香而葉乃無氣其香雖美而質弱易萎皆非可刈
而佩也正敏云楚辭所詠香艸曰蘭曰蕙曰芷曰葍
曰菘曰芷曰荃曰蕙曰蕙曰蕙曰蕙曰江離曰杜若曰
杜蘅曰菝葜曰留夷釋者但一切謂之香草而已如
蘭一物或以爲都梁香或以爲澤蘭或以爲荷蘭草

今當以澤蘭爲正山中又有一種如大葉麥門冬春
開花極香今呼爲幽蘭非眞蘭也蕙則今之所謂石
蕙蒲者龍葍葍正雖有四名止是一物今所謂白芷
是也蕙即零陵香一名薰蕙蕙即芍藥苗一名江離
杜若即山薑也杜蘅今人呼爲馬蹄香惟荃與菝葜
留夷終其能識也二先生所論如此始余嘗疑漢官
儀謂尚書郎舍香握蘭上殿豈有握生蘭花面君之
理是必燥物可囊者又如魏武取蕙花爲香燒及後
來蘭湯之類若用今日所謂蘭蕙則腐草耳何香澤

湛淵靜語卷一

十一

之有後得前二說始釋然況離騷亦云余以蘭爲可
恃兮羌無實而容長溫公詩云楚人歌紫蘭花葉無
傳久循名意茲是誰得名真否益見非今蘭也九畹
百畝蓋萬言耳九畹已是一百七十畝何得謂之賤
彼貴此哉鄭樵通志蕙一名蘭澤蘭人呼爲蘭
彼貴此賤頭得名今所謂蘭其根乃土蕙斷其花根
亦誤入
舊讀天隨生坡翁南軒三君子杞菊賦皆食菊之苗耳
屈子夕餐秋菊之落英卻是食其花近誠齋題寒綠
軒詩黃金錢照紅玉豆秋高更覺風味多是食花也

余屋後有菊二十餘本亦嘗養其苗矣芳馨可愛但小苦至秋則花與枝葉大苦不可食按本草菊有二種一種紫莖氣香而味甘美可作羹一種青莖而大作蒿艾氣味苦不堪食名蒼花非真菊如此則今所種藥多蒼耳石湖有二吳下惟甘菊一種可食呼今俗茶品單下花細碎其餘味皆苦信矣行當求所謂甘菊者栽數十百株於寓所以當蔬圃

東坡杞菊賦末云吾方春食苗夏食葉秋食花冬食根庶幾乎西河南陽之善種演則不然有詩曰春初種

灌淵靜語卷一

上

菊助盤蔬秋晚開花插滿壺微物不多分地力終年乃爾任人須天隨匕箸幾時輟彭澤樽學未遽無更擬食根花落後一依本草太傷異長者之言也不待食菊而自壽矣

雙峯饒氏名魯餘十人也講理極精如五行說曰洪範五行之疇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說者以爲此五行始生之序也蓋河圖之數一六居北二七居南三八居東四九居西五十居中而傳謂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

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是爲五行生成之序其說可謂有據而不謬矣然然當以理推之則疑其序必不然也何以言之水者氣之津液也火者氣之光也也既有是氣則其津液光也一時皆具各隨寓而成質固無先生水而後生火之理也至於木則土之精華金則土之精實必有是土而後英華有所發精實有所聚焉則木金亦安有先土而生之理哉且既有是土則其英華精實亦一時皆具各隨寓而成質無先生木而後生金之理也以

灌淵靜語卷一

下

此觀之則謂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爲五行所以生之序者吾有以知其必不然矣况陰陽交感之際其機開不容髮變天既生水越五而後地成之地既生火越五而後天成之則陰陽不相逮亦何自而成生物之功耶以此觀之謂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而爲五行所以成之序者吾又知其必不然矣蓋嘗思之造化之初陰陽二氣而已陰濕而陽燥陽燥而陰寒二者相摩則其寒且濕者蒸潤而爲水雲雨爨是也

且燥者激烈而爲火

雷電是也

二者以氣交於空中而

成質而無所待於土故皆輕清

水火則皆輕清二者極輕清故水瀝下面火炎上此強陽清濁之別也

土則氣之升降轉旋而其

查滓團聚凝結於中央以成形體者也土之形體既

成然後一氣之精得以蓄藏於其中相與醞釀以生

物陽之盛者必發達條暢而爲水陰之盛者則收縮

堅凝而爲金是一者以氣交於地中而成質非土則

不生故皆重濁水金則皆重濁二者之中水猶輕由不生成故皆重濁清而金尤重濁故水浮而金沈

是言之五行之生水火居先木金居後而土居其中

湛淵靜語卷一

五

其卒不越乎三而已洪範之序蓋以言五行方位之

序而非始生之序也五行方位水北火南木東金西

土居中央南北爲經東西爲緯東北爲首西南爲尾

中央共總會也故其數之序先經而後緯上首而下

尾而以總會者包括其中焉不然五事之目一貌一

言三視四聽五思亦豈始生乎序然耶今試以人之

始生明之方其稟氣賦形之初惟陰血陽精之聚而

已陰血水之象也陽精火之象也精血合然後胚胎

而成形體形體土之象也形體具然後毛髮齒甲有

所傳而生焉毛髮木之象也齒甲金之象也造化之

始其事實區其可深語人肖天地其理當無以異也

若天河圖之數一六居北二七居南三八居東四九

居西五十居中則是五行方位所得自然之數而傳

所謂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

生水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

成之者蓋即河圖之數而以類分之則奇數屬天陽

之象也偶數屬地陰之象也以刻分之則一二六七

經乎南北太陽太陰之象也三四八九緯乎東西少

湛淵靜語卷一

五

陰少陽之象也五與十緯乎中央陰陽中氣之象也

故以前五數言之則天一者太陽之謂也地二者太

陰之謂也天三者少陽地四者少陰天五者陽中之

謂也以後五數言之則地六者太陽之謂也天七者

太陽之謂也地八者少陰天九者少陽地十者陰中

之謂也天一與地六合於北是太陽與太陰交而生

水之象也地二與天七合於南是太陰與太陽交而

生火之象也天三與地八合於東是少陽與少陰交

而生木之象也地四與天九合於西是少陰與少陽

交而生金之象也天五與地十合於中央是陽中與陰中交而生土之象也觀奇偶二數經緯錯綜以成自然之文則陰陽二氣判合往來以成天地之化者其象粲然可見矣夫大抵天地之化參伍不齊而各有條故以五行言之其氣質雖五而所以生成之序則三其方位雖五而所以流行之序則或五而取四以十幹觀之則土與四行迭運而爲五其數奇其象圓屬乎天也以十二支觀之則土寄王於四行而爲四其數偶其象方屬乎地也陰陽家所謂天幹地支是

湛淵靜語卷一

五

也然屬乎天者五十分十幹而每行各得其兩是以奇而幽偶屬乎地者四分十二支而每行各得其三是以偶而幽奇二者蓋天清地濁之氣配合流行而陰陽奇偶交相錯綜之數如磨之旋兩屬相合而其齒參差不齊此萬變之所從出也或曰土一也屬乎天者則是四行而迭運屬乎地者則寄王於四方何也曰自天而言則與土四行均爲天中之一物故其氣之流行不得而獨異自地而言則土乃地之本身而四行無不統焉故其氣貫乎四者之中而無不在也

曰或謂土王於夏秋之閒者七十有二日或謂四季之月各一十有八日總之爲七十有二日此迭運與寄王之說也其然乎曰是一說者一則得其數而失其期一則得其期而失其數皆稽闕其說而意之而未知所以說也蓋土之休王不可得而見所可辨者幹支而已故以言其期則凡歲月日辰之值夫戊己者即幹土所王之期值夫辰戌丑未者即支土所王之期以其數則一歲之中日與月之值夫戊己者均之爲七十二日其多寡與四行等注內又注或疑以

湛淵靜語卷一

六

日計之則一句之中爲戊己者一日通一歲三十六旬則爲戊己者信乎七十有二矣若夫以月計之則甲丙丁戊己辛壬癸之歲爲戊己者才兩月僅爲日六十爾乙庚之歲爲戊己者四月則又爲日百有一十焉何以言其爲歲均之爲七十二日耶曰一歲之中月十有一幹凡一周而復過其兩以一周言之則爲戊己者兩月固止六十日爾以復過其兩言之則又有餘日存焉故通自甲至癸十歲而計之則月之值戊己者正相合值夫辰戌丑未者均之爲百二十

日其多倍于四行此皆有實而可據者也舍幹支而語其期與數者吾未之信也曰五行流行之數以幹支而別其異則固然幹數十而支數十二其故何也曰天之中數五故氣之屬乎天者無道而不五五氣各一陰陽故倍之成十地之中數六故氣之屬乎地者無道而不六六氣各一陰陽故倍之成十二也曰幹土二支土四何也曰以五氣配五方則陰陽之中氣配六方則陰陽之中氣互交於中央之上下而所

湛淵靜語卷一

五

以爲土者二故倍之而成四也曰然則天之中氣何以不互交於上下也曰天包上下故也地之中氣何以不互交於中央也曰地據中央故也以此觀之其奇其偶莫非天理之自然豈人所能損益也哉雙峯五行之辨已極精到但以一爲太陽七亦爲太陽二爲太陰六亦爲太陰未易曉也

南史載蕭應廬廢王之次子王纂至寶庫見金錠問左右曰是可食否曰不可應曰既不可食竝乞與汝等不惡甚也然使人之慧者知金不可食而賤之與土

同價則務本棄末天下無爭民矣

六經分章斷句之難尙矣每見諸老論至此且附以管見類數條求是正之程氏於損益二卦爻辭分或益之作一句十朋之一句龜弗克違一句謂或之一言非一人可指之辭一人願益之十人朋而從之雖龜筮亦協從弗克違矣而晦菴以或益之十朋之龜作一句謂十人朋聚如龜筮之先見可以決疑者而弗能違也似是程氏味長明夷六二爻用拯一句馬壯吉一句當明夷之時既有所傷必用拯救其所拯救

湛淵靜語卷一

三

者必馬健壯而獲免之速則吉也書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是句誓言聲教于東西南北普及之矣故結之曰聲教訖于四海考工記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舊本守之世謂之工作一句或以守之兩字作一句今於守之世點斷蓋世守其業乃謂之工爾詩大序近世把安以樂怨以怒哀以思爲一句子細風味文意俱未通近得毛氏舊本乃知治世之音安亂世之音怨亡國之音哀以樂其政和以怒其政乖以思其民困如此斷句請知論語齊魯

射昇殿舟俱不得其死當點然禹稷云是句卻與若由也不得其死然不同又子在齊聞韶一章諸家說不一皆不若子在齊爲一句聞韶三月一句不知肉味一句義自明白孟子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一句充類至一句義之盡也一句墨氏兼愛一句摩頂放踵利天下一句爲之一句蓋前有利天下不爲放也又每見古人所點書句有極長者不用讀去要之句固有短長更加之讀義理易見易之大象於本卦之上亦當加讀如雷雨作明兩作之類語之赤爾何

漢淵靜語卷一

五

如點爾何如皆夫子呼其名而問之赤點之下皆當讀子謂顏淵子謂仲弓亦皆當讀蓋與他人言顏冉也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問字當讀問夫子也又如孟子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當讀謂無是氣則道義較後又一個字謂無道義則氣較此類甚多分章處如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此夫子謙辭至若聖與仁則吾豈敢亦夫子謙辭上有若字下有兩則吾似是一章蓋多子曰爾如五十以學易至皆雅

言也恐只當作一章分兩節蓋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子所雅言此夫子所常言作一節至於詩書執禮皆雅言也皆所常言作一節又如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造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作一節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作一節謝疊山注詩簡令篇有力如虎依古本屬左手執簡亦甚有味親民之職莫如守令然二者之開切民之利害莫如令每讀兩漢循吏傳則西京所載無非郡守班固至謂令若長不聞於時何也至於東京縣令之號循吏者

漢淵靜語卷一

五

班班可效則其故何耶後反覆論玩頗得其說循吏之盛莫盛於西漢宣帝時宣帝謂吏民之本者太守也而不言令親臨見問觀所由而察所行者刺史守相也而不及令謂與我同治而有重書之勉金秩之寵者二千石也而不與夫令蓋其時但知郡守之重不計縣令之切於民宜其令長之不聞於時也東漢則不然光武方崎嶇兵馬閒關卓茂仁愛不以密令之微而擢居羣公之右聞祭彤清政不以襄賁之小而增秩賜緣諸言單辭必爲轉易非輕於去取也感

夫用匪其人，或爲民害四百餘縣，悉從滅省，非輕於更易也。慮天浮費，允食徒爲民擾，帝之於令，審重如此。其後出宰百里，皆以節官而孝廉行高者爲之。亦足以見所重在此矣。是以劉矩、王渙、仇覽、章恢、竝以令長列於循吏傳，而魯恭、劉平、與夫潁川之四長，先後相望，其績章章不絕。吾始知守令所以名聞兩京者，亦由上意之所崇重歟。

或謂皇甫湜諱門弟子，而其學流於艱澀怪僻，所謂目

五世淵解語卷一

五

撮而萃排之，乘危將顛，不濟益張。又曰：鼓邪，鼓異以扶孔氏。又曰：鯨鱉脊，虜驚螺，天下所以蒼李生書曰：意新則異，常異於常，則怪矣。詞高則出衆，出於衆則奇矣。虎豹之文，不得不炳於犬羊；鸞鳳之音，不得不竊於鳥鵲；金玉之光，不得不炫於玉石。必崑崙然後爲岳，必滔天然後爲海，明堂之棟，必檉雲霓，驅龍之珠，必彌深淵。此湜之文，所以怪僻也。余謂韓門之怪僻，莫若樊宗師，韓公爲作墓志，亦謂其文類多澀辭。如絳守居園池記，云：絳卽東雍，爲守理所，裏發實沈。

分氣雷兩河，潤有陶唐，遺風餘思，普醜醜之相剗。剖世說總其土田，士人令無醜雜，宜得地形勝，瀉水施法，置新田，又甚，根不可居州地，或自有與廢人，因得附爲者，儉將爲守，悅致平理，與益修心，耗物書時，與自將失教，窮華終披，毀不可知，牌樞孤顯，阿偏元武，踞守居，剗有北自甲辛，位大池，泓橫，硤秀，潭中，癸次木腔，瀑三尺餘，滙玉沫，珠子午，梁貫亭曰：個，漣虹，蛻雄，雌，吟，鞠，戲，盤，礙，俱，島，坻，淹，淹，委，委，莎，靡，綬，羅，蓄，翠，蔓，紅，刺，相，拂，綴，南，連，軒，井，陣，中，躡，曰：香，承，守，徑。

五世淵解語卷一

五

醉思西南有門曰虎豹，左畫虎，搏立萬力，千氣，底發，彘，匿地，弩，屬，腦，口，牙，快，抗，惹，火，雷，風，黑，山，鷹，將，合，右，胡人，崩，黃，芻，桑，珠，丹，碧，錦，機，身，刀，囊，揮，槌，槍，白，豹，元，斑，飲，距，掌，脚，意，相，得，東，南，有，亭，曰：新，前，舍，曰：槐，有，槐，夙，護，對，鬱，陰，後，願，渠，決，決，緣，池，西，直，南，折，風，赴，可，宴，可，衙，又，東，舊，渠，曰：望，月，又，東，舊，鵝，角，池，研，雲，曰：柏，有，柏，蒼，官，青，士，擁，列，與，槐，朋友，機，陰，冷，色，北，俯，渠，懂，懂，求，剗，級，退，西，巽，關，黃，原，珠，天，汾，水，鉤，帶，曰：言，譎，行，良，旦，開，遠，崗，青，峯，近，樓，臺，井，閭，點，畫，蔡，可，四，時，合，奇。

士觀雲風霜露兩雲所為發生收斂賦秋詩正東曰
 蒼塘踰瀕西遊整瑤翻尋傲光文切鏤梁深換換收
 窮正北曰風隄乘欄在右北迴股勞堪擬賦彌街渠
 飲池南橋極景怪燭蛟龍鈎牽寶龜靈屬文文章章
 陰飲整歎烟漬霧聚桃李蘭蕙神君仙衣裳雅治
 可會脫赤熱西北曰蒼蜃原開始儲虛明茫范鬼眼
 頰耳可大客旅鐘鼓樂提鷗擊鷺偕池豪渠憎乖憐
 圍正西曰白濱會深梨素女雲舞百份水翠披聯聊
 千幅迎西引東土長崖挾橫埭日卯酉樓途塢徑幽

湛淵靜語卷一

委蟲鳥聲無人風日燈火之晝夜刻漏婉婉絢化大
 小亭恒池渠開走池隄上亭後前陣乘蒲如連山翠
 峯擁地高下如原隄隄溪壑水引古自源三十里盤
 高梢絕賣瑞為池溝沼渠濼流澗終出汨汨街街哇
 叮叮陌陌入汾巨樹木資土俾水沮宗族盛茂旁陸
 遠映錦繡交果枝香宛麗絕他郡攷其亭享沼池之
 增蓋豪王才俊襲以奇意相勝至今過客尚往往有
 指可創起處余退常吁後其能無果有不補建者池
 由於場反者雅文安發土築臺為拒誅幾附於汗宮

水本於正平軌病并幽生物瘳引古沃澗人便幾附
 於河渠鳴呼為附河渠則可為附於汗宮其可寶以
 薦後君子長慶三年五月十七日記讀之便人口棘
 心懸何必適爾布帛之文菽粟之味乘者資焉餒者
 取焉至於較納龍解駭人觀聽於飢寒何有故虛處
 道管效其體戲跋於後云辭習那周胤劉雍降頃弊
 迤唐順憲振昂黎辭衷夷險矯惟紹述者述見未傳
 見獨是矯不茫哉古洛暢子純甫珍奇鐘古著樊記
 刻久踐以柳城姚伯端甫涿郡盧氏子擊云亦頗得

湛淵靜語卷一

其怪澀之趣問天聖中王履為絳州為之注釋未及
當為解釋今不復有則捕趙仁舉箋注本傳其句讀
以便觀覽又案吳師道補注本說云記二本一為歐
公集古清玩石刻是樊自書一則趙仁舉本也今據
淵所錄與陶吳本互異處頗多文本頗無從正其
是非姑就元帝校刻覽者
宜恕其疎略云廷請識
 淵明雜詩氣力漸衰損轉覺目不如如押作去聲東坡
 亦押蘭相如作去聲磨而不礪之礪韋杜皆作平聲
 押如方世無細礪此道未礪縮恐自楚辭毛詩叶韻
 中來南渡簡齋亦押作平聲案簡齋集陪南公登南
九天紫面光礪礪淵淵指此也又石龜子施覺心
長老詩云如世磨世磨不礪往作道人之石皮亦作

延壽家杜又有刺史似寇伺到郡宜競借押入聲
資昔切案杜集草堂本借別本俱誤情注氏杜
探本原作借字便轉以杜爲口實則集韻之選也選
附正之又案謝靈運山房賦懸浮殿之如借亦入
發而元稹代寄一百韻有云過廡衙門出餘借借
弱借字下注云去聲余知古人用字不拘也廷博議
按尙傳願從陛下復借寇若一年字義取於人作入
聲與所取人作去聲如左傳寡君是以願借助焉亦
入聲今皆承誤讀作去聲潘岳詩有豈敢陋微官但
恐忝所荷柳宗元平淮夷雅錫盾靡戈威命是荷荷
皆作平聲蓋何天之簡何校激耳百禱是何荷可切

淮淵靜語卷一

又如字何荷通用故也岳詩前云引領望京室南路
在伐柯五臣注南路京道伐柯者詩云伐柯伐柯其
則不遠謂去京不遠岳如此命意不亦太迂乎

制詔天言也朝廷遣官以代萬幾取武丁其代子言之
意厄其職者不當載之私書孔子序三代詩命雖成
王幼沖灼知出於周公之手猶婉其辭爲君諱之且
詔照也如日之照於天下片言隻簡所以能感動人
心者以爲萬乘之尊卷卷若此我何若人斯放於史
冊則各具載於本紀自昭明采冊令一二於文選後

之嘗隸玉譽者往往梓於私集是借重君父治文章
之名於臣子也至有不在其位而私集載擬制者殊
失漢繪上命之意

其子山暇日山行遇一寺頗有泉石之勝因誦唐人絕
句以悅喜之云終日昏昏醉夢閒忽聞春盡強登山
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閒及叩其主僧庸
僧也與語略不相入屢欲舍去僧意以爲種施背闕
作千供響響久之殆不自堪因索筆以前詩錯綜其
辭而書於壁曰又得浮生半日閒忽聞春盡強登山

淮淵靜語卷一

因過竹院逢僧話終日昏昏醉夢閒
禹導水有言至者有言過者有言會者以二水勢鈞而
相入謂之會如江會于匯濠會于汶之類以大水合
小水謂之過如河過洛過潯水之類凡言會言過
者水也其言至者皆山澤名也若河至龍門至華陰
至底柱皆山名也河至孟津則地名也河至大陸濟
至子河皆澤名也至于漣至于東陵又陵名也
揚誠寤解者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云非能忍
天下不可忍之窮則不能辟天下不可辟之難妙

王褒始召見作聖主得賢臣頌時上頗好神仙故末章引彭祖松喬事以風之庶幾引君於道及其安於祿位方士有言金鳥碧雞神可祀而致者則鼓舞奔走以任其責曾無一語諫止何始終謬戾如此死於道路不爲不幸魏證始勸太宗行仁義後每侍宴奏破陣武德舞則俯首不願至慶善樂則諱玩無已余每讀至此未嘗不代王褒魏汗

湛淵靜語卷一

湛淵靜語卷一

五

湛淵靜語卷二

錢唐白 廷玉撰

海陵周 棟 伯陽編

南渡後七帝併稱皆攬東粵五后攬杭之赤山寶祐開

西湖孤山太乙宮落成穆陵欲因原廟朝謁西出錢

塘門幸新宮然後泛舟游南屏山之翠芳園步登遠

內於是畫匠封章三學扣關論列無虛日疏格不行

時張蟠爲正言獨疏諫大畧云陛下祗謁西宮登舟

駕輦跋涉邊內無非爲天下生民祈福永年但中間

一事未甚穩當敢不奏陳御舟游西湖過翠芳南向

卽赤山謁后橫陵在焉陛下於是時卽望拜耶但妾

坐耶或回舟背之而東耶合不令禮寺酌辭其宜穩

陵感悟卽批依付出不復西幸不十日張蟠登政府

可謂善諫善聽矣

四皓之目說者不一圖公或作圖公按顏魯公匡謬正

俗圖字引陳留風俗傳云圖公爲秦博士避地南山

漢祖聘之不出惠太子卽位以圖公爲司徒又商於

有耕者得石刻數種皆漢隸字云圖公神坐綺里琴

子

神坐角里先生神坐又各有神坐几葢漢惠帝曾爲四人作碑祠於隱所故也姓氏書亦以園爲園公之後如此則合作園公然淵明聖賢聲輔錄園公姓園名乘字宜明陳雷襄邑人常居園中故稱園公則稱園公亦可又得一說綺里季夏是一人黃公是一人今皆稱綺里季非是且引陶詩黃綺之商山且當從黃綺及少陵黃綺終辭漢何不言黃綺而言黃綺又黃長睿東觀餘論載王元之嘗有未必頭如綺里子也應頭似夏黃公之句畢文簡公亦識之以爲不當

淮淵靜語卷二

言夏黃公此說似謂季夏者如季驕季隨之類然古亦有單以季爲字者漢高帝張釋之是已況吳志虞翻傳注夏黃公四明人姓氏譜亦云夏黃公姓崔名駟字少通齊人隱居脩道號夏黃公如此又非姓黃也豈文簡別有所據耶若以陶杜爲證恐大不然詩不以辭害意若然則楊馬宜同時邑人爭馳馬相如豈相如單姓馬耶關楚黨後出陳雷風俗傳乃園稱覆郭津傳有園文宜有避仇改卷氏者耶邪卷焉是也角里先生今人以角音鹿以角音覺二字辨於一豎之

短長初不知頭角之角義作角下從兩人本無豎下之文豎下葢俗書也音鹿音覺自是通用廣韻有園故詩雖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吳棫樹補角音鹿又山谷竹石牧牛詩石吾甚愛之勿違牛欄角牛欄角尚可牛欄發我竹正作鹿韻押毛昇增韻去其園於角里之角上只從一撇未知所據葢角肉上出一豎象形也

淮淵靜語卷二

嵇康傳列於晉書余每疑其誤康死之日實魏元帝景元三年又二年魏禪於晉則康何有於晉哉觀其傳湯武一書可知其術業康以昭死孔融以操死於名教不爲無補然禪代之際往往以成敗論人此難言也使晉無江左百年之祚則八公而下凡所謂晉之佐命者不云同惡可乎顏延年五君詠黜王戎山濤旨哉九族獨章帝紀歐陽夏侯氏之說爲長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父族四者父五屬之內一也父之女昆弟適人者及其子二也已之女昆弟適人者及其子三也已之女子適人及其子四也母族三者母之

父族一也母之母族二也母之女兒弟適人者及其子三也妻族二者妻之父族一也妻之母族二也

聘卷在長沙區兄問性也有命焉之性是氣稟之性命也有性焉之性是天命之性否先生曰某四十歲方得此說不易君思量再三稱賞朱子窮理之深用力之久方有得於性理之學一見後進明理再三獎借以示勸勉今人為學既無積久之功其於人又乏獎借之美德惡乎進業惡乎脩

伊川曰聖賢之論天德蓋謂其天然完具之物若小有

澹淵靜語卷二

汙壞則敬以脩之俾復其明此即晦菴明善以復其初之謂也書云敬脩可顯詩云聿脩厥德皆自脩之義若曰學以脩性性何待脩

唐有文選學故一時文人多宗向之少陵亦教其子宗文宗武熟讀文選少陵詩多用選語但善融化不覺耳至如王勃諸人便不然滕王閣序層巒聳翠上山重霄飛閣流丹下臨無地即王山頭陀寺碑文會軒延袤上山雲霓飛閣逶迤下臨無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即庾子山馬射賦落花與夢之益

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能放足流俗自成一家韓柳李義山李翱數公而已藤王閣舊區王勃詩序碑當正位昌黎作重脩滕王閣記居其旁古心江公治隆興送還韓碑居正退勃於旁公實刻碑陰畧云勃八代未變之文伴優語也昌黎文一變八代直至於道舊見墨本今公之

少陵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即宋玉神女賦其始來也若白月初出照屋梁其少逸也較若明月舒其光然此又出詩陳國風之月出皎兮使人僚令時好事者便謂少陵此兩句嘗治鄭虔妻瘵疾有驗良可笑也

澹淵靜語卷二

五

使燕日錄載紹定癸巳北朝遣王楫來通好朝廷訶京湖制司執差官鄭冲之等六員使北朝審實於次年六月回抵汴中途僅丞相色立遣人下迎款以南京丞相擊衝向者癸巳春金主守緒親提兵自黃龍岡轉戰敗走歸德汴圍不解遂立以城降守緒一家盡沒立自稱鄭王又自稱丞相是日立出城迎酒數行同入城館人使於都堂入自酸棗門又入封三門經

東華門外循宮牆轉東角樓直西行過左掖門百餘步即五門門榜承天東登聞鼓院門兩旁置兩觀東西各有棗樓引出五門樓數丈碧瓦朱甍無一損動又行百餘步即右掖門向南相對一門兩旁皆居民行數十步折而向西又行數十步折而向北一門榜曰尚書省入門東偏學士院西偏御史臺行二十餘步東偏一門榜曰史禮戶部西偏一門榜曰兵刑工部又數十步兩碑亭夾門一門頗壯榜曰都省門屋五楹兩旁各五入門兩井亭對峙東西兩序各二十

湛淵靜語卷二

六

楹堂九開繪以瓊玉甚宏麗榜曰都堂堂後一船齋通過接一大堂即宰執會食處堂東南一位左丞相位堂西南一位右丞相位傍各屋五開東西對峙係五府位次日往相國寺寺門成劫衣止存佛殿一區高廣異常未碧閒錯吳蜀精藍所未有後一閣參雲凡三級榜曰資善之閣上有銅羅漢五百尊其寺舊包十院今存其八右偏定慈廣慈善慈律院三智海禪院一東偏寶梵寶嚴寶覺律院三慧休禪院一寺通閣閣往時每月八次開寺聽商賈易出相

國寺往州橋橋下水即汴河分流往昔溝渠過橋出丹鳳門即舊朱雀門此門直對五門相去數百步出此門百步即龍津橋此水係蔡河分流小舟往來頗類臨安內河但船少爾過橋不百步即城門榜會朝其城自金人南遷促而小之去舊南薰門有數里遠復回入丹鳳門過州橋有文武兩樓夾橋皆瑣碧瓦不知名樓果何謂也此京城關闕駢闐之最今荒墟矣過文武樓數步東西兩門以通往來蓋一直五門禁路遂用此兩門通行自西偏一門出係州橋以

湛淵靜語卷二

七

西街衝窄狹屈曲行不百步即上元驛朱溫火劫李克用處止存其基又行數十步即開都府治無麗譙儀門亦湫隘入門庭院廣闊庭下草深茂騎設廳九開甚雄壯外都所無又次日副官屬看故宮宮牆四角皆有樓高數十尺其樓中一區高兩旁各第減三層以參牆角入自左掖門向西行二十步橫入一門號左昇龍門入此門即五門裏大慶門外由樓廊上五門樓俯瞰城寺正望丹鳳樓復下樓望右昇龍門此兩門蓋通左右掖門五門非車駕出入不開

左右掖門百官有司往來橫通左右昇龍以造大慶門外其門有三中曰大慶東曰日精西曰月華門旁亦列戟入此門望見大慶殿兩旁有井亭東西廊屋各數十間殿庭有兩樓對峙東曰嘉福西曰嘉瑞大慶殿屋十一間龍墀三級旁朵殿各三間峻廊復與西廡相接殿壁畫四龍各長數丈詢之宦者稱金主詢渡河來後所蓋中開御屏亦畫龍上用小斗闌成一方井如佛宮寶蓋中有一金龍以絲網罩之此卽正衙也轉御屏下峻階數步一殿曰德儀由德儀殿

湛淵靜語卷二

九

出有三門中榜曰隆德之門餘二門榜左右隆平入此門東西兩井亭望見隆德殿卽舊垂拱殿今更此名兩廊屋各數十間殿亭中東一樓鐘樓西一樓鼓樓殿屋五大開旁各朵殿三間階止龍墀一級左朵殿峻廊接東上開門右朵殿峻廊接西上開門並樓屋下有門通往來此常朝殿也此殿後峻階數步有旱船過又一庭院又一門榜曰仁安之門門外東西向兩門東一門橫截出東華門西一門橫截出西華門入仁安門望見仁安殿殿宇龍墀兩廊皆如隆德

規模止無東西開門在本朝爲集英殿進士唱名在此新造狀元以下並由東華門出金人改爲仁安榜頗所改蹤跡尙在自此後兩殿有殿無門皆旱船連接兩邊廊屋不丹殘止是黑漆窗戶意必宮人位次此係內殿想百官不到前殿皆琉璃窗瓦此兩殿並瓦止用琉璃榜屋脊及用琉璃筒瓦圍屋簷一殿曰純和一殿曰寧福後又一小殿連寧福如人家堂舍後龜頭三面皆牆壁此卽正廳兩旁有兩閣亦設榻此殿後卽內宮牆有門兩重出後苑入苑門一直行

湛淵靜語卷二

九

數十步有小溪橋度橋過溪一殿榜曰仁智溪中尋常水滿內有龍舟今涸矣仁智殿下兩巨石高三丈廣半之東一石有小碑刻敕賜卿雲萬壽奇峯西一石上刻玉京獨秀太平巖徽宗皇帝親書刻石填金殿後用怪石壘成山高百尺廣倍最上刻石榜曰百泉山後挽水上自此流下至京玉湖又流至涌翠峯下有六滌洞水自洞門飛下山下有三池左右兩池白蓮中一池紅蓮山後乃厚載門也夾仁智殿東偏一橋度溪有亭曰臨荷西偏一橋度溪有亭榜曰瓊

杯卽由水流觴兩亭並在溪南自此東西兩邊別有殿閣循溪而東皆垂楊復度橋過溪一殿曰長生殿基稍高下瞰一園殿後一亭曰廣寒時盛暑中立少時渾無暑氣長生殿東曰浮玉殿西曰涌金殿廣寒亭東曰蓬萊殿西曰瀛洲又兩亭一曰綺香一無題頗自此復度溪橋回向東係毬場有開武殿自毬場復向西望長生仁智殿直西行怪石疊成山甚高且廣石砌一徑屈曲回旋以至山頂初過一石橋榜曰公洞旋折而上一亭巖秀山之正面一堂榜臨溪其

湛淵靜澤卷二

十一

徑皆夾以花竹前後不相望竹木斷處忽然一亭類臨溪堂又橫截一亭宜芳一亭秀野一亭瓊翠一本真樂皆結茅爲屋了不知在城中中大抵苑中多種檜與木槿每徑於花木排列湖石不可以數計出苑門入內宮牆門由寧福殿復出純和殿西廊一門門復接以倚廊行二十步北有一門甚小榜隆德此金人皇后宮入門一假山如門屏滿庭莖花木植廟一樓對花園樓上甚高敞無胸額過樓卽瓊芳殿樓屋殿屋隔庭畫雙蟠鳳殿屋結頂金蟠鳳大率如人

君殿宇上有鷗尾下無丹楹門窗戶牖皆黑漆自此復西過長廊一樓榜豁然有玉清殿此皆金主詢所造規模制度宜敢望舊宮室萬一復由來路出純和殿通運至大慶門外橫從右昇龍門出卽是本朝舊原廟一門榜啓慶之宮入官門復有三門中曰德昌左曰文昭右曰光興三殿中左右亦同廟卽舊殿宇不知榜額是否制度宏麗金碧輝耀出啓慶宮門復入右昇龍門過大慶門外出左昇龍門向東行一門向南榜曰聖壽宮左安泰門右明昌門卽金人太

湛淵靜澤卷二

十二

后宮或云本朝東宮金人更爲太后宮入宮門直端一門榜曰徽音又一門曰光熙望見徽音殿及長樂殿入光翼門紫禧門有燕壽殿復出此宮由左掖門出所謂祕閣華館了無所見左掖門之西五門之東卽百官待漏所自五門望南向丹鳳門中間築路兩旁卽千步廊但餘基址千步廊盡處向東一屏牆緯換門入門三十步而南一大門卽太廟門內三門門上並畫蟠龍殿屋二十五間高大宏麗兩旁倚廊東西各開一門與廊相通蓋百官陪從入此兩門甚

便殿上十二室每室畫榜金人祖先廟號每一室計二間東偏一門西偏一窗有窗處一開向西壁上嵌以小石室上下方廣二尺以上石門一合開閉係藏神主處遇祭奉神主出石室祭畢復藏殿宇皆羣小雜居糞壤堆積庭下草深數尺大內諸殿亦然北人乘馬於殿上庭草沒龍墀過者不勝故宮黍離之嘆復出太廟向西行一屏牆棹門入門行二十步西南一門卽社壇周圍皆牆四角有樓內有社稷二壇東西南北四門遇祭祀則開導迎四方之氣次日又

洪洞縣志卷二

十一

往城西隅看故瑤華宮晉隆祐太后所居之宮僅存一段相近瓊林苑金明池苑餘牆垣池存廢沼出新城西偏卽龍德宮與厚載門相近徽宗皇帝所創有殿二有館四有亭二十有西近北軍圍城時拆毀殆盡止存熙春一棟闊高百餘尺巍然插空非人閒所有金人亦常毀之竟不能登是聞見四圍皆荷花用小橋通諸亭館吁故宮自南渡迄今百餘年中雖經金人嘗葺猶有存者

鮑照嘗有井誌曰一八五入飛泉仰流一八井字八角

也五八折井字而四之則爲一者四十四卽五八也飛泉仰流謂垂繩汲水而上之也今杭之塘西大明寺前亦亦錫隱於上云一人覺堂兩壁垂光井深赤一點去水旁二人同行不欠一邊三梁四柱是火然皆有雙鉤兩目全乃大明寺水天下無比也

漢之徙更河南有吳公爲首魏傳敘亦稱其神身師先居以廉平不嚴而民化嘗文帝卽位之初塔壞甫定而治平爲天下第一及入朝便能拔貢詎於草莽中終隆漢業可不謂賢乎班固不爲立傳何耶豈簡冊

洪洞縣志卷二

駁洛無所攷耶抑善爲治者以於無迹歟吳公善公皆名歟區區丁公吾知其名固有如吳公之賢焉名不得聞邪或曰班氏且文帝時不是無循吏不立傳者爲不勝立也可談何容易又如張釋之嘗問文帝曰周勃張和如何如人帝曰長者如此則上下知張相如爲長者矣且與絳侯並稱而後又爲大將軍擊匈奴遂出塞卽還當時雖受神算於上而相如能不做功生事以開邊疆益見其賢矣出處顯末亦無傳可攷濟魯大臣史夫其名古今似此湮沒者固不少

余偶讀至此竊有感焉耳士之潔身厲行蓋爲身後
區區之善名耳若道家所謂爲善無近名名與身孰
親是皆私於一己之謂非兼善天下之謂也易辭善
不積不足以成名又夫子曰疾沒世而名不稱人苟
不復愛其名則悖逆狠暴之事欲爲卽爲矣欲爲卽
爲雖嚴刑重戮有所不禁故春秋一書正爲名教使
後之人恥惡名慕令名以相勸勉也如吳公相如皆
貴爲朝廷賢臣且謂爲況屢穴士哉

或問文節倪公思曰司馬溫公乃著疑孟何也答曰蓋

湛淵靜齋卷二

四

有爲也當是時王安石假孟子大有爲之說欲人主
師尊之變亂法度是以溫公致疑於孟子以爲安石
之言未可盡信也元豐未封孟子節園公建康兗州
縣縣至政和五年安石之黨驟京
師當因附崇正子
克配享後樂罷

柳子厚答韋中立書云故吾每爲文章未嘗敢以輕心
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
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洩而雜也未
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僂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
之欲其明諫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

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
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
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
原也參之穀梁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文參之
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
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爲
之文也爲文之法備於是矣學者誠能如此用功夫
其有不過人者乎

易以一陰生於下曰姤五陽在上猶盛也一陰初生於

湛淵靜齋卷二

五

下至微也而爻辭曰繫於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
豕孚蹢躅戒之畏之凜乎若不可一朝居者及其再
變而遇則陰已得位上之羣陽雖衆莫可得而誰何
矣見幾之早者則嘉遇之吉其係戀而不去者不至
於刺牀及膚而不已嘗觀有唐開元之治二十二年
李林甫爲三品卽一陰初生之姤也至二十四年而
牛仙客入二陰之遁成矣欲天下之不至於刺其可
得乎

前輩書翰往來多尙情實忠告善道則有之未嘗事虛

文語語相諷說也余嘗見趙平遠出家藏忠肅公在
荆襄時與史衛王往來論國事書謂見信卷時一士
人所獻書有言不可者十條臚列整齊皆精實語雖
字畫不甚精楷塗之乙之畧無避忌然真情實意浮
於議論之表又嘗見劉漫塘與史衛王書則曰大丞
相務亮兩朝十九年矣而不放一日釋此重負自同
於先越王何哉豈非以勤名已盛權勢已隆欲奉身
而退不可得乎某竊謂爲此說者左右前後自爲身
計者之謀非所以爲大丞相計也又一書曰四明山

灌淵解語卷一

五

水勝處平泉之嘉花美木列植交陰皆欣欣然若有
待甚錦焜耀此其時歎其病少愈猶能手植樹書躡
青鞵布襪聽役於長公少公之間惟所以命其與王
中書監則曰身外之榮曾不足以繫中心之媿一時
之幸且將爲無窮之羞大率前輩言語率皆愛人以
德較之近世筆精墨妙三薰心九頓首猶不情甘
爲其苦足香之態者不侔矣

蜀僧居簡號北湖能詩葉水心有奉酬北湖詩後題云
新詩尤佳三復魂嘆然有一說不敢不告林下名作

將以垂遠不可使千載之後集中有上生日詩此意
幸入思慮何時其語少慰孤寂倘遂錄此語於詩集
之端前輩相與之情類如此

文十二年隨會能賤而有恥服虔云能處賤又且知恥
言不可汗辱愚按馬援謂梁松賓固曰凡人爲貴當
可使賤如卿等當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
天下之言性者則故而己矣未知定說但見莊周有云
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
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此適有故與性二字疑戰國

灌淵解語卷二

七

時有此語

呂洞賓萊山子皆唐之士人嘗應舉不利不羣於俗蓋
楚狂沮溺之流觀其所存詩文可知如萊山子詩其
一云有人兮山陘雲卷兮霞纓乘芳兮欲寄路漫兮
難征心惻悵兮狐疑寒獨立兮忠貞前輩以爲無異
離騷語今行於世者多混僞作以誦俗爾

今人呼平章爲辨章見尚書大傳唐傳第一曰辨章百
姓百姓昭明史記則又以爲便章百姓昌黎袁氏先
廟記亦用辨章一字案此係又見

癸辛雜識

伯夷叔齊扣馬諫武王義不食周粟程子曰扣馬諫不諫則不可知非武王誠有之也余意不食周粟只是不食他祿甘心薇蓄於首陽今人便謂餓死非也至於史記云云謂父死不葬亦非也武王伐商卽位已十一年父死久矣故上蔡曰孔子稱不食舊惡怨是用希蓋於攻人之惡有所不服況於念舊惡乎

客有曰梨益齒而損脾棗益脾而損齒一呆子弟思久之曰我食梨則嚼而不能傷我之脾我食棗則吞而不能嚼不能傷我之齒抑者曰你真是混淪吞卻

湛淵靜語卷二

五

一箇棗也遂絕倒

韓侂胄爲相時嘗招致水心葉適已在坐忽門外有以漫刺求謁者題曰水心葉適候見坐中恍然胄以禮接之歷舉水心進卷中語其客皆曰某少作也後皆改之每誦改本精好適之遂延入書院飯焉出一楊妃手卷令跋其後索筆卽書曰開元天寶間有如此殊當時丹青不及麒麟凌烟而及諸此吁世道判矣水心葉某跋又出米南宮帖卽跋云米南宮筆跡盡歸天上猶有此紙散落人間吁欲野無遺賢難矣如

此數卷辭簡意足一坐駭然胄大喜密語之曰自有水心在此豈天下有兩子張耶其人笑曰文人才士如水心一等天下不可車載斗量也今日某不假水心之名未必蒙與進至此竄然之爲造就焉其人姓陳名謙建寧人後舉進士

孟子曰出手爾者反乎爾者也詩曰無言不讐無德不報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也唐路巖爲相密奏三品以上賜死皆令使者剔取結喉三寸以進驗其必死及巖賜死使者乃取以進五代薛文傑以姦佞事閻

湛淵靜語卷二

七

王璘謂古制檣木疎闊更爲之形如木檣檣以鐵芒內向動輒觸之旣成吳兵圍建州璘遣兵救之軍及中途不進必欲得文傑而後行璘不得已遣出兵就以文傑所造檣車送軍前齎食之璘曰文傑以自反者又不但來倭臣之鐵翼也

所貴乎儒者之學以其足以用天下國家也儒而不適於世用特腐儒耳奚益哉孔子爲中都宰路無拾遺器不雕僞及爲政於魯也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淫妻慎氏奢侈踰法越境而徙以至厲

三都而公豈強御萊夷而侵疆歸夫豈徒曰所聞者
俎豆之事而已哉明道程先生之爲縣也辨藏錢之
爭斷石佛之怪與役以禦水害則曰吾之董役乃治
軍法也故人不勞而事集及其均稅法塞決堤折黏
竿脯池龍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晉城之民遂
爲精兵陸梭山主其鄉之義社或者舉孔子不荅衛
靈公之問陳以難之先生曰男子生以弧矢長不能
射則辭以疾文事武備初不可析古者有在討公卿
卽爲將帥比閭之長則伍兩之長也衛靈公家國無

湛淵靜語卷二

十一

道三綱將淪既見夫子復至問陳故夫子荅以俎豆
而遂行夾谷之會三都之際討齊之請豈不知兵者
其爲委吏乘田則會計當牛羊苗壯使靈公捨戰陣
而問會計牧養之事則將遂言之乎執此而謂夫子
誠不知軍旅之事則亦難於言理矣故先生處之調
度有方備禦有實皆可爲後世法象山先生守荆門
科條政教無一不當於理至如申嚴保伍而羣盜屏
息脩築子城而役者樂趨此儒者之所以有益於人
國也今或者徒以高談性命爲賢華麗文詞爲能求

之實用則無有焉其不至於誤人天下國家也幾希
白駒過隙魏豹傳注白駒日景也或謂日中之塵然莊
子白駒過隙雖無明訓至於念焉無異駢馴之馳過
隙也與夫禮記之若駒之過隙李斯之六驥過隙隙
不過喻日暮之疾如於一隙中窺馳馬非指爲日景
爲塵也選詩亦有青驥遊駉駉

詩有全篇用也字者增有茨君子偕老是也文亦有全
篇也字者如韓公祭潮州大湖神文歐陽醉翁亭記
然卻是祖語五語云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

湛淵靜語卷二

十一

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又曰回也視子猶
父也子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五云我
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
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云云是以君子
遠庖廚也之類荀子榮辱篇全用也字餘篇亦多
晉衛夫人善書羲之早年師事之絳州東本一帖云
衛稽首和南尾云弟子李氏衛和南恩陵翰墨志云
衛夫人名隸字茂漪晉汝陰太守李矩妻又羊欣筆
陣圖云尚書郎李充母以己姓衛自稱李衛充必矩

之子與翰墨志合國語施優謂里克曰主孟賈我注
大夫之妻從夫稱主而孟則里克妻字也漢明德太
后馬氏明謂明帝諡法思和純淑曰德婦人繫於夫
故曰明德觀前數說乃知古之婦人如文姜息媯例
以夫之姓氏冠於己姓之上然亦有冠夫名於己姓
之上乎曹操卞夫人與楊太尉夫人袁氏書云下頓
首及楊夫人荅書乃云彪袁頓首豈以卑荅尊當爾
耶

趙烈侯好音鄭歌者槍石二歌欲賜田人萬畝問公仲

涇淵靜語卷二

仲進牛蓄荀欣徐越三人皆賢士遂止賜田侯亦賢
矣

華州西嶽廟有唐玄宗封西嶽御書碑其高十數丈接
連數段爲一碑八分書字幾尺餘舊有碑樓黃巢入
關人避於樓上巢怒併碑焚之樓既燬而字亦斃剝
十存二三京兆姚嗣宗知華陰縣時包希仁初爲陝
西都轉運使才入境至華陰謁廟而縣官皆從行希
仁初不知焚碑之由謁神畢循行廟內見損碑願謂
嗣宗曰可惜好碑爲何人燒了嗣宗據案查封曰被

賊燒了希仁曰要縣官何用嗣宗曰縣中只有弓手
三四十人奈何賊不得希仁大怒曰安有此理若衆
何不得要縣官何用且賊何人至於不可捉也嗣宗
徐曰都道姓黃名巢希仁得其賊已默然而去

后稷以播種啓封其後世竟以農事王天下周公封魯
國之禮樂在滿孔子實出其地惟聖賢賢國德由天
生然隨其地見聞所甚著者而得之故周之農政魯
之禮樂冠萬世而造極滿則山東出相山西出將信
有之

涇淵靜語卷一

老圃相傳木芙蓉根三年不除誤食之殺人因憶古樂
府有云昔爲芙蓉花今爲斷腸草以此

皇甫謐高士傳駟馬高蓋其妻方大富貴而畏人不若
貧賤而肆志仁人之言也畏人二字甚有味

方蛟峯格言八句予嘗習作兩直軸懸於齋閣富莫富
於循道德莫莫貴於爲聖賢貧莫貧於未聞道賤莫
賤於不知恥貧不安分謂之窮仕能行道謂之達得
志一時謂之天流芳百世謂之壽人謂呂居仁語非
也

古者名與字皆可相呼於朋友間至唐猶然今不然矣如曾子怒子夏曰商汝何無罪之類唐德李自選杜

甫皆是也後世惟呼以字亦有以字自稱者近見觀

風堂帖所刊林和靖二詩皆自謔君復季是某人又

有紫職帖亦書君復頓首慈公大師又國虛等帖皆蓋其師以前宰相與庶官者札多具姓下押字頓首

街前客後押和靖當是時相讓亦然因攷顏猶高儉

房喬封倫皆隋末唐初人時惟稱師古士廉元齡德

彝未見有名之者在當時嘗以字行故師古注漢書

直稱顏師古元齡注管子亦直稱房元齡但舊唐書

湛淵靜語卷二

孟

既明言房喬字元齡而新唐書乃謂房元齡字喬又

謂師古字籀不知歐公何所據遂以字易名也惟郭

子儀字子儀張嘉貞字嘉貞李嗣業字嗣業白元光

字元光侯仲莊字仲莊名與字爲一自簡便皇朝類

苑載堯進本名進對人每自稱曰輝或問其故答曰

各從其便爾此又其曉如何

周禮秋官夷貉二隸掌與鳥獸言故俗以舌音祝祝可

以致大聲音汁汁可以致貓雞朱朱豕豕盧盧一切以

爲天地開自然之應故李白隱岷峯養禽千數呼皆就

掌取食介葛盧公治長等皆能知鳥獸語以余觀之

朱朱盧盧皆像其聲祝祝聲類免雉汁汁聲類鼠皆

像其所欲攫而食者周禮亦云知其嗜欲至於葛盧

公治等亦各自有幻術假異類以神其誕也西夷康

居與竺國鄰俗多善幻此卻與百獸率舞鳳凰來儀

天人之感不同而先儒猶有鳳麟爲異類之飾疑之

也

舟之最大者莫若木蘭皮國其舟內有市井買賣機坊

酒肆之類桅長數丈中積數年糧食以此觀之元次

湛淵靜語卷二

孟

山所作浮宮記恐不可謂之寓言

鄉黨朝服抱紳說文作衿許慎東漢時所見論語本如

此

康節生不爲訓解之學嘗曰經意自明苦人不知耳屋

下架屋牀上安牀滋惑矣所謂陳言生活者也詩曰

陳言生活不須矜自是中才皆可了冲晦處士徐復

平居以太元授學者或勸著書復曰古聖諸書已具

願學者不能求復何爲以微名後世哉陸文安公不

注釋諸經曰六經乃注我者也二三君子之言遠矣

荀奉倩以六籍爲聖人糟粕據子貢言性與天道也象
山嘗與學者言六經幾簡不分不曉底子曰賢信得
及否數語相似然此因秦火或漆書相傳遂致子曰
有衍者卻不可因啞廢食則是元言與頓悟本相近
也

臣衡字鼎傳注云字以表德豈人所自稱而揚雄曰後
世有揚子雲必知元蘇章曰今日蘇孺文與故人飲
酒私恩也昌黎誌李虛中云將疾謂其友韓愈退之
曰王敦自謂王處仲王戎傳後皆自尊以歸卑之謂古人

湛淵靜語卷二

呼字最重子思字其祖門人及孟子以後至於今呼
仲尼儀禮皆字父祖漢袁盎兄子種亦字其叔父曰
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絲欲刻治

赤壁之戰人皆知決策於周公瑾而不知亦發機於孔
明也孔明之說孫權曰今戰士還者及關某水軍精
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不下萬人且北方之人不
習水戰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
操必矣云云權大悅卽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
萬隨亮詣先主併力拒操遂敗操於赤壁也

史記李廣傳衛青問廣等失道狀曰青欲上書報天子
軍曲折班史增作失軍曲折非是廣時但失道不曾
失軍也

子嘗與方睦州論唐詩僧當以皎然靈澈爲稱首因言
皎字清晝嘗作銅盃爲龍吟歌序曰故太尉房瑄早
歲嘗隱終南山峻壁之下往往聞龍吟聲清而靜蘇
人邪想時有好事僧潛裹以三金爲之唯銅聲酷似
他日房公偶至山寺聞林檎開有此聲乃曰龍吟復
遷於此矣僧因出其器以告公公命裹之驚曰真龍

湛淵靜語卷二

吟也大歷十三載秦僧傳至桐江子使兒童發金放
之亦不減秦聲也細人或有意識者子曰此遠僧之事
可以嬉禪爾曹無以瑣行自拘嘗賦詩以見意歌曰
遠僧憂爲龍吟世上未嘗聞此音一從太尉房公
賞遂使秦人賞至今初夏徐袞聲漸響寧不覺何
人辨似出龍淵萬丈底乍怪聲來近而遠未必全由
夏者工具生慮無非益中寥寥掩清飲禁回凌細風
遙聞不斷在煙杪萬籟無聲天境空昨向天台宿華
頂秋宵一吟更清迴能令聽者易常性愛人愈愛聽

人靜今日舜鑿江上聞蛟騎奔飛如得驚聲過陰嶽
忽成雨響駐睛天將起雲坐來吟盡江空碧卻尋向
者聲無迹人生萬事將此同暮賤朝榮動還寂又於
萬縷無解天境空下自注聽專一境則來音不聞非
萬縷之無解也皎然此說更精到事亦不凡詩家未
見有引用者

史臣書武帝封禪事言其書祕其事禁狗侍中率車子
侯典知之甫去泰山猶未至海上即書率車子侯暴
病一日死史臣之意微而顯蓋武帝自知其事多不

潘淵靜語卷二

五

經處率車子侯洩之貽笑天下後世故殺之耳

世稱元龍百尺樓按魏書許汜劉備在劉表坐共論天
下士汜曰陳元龍豪氣不除昔嘗見之無客主意久
不語自上大牀臥使客臥下牀備曰君有國士名今
天下大亂望君愛國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
舍言無可采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臥百尺樓上
臥君於地何但上下牀之閒耶表大笑如此則百尺
樓事別無他傳記當是備語要當元龍百尺樓元龍
上下牀方得

陳同甫名亮妻女入淳熙癸丑大魁作報家書云我第
一廢強恕第二朱賀第三喬行簡第五其時三魁與
第五名皆妻人盛哉謝朝士啓有云衆人之所不樂
實在二三主上以爲無它權居第一蓋各策論恢復
頗不合朝論云

漢武帝秋風辭幸河東祠后土時作也按本紀祠后土
者六五幸河東一幸高里幸河東皆在三月獨始立
祠雎上乃元鼎四年十一月也以昭明序攷之乃曰
顯視帝京則有以符當時之詔曰巡省豫州觀於周

潘淵靜語卷二

五

室之意以辭中物色攷之乃曰木落雁南則有以符
十一月也蓋其時尚稱蔡舊以亥爲正十一月卽夏
正八月也辭作於此時無疑時方有事於五嶽四夷
而文中子以爲樂極哀來乃悔心之萌何也武帝所
謂樂極哀來者正爲少壯幾時奈老何耳長死貪生
之心實兆於此實殺於此厥後五利勇之徒承風
而自銜者以千萬數於是內窮土木外窮河海至老
無所得稽且羈縻不絕幸庶幾遇之悔心何在焉信
使有之豈非萌於子侯暴死之前者於蝗旱大搜之

閉而發於巫蠱禍妻子之後也秋風辭史記漢書藝
文志皆不載獨見之文選樂府文中子晦翁附入楚
辭後至真西山文章正宗黜之豈有以乎

南北國語載謝靈運父瑛無才能爲秘書郎早世靈運
好臧否人物謝混患之欲加裁折謂弟瞻曰非汝不
能乃與子弟共游使瞻與運共車運登車便商較人
物瞻謂曰祕著早世談者互有異同運默然言論自
此衰止若混瞻可謂愛人以德且善保門戶者歟
王暉軒適嘗自贊其畫像云早游諸老門晚入端平社

淇淵解語卷二

三

卽汝臞翁也入被丞相喚出遭長官罵亦汝臞翁也
誰教汝不曲不圓不聾不啞只片時金馬玉堂一向
山閉林下然則今日畫汝者幾分是真幾分是假問
天濟活百年一任羣兒描寫

邵康節生席不赴葦有見也伊川生日亦不事飲宴前
脩似此者多近劉極齋別調蜀人遇誕日必齋沐焚
香端坐曰父憂母難之日也子自幼不幸不逮事父
母過是日卽齋不出不葷不酒既仕雖出亦齋不戲
笑不與譫席此當爲事也惟年老欲勉從子孫事親

之道則於齋祭之次日爲壽翁或可也

太宗開秦府日於城西作文學館以杜如晦房元齡于
志寧蘇世長薛收褚亮姚思廉陸德明孔穎達李元
道李守素成世南蔡元恭顏相時許敬宗薛元敬蓋
文遠蘇島爲十八學士後薛收卒召劉孝孫補之命
閻立本畫其像褚亮作贊元宗開元中於上陽宮含
象亭以張說徐堅賀知章趙冬曦馮朝隱臧子元侯
行果韋地敬會真趙元默母嬰呂向感厲葉李子劍
東方類陸去蔡余欽孫季良爲十八學士案韋述元
本作李地

淇淵解語卷二

三

敬會真元本作張會真趙元默元本無元字成廣業
元本作成廣業東方類元本作東方類陸去蔡元本
作陸元今與訂改命董尊尊像一作御製贊爲千
一有陸堅無東方類等
敬會真盛事然合衆諸儒視前登瀛知名者蓋鮮矣
司馬史記於貨殖任俠倖幸三傳尤拳拳致意焉者蓋
有所自傷也財之爲物可以致用還苟多財自可資
緣贖罪安有終民於辟之事次則使平日有豪俠之
助必將揮金行路上章營救爭爲之解紛者矣又其
次則帝之左右皆諛佞便嬖逢君之惡會無一人爲
國家惜士類保忠良皆不足與爲善者以此知三傳

正以逃還之已盡精神全在是也

父名其子或字其子若孫曰幼曰少曰稚曰穉曰孫曰子或曰叟曰老曰齡曰翁曰伯曰叔皆欲其壽考延長之意然更有朱買臣字翁子趙充國字翁孫金日磾字翁叔兼之者也

郭汾陽一日語子弟曰正陽庶賈方小兒之司命不可不熟讀從容錄所載如此不知何書豈兔圖冊之類耶

左傳僖卅三季隗曰我二十五年矣昭十三叔向曰我

湛淵靜語卷一

三

先君文公生十七年得士五人至於絳縣老人使之年及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皆謂壽也古者齒齒稱年此類甚衆則外丙二年仲壬四年亦當爲齒

又主人焚衝或濡馬褌以救之注衝車也褌馬衣按此則古者馬亦有衣

湛淵靜語二卷元白珣廷玉著廷錢唐人卷帙不應止此此二卷爲吾昆沈氏家藏沈君名玉麟字□□號鳴谷少有俊才不拘細節家貧而好客尤善飲酒酣落筆驚人入以癡目之將死預知死日

竟不獲第其家藏書甚多子與其子大宗游得而錄之嘉靖丙午冬十二月二十三日禮允甫誌
湛淵靜語二卷樂安學徒得自南陽故書中子見其辨饒雙峯論洪範五行一條頗有心得乃俾書史傳之康熙壬辰八月旣望燂記

湛淵靜語卷二

湛淵靜語卷二

三